

萬象

二 月 號

• 期 八 第 • • 年 三 第 •

行發店書央中  版出屋書象萬

源塞束拔要須淋治



●治根

！症膿化切一及病淋

阿爾巴基爾片

驚嘆之殺
菌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素製劑「阿爾巴基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膿性症肺炎，敗血等症，服「阿爾巴基爾」後，經腸壁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時期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 售出有均房藥司公大各 •

品出司公藥製內之山

售均房藥 • 号三六二路新老西海上



A.B.C.

CONFECTION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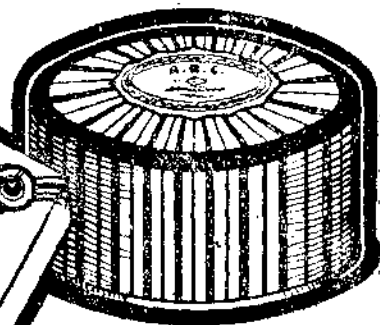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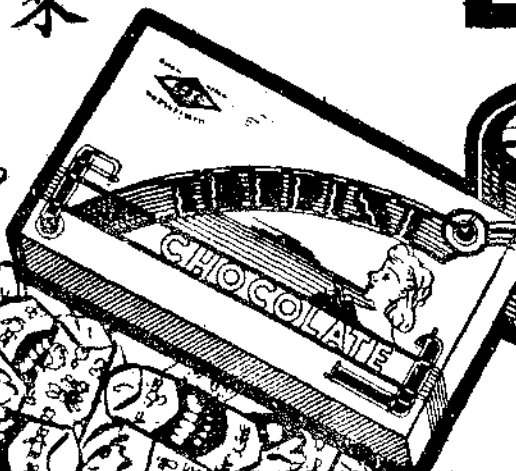


REGISTERED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請吃
愛皮西
糖果



愛皮西糖果股份有限公司

銀燙...册手象萬...面皮冲

如蒙同業批購——請向中央書店接洽



印刷精緻——式樣靈巧·人人愛用

實售八折 讀者本刊 待優 元拾每小 元念每大 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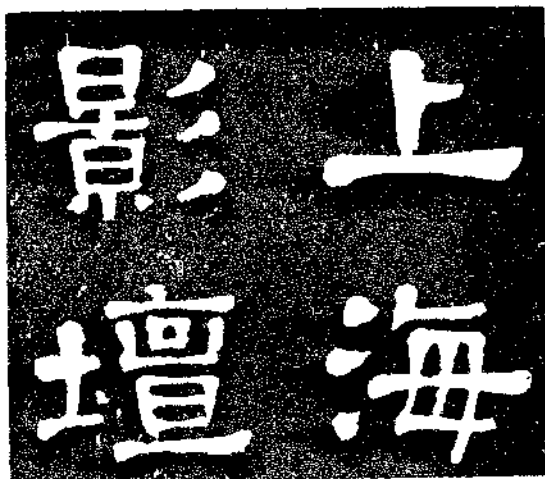
！已克別特發批迎歡給供量大簿習練種各

二二七〇九話電 發批店書央中 內里界世路州福

良精刷印·色七面封

.....銅圖 活精內
.....新名貴 鮮澄彩容

新年號出版



每月十日·發行一册
震驚影壇之
鉅型刊物！

版出社壇影海上
樓大和太路合六海上

銷經總社報書洲五
號一二二路東山海上

若素



莫忘購買若素

家中如「若素」已服完，於赴街購物時，莫忘記購買「若素」。因「若素」為家庭不可離之常備藥也。家有「若素」保證平安。

(各地各大藥房均售)

二月號 第三年·第八期 目錄

插頁 春暮……………明人木刻
 春暮……………冰心書

印度打虎記(狩獵趣味)……………沈煜(八)

雙石驛(中篇故事)……………木公(一七)

芭蕉院隨筆(隨筆)……………宛宛(三四)

萬象 金錢這東西……………(繭予) 心影錄……………(含青)

閑話 寒夜……………(阿湛) 蟬的殘骸……………(林莽) 醜之德……………(繅人)

荒野(長篇連載)……………師陀(三)

曹禺論(作家論)……………鮑靄如(三)

鬼(小說)……………沈寂(三)

情感以外的悲哀(雜文)……………勞神(七)

我愛講的故事(德育故事)……………胡悲(七)

美國的扒手(海外風光)……………幽素(八)

希臘神話瑣談(名著述要)……………方克勤(八)

再話作家書法(藝文逸話)……………賈兆明(九)

清娛漫札……………鄭逸梅





雙清 (長篇連載) 鴻蒙 (一〇)

燕子張七 (小說) 石琪 (二三)

天堂哀歌 (蘇州通訊) 高岑 (三〇)

在快船上 (慈東通訊) 葉風 (三六)

離婚 (小說) 貝蒂 (三六)

晨 (長篇連載) 羅洪 (三七)

愛普羅之戀 (散文) 李宗善 (三九)

兒童教育 (人生小諷刺) 黛君 (四〇)

黎照小錄 鄭逸梅

愛儷園——海上的迷宮 (特寫) 凡鳥 (五一)

昨日和今日 (科學小品) 梓園 (五二)

連環套 (長篇連載) 張愛玲 (五二)

三奇遇 (翻譯小說) 祝敵 (五三)

智識一行 軼明

一個被欺侮的女人 (偵探小說) 程小青 (五七)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素

胭脂淚 (長篇連載) 張恨水 (五七)

一齣阿拉伯的聖難劇 (異地風俗) 椽葉 (五九)

編輯室



高貴名煙

樂不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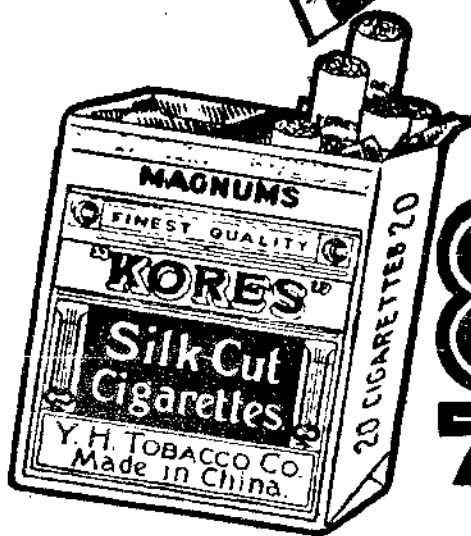
小
十支裝

大
廿支裝

志製

KORES
Cigarettes

樂高



裕華煙公司榮譽出品



A.D.K.



stylish
Ready made

GENTLEMEN SUITS
&
COATS

標準現成西裝

大衣西裝 式樣齊備

新年添新裝
舍ADK莫屬！

成都臨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62693號



印度打虎記

沈煜



打虎在印度是被當做一種高貴神聖的皇家狩獵，而打虎的英雄也被認為大眾的恩人。因為在印度每年被老虎和毒蛇所傷害的，為數極多。雖然目前還無法得到正確的統計，因為有些被害的家屬遲疑不肯報官，並且有些人悄然失蹤，沒有痕跡可尋，難以斷言；但遭害者總是數以千計的。

印度叢林中的老虎是非常殘暴兇狠的，而當地的人民又沒有武裝，並且由於宗教的關係，他們也不肯殺害老虎。根據印度中部各省所發表的不完全的報告，一年之內被害者共一千七百九十一人。其中一千一百三十三人被毒蛇所殺，三百五十二人為老虎所害，其餘諸人是被豹，狼，熊等物所吞噬。

當老虎不能夠靠捕殺其他野獸或畜牛生活時，牠們就開始吃人。有些地方虎豹為害極烈，結果全村人民一齊撤退遷移。根據官方紀錄所載，有個區域因為虎害的關係，竟至有十三個村莊空無居民，二百五十方哩內不見炊煙。交通郵信也都因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為了懸賞打虎，當局每年要耗費四五萬的盧比；每年殺死的老虎數在二千左右。

外人如果要在印度行獵打虎，需要辦許多的準備手續。因為在王公統治的區域內，狩獵的特權都操在

王族的手內，外人未得允許，不得擅自行獵。而英國當局也未便要求王公變通慣例，因為這近於干涉他們的內政，而王公也可因此提出交換條件。

在加爾各答我們得到各方面的幫助，獲得蘇古加王公的允准，到他所統治的區域內去狩獵。據說那一帶的老虎最多，而他的統治者號稱為印度最偉大的打虎家。

蘇古加的都城離開鐵路線有一百二十哩，居民文化程度低落。所以我們必須預備自己應用的睡具，食物，飲料。蘇古加王公是一個篤誠的，正統的印度教徒；依據教規，他不能和其他階級的任何人一塊兒飲食；他答應為我們準備叢林中狩獵用的篷帳，數百獵戶，和六十頭獵象。

當我拜晤蘇古加王公回來，忽然接到中部省總巡的電報，說是我們可以到北曼里區去狩獵，這真是喜出望外，想不到我們同時有兩個機會。

行裝整備好以後，我們就從加爾各答出發，到西去九百哩的倚達細。倚達細臨印度中部大河納巴他，兩岸有許多草屋。盛產鸞鷲，千鳥，野鴨各種水禽，河中出產鱸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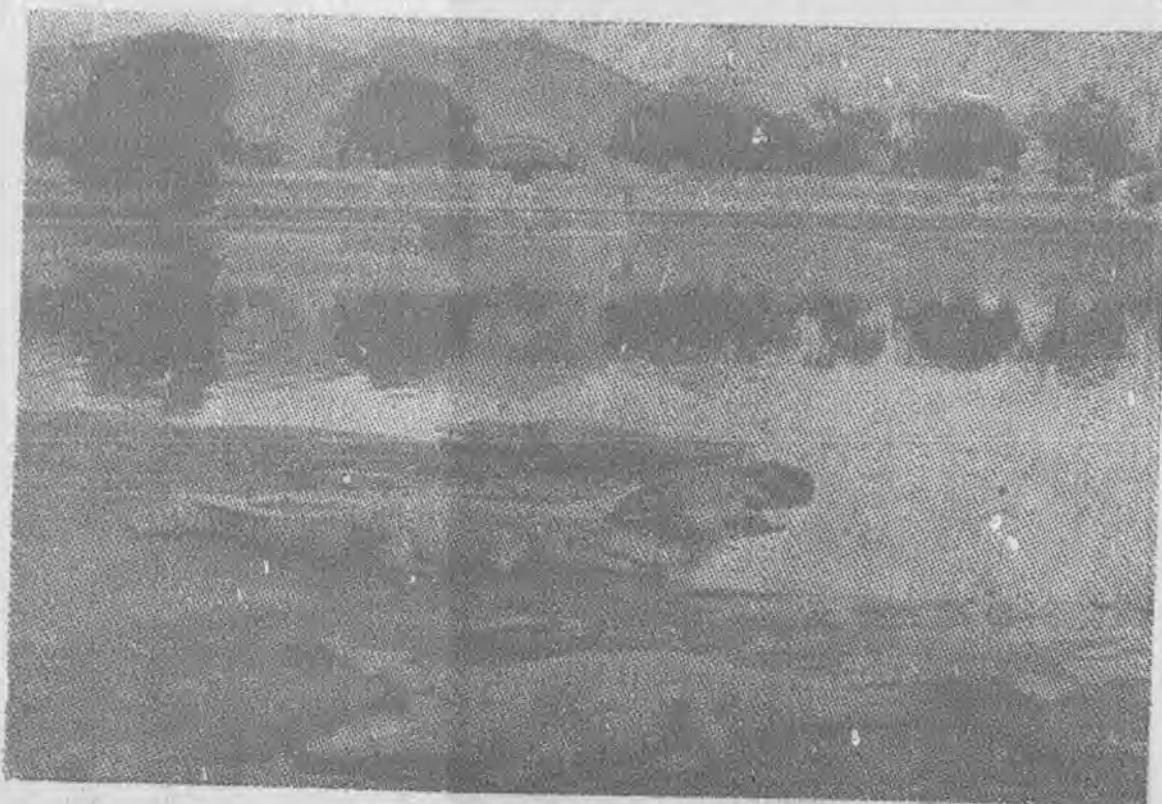
在印度旅行往往得到一種深刻的印象，就是人與動物的和好無間。在草屋的門口，我們幾乎可以看到

各種叢林中的動物。印度教禁止殺害多數的動物，而且印度人也不能私藏軍火。所以印度的動物野獸雖然很多，却是相當的安全。

到叢林去的途中我們以馬代步，婦女騎象。象實是一種非常有趣的東西，而且關於牠有種種的神話和迷信。趕象的人有一種特殊的象語。而且還有人代牠們看相，

如尾巴上有幾根毛，趾甲的顏色和位置等。象有的時候是很兇暴的，市場出售的象常有噴過鴉片的，以欺瞞買主。

象的壽命和人



魚鱸的中河他巴納

類相彷彿，所以有的象夫終其一生和象在一起。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象有二十三小時在吃東西，得專僱一兩個人餵飼牠。象所吃的東西，包括穀類，烤餅，草和樹枝。

象到了水邊，總要用長鼻子吸水，輸送到胃中去

；若是牠

心中感到

煩躁，就

反芻出來

，向背後

一噴，給

騎象人一

個出乎意

外的淋浴

。若是遇

到了泥濘

或滑溜的

地面，象

就用長鼻

子探路，

以防跌跤

。這樣的

龐然大物陷在泥沼中可不是玩的。每頭象走路的時候，都有自己獨特的步態；雖然身軀笨重，却能馱載千磅重的貨物往來於崎嶇不平的鄉間道路上。所以牠們是離開鐵道及公路較遠區域，極為便利的運輸工具。受過獵虎訓練的大象，是深草地帶追逐帶傷野獸的工具。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在印度中部狩獵，所以非常謹慎小心，仔細觀察。很快的，我們離開文明地帶，進入蠻荒區域。我們所看到的小塊耕田，極為粗陋。全是把一片森林燒掉，讓它荒廢幾季，就從事耕種。數年以後，土地荒瘠得不能出產什麼了，就把它棄掉再換一塊。村落很少，都是泥壁的草屋。居民勇敢，誠實，坦白，頑強，而且善獵。

途中看到一隻羚羊，我一鎗射中。牠的角是絕佳的紀念品，肉味極美。同行中有一位回教徒，拒絕進食。因為在他還沒有將羚羊喉嚨切斷以前，牠已經死了。根據回教的教義，任何動物的肉食，必須他們教門內人親手切斷喉管，並祈禱奉經，才能吃得。

從一個村莊到一個村莊，我們有手執長矛的嚮導帶路，他們的責任是把我們安全地護送到下一個村莊。如此日復一日，我們終於到達狩獵的營帳，佈置頗佳，搭紮在高大的椶果樹下。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地



善於打虎的獵象

方。

休息一過，我們帶了散彈槍到林中去打野禽，有二十多個獵人伴我們同行，他們緩緩地在前頭引路。林中的野禽色灰而美麗，更有許多孔雀，開屏鼓翅，華麗壯觀。並且遇到了許多猴子，巨大的竟和人相若；還有野狗，胡狼等。

當地的人民告訴我們關於老虎的故事。老虎是大貓，牠的舉止行動，有許多地方和我們所豢養的小貓相像。牠知道避免全副武裝的人，如想潛行至老虎的附近，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

如果老虎受了傷，或到了窮途末路，牠的野性更厲，兇狠得駭人。牠並不是靜靜地躺下來，以待敵人；恰正相反，只要一息尚存，牠必力謀反攻，往往潛行到敵手的背後，出其不意地來一個突襲。

從來沒有一種像老虎這樣大的動物，如此善於遮掩自己。事實上，若想生存，牠也不能不如此。因為在牠壯年時代，牠全賴潛行到其他動物背後，予以捕殺，來維持生活的，老虎是不吃死的動物的。牠以爪攫住捕獲物，就以大堂將牠擊倒，於是掉一個身，騰出另一隻巨掌來，將牠的俘虜的頸項敲斷。於是牠像一個屠夫似的，把動物的內臟拿出來，只檢乾淨的肉吃。

吃飽了以後，牠就喝水，於是便躺在草叢中小睡片刻。次晚牠們將再來大嚼餘剩的美味。牠往往將剩下來的東西用草和樹枝掩蓋起來，以防兀鷹，狼狗偷吃。因此之故，獵人可以預先放好餌食，以待老虎駕臨。

狩獵老虎，必須對於牠的習性及活動區域有深刻的認識，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老虎尋覓食物，有一定的道路，五天到八天之內，牠會回復到老地方來。

吃人的老虎倒是名實相符的「老」虎，因為牠春秋已高，體力衰微，齒牙遲鈍，再沒有昔日稱霸林中的氣概。爲了活，却不能不吃，於是牠看中了人；而當一旦發現，吃人是如此地省力，牠就再也不想捕殺其他的野獸了。

我們在叢林中的大樹上，縛了八頭水牛作叫。因爲乳牛在印度是神聖的。這時恰當老虎的戀愛期，因此牠們也不免行動失常。在這時期，老虎往往僅將牠的捕獲物喉管咬斷，茹飲鮮血。並且一去不返。

我們焦燥地期待着老虎的蹤跡，可是一連數天，水牛安然無恙。我們只有射殺一些野鹿以過獵癮，並充食物。

到了最後，令人沸騰的興奮消息終於到來了。清晨四點鐘，我踱出來想打一隻蠶鹿，但却毫無所獲；

歸來的路上，看見附近的水牛也都好好地睡着。

這時却有一個土著的使者氣喘喘地跑來，說是十里外的河邊上有一頭水牛被殺了。送信的使者如同長程接力賽跑員，每三哩路有一個。原來當天早晨，一個小孩子去查看水牛的時候，只見一頭老虎把牠嚼走，水牛極大，老虎却無須用力拖拉牠，僅如同貓捉耗子一樣地把牠嚼在嘴裏。

因為出事的地點離我們頗遠，所以我們匆促起程，好趕得及在天黑以前狩獵。抵達河邊以後，有一個老獵戶出來爲我們照料；召集了八十名獵人參與狩獵。這些獵人都是自幼就習於獵虎，對於殺除當地大害的工作很是熱心。

老獵戶代我們排好陣地，佈置完備以後就走了。臨行他叫我們當心，也許不祇一頭老虎。

在衆獵戶呼喊，擊打樹木竹筒的囂嚷下。一頭老虎在我們的左側出現了。雄偉的身姿表現出動人的健力美，步履的迅速賽過馬的急馳。體格巨大，毛色橘黃，夾雜着黑色的斑紋，在午後的陽光中閃耀。

我一生打獵，不僅從來沒有目睹，而且也未夢想過這樣的壯觀。老虎在距我們五十碼外的地方，向一塊岩石跳過去，我就乘機開了一鎗，老虎應聲倒地。但又立即跳起狂聲作吼，飛奔急馳。我又開了一鎗，

牠又跌倒。不過後來發現這一鎗並未射中，牠的跌倒大約是由於第一鎗的痛疼發作。

這次牠爬起來的時候，看見我了。但是我所依據的樹架子，離地僅有八呎；老虎有時能把躲在高達十七呎樹頂上的人拉下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牠的面孔，滿臉激怒和痛苦，却是毫無畏懼。

我又開了一鎗，牠跌倒在河岸上。吼聲停止，荒野又回復到原始的平靜。我確信這一彈已射中了要害，不過，我却懷疑鎗彈不能有效地阻止老虎的行動。若是我沒射中，老虎也許不會遠逸，而是向我直撲過來。

獵人隊中的呼聲却加倍地大作起來。我們相信一定還有好幾隻老虎。但，却不知牠們是已奔入叢林的深處，還是仍將出現。

我們的疑團很快地就消失了。河對岸的叢林中正有一頭老虎走過來，尾巴翹得高高的，左右搖擺，如同一隻憤怒的貓。我不能隔着衆獵戶開鎗，因爲也許會打中他們，就是射着大蟲，牠也許會把牠們咬傷。這頭老虎迅即隱沒於叢林中，幾分鐘後，突然地在我的右側二百碼地方出現。

於是我不得不站立在搖擺的樹架子上開鎗，這一鎗從牠的腿後穿過去了。而牠又消失了。我想這次

牠總逃了，不料突然聽到背後一陣吼聲，大蟲又復出現了，離我不過二十呎。我緊急地開了一鎗，但這一鎗或許落空，或許只是碰到一點牠的皮毛，總之，牠又消失了。

這時獵人們從對岸集攏過來，但，我們必須謹慎從事，以防萬一。在打中一隻老虎的時候，常常驅使這一羣水牛過去，可以從水牛行動的方向，觀察到老虎的所在，然後人再爬到樹上去偵查。在前進的時候，是極爲小心的。

我們檢查我第一次開鎗的地方，發現鎗彈擦下來的老虎皮毛，和深刻的爪痕。我第二鎗，射中的是一塊石頭，不是老虎。而這時爬在樹上觀望的土人報告說：老虎躺在河灣的地方，已有好多時候不動了。

我們循着土人所指的方向走去，看見大蟲橫躺在那兒，牙齒咬着一株大樹的樹根；腿朝後伸，像是要跳躍的樣子。我們扔了一些樹枝和石頭過去，毫無動靜。我跳過去，用力拉了一下牠的尾巴，知道牠已直僵僵地死掉了。一隻美麗無比的雌老虎。

打中了第一隻老虎以後，內心的興奮自非筆墨所能形容。天色已將垂暮，我們急匆匆地把牠運回來了。

這一次狩獵歸來，我不禁對老虎的勇猛，美麗和

體格讚歎不已。但老虎從林中出現的時候，似乎整個森林爲牠敞開了一扇大門，只有看見老虎以後，你才能够深切地了解到風姿的意義。老虎的儀態和氣派，真是人間難得幾回見！我記起一位法蘭西紳士的話，他回答一位問他老虎有多大的朋友說：『先生，我不知道牠實在的尺寸有多大，但對於我，牠至少有三十呎高。』

歸來的路上，朋友告訴了我幾個關於打虎的慘痛故事。說是有一個人帶了妻子出來狩獵，他和他妻子都隱藏在樹架上。結果老虎來了，他一鎗把牠打傷。於是派土著到樹頂上去探望，他自己也小心地從樹架上下來尋找，並且警告他的妻子千萬不可下降到地面上來。結果他找了四小時也不見老虎的蹤影。可是回到樹架來時看見他妻子躺在大樹底下，已受重傷。大約她覺得口渴，下來覓水喝，而老虎窺伺已久，就乘機攫撲。

還有就在我們狩獵前幾天，一個年輕人追蹤一頭受傷的老虎，而老虎却躡近了他的身邊，予以重創，竟在三天之內死掉。

我們僱了一個人把老虎的皮剝下來，以留紀念；皮極完整，非常可愛。

關於老虎也有不少迷信和傳說。據說把老虎的

脂肪熬成油能够治風濕病。老虎的肩上有了一根幸運骨，能够賜給攜帶者福氣。虎鬚摻在食物中足以致人死命。虎牙可以治病，虎掌可以强身。一片乾虎肉掛在孩子的頸上，可以避免野獸的傷害。

離開了倚達細，我們就出發到蘇古加王公領地去；這裏又是一種風味，和我們先前狩獵的地方截然不同。倚達細多爲叢林區域，耕地極少；而蘇古加却是米田之鄉，只有山嶺和峽谷上遍長着樹木。

郵信由徒步的使者專差送遞，他們身肩長矛，一端掛着信袋，一端掛着小鈴，奔跑於鄉間的道路上，叮噹作響。他們替換接力，每小時可跑六哩路，往往只有一個人，有時是兩個。老虎每年向他們抽取捐稅，而且只要等候在路傍，聽到了叮噹的鈴聲，就已經有美味的晚餐到口了。

蘇古加王公自己是偉大的獵虎家，他一個人曾經打死過二百五十頭老虎。此地的老虎繁殖極速，一頭可以生四頭。若不時加捕殺，就會釀成大患。

蘇古加王公馬哈拉加氏告訴我們，他已經在各處佈置好三十頭水牛，並向我們詳細解釋，報告老虎出現的方法及狩獵的組織。一切都極嚴密。

次晨我們騎了象到叢林中去，牠們可說是行動最快速的象了，每小時在森林中行五哩半。馬哈拉加有

各種大小不一的象，都受過獵虎訓練。

一共有六百名獵人參預狩獵，因爲這時正當農間空閒的季節，收穫已過，耕種尚未開始。狩獵的方式是把老虎圈圍在人陣中，而把牠驅使到鎗位所在的方向。這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若是驅趕得太快，老虎發起怒來就會噬人。總之，稍不留神，就會有危險發生。我們這次所狩獵的老虎是一個非常狡滑的東西，牠曾經脫逃過六次，殺害了許多的耕牛。附近農人恨之入骨，急欲除去這一大害。可是我們一連等候多天，終於看不見牠的蹤影，只是捕殺了許多山鹿和野豬。

最後我們得到一個消息，說是發現了一頭雌老虎。牠並沒有殺害我們所佈置的虎餌，可是有人看見牠在叢林中走來走去。因此，我們立即佈好獵陣。

在焦燥的期待中，我們聽到了衆獵戶的嘶喊，知道老虎已經出現在我們的獵陣中了。突然地，我們左側叢林中發出一片震天的吼聲，隱約地有大蟲移動的影子；但又倏忽消失。

於是又是期待和寂靜。而衆獵戶的嘶喊聲却加倍地響亮起來。

和我一塊兒立在樹架上的朋友，拉了拉我的胳膊，指指前面。我看見正對着我們，有一頭雌老虎悄悄

地在短草叢中移動。

牠的腹部靠近地面，尾巴拖在後面，前後擊拍不已，表示牠憤怒達於極點。每塊肌肉都是緊張的，隨時可以向四面八方跳躍。牠掩蔽的功夫已入化境，因為我們這一方面沒有聲響，牠打算從這邊悄悄地逃掉。

我鎮靜地瞄準牠，就是一鎗，正中牠的右肩，牠乃無聲地墜倒；我接着又是一鎗，事實上這一鎗是多餘的。牠是一條很不錯的大蟲，足有九呎六吋長。對於一頭雌老虎，這身材可說是魁梧得很了。

次日，我們移到西北三十六哩地方的營帳中；剛一抵達就有好消息，說是夜間有一頭很大的老虎吃掉水牛，就在三哩外的地方。而獵戶們已經佈好了圍圈陣，於是我們立即出發。

到了那裏已經有七百名獵戶在等候我們；他們本身就是一種壯觀，獵象夾雜在他們中間，向前移動，鴉雀無聲。我們立刻昇到已經安排好的樹架上。

突然地，我們聽到一片大蟲深沉的吼叫聲；一分鐘以後，圍陣中獵戶的擊拍聲與喊叫聲大作，把牠驅到了後面。大約沉靜了二十分鐘以後，平地起了一陣雷吼聲，大蟲又出現了，尾巴直直地豎立着，頭仰得高高的。牠的雄偉，牠的儀態，牠的速度，都非筆

墨所能形

容，我們

笨拙的筆

能用什麼

樣的詞藻

來描述這

林中之王

呢？唉，

我不禁為

人類的文

字言語悲

哀。

牠在

六十碼以

外打了一

個圈，我用右側的快鎗開射，正巧中的，而且是射中在右眼上，牠痛得直跳起來；這一躍是有二十呎遠，可是跌落到地面以後，却是僵死如石，一動也不能動了。鎗彈直穿進牠的腦內，所以虎皮上不見一絲傷痕，實在是名貴非凡。為人家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

兩天之內我連殺兩虎，這種運氣也是少有。忽而

打死的大的蟲



連候數天不見虎蹤，忽而像是森林中儘是老虎了。

休息幾天以後，又有土著來報告，說是十六哩以外的地方有虎出現。我們抵達樹架時，一切都準備齊了。狩獵隊中生氣勃勃，呼喊聲響澈原野。各方面都有鳴警的鎗聲，告訴我們說這一帶的老虎不祇一隻。

旋即有幾隻美麗的孔雀經過，有的在地面上散步，有的在飛翔。牠們的頸項和頭部在陽光中閃爍着光輝，尾巴明亮如五色的真珠炫耀奪目。

突然地，我們聽到右側有擊拍聲，和老虎的低嘯。守望的人必須注意擊拍聲的輕重，若是太高了，老虎就有直衝他們猛撲過去的危險。

不一會兒，我們看到了一頭美麗的雌老虎，牠既不像受驚，也沒有發怒的樣子。牠朝樹梢瞭望的人走過來，忽又掉頭他去。等待了一會兒，也許是在思索命運的方向吧？牠對着我們奔過來。到了離我們四十碼距離的地方，牠好像突然感到形勢不對，打算跳躍開去，而我身邊的密契爾夫人却已經開鎗了。彈無虛發，牠應聲倒地。

過了大約有十分鐘光景，我們又聽到了一陣老虎的長吼。牠出現在我們前面的水灣處，樣子極爲兇狠。牠蹲伏在那裏，朝四周環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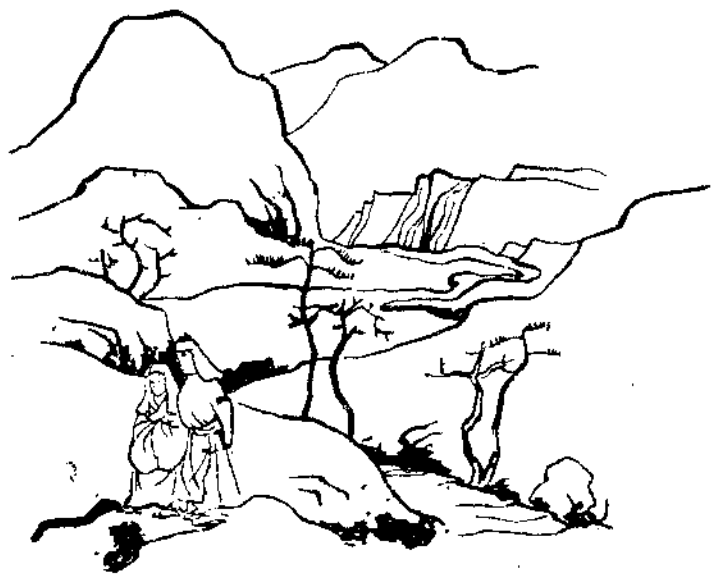
獵戶們前進到離老虎有七十五碼距離的地方，却被守望哨上的人制止住了，叫他們躲在樹背後，等待獵象，牠們已聞到了虎的氣息，正伸長了大鼻子向空氣中探索。普通的象在這時候一定會悄然引退，但，牠們却是受過特殊的訓練，毫無畏懼。

樹上的獵人齊聲大喊，獵象衝過矮樹，預備驅使老虎前行。老虎這時沈默不動，突然地牠大吼一聲，朝兩頭獵象直衝過去。牠們以像喇叭似的聲音對老虎呼喊，一面應戰；最後老虎終於乘機逃去。只是對於我們，這場戰鬥比射死老虎還要興奮，還要有趣。

我們把第一頭打死的雌老虎抬回來，土著們在牠的屍身上覆蓋着樹枝和紅花。雖然老虎是他們的大害，可是當地人民對於無論死活的老虎都有極大的敬意。幾年以前，這一帶有一頭爲害極烈的老虎，吃掉了九十多個人。因爲牠極聰明狡猾，在幾次的狩獵中都被牠逃掉，最後有個土著，坐在被害的屍首上，候牠再來時，以毒箭將牠射殺。這裏的人民多爲優良的弓箭手。因爲他們都蓄長髮，所以就將箭放在髮結中，以代箭袋。

接連着的狩獵已使我們感覺到一點疲倦，回到蘇古加都城休息了兩天，我們就回到加爾各答了。

雙石驛 木公



是那麼沉靜地，從容地在冷地上與牠們的伴侶凝結一處。

在這些山嶺疎林與無際的白色地褥中間，一線蜿蜒，通往一個村落的山道，被雪遮沒了道上的輪轍，蹄迹；然而沿此一線，却比地平面上稍顯低凹。

本來不是行道的時令，何況是日暮，途遠。就連近村的幾處負販商人也因大雪不肯出門，所以雖是這古國西陲的官道，半天來却沒有一個人影。

快近「推磨子時」了，不是被雪光返映，早已全被夜幕罩下。在相隔約摸幾里路的小山頭上，忽然冒出一個淡影，——說是一個，其實是有兩個生物正在堆抱着向下山的官道跑來。

夜來的積雪不但沒會融化，而且被起勁的北風橫吹斜掠，在高高下下的長道上疊成了起伏的一片冰。

由從彎曲山徑上走下來的旅客，多是穿着蒲草或穀梗編的草鞋，在結冰的雪面上踏動，留下輕輕地凹入薄痕。空中，仍然低壓着沉沉的淡灰雲層，彷彿要將原野山巒，稀疏的茅舍整個罩住。偶而點上幾隻出巢覓食的烏鴉，穿過枯林，是這屏住氣息的空中惟一的活物，此外便是一簇簇禿樹上的雪花，一塊，一條，被冷風搖落下來，沒有多大聲響，也沒有飄散的姿態，

阿馬方轉過山角，又得沿着滑擦擦地石塊向另一小山上邁步。一陣尖風掠過他的面頰，真有點像刀鋒的銳利。他不自覺地把大白毡笠使勁向額角上拉一拉，蓋到他的濃密眉心。可是，遮住前面，風卻從圓衣領的後頭又拂上來，用力地打着他在肅州城裏新剃的頭皮。他微微地自笑，心裏想：「到底是剃了辮子有這點不方便，若是盤上我那把又粗又硬的頭髮，真當

得一頂好絨帽。」即時抖一抖身子，把書有棉作才的肥袖口抓緊，一股向前鬪的勁頭陡被冷風逼出。他本想也緊緊脚步一氣好爬過眼前的山頭，但一楞眼，猛地停住，向隔著還有十幾步外，在他後面一縮一伏地身體瘦小的同伴喊道：

「喂！快一點！虧你腳大！跟我練過一些工夫，怎麼還是慢騰騰地走不動？」

後頭那一縮一伏的小身影從風中送過回音：

「我說，……你就是乾急，霹靂性子！就是奔不上店道，……難道還怕凍煞？……你急，若是聽我的話，……秋天早走，不早到了河南了嗎？」

這斷續的答語清柔，爽利，像是天然組成的樂音。阿馬一聽便覺得又熨貼又舒適，不再說甚麼。等著那少年僧人——實是少年的女尼走到身旁，便一手將她攙住，打量着她那簇新的一身青呢寬服，與頭上戴的紫哈喇金線邊的風帽。

「怪不得！你還說我害怕？十幾年來，不是咱阿馬誇大口，闖過多少黑路？……我是怕你呀！同我一塊兒辛苦了這些日子，……恰恰碰到這討厭天氣！我着急還不是爲！……還在王母宮裏，你儘喝着上好的汾酒，吃烤羊，陪伴那些闊將官，大少爺，豁拳唱曲，靜找開心。……我想想，帶你走江湖，這——這真

黑才……！……叫……

她確也感到疲乏了，將半個身子倚在阿馬懷中，喘着氣，「提這些幹嗎？你說，——你有點過不去麼？却也是良心話，可是我若向這上頭想的時候，不說別的，就是我那頭人人稱贊的好頭髮，就捨得一根不賸地剃了去？那些闊少爺，大帽子的將爺值得我留戀？真够不上我的一根頭髮！我看……你也是邪鬼，幹了半輩子的賊路，忽然長了色魔，不想做個把武官，帶亮藍頂子，反到涇州把整千的銀子化在我身上。……你明白，到現在我怨甚麼！我同你跑來跑去，還是在你那點白花地銀子面上哩？……」

阿馬趁勢用粗黑的手指在女尼的白淨面龐上擰了一下道：「真够巧，怪得在那兒饞壞了多少有錢的老官。你明明有現成的銀子不看，可跟着野漢子跑山邁嶺，還賠上一頭烏黑的長髮。」

她這時倚在阿馬黑僧衣包裹的胸前，從絕無一點脂粉的，清秀眉目的表情上，方顯出她那少婦的容顏。眼看著濃眉大眼的阿馬從厚敦敦地頰肉上放下了真誠歡喜的笑紋，便不禁嚶了一聲：「還是走吧！一路上也怪我！老是說不完的閒話，耽誤工夫。不是？今早上聽開店的說，到蒲州的第一站，我們得宿雙石驛。過了這個小山，大約還有幾里地。天已經快上黑影

，你能走夜路，我呢？……快點！……」她在這荒原雪峯上倚着心愛的男子肩膀，竟忘記了自己假裝，有點撒嬌，也像是多少有點幽怨，向低凹崎嶇的雪徑上呆呆看去。全時，她那微帶笑渦的雙頰上像新塗上一層淡淡的柔脂。

阿馬早已不覺得領後面的尖風吹掠，望望前後無人，便將肥袖子向臂上擄了擄！用兩條血管突起地有力胳膊，將倚在面前的輕柔軀體橫抱在自己懷中。他微笑着，絕不費力地向前邁去。

他脚下穿雙生牛皮製成的長靴，既厚又笨，可是被久經跑跳的兩條腿帶走起來，急促的脚步分外輕爽。靴印踏入尚未十分硬化的雪，又深又重。他時時俯看躲在右腋下風帽半遮的孩子般的兩個腮朶，被風吹得嫩紅，輕瞇着那一對迷人眼睛望着天空，旁瞬着山徑一側的叢松，怪石。阿馬抱着這麼輕柔的軀體，掂動在鐵一般的雙臂之上，如挾了一匹軟軟羅緞樣的感覺。

兩個怪裝行客都不言語，他們的心中正回味着離奇詭異地過去的故事。

這樣的地方……天氣……配合上這麼兩個僧人。

阿馬細細想起這不可思議的遇合，在他看來，比起盜馬被捉，無意中反掉到一個守備官職還透着奇怪

。……自己個從十多歲便是常年飄蕩的應旆漢子，却一變成了岳將軍的標下紅人。一樣是戴了紅披纓，白頂子，抖着馬蹄袖口的開叉袍，同那些武科出身，久經戰陣的稱兄喚弟，……這算甚麼？就合着那威稜奔奔，心中常像有多少計數的岳將軍的話：『壯士向前闖，將相是沒有種子的。』對！在桑駝海東的網城那裏施出我跳高爬牆的本領，闖進那點着三盞大紅燈的氍帳，纔把丹津與紅台吉那兩個怪東西，那羅卜藏的老母硬誑回來。……不料，打草驚蛇，因此便將三十六家台吉全嚇得俯服在地，再不敢抵抗天朝的兵馬，甘心情願一例投降。怪事！究竟這般沒有團結氣力的番子心眼太直。……論起這場功勞，誰還敢少覷我這『太湖頭目』的阿馬！……堂堂大丈夫幹這點玩藝值不得誇口，可笑那不可一世的年羹堯拿了個不值事的游擊空銜送把我，想教我替他日後再出死力，好！給他再掙一次封公封侯的大功！憑甚麼，我瞧够了那大將軍的臭派頭！嚇嚇北京城裏不出宮門的皇帝老子，還怕你回頭去奪他這份挨來的江山。白天，黑夜，驛站上的好馬跑折了腿，今天一個溫諭，明兒一份御賞。……我，阿馬，第一痛恨的是這烏大將軍殺人如宰鴨的很毒心腸！……他斷斷續續想到過去的行事與心感；低下頭去，……懷中人的眼皮雙合，似是因爲走

道疲倦，在自己的挾抱中輕輕睡去。

這時，他們早已滑過下山的曲徑，轉入大道。雖然在冰凝的積雪上，前前後後第一回印上阿馬沈重的足跡，可是潔白，端正，就是那雙牛皮鞋底也沒濺出一點點污泥。向前看，一片白皚皚的高原，稍遠處有一簇黑影，向天空散裊出縷縷輕烟。那不就是雙石驛麼？

阿馬驟然記起舊事，又時時看見這不慣風霜的女孩子貼服在自己懷中，任管心腸怎樣堅硬，也難禁浮出悵悵的情思。他從峭冷空氣中深長地吸一口氣，覺得胸脯間寬闊許多；像是與夏時吞入一片冰稜。這在阿馬可不是常有的心境。他從十六歲離開水軟山溫的故鄉，情願拋棄了那大湖上烟波的供養，向西北方蕩來蕩去。後來索性闖到長城外去。憑他一身從幼小時

候學來的武技，從實吃口江湖飯快近二十年了。平常也不過是月黑，風高，做越牆牽馬的勾當，與那些老蒙古，傻小子打交道。大塊的羊酥，牛炙，大杯的高粱，黍酒，糊里糊塗地把日子混過。時候久了，他再不想起家鄉，更沒有閑心思會想到江南的女子。……「也許是罪孽？」誰能料及自己當了和尚，反而有了女眷；有了這柔美的伴侶？他一生遇到難以計數的怪人，怪事，可是與自己這一年中的經歷比起來算得甚

麼。他再往下想：「便說是千里姻緣？……哈哈！虧得岳將軍，不是他放我出來；不是有他送的幾千兩銀子，自己怎能蕩到肅州，還住了一個整年。」向下掠過一眼，「你真……是女人中的妖怪！死掙錢的闊姑娘，……結識我這樣一個逃官；一個原是偷馬賊的坯子。……也肯削髮，不管你是尼姑還是和尚，吃這遠路偷行的辛苦。……」他不能再儘着亂想下去了，腳下看看要走近那古舊驛站的入口，雖有四周暗影從雪面上一陣比一陣沉黑地包圍過來，村子外也沒有行人，但這麼形相究不像樣。他便靠着一株橫枝禿頂的老松樹立定，輕輕地把懷中的她放下來，一同震抖着僧衣上拂帶的小小雪塊。

雙石驛惟一的旅店，——其實就是一所官店。在這幾十家石屋茅檐的窮荒村落中，是一片獨見整齊的房舍。臨着橫街，粗糙厚樸木大門半開半閉，黃泥土牆上掛搭着不少枯茅，像是天然的畫壁。門首一盞燈籠迎風旋動，油紙上透出紅燭的明光。——雖然這一圓圈的燭光只可照明三四尺以內的事物，可是返映着大門後面的白石馬槽，倒看得異樣清楚。兩輛跑長路的平三套大車已經卸了套繩，橫放在大院落正中。馬槽旁邊一共有六七匹雜色驃馬，正在爭吃草料。一會

兒發出不願同槽的鳴音與蹣蹩的蹄聲。其中有一匹醬紫毛襯着雪點白毛的高頭健馬，一匹略略低小的純黑

是兩個年輕人不服氣的笑音，分明是對這主僕瞧不起的表示。

走馬，獨見特點一陣蹴踏，便把那幾匹力量較弱的畜生擠出槽外，牠們高傲地獨食槽中芻豆。……這時，

獨有東上房中沒有聲息，不久，連黯黯的燈光也熄滅了。

空中的雲絮像散去不少，青冷的淡淡月光篩到地上，映出好些冰點，以及那些騾馬的遺糞。院子東邊是一個煮水茅棚，烟氣蒸騰，有人抽動一個巨大的風箱，正忙着爲客人燒飯。因爲騾馬爭叫，便從北上房的石階上走下一個戴皮帽穿青皮短衣的僕人，到馬槽邊看主人的拖車畜生，竟被那兩匹後來進店的雄壯馬子踢出棚外。這皮衣僕人高聲罵道：

待了一會，從東房內走出那位進店最後的青袍僧人——阿馬，他這時摘了毡笠，光亮的頭頂在月光下面閃出一些微白髮根。他又着手，在一堆堆掃起的積雪中間站住，向北屋望了一望，臉上浮出淡然的凝笑。便興奮地走到白石馬槽旁邊，手撫着那兩匹強項馬子，用自己僅可聽見的口音讚着「好馬，好馬！」光景是十分敬羨，又像一個藝術家正在出神鑑賞兩件珍奇的藝術作品。阿馬，他一生的嗜好與命運都在馬

「都是趕路的，怎麼帶着劣性的馬匹自己不來分開？教別人的騾馬沒草料吃。夥計，你的耳朵聾不聾？來！——來啊！把這兩匹畜生牽出去！這槽要歸咱們的馬用的！哼！你，……連問問咱從甚麼地方來的都不問一聲？」

神采，……他這幾年在西寧，青海一帶見過無數匹好馬，——回回馬蒙古馬，各種善走負重的優良馬種；但像這兩匹的神駿却也是少見。可也怪，兩匹馬可受了他的撫摩，却一動不動，安安貼貼地在吃槽中的料豆。阿馬在棚下佇立一會，仰頭望望逐漸上升的冷月，罩下來的彷彿是掄入淡金的鍊銀流輝，向地面上傾瀉。荒冷悽清的景色，映着積雪，映着幾株老樹秃影

店夥計還沒跑過來，這驕橫的僕人身後却緊隨着一位穿臃腫寬厚的皮衣老者，將他的後背拍了一下。「甚麼，就用得着你急來多嘴？這是走路，比不得住在衙門裏，少管事！……就爲馬匹有話說，和氣些，……趕快先去盥水洗腳。……」

那時聽見西廂的木欄窗子裏冒出一陣輕笑冷聲，

瀉。荒冷悽清的景色，映着積雪，映着幾株老樹秃影

，就在這像一無罣礙的「好漢子」的心頭也有點突躍。荒村中的居民早已安睡，連野犬也沒有夜吠的慣性。店主東與夥計們各在火坑上獲得晚上的安歇。四無聲息，風力低了好多，樹上乾枝偶有微響，與馬子嚼勒的回音作單調和答，這兩匹馬的主人，——住在東廂房裏早早落店的那兩個粗胖身軀，有點說凶相的漢子，已有沉睡鼾聲透出窗外。他一個兒獨立庭中，俯看着自己和尙打扮的長影，又注視着這一對引起他的癖好的馬匹。那一段回想正如引出牽頭的絲絲，不由他不作回味的尋思。也彷彿如此的霜月冷夜，在過去時，他闖過礪堡，爬城牆，偷入營房，劃開幕篷，……同那年青的蒙古哥兒，關裏的青皮混混，一同盜過多少馬匹。他向沒曾打過退縮，也輕易沒有失手。無數的冒險生活加重了他在少年時的活力，興趣。一年年下去，這種勾當不但是爲了生活，而且也演成了他的癖好；便是洗手作官以後，有時想起，真覺得有些手癢。但現在呢？機會與引誘都在他的面前，都在他的清楚的意識裏勾起舊感，可是，他只是在那兒躊躇呆立，只是對着月亮與馬子出神。

忽地東廂門輕輕開動，有一聲柔脆的低聲：「酒熱了哩。」他點點頭蹙入自己的寓室。

兩明一暗的房間，外間是一片土地，凸凹不平，

到處都是耗子穴窟。黑黝黝的屋梁下，垂曩着幾根蛛絲，被裏間的油光映着。裏間，鋪着黃蘘席子的土坑上放一個瓦盆，滿盛着無煙的上好焦炭。紅光鮮明，散出一屋子的暖氣。炭火上一把煙薰火燎的直筒大錫壺，有芳烈酒香從壺口透出。

「鑽！……我正打算一樁事。……你溫好酒咱倒好先商量一下。」他靠着瓦盆坐下，撩起僧衣，把朱皮靴脫下丟在炕前。

那會在他懷中的鑽早將長道袍脫了，穿着長邊雙膝的大袖子內襖，用黃絲帶緊緊束着腰部，更顯出腰肢的細瘦與姿態的綽約。把走路時喬裝的樣子全換了。眉尖口角都回復了少婦臉上的柔痕。她，匆匆地用棉袖墊手，取過滾熱燉壺，將微帶青色的白酒斟入兩個粗磁茶盅。

「我甚麼不明白？你又在打人家的主意，也好，跑過幾天也實在够累了，爲了打扮，我們真做『行脚』。我雖然脚下還有勁，碰見雪天要走出這地界總有幾日。……」她川不到把話全吐出來，眼波向坐在炕邊的阿馬凝視一下，從盤子裏劈下一大塊薰豬蹄，綽過把六七寸長的雪亮刀子，一片片削着下酒。

「啊！……老早洗手的營生，真不應該再幹。可是，我得開戒，也不獨爲你；……你不要生氣，要緊

，我這點老毛病又發作了！」

阿馬天真地笑着，一雙本來具有威稜的大眼，却包在眼摺的笑紋之中，被酒香，被躍躍的興味，同時引動孩子般的歡喜，從他那黝黑的臉上浮現出來。

「就是，原來還是爲你自個兒！做賊的忘不了月黑天，我還想是爲着誰呢！」

「哄你幹嗎？我不會巧說，爲你，也是我的老脾氣作怪，得數第一。……好畜生！我在這一行裏，誰不知道我的眼尖？我看，就同大營的好，……比像這兩匹，……也不多。騎來的自有路數，可是對不起！我只好請他們奉送！我這點癖發作出來，甚麼都能拚上，不要說還爲了你的兩隻腳。……哈！……」

鑽搖搖頭，呷下一盅熱酒。「哎！三品武官的頂帶白白丟掉，又走老路。……你這人纔够得上怪。……」

「哈！可惜你沒福受到那份三品的封誥。」

聽阿鑽正在用纖細手指撕下一片醬肘花，含在口中，馬說起這句調笑話，便微微點頭，淒軟地回答他：

「不管強盜也罷，婊子也罷，咱們是愛幹甚麼便幹甚麼，到那兒混那兒的日子！無牽無累。你還瞧見北上房那兩個老頭子，他們便怕招是惹非，究竟有錢的人比不得咱們自在。——可是，我看他們的派頭不

像差官，也不像買賣人。……」

「話不是這麼說。」阿馬若有所思地道；「這兩位老人倒不失爲忠厚長者，不比咱們差。……能够早早脫離開那是非窩，不蹲在年屠戶手下討好，趁早回南，這一着就與咱們一般見識。不過是人老了，念念着家鄉，園地，哎！話也難說，——世上人那能都像咱們這樣終天走江湖，甚麼也不牽記。你看那姓嚴的，……那個南京口音，花白鬍子的，他不認得我了，我可記得他。他是大營裏頭等師爺，年屠戶最得手的文案。你聽他對聽差講的幾句話不是還有分量的，不要冤枉好人。」

他又一連喝上幾杯，臉色從黝黑裏透出紅光。「這個世道，但求那些專吃老百姓血肉的官員能像這兩位老頭子早早回頭，已經是大不容易了！我在西邊大營裏，見到他們的胡作非爲，紮眼珠子的事情多啦！做賊！——就是做到白頭，我還覺得比這般巴結上頭，欺壓下邊的東西清白得多多。咳！話說回來，一年以前，我爲甚麼替年屠戶賣氣力，爲甚麼拚性命跳網城，把羅卜藏的老娘，還有他的弟弟們劫騙了去，……給他們獻功？……北京城裏只曉得撫選大將軍的神威，把那片向來不服滿洲人管的西區收伏了！……」他平日機警得很，這晚上酒喝起興，話音少高一

些，鑽向他擺擺手，又向窗外，——從紙窟窿裏望望。阿馬便強把聲音壓低；「你早已聽我說過幾回了。不過，十五天便把偌大的青海平定，說是斬了八萬多人頭，招降了幾十萬番子，還耀武揚威地往北京獻俘，全不想這是誰出的死力！但憑年屠戶手下的天兵？哼！早啦，再打上五年未必就能斷草絕根。罷罷，我走邊了半輩子邊外，這次可被岳鍾琪賣了！怪不得年屠戶一手提拔他，他有本領有計謀，倒也算得是將門之子；可是咱也不糊塗到底，這些鬼計多端的大官兒，用你的時候說甚麼都行，過日沒了事，他可就有法子對付你。滿洲人，那皇帝老子，他第一個會玩這套把戲，上行下效，年屠戶壽公壽侯，不要太高興了。……你覺得這些話不像我說得出的？我比不得二十年前了，終究在他們那邊混了快半年，甚麼我看不穿？」

他一口氣吐出久藏在心中的牢騷，鑽坐在矮木橙上儘着聽，「你這堆話，每逢貪上幾杯就得說一遍。這個，我有甚麼不明白？可是你也要小心點。你曉得年……手下的耳目多靈快……」

阿馬拍拍胸脯，隨即把濃眉蹙起。「怎麼也不及從前自由自在！一個人可恨的就在這一點，插下脚去，提得起也沾些泥水。我若是自不小心，那時候被番子擒住，不都是一場夢？……現在，是呀！像我這樣

的，難怪人家又不放心，然而，我……現在還要甚麼？有了你不够了麼！誰有心思作弄他們。故鄉，我不想回去看那些新起來的鄉紳，土壩的嘴臉。……從這邊往河南不過半個月便到，從實當和尚也沒有甚麼，帶了你可不行。另弄一個行業混日子，……捨得起，放得下！只是我這脾氣要改換可不容易，從十多歲以來，一見好馬就捨不開，非把他弄到手不行。——還不是替馬拉主顧？想想真爲了甚麼？……」說到這裏他向外指一指，威稜大眼裏閃着熱情的光輝。「所以……今晚上得弄到手。論理，我算不得強奪，那兩個小夥子知趣應該奉贈，難道他們是掏腰包買來的？」

鑽立起來，一隻微溫的白手從寬袖中伸出，搭在阿馬肩頭正要說甚麼，而阿馬的話流却接續不斷地迸發出來。

「咱們，從此一去，誰知道我在青海幹的勾當？……老不成一輩子不能對人表了心跡？這是個好機會，姓嚴的從那兒來，上年那次戰事，他們都在大營裏，只知道用兵神速，收功的出奇；他們只會把起筆桿，花花綠綠地給屠戶叙功勞添花樣，說些生擒賊首，望風歸降的廢話。……待一會，我把馬匹料理好，準得向這兩個老頭子明白告訴，教他們知道我不是一個平常的劫馬賊！——一個不守清規的和尚！……哈！」

鑽到這時纔有插話的機會，她彷彿被勾起無許心事地輕輕道：「有甚麼意思！我吃這碗混賬飯，整整十年，從真心說，玩弄過不少的男人，也因此，懂得男人們的性格。你當和尚，……怕還不真知道我爲甚麼情願扮做尼姑，來跑這遠道？……說是因緣，只不過對了一半。……我看透了這人世間！不差分毫的，全是做作欺騙，甚麼好話，好功德，好人情，都是被上繡花套子，裏頭呢纔够瞧咧！……不用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也不用說鮮血染成紅頂子，我在這邊僻的幾個大城裏做姑娘，聽的見的，比你並不少。……像年……吧，凡是陝甘西邊的大小孩子，誰不提起來就打寒噤？爲了飯裏一隻死蒼蠅便把廚子的頭砍下來掛在營門上示衆！這是大家嚇小孩的新故事。他手下那些大小文武也真怪，怎麼都像一個模子鑄的？我在王母宮裏，凡有交往的怎麼也看不出他們的良心！其實，不見得他們沒有家鄉，沒有爺娘，妻子，怎麼拿着陝甘的老百姓，——不用說青海的番子了，連脚下的青草還不如？……殺人越多，化費越大；官級越一天天的高上去，他們都像換了人性，恨不得多征幾次青海，多打幾次狼仗！好……有機會換補子，頂子，好領封誥，……撈略老百姓的錢財。真是劫運？難道就沒有好人？可惜我遇不到，大概是叫打仗改變

了他們的天良？這道理我說不出。總說一句，我受不了那等氣派，聽不了那些傷心的事件，恨不得早離開一天清淨一天。可是，你說我能給這般東西當姨太太做玩物麼？

「遇到你算是個混水裏的一條清魚，……啊！只要走開，過甚麼生活比在那兒舒服。扮和尚，扮尼姑，有甚麼呢！……」

忽而一陣馬蹄蹴踏與噲噲爭鳴的聲音，接着，對面廂房的火光一亮，門開了，定是那兩個年輕客人聽見馬叫跑出來探看。

「……是怎麼地？」
阿馬即時跳下土炕也向外去，回頭笑道：「剛纔我把兩個雛兒的鐵扁擔圈起來套在那兩匹馬的頸子上，解不開的，你等着我做給他們看看。……」

他從容地從門旁閃出去。

天色微明，一片凍乳般的冷霧罩住這個雞聲方鳴的野店。北上房中，大火炕的炕桌上，一個插着紅蠟燭的銅盤，堆積着好多蠟泪，兩支快點完的紅蠟還突地搖着明光。燭光下，兩位老人分據着炕桌一側。一個是斜披着狐皮袍，用縐綢紮腰把厚厚地一疊大襟圍住，端坐在桌子旁邊。那一個花白長鬚子，瘦怯怯

地，又似有點重聽樣的，還是用絲棉綢被蓋住下身，右胳膊拐在一個小方形拐枕上，手裏端着大水烟筒。過會吸一口，一隻手彈彈紙煤的長灰凝神側耳，聽那怪客說話。夾紙煤的枯乾手指不住抖顫，長指甲尖有時輕輕的觸到銅盤邊緣。

偏坐在炕沿上的黑和尚，與在房正中一把古舊太師椅上安坐的年輕尼姑，——這兩位怪客，與炕上的兩個老頭子互相凝望，但從臉上的表情却已分出兩種不同的心境，——有意的與驚嚇的對比。

徐老先生七十幾歲了，經過不少南船北馬的生活，甚麼怪經歷都有一點，可是像這等想不到的人物與無從猜測的奇事，連聽人傳說過都沒有，眼瞪着兩個有本領的，不僧不俗的男女，自然顧到自己的生命。……尤其是自己的身後。一陣酸慄，兩顆急泪攔在乾污的眼角上幾乎墜下。那一跳一閃的燭光更像對自己嘲笑的小幽靈；對着不幸者得意跳躍。他勉強裝扮着噴吸上等蘭州青條烟，却一直不向喉嚨吸入。眼前，像是短促又挾着重大壓力的時間，像把自己的全付精神碾成飛塵。直靠到吹十多次火煤竟引不出明亮的火頭，舌尖又似短了好多，就是想用乞求的言語，也不容易說得出口。

尖風從窗櫺的紙孔透入，更覺出西北方的冬寒；

風力迫着燭影向一面躲閃，同時，紅泪迅疾地堆落盤中，彷彿是滴滴鮮血。

究竟這黑和尚與自己的同伴——端坐在小桌那面，比自己小近十歲的嚴師老爺，他們談些甚麼？怪！雖然自己有點耳聾，怎麼在這一霎像是兩耳中全塞着棉絮，聽不出他們的低談。只有幾個「金塊……銅，馬子……識趣……大營……馬頭項……」的字音從耳邊掠過。也許是心跳得利害，所以耳朵連平日那點兒聽音響的死力都失掉了。看看那個籠着寬袖口的女尼，倒從容安閒地一會望望暗影裏紙牆舊紅箋的對聯，一會低頭注視斜碎凹陷的方磚鋪地。

過了十多分鐘，這位重聽的老人明白突然闖進的怪和尚沒有惡意，他的濃眉圓眼却一樣浮動着愉快的笑意。徐老頭子這纔醒悟過來，心頭漸漸平下，呼吸也暢便好些，就是水烟絲也吸得氣味，而窗上一層快明天的亮光漸漸添多，和尚與自己同伴對答的語音也像分外提高，——或許他自己的聽覺在茫昧中漸漸回復常態。所以這句：

「真的？你竟敢盜過岳將軍的馬匹？」
清清楚楚地送入耳膜。以後，和尚的答語，徐老頭子倒可有八九分可以了解了。

「丟人，丟人！……我半輩子盜過多少回好坐騎

誰會想在那黑通通的夜裏，岳將軍帶着護衛們到馬棚去親看喂馬。說巧不巧！……我單人獨騎，怎麼鬥得過？我索性挺起胸脯出來，憑他發落。也試試他不是能够另眼看待。……我瞞他甚麼？您猜，他聽我一五一十把盜馬跳牆的本領對他說出，……不用說，馬不停蹄地約我到中軍帳去，吃過一頓好酒菜。第二天，無緣無故，便先送我一個守備銜。……」

徐老頭子與他的同伴一聽和尚原來是位守備老爺，都驚異得張開口要追問這頭銜怎麼容易得來？和尚却搶着續說下去：

「守備是頭一次……及至平定青海以後，我還有游擊頂戴呢。」

現在徐老頭子懸在心上的恐怖全消除了！萬想不到這像黑賊的禿頭，在大營裏居然混到高級將官的職位，比自己的「從軍書記」與「文案師爺」榮耀得多了。他不知所措地用手指掠了一下的花白鬚子，又點頭。對坐的老同伴却機靈些，曉得在這位怪和尚身上準有一段異聞。便乾咳一聲，向和尚追問：

「那，——準是有不尋常的汗馬功勞？我知道，他們兩位倒能提拔人才，不拘文武，這個倒要領教，領教。」

和尚把眉毛一擰，即時又放開來，厚嘴角上掛出

一層苦笑。「剛纔不是說過一句？我會偷過丹津紅台吉的網城嗎？我說得有些顛倒，不像您，斯斯文文會有條理呀。……汗馬功勞？可也對，真是馬上來的馬上去！……功勞不大不小，就因為岳將軍，……因為丹津紅台吉與他們的老母求降——歸順天朝吧！岳將軍却把這份騙局的差使委給我！您當然都知道是誰把他們誑過來的？……咱蕩過十幾年的荒邊外不敢說沒有壞事，可從來沒給人吃過一次空心湯糰！……只以為是教他們穩穩當當地投降，我就傻子背河，從實夜裏偷過去帶了珠寶金塊，唱一齣空城計。……不想，……不想，他們竟然沒看見第二天正午的太陽！……那，……那幾根白頭髮的老番婆，還有她那兩個黑臉的兒子，……三個頭血淋淋地吊在大木竿上！……」

「啊！……啊！……」這正是一段說書的關子，一個戲劇的高點，一篇文章的點睛處，徐老頭子與他的筆墨同事在半年前，都曾在大營門口向那三個風乾的頭顱偷過一眼，然而，這幕後的隱秘却一向沒有聽人談起，更不必提到上摺奏與安民告示裏不會露過隻字。他們一同把斜坐的身子向前探出，眼中都燃着炫異的明光。

「果然這一來效力不小！」和尚用感歎地聲音，延緩着道：「大頭目羅卜藏丹津跑走了，三十六家台

吉一箍腦兒望風歸順，——投降！再不用爭鋒交戰，……慚愧！說我是有點功勞，二位先生，將功折罪，少打多少仗，兩下裏少死多少年輕力壯的兵丁……是功勞？可不是對大清皇帝老子，對年屠戶，對岳將軍，我得到的功勞！……您二位在大營裏弄筆桿，以後的事，怎麼發摺，奏功，怎麼封爵，升官，怎麼……自然比我清楚得多了。咱算算看，說到這場戰事，够數的不過十五天光景吧？……誰不說用兵神速，誰不說是天意，是大清的洪福？……

「咱辭官的緣故，當時在營裏的武官誰不知道？是爲了前些日子我吃醉了酒與別人打架，年屠戶發脾氣要用杖責，虧得岳將軍說情免了罰規。因此，我就索性辭職告退，……是不是？您二位想想。」

嚴師爺楞楞眼睛，彷彿記得當時會聽說有這麼一回事。年屠戶杖責武官，在大營裏真是家常便飯，大家並不奇怪的。

「哼！……咱這份心跡，不表白出來恐怕誰也不明白。我是個硬挺的漢子，雖然他們當將軍的詭計多端，騙了人家來砍頭，可是我既對岳，……答應過不洩漏我那一夜裏偷過網城的怪事，犯得上麼？我不希罕丑表功，青海平定，降的降，跑的跑，我更犯不上透露出這麼不講信用的詭計！再說吧，『跳入黃河洗

不清』，憑我對同事的武官講，誰信？我在事前不知道這是詭計，誰能够體諒我心上的懊悔？……封住口，直到現在，除掉她，……」他指着靜坐的年輕尼姑道：「到現在，沒有第二個人聽我表過我的心跡！……不是表白功勞，快入河南邊界了，恰好與您兩位巧遇。兩位都會弄筆桿，又是從大營裏告退的師爺，又這把年紀，我不向二位談談，還向誰撇清呢？也許下幾輩子，憑二位傳給後人，能够像說書唱戲樣地使後人知道這件功勞的罪過，這骨子裏的詭計。我被他們——這些黑心腸的大將軍們硬拍上做牽頭，幹了這麼一回我傷天害理的恨事！我後來，幾天沒出營門一步，只好蹲在兄弟們的屋子裏與玉泉酒燒刀子作對。過了火心頭，我就是經過大營門口也不敢望望那三個乾癟的黑頭。人總歸得拿點良心在世界上混呀！誰說不是我把人家誑過來的？誰說不是我用花言巧語，又插着刀尖，從冰凌堆上把他們領進岳將軍的營門？可是，憑誰想得到，沒半天，他們——他們便做了紅號衣劊子手刀下的沒頭鬼！在當將軍的看來，這真是一條妙計！哼！將軍們，他們還替我想了？良心上過得去過不去？我一直想着，——尤其忘不了那披着織金花袍的老婆子，雖然她散披着一頭縷白髮像女巫婆，可是她太心直了。怨人家麼？還不是我更心直！覺得真

是爲的叫她們先投誠，作個榜樣罷了。……我做夢都怕！彷彿碰到她那雙直碌碌地怪眼向我直瞪；像是包藏着忘不掉的毒恨。……說起來，我兩腿都抖索得站不起。那天，我聽見在營外殺人放號炮的響聲，我簡直氣瘋了，不是有幾個哨官把我攔住，那把手攏子早掣進喉嚨去了。……

「以後，這件事就像一枝毒箭射到心窠，我再不想拖花翎穿戰裙的威武了。我，從此以後，也對人這種東西明白過來！我被命中造定的魔運播弄着，油蒙了心，給他們二位掙一份高官，給大清朝添上一回大專業。往好處說，少打多少次惡戰，保住多少條性命，可是，人家甚麼都好，我呢？我的心中苦楚任憑甚麼也掉換不了。可笑，那滿心滿意保定大清的岳將軍，還儘力地在年屠戶面前提拔我，我對他怎麼樣？爲那三個男女番子頭目，我應該替他們報仇，替我良心洗個清清白白！但，我再也沒有勁頭了。……這世界就是昏天黑日！樂得居心找個機會離開西邊。……又恰好遇到她，一股氣把營裏得來的金銀化在她身上。好了，現在我索性扮成走江湖的和尙，爲甚麼？我並不爲真正住廟修行，唸經打坐，爲的表示我這份決心剃去髮辮，一輩子再不用向官字行裏混了！不僧！不俗！……」

他提足精神說到這裏，兩位側耳旁聽的老公事的師爺簡直如做夢初醒似的，纔明白當時筆亦替大將軍鋪張平定青海的神功，竟都是無用費話，騙騙朝廷，與老百姓的大謊！……尤其是年紀較大的徐老頭子望和尙臉上激切而帶苦痛的表情，與坐在那邊的怪女子她那一份幽靜的神態，簡直是小說書中的奇蹟。雖在西邊大營裏經驗過不少奇事，像這樣幻夢般的人物故事却真非意想所及。他的尖絡長髯輕輕點動，呼吸自然粗放，可是答覆不出一句合宜的言語。

突然，那尼姑籠着袖口盈盈地向前走過兩步，對着這兩位老師爺道：「你兩位老先生經多見廣，……也難想到我們這搭子怪事？……他的脾氣放慣了，若真要規矩矩做下官去，不警扭煞也會弄出大不了的。……就喝酒說，到現在還是改不掉，有時把整吊子的上等汾酒一氣灌下去。高興起來，騎馬放鷹，終天終夜在樹林子裏混攪，不樂呢，閉起門來喝了眠，眠醒再喝，也許三天兩夜不見人。你兩位想，他怎麼有法做官；更怎麼在大營裏給大將軍門出力。……說也可笑，他後來把我由涇州帶出來，一心一意要當和尙。當和尙，還能有女眷嗎？這兩件事怎麼說也合不攏呀。要我當尼姑最初是他的主意，我呢，……既然在邊地上混够了，又不情願給那些只知殺人升官的，……

：做受罪了頭，……人只是心意投合，還講甚麼辦不了。削髮也好，住尼姑廟也好，他有打算，我就跳出火坑同他過下去。不一定，也許再返俗，也許我們真的出家，看破一切。……他是個怪人，不瞞你兩位說，我也不願意隨着姊妹們的歸路自討苦吃。人怎麼也算一世！……我太放肆，略略說這幾句，兩位是知書明理的老夫子，可不要見笑。」

一口蘇州原音的官話，在流利圓轉中滿攙着清剛的尾音，不但比陝甘一帶婦女的鬆濁的口語聽來順耳，就是比起純粹的京師女子爽脆的捲舌話也另有她的邊塞勁音，把生習的柔軟調頭全改變了。只有徐老先生傾於細聽，還能略知她的故鄉原音，在曳長或居心抑低的口氣中微微帶出。

兩位老人這時纔一同立起，跛着厚厚白色青綠的毡翁子，幾乎像同時向阿馬道：

「豔聞，豔聞，——異人，異事！異人，異事！」

他們，互相湊付着迸出這十二個字以後，又坐下來，拈鬚點首，似是感動又似在微微歎息。

阿馬將自己的正文表過後，看看窗外，快大亮了，從破木椅上起來，指着正房的風門，像忘了一件要事似的匆促再說：

「我不向是專兩位作丑表功！……剛纔因為談我

以前的勾當，却忘了告訴這一件，——這一件有關兩老先生前程的險事。東廂房裏歇夜的兩個小子，別小看他們倒有點看家本領，可惜眼力太差，弄不明白雪地上的蹄子分量。還虧得這樣，他們沒早下手。……不，說不上昨兒個你兩位就得出岔子。……簡短截說，小子們把您兩位從大將軍營中掙來的銀子看成銅錢，他們疑心兩位有老經驗，早將上千的銀刃由票莊上免到開封，只帶點碎銀子，清錢，走這段荒路。……所以跟了幾天沒願下手。……我已說過，我爲了兩匹好馬把他們嚇走，並不是替兩位老夫子出力。……說對不起！便是我不會順水推舟。與兩位素昧平生，又是從年屠戶那兒來的，我更犯不上買好！……可是，知道既然爲了馬匹，也使兩位不遭小子們辣手，這不也是有緣嗎？我趁此機會，把快近一年悶在心頭上的惡氣向兩位吐露吐露，兩位是專做文書的，也應該明白岳鍾麒自誇十五天招安多少台吉，打平番子的秘密。……」

嚴師爺究竟有點口才，這時已將驚嚇完全消退，便接着阿馬的話表示謝意。

「是啊，是啊！你真是難得的英雄。慚愧，我們虛在大營裏混了好久，偏是無緣識荆。……像你這麼急流勇退；這麼瀟灑，這麼做屢榮利，……又加上女

師傅這段奇緣，我們聽到便算耳福！難得，難得！……我們的運氣更好，不料蒙你從響馬手下救出我們的老命，說不出的愧謝！沒有別的，你這點奇功的秘密，我……定……我明白，你的意思還用說嗎。……可惜，可惜朝廷用人之際，你這等將才可情願投閒置散。……」

一連串像做口頭文章的言談，阿馬大概都聽得懂，他笑了笑不再分辯，却用兩隻臂膊將兩位老人夾着向院中的馬棚走去。

阿馬從兩匹頑強的馬項上，把套住兩個馬頭的鐵圈取下來，彷彿不用大力地就稍稍伸直，那如小酒杯粗細的鐵圈一會重復恢復了牠的本來形狀。

——一根不十分圓直的鐵担，轟的一聲擲到冰凍土地上的重音，使兩位老人與店中早起的小夥計們都感到一下抖震。那一對駿騎即時與脫去銬的囚徒一樣，高揚着多時被束的長項，振搖着厚



一團白霧。八隻斑色的硬蹄不住地蹴踏起堅凍的土塊

一團白霧。八隻斑色的硬蹄不住地蹴踏起堅凍的土塊，像急於等待新主人的命，令重上征途。店主東已經聽見小夥報告新聞，斜披着黑羊皮翻面大袍，趿着灰白色毡鞋，連腰帶都沒紮好，忽忽地從側門外奔過來。他看着全店裏的人呆在那裏，一例張口呵氣，却沒個敢動問這齣怪劇是怎麼扮演的。幸而他在這段大道上已有二十年的老江湖經驗，從昨晚上來落店的那兩個猛狠少年，與一僧一尼的行徑上，早精明准有一場希奇的動作。更加上有大將軍營中下來的兩位師爺，果真事情鬧大了，自己無論如何難脫干係。所以他

一夜中並沒好好睡過，處在這特殊地方，又着幹這樣誰也不敢得罪的行業，惟有快盼天曉，他們都各別上路，把好戲到下一站演去！他時時倚窗向外偷聽，實

在那兩個響馬被阿馬嚇走時，這店主東已有所聞，只是不敢挺身出問。……這時，一眼瞥見阿馬丟下鐵担子，他已料明大半，便扯扯皮襟，籠着雙袖，身子半個偻着挨到阿馬身邊。不等這位店東啓問，阿馬先自微笑了。他不在意地指指馬蹄下的鐵器道：

「店主東，你把心放開！現在與你毫沒牽扯，那兩個雛子老早走出幾十里路了。咱也有緣，不是這一來，也許夜來會在你這店裏鬧出人命。你瞧他們這兩位老師爺可吃得起響馬的一個指頭？究竟是大營下來的先生，……你想還開成店房？……」

店主人的簇濃黑上鬚顫動兩下，接連着儘向阿馬拱手，這時他彷彿感到十二月清晨的寒威，老黑羊皮在他身上不住着抖動。

「他們——那兩個雛子就是這麼把馬子情願讓給我的。」阿馬走下舊磚台階，用牛皮筒子長靴蹴着鐵器，「你大家沒瞧見？昨兒個兩小夥子，一個換一個地擔着包裹的鐵扁擔麼？我向他們借來，說借自然不對；其實是從他們手裏掇過來的。我告訴他們，用不到使刀弄仗，大家不必驚動別人，我要套玩藝教他們評評再說。就這樣我把牠圈彎過來，做開對口，套到兩匹畜生的頸子上。那不清楚了嗎，他們取不下來，只好向我討情，大踏步提了包裹趕早。……可到底是

有路數的，我雖不客氣，也對他們謝過，他們並不抱屈，橫豎是奪取來的自然得送與好的。老先生們，這不叫奪，這是要！實在我同她跑了幾天山道，又遇着大雪，不能不借重借重這畜生的脚力。……」

「啊，少說兩句罷，你不要歪了口角，難道不是爲好馬犯了老毛病？」

那凍紅着雙頰的尼姑在一邊却忍不住地提出抗議。

「也好，也好！就犯了老毛病也止這次，還是爲了你！哎！人甚麼都好說，惟有癖不容易去的掉，好酒的聞着香糟流涎沫，好賭的聽見骰子聲音心裏癢，說笑話，還不是一樣。看慣了端上人頭的大將軍，三天不殺人倒吃不下飯！咱算是再來一回盜馬！可沒造孽，比起那些屠戶們總是積點功德。哈哈！……」

他一邊自由談笑着，一邊彎身把鐵桿重複握在他的巨大右掌之中，試試分量，再向土地上一塊下馬圓石用力撞擊幾下，一片片的小石塊爆出暗淡火花，紛紛墜落。」

他像是藉此再出出自己胸中的惡氣。

店主東早已邀同夥計悄悄轉出，趕急在廚房裏給預備早飯，好打發他們動身。

不久，東方的一線微陽似已射出朦朧的煦光。

徐老先生在厚棉破門簾外，把左手藏在長袖管內，端起白銅水烟筒，儘是咕啦啦吸着青條，若有所思地向那兩匹抖擻精神的馬匹呆看。

啓明星早已失去晶光，晨鷄也停了啼音，雖然薄薄地有一層霜氣，却露出晴朗的西北方堅強的冬空。阿馬與鑽尼姑已經用過簡單早飯，他們欣然地分騎着這兩匹所得的活動贈品，在店門外向兩位老夫子，店主東，與擠出來的那一小羣人點點頭，轡頭稍稍放鬆，並不匆忙地並起馬首，向霜氣的前路衝去。怪，這兩匹倔強生物却也十分服從，而且高傲地展開牠們的快蹄，一轉眼中，青衣白尾的影子一同繞過嶺下的路口便看不見了。

「怪不得自從前夜落店我總是睡不寧貼！——這

藜照小錄

鄭逸梅

餛飩什九爲肉餡，以肉貴乃雜以蕪菜，蓋鹹食也。然亦有以豆沙及棗泥爲餡者，進之甘芳可口，別有風味。先母在世時，常以杜裏餛飩餽予及弟潤孫，往往爲之盡二三

不是真像傳奇中的故事？想不到，……想不到，在邊荒塞外真有這等怪人。可是，年大將……」從一見阿馬便懸懸於後嗣心事的那位徐老夫子這時纔舒口氣，向他的同伴吐出這兩句話。

嚴師爺仍然謹慎地斜掠了他一眼，用話即時截開他的續語。「不錯，奇蹟！——奇蹟！倒也不枉了我們這把年紀跑了一蹶西邊，這纔是一件絕好的材料。……」

「甚麼材料呢？」

他搖搖頭上的大紅哆囉呢棉風帽，用青湖縐袍袖擦擦鬚子上的凍珠，並沒再作答覆。一會，他望望店門外綿延的丘陵，輕軟着低吟出二十個字的舊句：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可有……不平事？……」

器，今則先母見背，物值又昂，欲謀朵頤大快不可得矣，思之慨然。破雞卵殼，水煮之而和以糖霜，味亦雋美，如加少許酒釀，尤佳。

一昨往覺園訪希濂居士，居士方臨池作書，扇冊等隨意揮灑，所作皆佛家語，不拾成文，而自得妙諦。既而輟筆，導游一周，則池館荒圯，卉木凋謝，無復耐人駐賞。

予因詢園中菩提樹所在，則已細寒而萎死，惜哉！聞菩提樹如，姊妹亦相似，未結蕊先，乃別抽一葉，長半指許，闊兩指，色白而光潤，乃結蕊於葉下，日則覆子以蔽穢，夜則捧子以承露，秋社後取子爲珠。而天臺山所產者，十百中必有一二如羅漢，謂之佛頭，他處所生則無之。

芭蕉院隨筆

宛 宛

西行詩紀

這是寫給T的。當時還不會離

自己知道並非詩人，可是不知怎樣竟寫了好幾首

滬，不過懸想路上必定有此一境。

舊詩，在這次旅行里。其中有兩首是在上海時所寫，不過離開動身也沒有幾天，而且情緒上也似乎是一個整個的東西。一路上經過了大漠黃沙，不禁覺得寂寞，騎在「架子車」上，任車夫拖了在沙土堆里跑。戴了口罩，戴了風鏡，仰面看着黃黃的天色，實在無法解除寂寞。實在無聊了時就只剩下了回憶，有時一點影像，一點敏感，都會給自己造成眩目的夢境，我和T笑說：「無聊之時作作綺夢，聊以遣日。」等到稍稍安定下來，就會從心里飄出音響來。結果就是這些篇章。前面已經說過，自己並非詩人，希望人家也不要去看詩的看法來處理這些東西就好。

不想在徐州的第一晚就真和當時的想像所差無幾。晚上十一點車到徐州，下了車，出站，由一位朋友介紹的人領路走了不少家旅館，幾乎全是客滿，最後是睡在一家旅館的過堂里，兩個人在一個鋪上，用自己的毯子包了身子，上面再蓋了鐵片似的旅館的被子。冷風從領口吹了進來，一整夜都沒有好好的睡。

拈來倚語供嬋娟，
人子花飛不記年。
剩有餘情姐記取，
江南遺夢似風煙。

俱是風塵一代人，
得同綺夢本前因，
宵寒古店齋心坐，
相視何能等麴塵。

「張憶娘簪花圖卷」（靈鵝閣叢書）里的題畫詩中有一首同韻的，因為喜歡這詩的調子，所以用了原韻。

絕代風華絕世姿。



樽前宛語一誦辭。
更何閒緒成哀樂，
每悔餘懽笑語癡。
爲愛湖山成小別，
豈堪風雨餞春遲，
華燈入語俱寂寂，
心事如潮不自持。

在離滬之前一月，那些最無聊的日子里，幾乎每日流連在L地方。自己也知道無聊，不過後來竟致有非去不可的必要了。一種心理的影響暗暗的滋長起來。一天，「南京」複映大地，和S趕五點半的一場去看，散戲後，徘徊在愛多亞路上，和S開玩笑，說他近來有點「心事如潮不自持」。S不承認，說：「你高興就把全詩補成了。」回來以後晚上就寫成了這樣子的一首全詩，頭一句不免失於情感作用。一位老師就親自和我說過：「Y並不美。」美不美，誰知道？反正詩是這樣寫了。末兩句自己頗自喜，L地方的電燈真够亮，還有音樂什麼的，那許多人。然而我總覺得寂寞，無端的寂寞，也只有在這種寂寞感里才會體會到心潮的起伏。……

唱斷天涯夢里詞，
燈前紅葉繫人思。
何堪更着銖衣舞，
月白風寒欲墮時。

——金陵作

到南京的那天，住在朱雀路的一家旅館里，放下了行李，就出來在滿天風沙的街上走。拿了張地圖，走到貢院，秦淮，在那快倒了的木板橋上對了落日寒波，立了許久。在舊書店里買了幾冊「同聲」回來看。燈下，想起昨天此時，他們給我和了餞行席上的Y會是上好了裝的。淡淡的胭脂和淺紅唇，比平常格外抑鬱，不多說話。覺得無限哀愁。

南京的天氣格外冷，虎虎的北風在窗外吹着，燒木炭的火盆半滅了。

無端姿媚泥人生，
琥珀調羹手自擎。
知是殷勤知是惜，
此情如水不分明。

——成都作



到了成都以後，住在春熙路上的春熙飯店里，這是一家具有北平旅館風度的地方。不過不同的是種了大芭蕉而已。晚上早眠，忽爲一種賣唱的歌聲所驚醒，有胡琴配和着，猜想或許是父女罷？歌是一種迴環着的俗歌，殆若鳳陽歌也。反覆的唱了許久。再也不能成眠，又想起了在家時候的事，一幕幕的在心里迴環着。這一首是紀一個光景的閃爍。當夜所想起的。

第二天在街上閒走，在提督東街的一家照像館的櫥窗外閒看。一眼看去，有一張着色的女像特別像Y。後來也會指給T看過。

揚子秋潮作雨翻，
更無人處掩重門。
蜀江風雨來天末，
好引歸橈向故園。

到了九龍坡，常居在萬山叢中揚子江邊。久雨不晴作此首。

歷劫江南尚有春，
拂衣猶染上京塵。
夢迴錦闥凭鸞鏡，

舞罷蘭闥藉錦茵。
常向畫眉尋密意，
每從笑鬢覺情親。
蘭臺此日應無路，
鳳紙它年寄性真。

在鳳凰樓（一家茶館）里作。外邊正下着雨，白霧橫江，煙雨悽迷，心境也同此迷惘。

關於川劇

在成都曾經聽過一次川戲。是與T同去的，記得那一天我們在春熙路上徘徊了許久，想在書店裏找一本指南之類的書來看一下，結果是找到了一家據說是正宗標準川戲的地方。四川的文化恐怕以保存於成都者爲最豐富也最真粹了罷。這錦官城似乎還不會失掉它的古味，這在我們這次看的戲里，就得到了證明。

如果看過點梨園史料的人，總會知道一些清末的梨園界情形，那和晚近是大不相同的。沒有名次的高下，大家所拿的是同樣的戲份（當然也稍有區別），戲碼的先後也全以戲的本身爲定而不是以角色爲標準的。場面大抵只備一付。胡琴的調子也只有一種，操琴者從不更換，所以那時的戲子的嗓門，必須及到普通



的標準才可以，舉例來說，「二進宮」里大面青衣老生三人對唱，如果有一個際門特低的就不成。而且那時的腔調也差不多相同，沒有出奇立異的花腔，以致非得帶「私房胡琴」不可。這種現象最近是不大看到的了。大抵每一個角都携有專用的琴師，那麼才可以襯托出他或她獨具的奇巧調子來。甚至有時因為兩人之一的調門特別，而臨時將弦壓低，那聲音是很不入耳的。更有老生唱好一段，且角將要張嘴之際，兩人的琴師就要在台口調來調去，看了也很使人不舒服。

我們所去的那一家川戲院就是古風猶存的一家。院里沒有絕對的台柱，掛戲以輕重爲分。據說是唯一保存了舊班規範的一家。

川戲的戲名很特別。很有崑曲里的「折名」的意味。我們聽過一齣是妲姬使伯邑考斃琴，從而誘惑之，但終未成功的故事。女主角相當風華，身段也非常繁複，表演喜怒的情感，顰笑都可觀。大軸是陸秀夫金山之役的故事，陸山正生扮，據說是川戲中的譚叫天了。有九段反二黃使我覺得川戲中特別多淒楚之音，反二黃在京戲中卽甚悲涼，而在川劇里尤其摧傷得厲害。川戲的樂器中有一種很特別的響器，發出嗚嗚然而又清越的調子，使人想起胡笳。另一特點則是京戲中所無的和音。每逢主角唱完一句，大家（包括場面

上人）都一齊應和，普通倒不覺怎樣，離亂之際的逃難的場面，聽了這個則頗爲激楚了。總之，我從川戲所得的主要印象是繁音促節，急管繁弦，自然不同於崑曲，與京戲也有殊。宜於寫離亂之音，而不宜於寫兒女情懷，「小紅低唱我吹簫」蓋非是江南的產物不可也。

到重慶後也曾於茶館中聽唱川戲，這是一種清唱，但是鑼鼓是齊全的。一個大胖子高坐在茶座上，他是唱黑頭的。另一個小生則是坐在茶館一隅的瘦小的茶客，彼此互相應和好像並不相關似的，這種作風也頗有趣。

京戲隨了大江人而入川，漸有取而代之之意，這在重慶特別如此，但是在成都川戲仍有它的勢力，每天總是客滿，裏邊全是茶餘酒後來欣賞這鄉土藝術的人，裙屐連翩，情況是相當熱烈的。





萬象閑話

金錢這東西



繭子

我以為「金錢」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東西了。說牠貴重吧；牠不過是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的一張印上了花紋的紙頭。說牠是廢物吧；人類卻不可一日無此君。對於這個疑問，我會查看過幾種經濟學書籍，却得不到一個能使我滿意的答案。

至於牠和人類的關係則更妙了：如果你愛牠，你便是一個財迷；如果你厭棄牠，你便是一個沒有志氣的廢物；如果你保守牠，你便是一個守財奴；如果你把牠花了，你便是一個不知稼穡艱難的浪子；如果你容易地獲得牠，你便是一個不勞而獲的剝削者；如果你不能獲得牠，你便是一個沒有用的寄生蟲；如果你……請你在這上面揀一個頭銜吧，朋友們！

心影錄

含青

近來，我突然覺得四圍窒息着一種消沉的空氣，寒戾，慘淡。不論在街頭或屋隅，我聽到的無處不是生存艱困的嘆息。幾千雙遲鈍的眼和着乾枯的饑餓的嘴唇，在每一個都市的陰暗中，像幽靈似地隱現着。連青年們的額上也劃上了老年人的皺紋，人生到底是怎麼一會事？我有點悵惘了！

徬徨，苦悶，失望和悲慘，溶成了一條消沉之溝，悄悄地，默默地，吞飲着朝氣和活力。人生終究是怎樣一會事？生之路太多了，反在十字街頭徘徊；處世之法太繁了，反在黑暗中旋轉。人生彷彿是一個艱深的幾何習題，大家在那裏苦想，演習，依着各人自信的定理獲得了各個不同的奇異的答案。最可痛的，是那些還沒有得到一個假定的結論以前就擲筆中輟的人們；而真真的那個惟一正確的答數，却躲在牆角裏向着這批自作聰明用盡心計的演算家，輕視而冷靜地打着「哈哈」。

萬象閑話



「哀莫大於心死」。世上最可怕的莫若這「心死」二字了；牠能吞滅下整個士氣，使人們像走屍般的失去了靈魂在行動着。「找幾個麵包吃吃！」除此以外，還有甚麼呼聲呢？一瓶安眠藥，一封絕命書的朋友們，果然被認為懦弱可卑，然而現在呢？連這剎那舉手之間結束自己生命的勇氣也沒有了，遺下的是染着更深毒液的「心死」二字，人生是多麼的可悲啊！

記起了一月多前，門口走過的青年丐兒的話：

「在行乞的前一晚，我典去了所有的東西，穿着惟一的西裝，在舞場裏玩了通宵。」由此看來歌榭舞池間的笑語喧嘩，有幾個人能嘗到爽心快意真真的樂趣呢？不過抱了「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態度，以享樂放蕩來麻木未死一刻前苦痛的靈魂，這不是一種慢性的玩世自殺？做一會老爺，打一會官話，「有富貴處且富貴」，明天保不住今天的腦袋子，過了眼前再說，這種是慢性的良心自殺！作一個良民，當一位長老，拍拍孫子的肩膀：「孫子！吃口安逸飯吧！」嘴角上掛着絕望的微笑，這種是慢

性的苟安自殺！

爲甚麼要消沉？爲甚麼要心死？爲甚麼要自殺？這並不是輕生，也不是忘世，相反地，是太重生了，太把人生看得認真了。滿以爲世界是黃金色的，人生是一個美麗的夢，帶來了滿心希望；但發現出人生不過如此時，禁不住墜入了絕望憤怒的深淵中，呻吟輾側，理消沉而心死，由心死而走上了以玩世爲目的，以麻醉爲良劑的慢性自殺的岐道。覺前這種日子本是多活着的，今天不知明天的飯糧，樂前過一天玩一天，在未死之前多看幾眼「花花世界」。

能真真輕生忘世的人把人生看做一幕喜劇或悲劇；自己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角色而已，爲着劇中的情節而表現着各種喜怒哀樂的情緒，但這僅止於表現而已，決不影響到他的內心，因爲他內心有一個「真吾」，時刻在督察判別自己的演義，是否有繼續演下去的價值，釋迦牟尼從王子的劇場上跳下來，創立悟澈的救人的佛教。耶穌從平地上躍上劇臺，表演了一幕爲人類流血的大悲劇！不管宗教是否有信仰的價值，而他們的人生觀是可貴的；能够從自心



萬象閑話

的「真吾」中，表現出一個有血有力的「假吾」。能够輕視一己之生命，看淡世界名利。能够割絕自己和人世間的利害，而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工作。

假使人人能時刻提醒自己一下：

「我現在是在戲臺上，找個有價值的角色，好好地表演一下。不管那是喜劇或悲劇。」恐怕人們就不會爭，不會奪，不會苦悶，也不會消沉。因為誰也免不了有劇終下臺的一天！

在苦悶的象徵裏會說過：「人間在遊戲的時候是完全人間」的一句話；因為個人惟有遊戲的時間裏是隨心所欲不受任何壓迫的。這種自由快樂的環境稱之謂「完全人間」。反而言之，假使世上每一個人都照着各人內心的要求而行動，不受外來的強制和生活的束縛，則人世不再是一個大劇場了。沒有人悲泣，也沒有狂笑，祇有平凡，乏味，簡單和無聊，充滿在人間。安逸和舒適的結果，會使你退化得像草木一樣；春天生了，冬天死了，在烈日之下低一下頭，微風之中，搖一忽身體，尙有何人生意義？

「寧願作激流中的一滴，不甘爲靜波上的

一片浮萍！」我不禁默祝着。

寒夜

阿湛

昨夜回來得比較晏，太疲倦了，臨睡前忘了關窗。

矇矓地正要睡去，一種竹竿輕擊着窗戶的聲音破壞了深宵的清冷，我不經意地睜開眼望向窗外，殘月的光輝夢一樣的迷離幽深，而光下正有一根竹竿在幌動，掛在近窗處的衣褲被牽動着要破窗而去。

我霍的坐了起身，「啊——」吃驚地喊了一個字，而窗下的人似乎比我還懂得這中間的深義，等不及我扭亮電燈，早已「撲」的一聲，斂跡而去了。

罪過！我還依稀看見他跳下去的身影，彷彿是白灰灰的一身——大概是單的。他擾亂了我，不知一種什麼力量指使着我，我披衣下樓，去看一個究竟。

寒月斜睨着，弄堂裏死似的靜寂。路燈在冷風中發着蒼黃無力的光。鐵門微啓着，一陣

萬象閑話



冷風吹來，使我不禁起了一陣顫抖。我望望毗連我們窗口的鄰家的晒台，這時才注意到，它離地是那麼高。然而那位宵行者，他大概早就熟於此道，所以攀援跳躍之間，已無折骨傷筋之慮，而我也堪告無罪了。所微感到歉仄的祇是使他失了一次望，在這樣如冰的寒夜，白白辛苦了一趟。

剛要回屋裏，回首間管弄堂者的却又吸引了我。他睡着，燈光照在他的臉上，一臉的哀愁。腳上縛着一條布，那布的另一端則繫在鐵門上。這種情狀祇要我比較晚一點回來時總可以看到的。尤其是雨天，風雨打濕了他的被，他的腳，甚至是他的臉，怕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一見了這情狀也要皺眉蹙額的吧？但是我却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那樣的感傷過，我看了他半晌，真的爲他淚下了。

據說這管弄堂的作着這樣的工作已經有了十年之久，呵！十年，這是一串何等悠長的歲月啊！並且，是何等慘黯的人生啊！又一次看着他的愁苦的臉，我垂下頭，默默的回到屋裏來。

在這繁華的城市裏，我始終是一個陌生人

，我和它是永遠游離着的。然而這一夜我却像遊行了秋風中白楊蕭蕭的古墓，我自以爲已經窺見了這城市的靈魂的一角。

十二月八日

蟬的殘骸

林莽

路上，蟬的殘骸掉在那裏，漸漸的腐爛。或許不再有人會記得牠在夏天是曾經嘶喊過一陣子的，而現在死了，靜靜的掉在地上，受風雨的侵蝕。

牠在生前沒有修過家譜，撰過自傳，想也不會有顯親、高足來給牠編排年譜了。在這非「速朽」則「不足以謝世人」的情況下，牠是靜靜的死了，沒有憎恨，也沒有呻吟。事後當然也不會有追悼會和公祭之類，以及悲傷得恨不相陪於地下似的輓聯，哀詩來紀念牠。或者這就爲了牠沒有一筆可靠的財產的緣故。然而，牠並不奢求生的讚美和死的哀悼。牠坦坦白白的活看，也坦坦白白的死去。牠不要「家傳」，牠的家就在天底下；牠無須「宗

萬象閑話



譜」，牠的宗族就是同樣被冷淡的種屬；牠也不希罕「象讚」，牠明瞭自己要比別人知道牠的高明得多。現在牠死了，雖則人們早已遺忘了牠，然而牠的軀體却是真實的肥沃了土地。

當然，這會遭到士君子們的非難和譴責，說甚麼這是「非禮」啦，「不合國粹」囉之類，然而牠倒底死了，靜靜的躺在地上，受風雨浸蝕。而且，牠的軀體却是真實得肥沃了土地，——雖則就這麼一些，然而已經足夠了。

——這要比唱着高調：「犧牲一切，犧牲一切。」而不願有損毫毛的人真實得多。

路上，蟬的殘骸掉在那裏，漸漸的腐爛，然而却是確實的肥沃了土地。

醜之德

繅人

我們祇須把古今中外的名人遺像稍加研究，便會發覺一種可怪的情形；那便是所有聖賢，豪傑，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其他各種特出的偉大人物的相貌，大多數是非常醜陋的。照

「平均率」說，這種情形便是事業上的成功率醜男比美男高得多的證據——和女性絕對相反。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其中實含有至理。

「醜」是有積極性的價值的。醜丈夫實在是天之選民；因為命運之神知道由艱難奮鬥得來的成功才是真正的，確實的成功，而美好的外表却是達到「容易的成功」的捷徑；所以在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時候，預先剝奪了他這種製造偷工減料的成功的工具，而給予一個難看的容貌。

在這個無知的世界上，醜陋的人是到處碰壁的。尤其是關於戀愛；稍有姿首的女人見了個和朱元璋——明太祖——那樣相貌的男子時，有幾個能够不以尊範不堪承教而望望焉去之呢？對於戀愛固屬如此，即對於一切事業亦莫不皆然；難看的外表和扁癩的錢囊是兩樣爲人類所厭惡的東西。可是這種先天利益的剝奪，却使醜男們自覺，知道祇有奮鬥是唯一的出路，於是他們便走上了成功的正道了。

野 荒

師 陀



捕役馮冠英再到南莊時候，鄉下的景色分明大大改變了。這時正是盛夏，六月的當頭太陽蒸晒着田野，中間又連住痛痛下了兩天雨，地裏面是一天一個樣，各種植物得到充足的陽光和水分都競爭着長起來。譬如昨天還在叢綠中看見一片白地，第二天，只隔一夜便再也找不到了。落花生將地面嚴密的遮起來了，早晨剛從宿露中醒來，就開始慇懃的工作，在鑽天鳥的鳴聲中張開羽狀葉同像扣子的金黃花，準備結實的尖錐深深向潮溼的沙土中刺下去。紅薯秧高高翹着頭，蛇似的向四外爬行過去。高粱時時發出爆裂的聲響，莊稼人說：「你聽，高粱在長呢！」布穀鳥恰好似盛會上的客人，會散了，意興闌珊，於是羣相徵逐遷徙，終至於被知了代替了。蚰子在田地裏吱吱叫着。在知了的慘戾鳴聲中，河柳靜靜的呈現出暗綠色。天空是深灰色，厚厚的雲塊迅速從空中游過去，遠處時時湧起塵頭。天氣是悶熱的，一切都在明亮的光耀中，白晝的靜寂中。偶然飛下來一隻老鵝，落在墳墓頂上，張着血紅的大口向左右顧盼……：孤立田野上的瓜棚開始引起注意，並且給行路人一種親切感覺——即使不去吃瓜，即使單從遠處望望，對於人也成了一种安慰。

捕役就在這種景象中到了南莊。這一次他來的更秘密，簡直沒有讓一個人看見就溜進武陽鋼的屋子去了。可是他心裏比上一次更慌，他是迫不得已才來的。他先前在靖街虎面前誇下海口，許了愿，（「只要許我個期，願二順這件案子你老人家儘放心好了。」當時他幾乎是這樣包了說的。）於是一個月過去了，他老人家急了。其初他只盤問進行的情形；後來忍無可忍，他把捕役喊去痛痛罵了一頓，並且嚇唬他說：假使他再不趕緊進行，他就對上頭講一句，問他個串通匪類

，備意蒙混，打了屁股還有他坐的牢。捕役嚇的汗跟豆子樣直往下滾。「這種人就是人家說的，要吃熱的就是熱的，還得現成的！平常城門都不敢出，穩穩的坐在他的寶府，可你聽他口氣的那個大法，一張嘴就——你把他拿來！拿來，不知道的還當顧二順是老鼠什麼的呢！」捕役當然不敢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人家原是生來從不親自伸手，以為無論什麼事只須動動嘴就會辦成的呀！他笑着連連鞠躬，連連稱「是」，並且帶便，他帶便請靖街虎替他借一根盒子炮。他表現的萬分合體，在恭順中表示他下了決心，萬一和顧二順碰頭，他決定同他見見真的。靖街虎沒有理他，當他告辭時候連頭都不會回，鎗却馬上派人給他送過來了。而可惡的是難題接着又找上他了。他正在家裏練鎗：上子彈，倒子彈……假使武陽鋼問起來怎麼辦呢？他忽然想。這種人是不賞賤的，爲了辦事上緊起見，上一回他許武陽鋼作副領官，外加一千塊錢的獎賞，雖是講明的在事成之後，可他不許問一聲嗎？他就不許說「你講的再好，到底還是一句空話；要辦事，咱們硬碰硬，你拿出硬的來，然後咱們再作商議」嗎？萬一對方面這麼一拖——只要一拖，他就糟了，楣就倒定了。他的一千塊當然是謊，只有天知道哪兒有這筆款子，就是他本人也不值這個數目。因此他的思想轉到副領官上頭，「馮冠英，你想昏了！」他跟自己說；「你早就該這麼辦，反正是一張白紙！」他到衙門對過找到一位代書，（這種人專門寫訴狀，跟所有的衙役認識。）酒加甜言蜜語——他說裏頭的老夫子特地派他請代書幫忙，好酸丁被弄迷了，按照他的意思，極樂意的給他弄一張空白委任狀，並且老半天還一個人坐在那裏搖頭晃腦呢。以後的工作是他自己的了。他必須秘密起來，因爲這事一旦傳入別人的耳朵，武陽鋼一旦知道自己被騙，他決不會放他捕役活着回家跟老婆相見；其次他必須留心靖街虎，將來大事告成，靖街虎很可以藉口顧二順的歸案不是他捕役的力量，賴掉他的副領官。爲此他可真吃了不少苦，耗費了不少心血，甚至連那個好代書也蒙蔽起來。他回到家裏，在委任狀上填寫武陽鋼的名字，然後，一種一切衙役同無賴大概都知道的方法，他用豆腐乾摹刻了一塊印。大事畢了。他深深透口氣，於是帶着兩件法寶——委任狀和鎗上路了。

捕役同樣把顧二順當成老鼠了。武陽鋼的心裏其實比誰都焦，簡直是在那兒冒烟在那兒燒！如果有機會——憑良心說——他早在一年前把顧二順收拾掉了，決不會等捕役馮冠英，等他媽的副領官的！可

難就難在人家不是死的，世界上不止顧二順同他兩個人，縱然他躲在背後放黑鎗，別的人仍舊會查出來，他必須擔當人家報仇。況且這是個單憑懷疑就會要人性命的地方，單憑一點懷疑，即使青天白日，他正站在街上談笑，人家也會一鎗把他放倒。所以他既然要活着享受，他就得盤算做的手腳清楚。

「你得有他媽的點耐性，老馮，」待捕役表明了來意，他說。「這不是一件東西，現成的放在你傢裏：箱子裏罐子裏的，你高興時候伸手就拿……就是喝開水，你也得把爐子生起來，等着把壺燒響。」

捕役從滿臉碎癩子裏擠出一點笑容，做成無從說起的着急神氣。

「不是我急，是人家。是人家，我的老爺滾！」他分辯道。「我上一趟回去就對上邊提過了。我替你吹，我說老武在地面上多了不得，多義氣，混的多場面，一人都有個不得已的時候，他是逼上梁山，不得已才幹這一行的。」——要講起來嗎，我又何必巴結着頂這個缸！這麼熱的天，冒這麼大的險，臨了上頭要是問一句：「你既然替某人吹噓，你們中間有甚麼勾結？」就這樣一句，你想我還保得住下半截嗎？那麼我肯硬這個頭皮，這到底爲的什麼？你別懷疑，一句話歸一，實不瞞你：爲你，可也爲我。常言說的好：「朝中有人好做官。」我巴就巴你老武斗起來；你斗起來我也能沾點油水。我是句句實言，要是裏頭有一句謊，不出這個門教雷劈我！」

捕役這話是站着說的，爲着等武陽鋼追問下文，說完他便背起手轉身向旁邊走開。武陽鋼也許在心裏自己盤算，意外的沒有作聲。

「可你還說人家幹甚麼急呢，」他突然又轉回身來說。「我替你吹了一炮，你想上頭怎麼樣？（他頓了一頓，眼睛深深瞅着武陽鋼。）我吹着吹着，後來連他也笑了。他說：「既然蘇某人是個好漢子，我信得過他，就是這件案子，教他上緊點辦。」你看，（說着他從衣袋裏掏出那張所謂委任狀，）這是給你的！給你的委任狀。委任狀都給你了，你倒還說人家急呀！」

武陽鋼接住所謂「委任狀」，看了看正面，又看反面，然後又看正面，可是他看不大懂，只有幾個字是他認識的，其餘的都是認識他的。

「教我唸給你聽聽罷，好伙計，」捕役從新要過去說。「這是個甚麼字？」

「這是蘇字。」

捕役於是站的正正經經，雙手把紙展開，清一下嗓子，就着光亮開始唸了。

委 任 狀

查鄉紳蘇老六身出巨族德高望重關懷桑梓有功地方茲因某案積年難治自願奮力協助辦理事成之後當超等保獎特以武裝後備隊副領官任用此狀

這就是他完成的那件工作，寫的雖不盡合格，（這責任當然應該由代書負，）我們可必須佩服他的胆力，假使武陽鋼看出一絲破綻，他這條命便算完了，明天的事不會再有他的份了。因此這又不得不佩服他的識力，他知道武陽鋼不識字，並且料到也決不敢拿給別人看，因為要是讓顧二順聽見，他的性命也同樣要完，明天的事也不會有他的份的。他唸完後仍舊將委任狀交給武陽鋼。武陽鋼這一回的神氣跟上一回不同，樣子有點像生意人審驗鈔票，看了許久——墨是很黑的，印色很紅，到底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是若不挑剔出點毛病，他又怕捕役認為自己沒有學識，心下總有些不甘。於是他就說蘇字少寫了一筆，原來的應該是草頭下面一個魚字再加有一撇的那個木字；這裏寫的却單單是個木字；況且既然是委任狀，他認為應該用他的大號，蘇老六這幾個字聽起來不十分體面。捕役說名字沒有關係，因為上頭問的時候他不知道他的大名，所以就這麼寫上去了，將來他可以改。至於蘇字少了一筆，他解說是衙門裏頭的習慣，天下同姓名的很多，為着防備別人頂替起見，所以特地寫成這個樣子。

「可是這上頭沒有說明不管死的活的都做副領官。」武陽鋼說這話的時候並沒有抬頭，從聲調上可以聽出他已經完全滿意捕役的解釋了。

捕役故意大驚小怪的嚷道：「我的老天爺！你這可是人家說的：越想越糊塗了。要是按住你老武的

意思，活的死的都寫上，你教我還敢帶上這兒來嗎？咱們不辦事不要緊……萬一落在別人手裏，這不單關係我，也還關係你老武啊！」

「噫！」武陽鋼應了一聲，同時歪起嘴笑了。他這一聲實際上包括兩種意思，一是回答捕役，另外一種他却沒講出來，「你來的好啊，你媽的個替死鬼！」他在心裏說道。原來在看委任狀時候他已經打好了主意：假使顧二順被了結了，有人循着鎗聲追趕上來，他首先就從背後一鎗將捕役打死。這麼着將來做副領官自然沒希望了，可是他一舉兩得：第一能將自己洗刷乾淨，第二他還可以說兇手是他打死的，二順的仇是他報的，在同伙前面誇示功勞。於是他把捕役留下來，暫且住在南莊，等他看過風色再作道理。

武陽鋼吃過晚飯便上白沙集了。

這時候顧二順的驛馬店正顯出一種特殊景象，跟外面的世界相反，常來的人會驟然感到比平常冷落。作爲賭場的廂房現在經常關着門了，即使偶然有誰打開，從外面望進去黑洞洞的，只顯得更加空虛。寶桌子早已搬出來，天井裏比較風涼，可是有興緻賭博的人究竟少，時常要好幾天——碰着機會才勉強能湊成一個冷局。原來到賭場上來押寶的大部分是莊稼人：莊稼人是靠夏天的熱吃飯的，白天在地裏勞碌了一天，晚上乏了，早早的便找地方睡覺去了。所以當武陽鋼來到的時候院子裏還冷冷清清，吊在空中的玻璃燈還不會點上，幾個老賭客正圍着寶桌閒談。其實就是這幾個老賭客也沒有必賭的神氣，內中除了專門管開寶的寶信外，大半倒是因爲這裏是走熟的地方而又無別處可坐才來的。他們正在談論一位本集上的英雄，一個莊稼漢。這人的前身據說是一頭黃牛，所以每頓吃七斤——有人說是十斤麵，大姆指比河柳椽還粗，一個肩膀担八百斤，兩個担一千六！沒有人敢跟他較量，當然也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力氣。他時常讓十幾個年青力壯的人抱住他，扳腿的扳腿，拉胳膊的拉胳膊，摟腰的摟腰，然後只將身子一扭，就像抖落一身樹葉。他就這樣享了整整三十年的盛名，到了快五十歲，他的命星落了。碰巧有一輛糧食車被陷到爛泥裏被爛泥吸住了，有一天，就在白沙集的十字路口。人們將所有能借來的牲口都套上去，但是無用。有人忽然想到了他——好大叔，快去把他請來！他的鬍子都花白了，雖然飯量

不減，脊背仍舊像門扇，氣色仍舊很好，臉仍舊紅紅的。他躊躇着對貨車看了一會，搖了搖頭，好像他知道自己的命星完了似的。可是這怎麼辦呢？貨車是非弄出來不可，當時白沙集正是通商要道，每天至少要經過幾十輛車，人們不能都停在這裏。受不住冷言冷語，他朝手掌上唾了吐沫，一言不發，忽然自動鑽到貨車底下去了。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弄明白他的意思，只聽一聲喊，在一片歡呼聲中，貨車動了。他用脊梁把貨車駝出來，五千斤，也許八千斤，只有上天知道牠被爛泥吸住後該有多重！同時人們看見他現了原形，一條牛尾巴從車下面伸出來，像一把掃帚似的擺動着，他吐了兩口血，半年後便死掉了。

這是一個任何人都聽見過的故事。武陽鋼看見上房寂然關着，裏頭沒有點燈，按過去的經驗，他猜到顧二順同李四庚都不在店裏——他們吃過飯便到白沙集人常聚會的地方聽閒話去了。他于是走出去。小鎖子正跟幾個年輕孩子在門口街上摔跤，飯舖掌灶的立在街岸上看熱鬧，臉上現着笑容，滿身的油膩氣味。

「今個真熱。」他走過去搭訕着說道。

掌灶的一回頭，看見是武陽鋼，便答道：

「比昨天好一點。寶市還沒有上來？」

武陽鋼說大概不會上來了。

「怎麼會上來呢？」停了一會他又埋怨道：「這種三伏天，地裏頭滿地青，忙的忙個死，不忙的呢，腰裏可又乾的跟乾柴一樣！」

「老武腰裏也乾嗎？」掌灶的隨便問一句。

武陽鋼望着空中說，聲調中帶了幾分酸苦——

「老武也乾嗎！這會有幾個不乾的？就是老四跟老二快活罷，半年六個月了，又是「水深」的時候，也不替窮朋友想想，拉出去見個利市，起他幾張票子。又不是人人家裏都長着搖錢樹，搖一搖，嘩啦嘩啦就給落一地的錢——」

「你弄錯了，老武。這會快活的才是老二。」掌灶的截住他。

「老二？」

「就是他。你沒聽說？」

「沒有。他怎麼樣？」

「穆桂英，你聽見過沒有？」掌灶的笑着擠了擠眼。

武陽鋼剛在不久以前聽見這個名字，——這個穆桂英，並且同顧二順的名字連起來；就在昨天，他還準備過大河走一趟，親自看看她的模樣的，現在他却搖頭，他表示他不知道。

「那穆家寨你總聽過呀！」掌灶的說。「就是這個，人家快要娶親了呢，也許——」他正要把嘴付過去，朝旁邊一瞅，看見顧二順從左首走過來，立刻便大聲招呼道：

「老二嗎，你這會到哪兒去？」

「到那邊。」顧二順朝前一指，並不停下來。

「那一道去好嗎？」掌灶開玩笑道。

二順含糊應了一聲。

「你看。」當二順走開的時候，掌灶的轉過來對武陽鋼說：「你過這個癮，這會人家可去過這個癮了。」摹仿一個戲子做春戲時用的手勢，說着便自己笑起來了。

武陽鋼沒有留意掌灶的妙語——掌灶的笑，他聽見他笑，他却沒有心情去想他何以要笑。他的慾望燃燒了他，忽然他激動的這麼厲害，他的手和腿都在發顫。「一個好機會呀！你不該放過呀！」他心裏說。那麼他要怎樣做才不顯出形跡呢？他當然可以朝二順所取的方向走，一步不放鬆的跟住他。可是這太顯明，他怕別人看出來；朝相反的方向，然後從僻靜處繞過去，他又怕追不上，假如顧二順不上穆家寨，他便白跑一大段路。因此他心裏忽生一計——

「打呀！打他娘的，把頭給他娘打爛！」他向在街心捧交的孩子們默許。

他料的不錯，反響立刻來了。正像一羣被惹動了的黃蜂，孩子們住了手，一齊向他撲過來，並且用更大的聲音喊着罵着：

「打他娘的武陽鋼！大家一齊來，打他娘的！」

「打呀！打武陽鋼王八蛋！」

「看誰先追上——把頭給他拗下來！」

武陽鋼一直向另一邊奔過去，同顧二順相反的一邊，後面是一片的喊聲。他是打定主意這麼辦的，所以他一面逃避孩子們追捕，同時還在前面笑着回罵着刺激他們，讓他們儘可能追上來。他碰見第一個胡同便轉彎，然後變了方向，更快的朝二順所去的一邊跑了。孩子們終於遠遠的落在後面了，看見武陽鋼一直在前面跑去，不再罵他們，興緻也就低落下去，終於停止追趕。武陽鋼就用這種方法出了西門。寨門沒有落鎖，因為是夏天，莊稼人有時候很晚才從地裏回來。

飯舖的掌灶說的不錯，顧二順是的確上穆家寨去的。武陽鋼一出白沙集就看見他了。

「好雜種。」武陽鋼笑着在心裏罵。「你小子命該如此。你去高興罷，樂罷，今個是你的好日子，你大爺在後頭跟着你呢。你活該栽到大河裏啊！」

武陽鋼跟着顧二順，中間保持着相當距離，有時候他讓顧二順在河柳那邊走，自己在這邊走。最後他看見二順在前面走進大河，確定了所去的地方，他便掉頭朝南莊跑去。

「不得好死的！」他跑到家裏時候，正聽見老婆笑着這樣罵。

屋子裏沒有點燈。這是他出去時候特別關照過的，他並且囑咐捕役不要到院子裏去，免得被別人看見。

「你笑甚麼？見過你媽的那麼多浪笑！」他在暗中罵。

「呸！」老婆咋道：「你還說呢！你自己剛才幹甚麼去的？」

現在他無心再追問詳情了，一堆火正在心裏燒着他。他拋開老婆，轉過去向捕役說：

「老馮，走，伙計——快一點！」

「走？」捕役驟然間摸不着頭腦。

「把傢伙帶着——那小子給迷住了，給一個騷女人——快走罷，這會正是時候。」

索笑集 湘靈

一

醫生：你有什麼病？

女人：祇因我愛吃廣東
蘇球，家裏的人竟以爲我
一定有點不妥，逼着要我
看醫生。

醫生（迷惑地）：不過
愛吃蘇球並不是一種毛病
呵！我自己也很愛吃牠呢。

女人（驚喜地）：是麼
，醫生？然則你什麼時候
請到我家裏來？我藏着滿
滿地七個衣箱的蘇球呢！

二

宴會完畢後，女主人站
在門口送客時，在紛亂中，
她和一個客人作第二次的
握手道別。

客：你剛才已經和我說
過『再會』了。

女主人：呵，是麼！可
是和你道別是一件很愉快
的事呢。

三

在宴會前，女主人告訴
新來的女僕：王媽，你在
服侍我的客人的時候，不要
像平時那樣地戴了滿頭滿
手的首飾。

王媽：謝謝你的好意，
太太，不過我的東西都是
假的，即使給偷了去也不
值幾個錢。

沒頭沒腦，在後面被拖的
踉踉跄跄的。

「走罷。你小心走火，裏
頭饅頭的頂墜子！」
「你們到哪兒去？」武陽
鋼家裏驚慌的在旁邊問。
武陽鋼沒有來得及回答，
拉住捕役的胳膊，兩個人
便朝外面跑了。捕役還不
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交給捕役說：

「你不知道在先幹甚麼的，
媽的，臨上轎了，你還在
這裏裏腳！」他憤憤的罵
着，一面弄好了鎗。

栓。

武陽鋼把盒子炮奪過來，
摸了一下，原來捕役先前
關上了安全機，慌亂中他
忘記了，所以拉不開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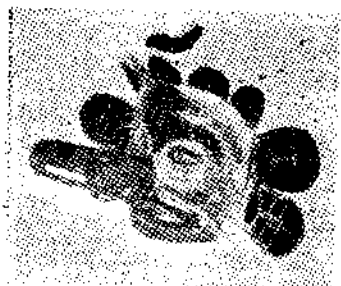
捕役都囊道：

「我不知道饅頭子彈沒有。」

「鎗，鎗——他奶奶的！」
捕役咕嚕着，聲音發抖。
「這個鎗，我弄——他媽
——弄，弄不開！」

屋子裏隨即靜下來，捕役
摸索着，在暗中弄着盒子
炮的機件。

「你幹甚麼？」



曹 禺 論

鮑靄如

對於一個作家企圖作一點評論，往往勞而無功。作家所有的就是作品，作品把作家的一切都赤裸而經久地呈獻在看官眼前，讓人剝削，咀嚼，品賞，發掘，不像其他的事物首尾難兼，有經眼即逝，事過境遷之弊，可以模糊混過。

論曹禺，又比論其他作家來得更困難。他是劇作家，不但有作品流傳，更有無數的看官從舞台上欣賞他的戲劇。更有一點和一般劇作家不同的地方，他最享盛名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都已先後攝成影片，廣大的電影觀眾為這位文壇熠熠彗星的光芒耀眩也對他狂愛起來了。因此，曹禺的看官以身份而論，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以程度來說，有飽學之士，有文盲之徒，可說普遍到各階層。爲了這個緣故，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下，益發難以措辭了，蓋必須從已爲大眾所熟悉的曹先生作品中說出一點意思還爲看官們所愛聽也。如還要說雷雨，這個劇本，八九年前提在北平文學季刊第三期上發表的時候，就轟動一時，萬人爭論，並且像恆星的光芒，長耀至今，今天還要對文論說些什麼，就有恐怕難跳出老生常談的舊軌之慮。

不過，寫一篇文章來綴細討論曹禺的作品，的確是一件勝業，即使論得不好，也還是一件勝業。因爲它已經歷了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接續不斷地在直接的，或間接的，理論的或實際的影響着戲劇界，電影界，文壇的廣大的看官，換句話說，它已震撼了整個的中國社會。對於這樣重要的一位人物，應該綴細地加以討論，能說到幾分真處，也就不白化了。

看到現在上海的劇院林立，觀眾雲湧，一二個好劇本上演，風靡萬人，持久不衰，甚至因看戲而以演員

爲崇拜偶像，捧成明星，且不管這種現象是否有害於劇運，從這裏可以證明一個事實，就是舞台劇確實是已接近社會大眾而爲他們所愛好了。這是說的上海情形，在其他的方面，從幾個大都市以至冷落的鄉村，都有着演員們留下的笑顏，憂鬱，憤怒，那些樸素的土包子從一批一批這些奇異的過客們的足跡上，漾起了複雜的情感，像海潮一樣的向他們推動，撞激。使那些古老的風習，呆滯的生活起着變化。所以舞台劇不但非常盛行，而且已爲大眾社會生活的一環了。面對着這種現象，不由得想起了曹禺的第一個作品雷雨對於舞台劇發軔的關係。

我們記得，在雷雨公演之前，中國新的戲劇所開拓的土地是十分的狹小，所謂舞台劇，它的舞台大都就是學校的大禮堂，它的觀衆只限於極少數的智識份子。因此，舞台劇的活動當然也無從擴大。無論在演出的次數和成績上，以及劇本的產量上，收穫都十分可憐。但是，爲了觀衆少，演劇要賠本，演出的機會也較少了。既然演出的機會少，從事戲劇工作的人有減無增，而劇本的需要就不多，好劇本也不易產生，演劇技術也不易進步。於是觀衆對於新的戲劇更其畏縮不前。在這一串因果的關係之下，舞台劇這枝小草，未經盛夏，就像秋天的木葉，日見萎敗了。在上海，就沒有一個經常有戲公演的戲劇團體，資格較老的戲劇協會每一次演出的間隔期，一次比一次間隔得更久。但是，這樣的情形像世間一切事物一樣，並不永久不變。雷雨就是中國新的戲劇的一陣雷雨，衝洗掉舞台劇灰暗的色彩。自從經中國旅行劇團和復旦大學學生組織的一個劇團演出以後，舞台劇的地位起了激烈的變化。

社會羣衆對於舞台劇的觀念因此幾乎完全改變過來了。

市民們在雷雨裏發現了新的天地，知道這種新的戲劇也值得一看的。

雷雨每一次公演總是轟動一時，它的看客並不僅僅限於極少數的智識份子，而且把小市民，家庭婦女和其他階層的觀衆從文明戲場中吸引過來。

雷雨吸引了廣大的觀衆。雷雨並且使其他的劇本也獲得了市民的注意和愛好。

中國新的戲劇運動在雷雨之後風起雲湧了。

但是，雷雨中關鍵所在的亂倫故事，對於市民們講起來，在中國也時常可以碰到，已不是一件新鮮的事，黃色新聞紙上時常有類似的記載。對於智識份子講起來，在希臘悲劇，中國說部裏早經有過，大家以前也未曾認爲奇異，現在當然不會忽然對它瘋狂起來。所以曹禺的雷雨，它將憑藉了那一點去抓住廣大羣衆的心，使他們得到欣賞新的戲劇的能力呢？這可以說，是「技術的」！

曹禺把這三個亂倫的孩子同在一個大雷雨晚上處以死的極刑，這種使人驚心動魄的技巧，就拓展了新的戲劇，使社會觀衆對於話劇的態度改變了。

在第二個劇本「日出」裏，第三幕小東西當場在台上自殺，一個屍體懸掛在觀衆前那麼久，一支陰慘的燭光，一隻拖鞋悄然的跌落，這不只是悲慘，而且是恐怖。這是作者從技巧上所表現出來的刺激的手法，要求着觀衆強烈的同情和憤怒。在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原野」裏黑樹林中的精靈紅燈籠，陰沉沉的歌兒，這些事物在劇本中已沒有真實的觀念，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却仍是很實在，很有意義的，這是從技巧上對於這些陷在煎灼的火坑裏的人物的最大同情心的流露了。

曹禺這種技巧上的企圖，竟然得着觀衆的廣大的共鳴，因此拓展了新劇的勢力，這是不是一種巧合？還是曹禺個人的幸運？

我們且一聽作者的自白。

「這些年我不曉得『寧靜』是什麼，我不明瞭我自己，我沒有希臘人所寶貴的知慧——『自知』。除了心裏永感着亂雲似的匆促，切迫，我從不能在我的生活裏找出個頭緒。」時代的雷雨衝去了作者的寧靜，拋給他的只是亂雲似的匆促，切迫，作者不得不「我如原始的祖先們對那些不可理解的現象睜大了驚奇的眼」。這種原始的情緒，滲和了作者「我性情中鬱熱的氛圍」，不用說，作者深感受着雷雨的氣壓的悶損，承認着「夏天是個煩躁多事的季節，苦熱會逼走人的理智」。但是作者是不甘於做一個懦弱，凝固的人，爲了求生，衝出這個苦熱而煩躁多事的季節，只有「在夏天，炎熱高高升起，天空鬱結成一塊燒紅了的鐵，人們會時常不由己地，更歸回原始的野蠻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愛，不是愛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極端，愛如電如

雷地轟轟地燒一場，中間不容易有一條折衷的路」。作者激動的情感忍耐不下去了，迫着要「發洩着被抑壓的憤懣」，於是「雷雨」這傑出的作品就如在汹涌的激流中升起一輪旭日，照臨着中國的家庭和社會，而發出燦爛而刺目的光輝！

曹禺的作品，雖不是個描繪着整個中國社會的大畫幅，但是，在他的彩筆之下所完成的篇幅原和現實的社會生活溶和在一起的。

所以，曹禺用技術上的表現方法來掀起了劇壇的壯闊波瀾，拓展了新劇的勢力，一方面正有其社會根源的。技術這問題時常是不能獨立的，必需和內容相提並論，方能得其實在，我們要確切的多知道一些曹禺究竟走着怎樣一條路，那末，必須鑽入曹禺的作品中去。

先看最爲人熟悉的三部曲：

看題目是很令人興奮的，先是振撼宇宙的「雷雨」；雷雨以後，黑夜過去了，於是滿含希望的「日出」；太陽出來之後，當然令人想像到霞光萬道的景象，在這瑞氣下，有了廣大的「原野」。這原野，人們當然會這樣期望的，是供人奮鬥，供人創造一個美麗的新世界的所在。

「雷雨」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所最缺乏的佳構。我們很能看出作者會在這劇本上用了極大的苦心，他以緊湊嚴格的時間，以極雄辯而俏皮的對話，以離奇慘酷的命運，曲折動人的情節，企圖製成一個十分古素而又充滿了羅曼情緒的悲劇。不錯，我們幾乎可以完全承認，作者是成功了。在分幕上，時間上，不容觀眾舒服的透一口氣；對話是始終吸引着觀眾的注意的；那冷酷的命運使觀眾無時不在恐怖和憂慮之中；全劇的情節到最後一幕大小兩個頂點上，無疑會引起觀眾激越的情感的。

這樣一個佳構，轟動了整個的中國劇壇，它所包有的內容是什麼呢？

「雷雨」的故事人人知道，不必在此再做拙劣的敘述，從「雷雨」中我們只須提出可代表的幾點來蠶測它的蘊義。

看完這個戲以後，最初一個自然發生的問題是：造成這個悲劇的是什麼？立刻，我們會自己回答出來：

命運！然而這命運是怎樣形成的呢？古希臘人對於「命運」從來不回答的，他們深信命運之所以造成只是因為命運註定是如此的。但是作爲一個現代人的我們要找出事件的因果來，不管在這因果中含有多大的偶然的成份。使「雷雨」中的主要人物陷入絕望的命運是怎樣造成的呢？第二幕中魯侍萍說：「……你爲了要趕娶那位有錢有門第的小姐，你們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離開周家的門。」這就是說造成這個悲劇裏面一切不幸的是起因於一種門閥觀念的階級自私心，這種自私雖則引起了私有財產制度社會中的許多不幸，而實際還是由於私有財產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因爲在同幕中周樸園表示他并非不愛侍萍而且也懺悔了，他說：「：你不要以爲我的心是死了，你以爲一個人做了虧心的事，就會忘了麼？你看這些傢俱都是你從前頂喜歡的東西，多少年我總是留着，爲着紀念你。」還有：「……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過周家的人看，……」作者勇敢而有着卓識的謗毀中國的家庭和社會的封建的罪惡，痛詆着階級制度。

然而，等到我們注意到作者對命運究竟作何見解的時候，前面所推論的又似乎不真了。在第四幕中一個不重要的老僕口中說出：「這是天意，沒有法子。」可是他自己得哭。「——這是天意，沒有法子！」是真的沒有法子嗎？魯侍萍明明已經在沒有法子中選擇了最好的法子，她說：「……他們是我的乾淨的孩子，他們應當好好地活着，享着福。……他們年青，他們自己並沒有成心做了什麼錯。……今天晚上是我讓他們一塊走，這罪過我知道，可是罪過我現在替他們犯了；所以，天哪，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個人惹的，我的兒女都是好孩子，心地乾淨，那麼天真，有了什麼，也就讓我一個人担待吧。」還有：「你們一塊兒走吧。」還有：「你們這次走，最好越走越遠，不要回頭。今天離開，你們無論生死，永遠也不許見我。」魯侍萍是對的，因爲雖則亂倫，但他們還總是乾淨的孩子；而即使犯了亂倫的罪過，那是從罪惡中生出來的罪惡，不是這些年青的孩子本身造成的過失，然而，這是天意，他們並不能清白的一同遠走高飛，去過年青這一代的幸福的日子；作者要他們在污濁中看見自己，要他們感到絕望，要他們在這個命運悲劇中得着最後的刑罰而自殺。他們很可以在這一瞬間一同走掉，就輕輕地避掉階級自私所遺給他們的命運，但是作者却不肯讓他們隨便的避去。假使他們走了，避開了命運的巨掌，一方面固然有損全劇的悲劇性，而另一方面也就不能說明命

運之可怕，命運之頑固，以及命運之不可逃避。全劇現在以命運註定的滅亡終，我們所看見的便儘是命運的勢力了。那曾經爲作者的卓識所表明過的形成命運的原因反進屬於不重要的地位。

上面的推論若然用作者的話來說明，那末，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序中說：

「雷雨所顯示的，並不是因果，並不是報應，而是我所覺得的天地間的『殘忍』……這種種宇宙裏鬥爭的『殘忍』和『冷酷』。在這鬥爭的背後或有一個主宰來使用它的管轄。這主宰，希伯來的先知們讚它爲『上帝』，希臘的戲劇家們稱它爲『命運』，近代的人撇棄了這些迷離恍惚的觀念，直截了當地叫它爲『自然的法則』。而我始終不能給他以適當的命名，也沒有能力來形容它的真實相。只是對宇宙這一方面的憧憬。」所以作者像「原始的祖先們對那些不可理解的現象睜大了驚奇的眼」，從這雙顯着驚奇的眼中看出「人類是怎樣可憐的動物」。「帶着躊躇滿志的心情，彷彿是自己來主宰自己的運命，而時常不是自己來主宰者。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的捉弄，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機遇的，或者環境的——捉弄；生活在狹的籠裏而洋洋地驕傲着，以爲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間，稱爲萬物之靈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麼？」因此「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並且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羣地上的人們，「他們怎樣盲目地爭執着，泥鯁似地在情感的火坑裏打着昏迷的滾，用盡心力來拯救自己，而不知千萬仞的深淵在眼前張着巨大的口，他們正如一匹跌在澤沿裏的羸馬，愈掙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坑裏。」但是，作者知道夏天裏也有春夢，不過這些好夢還必須落在悲哀的火坑裏，說「理想如一串一串的肥皂泡盪漾在他的眼前，一根現實的鐵針便輕輕地逐個點破，理想破滅時，生命也自然化成空影」。整個「雷雨」的含義，作者都把它說明白了。作者說的命運，不是一般愚民愚婦所認定的命運，萬事歸之於天，個人不負責任的。也不是一種外界的無定勢力，而是個人人性的一種不可免的結果，並且是生命中一種不能避免的條件。

這樣，讓我們仔細地來想一想吧，想到其餘任何在私有財產制度社會中的不幸。這些不幸，假使都像「雷雨」中的不幸一樣，應該都是不可避免，而是人所必須忍受的了。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假使我們同意了，那末我們必須承認一切私有財產制度社會中的不幸都是命運所註定的，都是人們所必須忍受的痛苦，並

且還是不可挽回或避免的；那我們全都陷入絕望的，然而作者却說：「宇宙是如一口井，落在裏面，怎樣呼號也難逃脫這黑暗的坑。」

我們承認「雷雨」是一個非常優美的藝術結晶，我們不難看出作者是咬緊牙根地忍受着社會所加給他的痛苦，這個優美的藝術結晶就從一個痛苦的胎中孕有成熟的。但是他所看到的是太大，太複雜，因此「沒有能力形容它的真相」，也沒有抓住它的要害仔細地瞧個清楚。却可惋惜的給作者的原始的情感攪得迷茫了。這在魯大海這個人物上非常顯著的表現出來。

魯大海在雷雨中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同蘗漪，周樸園，周冲同樣地不僅僅爲作者處理了幾個成功的性格，而且是創造了幾種類型，成爲新劇壇最可寶貴的收穫。我們在魯大海身上看出作者是熱烈地擁抱着現實的。周樸園和魯侍萍間的矛盾是現實的，有社會根據的。這種矛盾發展了三十年就成了周樸園和魯大海之間的矛盾。前者的矛盾是封建社會中門閥觀念的產物。後者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勞資關係的特點。這兩種矛盾是同一件東西，僅因爲歷史階段的不同而在形態上有了差異，更因爲歷史的發展而增強它衝突的深度。社會制度決定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周樸園和魯大海雖然是父子，但各站在一個不同的社會立場上，並且衝突起來，作者這樣敘寫現實的最基本的矛盾，他的銳敏的感覺，引導着作者走上完成現實主義的廣大的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作者似乎要我們把一切社會矛盾都看做不自覺下命運播弄成的不幸？戲的末了，魯大海在一切都大白了之後還什麼都不知道的在「外面」打了一陣架跑了；但是，看了「雷雨」中命運的冷酷之後，我們不敢想出命運將怎樣播弄出走了的魯大海。

最後，我們要看那天大雷雨中死了三個人以後的事了。我們先聽見巴哈的大彌撒風琴曲，後來才看見兩個女人是瘋了，周樸園似乎變了天主教的信徒，這幢凶宅一變而爲天主教堂附設的醫院。在這濃厚的羅馬天主教莊嚴肅穆的氛圍之中，這三個人是在懺悔嗎？他們三個做錯了事，因此命運罰他們把子女死滅干淨。在「尾聲」中老翁是絕望了的，但，只要有信仰，絕望是不通的，最後有一個尼姑莊嚴的拿起一本聖經來讀。

從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動搖了，我們看見無數大作家在向着「異端」走着，其中

有一部份在「異端」的霧裏徬徨，有一部份則找到了一個新的信仰。相信命運是一種「異端」，然而這一種「異端」是不向新的信仰前進的；當這種「異端」使人更其迷亂的時候，人便要重又回到基督教去，「雷雨」並且是在回向羅馬天主教去了。羅馬天主教在基督教中是比其他各派更莊諧，更鋪張的，它會把一齣悲劇打扮得更美一點，然而，用彩色玻璃砌出來的美是和現代人的生活離得太遼遠了。在現實中，誰能真正的回到十九世紀以前去呢？

但是，上面所指示的幾處在雷雨中還沒有達到完美的地方，是不足以減少這崇高的勞作的價值的，就從此開始，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曹禺將和一切世界的偉大的藝術家一樣，他的胸腔裏鼓滿着時代的矛盾。這在他的第二個劇作「日出」裏表現得更為顯著。

「日出」在題材上，在寫法上，在人物上，都比這三部曲中另外二部更接近現實主義的道路。它刻骨的諷刺着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都市社會。表白了作者對於這個社會現象的不平，對它改革的熱烈期望。

日出像一輪火球，熬痛着逼視這火球的看官的心，照亮了他們的矇矓的雙眼而向都市社會伸出猛烈的火舌。然而，在這融融的火球中還留着許多燒不旺的黑塊，以致這些火光中的煙霧使看官的眼睛迷茫，惑然。作者曾經把他的苦衷告訴過我們，跋文中說：「因為一些有夜貓子眼睛的怪物無晝無夜，眈眈地守在一旁。」他沒有法子不把「日出」的真正主人翁放到幕後去，這一點完全是爲了年代的限制，我們不僅僅是同情，而且還和作者同樣地表示痛惜。

在「日出」裏，我們看見了許多鬼，喬治，福升，潘月亭，顧八奶奶，李石清，黑三，胡四在各幕中跳出跳進，他們的生活雖則無聊到極點，無意義到極點，但反映了這個「損不足以奉有餘」社會的腐爛的一部份，却是很有力的。並且從這些鬼的身上指示出他們不過是金八的魔爪下的小雞。金八當然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人，只是現實社會上一種頑強勢力的象徵，它把黑暗的密網罩住了整個社會，而企圖使歷史的車輪深陷於金八所造成的污泥裏不能向前推進。

當然，歷史的巨輪是無法阻止的，爲了否定金八和金八這一派勢力，我們必須照着歷史的道路而向他們

勇毅地鬥爭。「日出」的作者「懷着一腔憤懣」，抑制不住地舉起他的投槍，認清着歷史指示的標的向他的敵人——「日出」中的黑暗勢力衝刺過去了。

上面說過「日出」這融融的火球中還留着許多燒不旺的黑塊，這些黑塊就是作者在這個著名的劇本裏還沒有達到藝術完整的地方。因為作者想得很多，而表現得太少了。

陳白露，方達生二個人，在無論那一方面說來，都不是屬於上述的胡四，顧八這一流人的團體中的。陳白露雖然她要人舒服地養活她，她要舒服，她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要玩，要跳舞，然而她是曾經在一片可憐的殘霜之前，竟能復活了美麗的童心。在第四幕中，她分明這樣對方達生說：「可是——」空虛的望着前面）上哪兒去呢？我告訴過你，我是賣給這個地方的。」這表示她討厭這地方；反過來說，便是不願意留在這地方，願意離開這地方。我們還可以把白露概念化一下，她是一個知道一切，有智識，而又有正義心的女人，簡單一句話，她還有人心。她很可以跟着方達生遠走高飛，再回頭做一個竹筍；然而作者却使她僅只爲了要享受而留在那個地方，以致爲了幾筆奢侈品的賬債自殺。在這個「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裏，爲了生活而賣淫是常情，也是這個社會中受損的女人所迫不得已而走的道路；但是爲了享樂而賣淫，却不是必然。我們從美國化的社會學者的統計報告中曾看見過賣淫婦中有百分之若干是爲了享樂而操此賤業的記述，然而在現實社會中這是例外。因此，這種情形也不足以解釋和反映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社會制度的黑暗的。陳白露終於被債逼死，作者是否已肯定像陳白露那樣的女人已經沒有希望看見日出，更不必也不能爲「日出」而出一番力呢？像陳白露那樣的女人（男人也一樣）在現在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裏真不知有多少，要說他們個個都一定不會去迎接將出的太陽，這是多麼可惜！假使說他們一定都要在日出之前趨滅這又多麼可痛！至於方達生，曹禺把他表現做一個不合時宜的書呆子。臨到末了方達生說：「我們要做一點事，要同金八拚一拚！」曹禺還是在諷刺他！諷刺是應該有一個限度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之後，往往會使人絕望。對方達生的諷刺已近於使人絕望的程度了。作者既不讓方達生像陳白露那樣爽快快的死掉；他要去和金八拚命了，偏又註定他必歸失敗，那末教他去幹什麼好呢？

應該指出的，曹禺並不是沒有理性上的了解，他在劇本前面所引用的許多聖哲的語言，連貫地讀下去，那珍貴的現代精神，我們不能不感動，在跋文裏更坦白地指出方達生將是「和那幫唱着勞歌的人們聯繫在一起」。但在劇本却並沒有這樣做！就是作者所認爲日光下的人們，小工們，也仍是一種淡而遠的存在。

在「日出」這劇本裏，雖然有着這些黑影投在那耀目的光輝上，然而這總是一抹輕煙而已，作者的努力於向現代生活的核心鑽進去，對於他寫「日出」第三幕的精神，將永遠是中國新文學上崇高的模範！在人物形象的創造，正如張庚先生所說的：「對於白露，對於方達生，對於福升，他不僅僅處理了一個成功的性格，而且是發掘了三種類型，像魯迅的阿Q和果戈理的乞乞可夫一樣。」站在這些基石上的曹禺，已是不可搖撼地成爲中國新文學的旗幟。

現在，再看「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可以說是最豐厚的一部——「原野」。

「雷雨」告訴我們階級社會的罪惡和人類生活中命運的殘酷；而全劇的重心偏落在後面一點上。「日出」更其簡單，全劇四幕全在刻劃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荒淫無道的社會，並指出這社會中的人必與之同歸滅亡。而「原野」却複雜了，正如這劇本裏的人物一樣的眩人耳目一樣，作者的用意似乎也有千頭萬緒。

復仇者仇虎的仇人並不是大星，而是剝削的制度和 supporting 這制度的一羣人。仇虎並沒有找到仇人而錯殺了大星，但是，因爲錯殺了人而自己也不免一死，其中必然的因果在那裏呢？再想，仇虎進了黑樹林就迷惑了，變做哈姆雷特般的心理變態的人物，而終於奔趨死亡。那末，這使他迷惑的黑樹林象徵着什麼呢？當然，作者把整個一幕全分給了這可怕的黑樹林，這黑樹林顯然不是無意義的。假使所有的被損害者都會被這黑樹林迷塞心竅因而心理失掉常態，這使我們想起來是何等可怕的事情！

那黑樹林也許象徵着黑暗統治着的世界。在第四景中閻羅殿的幻景似乎這樣說。然而，這黑暗的世界應該使被辱害的人警覺清醒，爲什麼使仇虎糊塗，使他昏迷得自向死路走去呢？

花金子，她似乎是仇虎的希望。仇虎還要她前進，去和他的許多弟兄們會合，還要她生出孩子來，把仇恨種下去。「黃金鋪的地方只有她一個人配去了」。仇虎自殺後，金子終於走了。我們雖然知道金子向一個

什麼地方去，但是却不知道她是象徵着什麼？

這些問題都是很難於思解的，只有在仇虎在快完的時候向金子說：「他們都是我的好兄弟，幹哪行的都有，告訴他們，我仇虎不孱頭，告訴他們，我仇，仇虎走到頭，沒說過一句求人可憐的話。告訴他們，現在仇虎不相信天，不相信地，就相信弟兄們要一塊兒跟他們拚，準能活，一個人拚就會死，叫他們別怕勢力，別怕難，告訴他們，我們現在要拚得出去，有一天我們的子孫會起來的。」這一段話纔把這個劇本的主題說明了大半。倘使我們從仇虎想到方達生，再想到魯大海，從花金子想到陳白露，再想到周繁漪。那末，「原野」使我們的生活境界闊大明朗得多了。

「原野」的題材是現實的，故事是羅曼的，結構是緊密的，並且還有超舞台劇的心理描寫，光怪陸離的人物，動人心魄的氛圍，利落的對話和動作。在一個劇本的製作上說來，實在已是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應得不可絕口的讚美。尤其值得讚嘆的仍是作者在技術上的表現方法的成功。

把曹禺的三部曲聯系地讀下去，我們深感到作者的思想是一個劇本，甚至比一個劇本更其深邃。在「日出」的第三幕中，那翠喜，小順子以及那並不出場的痞子的創造，又顯出了作者同情的擴大，使我們由此而看出罪惡的根源。但是在「原野」的黑樹林中，當仇虎的靈魂在森林裏受着恐懼的威脅，他的生命深處瀰不盡那祖宗遺傳下來的血液，最後，他整個的這古老民族的靈魂赤裸裸地在冬冬的鼓聲裏披露出來，所以黑樹林的幾景，已和全部劇情的線索和邏輯都拋開了，就成爲一種詩意的象徵。仇虎從此以後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他的古老的民族的象徵了。

從「雷雨」到「日出」，作者非常勤勉地把現實的尖銳的矛盾概括到他的藝術勞作裏去。在「原野」裏顯然地他更進了一步發掘着我們傳統的精神，赤裸了那隱蔽在現實深處的靈魂，而構成了一種民族的出色的形式。作者這樣向多方面的創造的新形式和不斷發展新的表現方法，不單是完成着整個偉大時代的不朽反映，而且作者把自己和羣象的精神，風習密接起來。無疑地曹禺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他的形式，同時，也把曹禺這二個字和他的勞蹟非常榮耀的進入了歷史的道路！



春夜

蘇軾

春夜蘇軾詩

先

徒

然

矣

春

夜

平

人

志

他

故

士

誰

可

意

無

事

堪

惜

非

道

語

亦

行

笑

漸

不

因

故

情

送

送

鬼

沈寂



紅澄澄的一圓月亮，活像一盞燈籠，緊自不放鬆的趕在我們前面。

迎面削來的冷風，虎辣辣……把面頰掃刮得要爆裂開來。棉外套被吹得飽張而臃腫。風尾在草尖上噓溜溜，噓溜溜……打旋，草全向南傾倒下去；隨風飄來的死葉，脆得一捏就碎，同雹片一般在前後飛舞；好多片被吹到我們胸前，緊貼着。

草原，彷彿死人胸口：很安靜，很冷漠；除掉風力胡，胡……長嘯，就祇有草葉在我們脚下折下去又跳起來單調的微響。

爲了躲避風沙正面的吹刮，我低亞了頭走着。常常不得已從溫熱的袖筒內騰出一只手，胡亂抹揩眼角被風吹出的冷淚；把圍巾拉上一把裹住鼻嘴，頃刻被口內呼出的熱氣溼溼了，經冷風一吹，外層碎粒結了冰片子，在月光下，一晶一晶的。

走在前面那個同路的，高我一個頭，戴頂山東帽，遮耳的兩塊狐皮瓣蓋下了。一件厚臃臃的大袍，腰間束根布帶，弓背縮頸，邁動着又穩健又均勻的步子。走不了幾步，就橫側了頭，嘆！吐口濃痰，流星般打在草梗上。

雖然有月亮，却很暗澹，狹小的路徑，兩傍長滿或曠的荒草，只露出白幌幌一條，模糊地向前曲曲灣灣。迤延過去，兀自走不盡，亦望不見草原的盡頭，黑黢黢的和夜空混成一色。

我依着同行者的步伐，怕失掉似的，只管高一脚低一脚的急急跟着。龐大的草原祇有我倆在孤獨地無聲地趕路。

突地，一個尖銳，悽厲的聲音在暗處叫起來！

我渾身一抖，恐怖地夾了一層圍巾喊一聲：

『花石山！』

那同行者好像並沒聽到這幽淒的叫響，被我突來的呼喊驚得一跳，漠然地回頭來對我張大嘴。

闕寂的草野頓時充滿了恐怖和顫慄。我不安起來，牙關格格打冷戰。

嗥……：又是一聲！

『聽！』

他立停了，伸長頸子，向四周掃一眼，側高耳朵細聽，立刻露出溫和的神氣安慰我：『這是狼叫，不用怕。』

『狼？這樣冷天會出來？』

『我們呢！這樣冷天還趕路！』

『……』我抬頭看看天，月亮停住在我們上面。

狼又嗥了一聲。他呷口痰，拉出插在腰帶裏竹製的旱烟桿，又從套在上面的一個藍布小袋內搥出一團烟絲塞進去，咬嘴啣在口內，一面將手探入內衣，映映眼皮搥了一陣，半晌，纔摸出一匣洋火。噤！劃了。

一根，火燄在烟桿頂前晃一搥，吱哺吱哺……從嘴角灣出白淡淡煙霧來。凍紅的臉在亮光下顯得更紅，塗了血一樣，鼻尖上垂垂欲墮地掛下一滴清涕。

『你胆小哩，還磨有二十歲吧？』斜我一眼，機械地把火柴梗搖熄了，順手一扔，散開幾點火星末子，就永遠熄滅了。『奇怪！你怎知道我叫『花石山』？』

『刻刻兒錢老闆不這麼子叫你？我一留心就記住了。』

『哼！這老錢獼猴！這冷子天還要我他祖宗給凍在路上！』他吸得很急，兩頰深陷地每吸一口，臉龐就照紅一下。煙霧出口，被風吹得無蹤無影。他突然捏我一把衣裳，『你穿得稀薄，冷嘛？』

我搖搖頭，矛盾地又把凍僵了的腳交換的蹂躪着草地。

『走呀，找個地處息息腳去，』他笑眯眯拽下嘴角，把旱烟桿在手掌上敲去烟灰，吐出最後一口煙，『噓……前面不知有沒有村子。』眯起爛眼向黯暗的前途映兩眼，用膊膊招呼地抵抵我的腰板，顧自一扭身拍塔拍塔走了。

月亮又隨了我們，在空中浮動起來……

『害怕，我們有兩個咧，』他的聲音被風吹散開去，低弱地裊蕩在空中，『個單身子倒得神子清，走

在路上別顧野。走得腿酸了，亦得找到村子，路上千萬尋賴地息；E，狼的心纔够狡哩！牠偷偷走到你背後，用爪掌親熱拍你幾下，你當人咧！一回頭好，就 *bang*！咬中你的喉口，別說叫救命，連拉斷命尿也來不及撥出你的屁來！」

狼又在嗥嗥……哭了，很低，像離我們更遠些。

「還有，走夜路哪轉灣拐角，先「嚶啞」咳聲嗽。要不？蹲在暗地角落的那些奔種（鬼）一時避不及你，小老弟咳，就苦你的囉！」他突然站住，優閒地又啣上烟桿，一連擦幾根洋火都吹熄了。

「你有靡洋火？」他把下巴一抬，眼珠往前弩，做足探問的姿態。

我假意摸索了口袋，抱歉地笑笑，向他搖搖頭。

「唉，抽不成了，他媽媽尿的風……」地上響起一個空匣扔在上面的聲音。他把帽子向上一抬，用手指抓抓腦勺，重又戴正了，望望前面，像尋找誰借他一根火柴，「噓——走吧！……路上有伴，說說話話，胆子也大了。一個子？哼！鬼會仗你「浩光」小，在你身後跌跌跟住你！」

我被講得毛骨冰然，真像有鬼跟着。三步二跳奔到他身邊，氣咻咻地。他格格笑起來，肩頭隨着一聳一聳。一面橫過步子，空出些地位讓我並着他走。

「哈，倒底是小伙子嘛，嚇不起。多嚇了，胆就迷迷子大起來。像我，在十三歲那年頭，那時比你矮多哩。」他用手比一比，「連頭帶尾三尺半，就啞了老虎胆樣！有次走夜路，巧不巧撞見個吊死鬼，必得必得跳過來，我躲在樹後，等他走近，拍，跳出去一把拖住他伸長的舌頭，拚死不放，只聽得吱吱……」

有些怕人，就把話扯開去：

「你每日子做麼子事？」

「每日子？吃飯吵！」他不懂地睜大眼，把額皮巴巴的皺起來。

「不，我問你幹麼子行當？」

「咳，像我這樣，連扁担橫倒過來的個「一」字也寫不來的蠢頭蟲，還想坐大堂做大事？替老爺班子跑跑腿！個舅子，我祖宗吃他三碗白飯，一支鹹菜，就够你跑哩。屁股還沒坐熱，差使來了！有時實在實在靡有麼子做，就媽媽尿的眼珠一抬：「花石山，替小少爺到城裏買條棍子糖！」這末屁毛小事，也要我走十把里路！小少爺，小少爺隻屎！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付猴孫相，配吵？唉，這叫捧別人碗，挨別人管，是口屎也祇好捏着鼻子吃下去嘛！」

「就是那錢老闆？」

他抿住嘴唔一聲。「你真靡有洋火？……唉！」

「你家老婆呢？」

「閻王聽判官鬼話，硬要要去囉！E，她死的那晚上真真怕人噠，我坐在她床沿看着她，清清楚楚聽得一清二白，只聽得噤唧唧……噤唧唧……一條鐵鍊子一直從門外拖進來，一陣陰風，抓魂的來啦！桌上的油燈一吐氣變綠，小窗後喳！……喳！……」

「後來呢？」我實在怕聽他的描寫。

「死了啦？」

「我知道死了！你靡有想再娶？」

他把眼睛一閣：

「閉起眼皮想死哩！你們年輕人纔不想娶。可是我老囉！沒人要囉！窮人都想攀高親，我跑腿的到那日子有出息？金鸞殿也輪不到我來坐啊，沒人嫁我。我就掙口氣不娶，管他後代屁代，我爹娘養了我，我只做了個跑腿！……再說，娶大娘子也得化筆子兒。」

「那你現在百把塊錢總積得了？」

他一連搖了二十多個頭：

「說嘛，我又不是土匪。」

「土匪？He, He, 就說你是，我一個小指也推你到東洋大海，還怕你吵？」他嘆口氣，「瘦骨頭抗着窮命。實說囉，你是外鄉人，說說也無關要——一把汗一把汗攪滿這麼子數，」他張開手掌，把食指灣

進去，做個八數，「還不上百哩！棺材本錢還在天上飛！」

「錢是你自己用血汗掉來的，幹麼不能說出來？」他斜眼瞅一下，「嘖，嘖……」搖頭。

「說啊！」

「咳，你真楞勁兒。那錢糊猴多刁刻，他肯讓我積錢吵？你想，自己有了過得老年的子兒誰還給人跑腿？跑腿苦呵！……從前他家的一個當差，積了星星兒財，喳喳喳喳嚷出去，一傳十，十傳百，傳到錢糊猴那隻糊猴耳朵裏，「人無三尺高，利過一把刀」，拍的一把胸口，送官！狀子寫得嚇死人，「偷盜東家財庫！」那當差的在堂上蹬腳亂滾，十把眼淚九把涕，喊了一千個「冤枉」，屁用！東家告你，有也坐牢，靡有也坐牢。牢獄本是關窮人用的！不錯哪，小老弟，說起一個窮蛋那兒來一大堆錢？不是偷，是天上玉皇大帝掉下來給你？窮人，窮人，不窮也不叫窮人囉！他呀，那當差的，行了「雙官運」，上了「官司」，還睡「棺」材，坐了不滿一月的牢，氣得活活跳死，……拖牢洞！做人也真難做，「依佛法要餓死，依皇法要氣死！」喀——嘆！」他橫着袖口抹抹嘴。脚步加緊了，像要撇掉我；我也祇得跟着他加急。

草原又沉寂下來……在沉寂中聽了風的呼嘯，草

葉的微響，會使人感覺到自己更孤獨，離家鄉更遠更遠了。

「拖牢洞是啥？」我明知道，可希望他開口。

「拖牢洞？犯人死了，沒親人來收斂，監裏的人在半夜把屍首打牆洞拖出去，蒲包一只，往荒山一送……哦，說起牆洞，我倒記起來，在夜裏呵，」他又興奮起來，「你走得乖乖好，忽然，東摸摸是牆，高長上天，回過身看看來路，也攬起一座牆，「眼睛一眨，老鷄變鴨」，上天下地全是牆，敲吧敲不坍，叫又叫不應——這叫「鬼打牆」，是鬼摸你屁股（尋開心）。祇要拉下褲子潺潺……激他鷄巴的一泡子尿，熱辣辣地燙走……」

「你的說話總離不了鬼！」我把嘴一掬，不去看他。

「離——不——了——鬼，我真想做鬼哩！法力大，「呵嗚，呵嗚」把天下財主一口口都咬死！活着被人欺，做鬼也能欺欺人！」他每個字全裹着不能隱瞞的顫味，直到最末三個字，咬緊牙關，從齒縫間併出來，噙噙的。

風變得殘酷了，彷彿要把大地撕碎！

「除死無大難，討飯再不窮！祇要有一枝……，

吓！吓！一個不留……！

月亮，彷彿走得乏力了，已經透着萎靡的蒼白，

投下的光也清白不少。

「小老弟——！」他慨然地充滿了憂憤的喊我一聲，立刻又嚥住了。藏在厚眼瞼內的兩顆眼珠聚神地看我一會，扭過臉去，長長嘆口氣，「陰間，陰間總比陽間好了吧！」

受了太多不幸遭遇的人往往要羨慕起另一世界來！

默默地我們走着，忽然他停下來，指指前面：「那黑濁濁一堆，你見靡有？」他伸長頸子，「這兒那來人家？坟堆又靡有這高？」他皺起額皮，上起眼珠詢問地向我點一點頭：「唔？」

我沿着他視線，也伸長頭頸。只見黑黢的曠原上有塊色彩分切的深濃，劃描出廟宇的輪廓。兩人下意識地加緊了脚步……越走越近，那屋子的輪廓也越清晰了，是一所古舊的祠堂。灰白的牆，背月光的一面，成斜角地拖着它龐大的暗影。門檐旁的牆粉脫蝕了不少，露出磚塊來。四圍巍巍長着松樹，空氣陰森森的。

花石山站在門口，壯壯胆，咳嗽一聲，併起手，指輕輕推開門，反剪了手，鉤起頭頸向裏面慢慢掃一眼，然後回過身，對我招招手。

他打頭，我跟二。

裏面很暗，很小。牆的正中突出來，成個神龕，歪七歪八的放滿神位牌。神龕左右兩側的牆因此陷進去，整個屋子成個「凹」字形。前面有張長條桌，灰足足半寸厚。尖起嘴去吹，準迷住眼睛。香爐，燭台都跌倒了。樑柱上，全垂着一絲絲長短，粗細，黑色繆絡似的塵柱來，屋子就現得更荒涼，幽暗。左面堆滿稻草，一束束疊得高人頭；暗處，一具具黑烏烏的壽材。……我獸着，不知怎麼好，瞅瞅花石山——他東西張望，推推這面，摸摸那邊；抽了一把稻草拿在鼻尖嗅嗅，繆動下鼻子扔了。最後走過去拍拍棺蓋，

——洞！洞！洞！

『有吵，有吵，小老弟，睡這裏！』

我眼珠一翻，車開臉。

『……吶……吶……』他拾一下帽子，搯搯腦勺，『睡啥呢？凍吵？凍一夜吵？……噯，攪起火來熱熱脚，嘬？……糟，糟，糟媽媽屌的，沒火！』

『我有。』我興奮地接下去，忘了方纔對他撒的謊。

『路上怎麼……？』他忽然住了口，對我搖搖頭，連聲嘆三口氣，一面啐痰，一面懶脫脫的挽上袖口，撻出去。

門半閤着。月光成扇形的射進來，照在對面牆上。乘下我一個。脚酸疼得站不住，蹲下來背靠了桌脚

，撫摸着，撫摸着。……忽然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在後面响起來：啞格啞格……像有誰在推門，看看大門，依舊半開着，沒半個影子；我併住了氣，心房 *Clap*，擰得聽見，要跳出口來；想喊，怎的沒了聲音，渾身翻出冷汗，腿也軟了，軟成一堆棉花，再也站不起……

格！格！格！……格！格！格！……

我愕地張大了嘴，回過臉，從桌下縮做一堆的偷偷向對牆看去，只見在月光中伸出一個黑黑的頭，披頭散髮的蕩着！我沒命的噲噲喊了起來：『花石山！花石山！鬼……！』

一陣緊張！……

『啥？啥？』花石山連竄帶奔的喊進來。手裏拿枝樹梗。我立刻一骨碌翻起身，跨足脚步衝到他跟前，一把揪住他袖子，指指那邊，氣咻咻說不出話來，渾身簌簌的抖。

在那灰黑的牆上，那顆頭還盪着，扁扁的，菜色；碧閃閃兩粒眼珠盯住我們……花石山舉起樹桿虎的擲過去，撞在壁上，禪回來。

『做啥？』那頭開了口！聲音還啞澀。

『你，你……鬼吵？還是人吵？』

『你們見人怕——倒是鬼哩！』這顆頭漸漸盪過

來了，待近月光下，就傾刻現出一個穿黑棉襖袴的老婆子。

『祇要是人，還咕嚕隻屎！』花石山兩手一叉，吐口痰，『噢！我去攪柴！』向我一示意，就轉身出去。

我沉默着，看那老婆子皮皺皺的臉，心裏依然志志着。

『我就住在後面。』

『你一個子在這兒，不厭冷靜？』

『冷靜？慣了！一個子……爲人在世本來是一個子嘛，一個子養出來，一個子死掉！從土裏來，還到土裏去！』她撩起衣襟揩揩臉，『還有那個人去攪柴了？你們烤火吧？來，先搵草來鋪着坐，來！』

她幫我把草細一把把拖到屋中央，打個圍。花石山捧了松柴進來，灣起脚跟把門推上。走到我們這邊，一放手，松枝和松葉崩東崩東撒了一地。大家不約而同用脚尖踢攏成一堆。我先點着了二把草，把柴橫橫直直擱在上面，從柴隙間一個個扔進松葉去。

相對坐下來，花石山還拉了兩束草重疊起來支背，烟把他眼睛薰得睜一只閉一只的淌眼淚……

『唉，你們怕鬼？』老婆子取煖地將手壓在棉襖下，篝火照紅她大半個臉，沒有了牙齒的嘴向裏竊進去，一吸一吸的，下巴尖尖地突得很出。

我們沒回答她。柴枝吱吱的叫着冒出白水來，經火燒着的松葉的異氣薰薰地衝進鼻子來。花石山昂起頭接連打了兩個噴嚏。

『你們真的怕鬼？』她又問了一聲：『唉，鬼有啥怕？鬼纔不害人呢！他要你啥，陰陽相隔害了你能拿走你的家產？能啥？……活鬼，活鬼纔怕人哪！……不是說鬼在夜裏出現麼？在暗地裏，不只是鬼，麼子東西都露真相！』

『這末你也是鬼吵？』

她點點頭，嘴癢一下，『噀，我是鬼！』指指我和花石山，『你也是！你也是！麼子人在幹惡事的當兒都變做了鬼！』

我咕嘟嚙口唾吐，捏捏鼻尖，心裏喊聲「乖乖」！花石山把帽子向腦門一抬，哼聲鼻子，手枕了頭斜斜地臥躺下去，左腳擱上右腿，一踢一踢的。篝火被柴壓得太多了，燒不起來，冒出濃薰的白煙，一抹抹向四周翻裊，我們之間罩上一層煙網。我撩起衣襟，邊扇邊抹眼淚。她連忙阻止我，自己伏下腰，尖了嘴去吹火，果然被她「胡」的吹着了。

『人死了是不是真個變鬼？除非死人活過來告訴你。還在做人，總得好好做人，我老囉，太陽照頭的日子不長囉！』

「老太七十巴歲了吧？」

「七十也好，八十也好！一個人活着不過像一陣煙，輕輕的飄過來，又輕輕的飄過去，麼子是空！就說有人乘你沒有死當兒恭迎你，等你眼睛一翻，氣一斷，早就捏捏鼻子走了，誰還牢牢把你記在心頭？很快就忘掉你了！啥？我說得不是？幹麼搖頭？……咳，說我罷，你們哥兒今天不進這祠堂來就不會碰見我，不碰見我你們會想到有我這個人活着嘛？現在還有千千萬萬人不知道我，可是我實在活着，活滿快八十年囉！今天我們碰見了，明天天一開眼（亮），你們就要走開，走你們的路去，不出十里就會忘掉我，也就再不會記我！我呢？依舊活下去！……唉，做人真像一陣煙，各管各飄着，一陣風來，把我們吹到一起，又一陣風來把我們吹開了，自顧自東西飄着，去碰各自的命運！」

我茫然地望着篝火。她接口說下去：

「我很早就死了娘老子，撇下我孤零零一個子，那時候，還小嘛，十六七麼，又是姑娘家，天生胆小蟲！一到太陽落山，心裏就怕起來，總東一個西一個拖幾個長輩到屋裏來撩天，長長胆。這些人現在都睡進土裏去了，辰庚舅舅，吐酉叔，財祥伯婆，還有很多很多……我說人是煙不會錯，像他們，一個個已經

飄過去囉，沒有囉，麼子人也見不到他們囉！

「有一夜，我還記得是個月底，天烏烏的沒有月亮巴巴，我一嚥下飯就把長輩一個個拖來了，坐滿一桌很起勁的談呀談的。嘛，那時他，我一個遠房親戚，我叫他梅鈴叔的，老是翻起一對小眼睛瞋我，麼子人都知道他是「心頭有十二個眼，眉頭有十二個灣」的貨！……他們三講四講講到了鬼，你一段我一段的說不完台，梅鈴爺講得更怕，活龍活現，吊死鬼，河死鬼，黑無常！我嚇得擠在人縫裏，兩手攥住耳朵一動不動。」

「等梆子篤篤，嘖！交初更，他們被自家裏的兒郎叫回去，留下我單個，坐不好，立也不好，屋子空洞洞的大起來。剛剛聽到的鬼故事一個個漂出來，閉起眼皮就是個歪臉，眼睛出血，頭髮四散的鬼臉！心敲鼓樣跳，手指脚指冷了起來。忽然，「拍！」後屋一聲一聲響動！我驚呆了！急出冷汗，身子一截一截祇會矮下去！頭也不敢回，像就有個長長的鬼一步，一步在跳過來，……」

花石山眨眨眼皮。

「忽然，「得得」兩聲！」

「我不會動了！」

「「得得」又是兩響，我下巴抖抖地問：「啊？」

「那猢猻在門外面答：『是我，你梅鈴叔啊。』他說他知道我怕，來伴伴我。我那時真盼巴有個子人和我來做伴，胆子立刻大了，把門咿格開了讓他進來。我還瀉杯茶給他。他一屁股坐下說起話來，他說：

『你怕鬼哦？有鬼呢！』……他一面咳嗽咳嗽吸煙……』

花石山被提醒了霍地撐起身，裝好烟絲，把它插進篝火縫裏去點火。

『他還六二三，八二四地講了一大泡，我眯着眼睛想橫下睡，要他回去自家又怕鬼，而且他還特意講鬼嚇我……』

我笑狸狸向花石山橫一眼，他啣着烟桿不響。

『他見我要睡的模樣，就說：『你去睡吧，怕？有我在這塊，鬼不會來。』自然，我也真巴不得這樣麼！有個男子漢在身邊作伴，總比沒麼子好，是嘛？我就脫脫衣服放下帳子睡了……』

花石山做出不屑聽的樣子，張大口打呵吹，一面把手拍着嘴，「呵嗚呵嗚」的。我伏下身挑去幾個燒燼的樹枝。

『燈就放在帳子前的茶桌上，火頭一亮一亮的跳動。我睡了下去，倒反而睡不着，露出一個頭，看着帳外，看見梅鈴叔猢猻的影子，反剪了手，來來去去

踱着，像在做心思，走了三兩步，立定了，搖搖頭，齒縫裏噴噴吸着走開去。一杯茶的時份，我正要睡過去，迷茫矓矓的見他那長長的影子在我帳前勃的立停了，輕輕喊我兩聲。我死樣地假裝沒醒不理，他突然將燈吹熄了！頓時全屋漆黑！我想他要走了，就喊他：『梅鈴叔，你……』我話還沒說完，祇聽得噓……的一聲鬼叫，我沒命地把被子沒頭沒腦蓋上去，在被裏張大眼睛嚇得簌簌抖，忽然，帳子嚟——的拉開了，被子立刻被抓了去，我要喊，一個重掂掂的東西壓上身來！是梅……鈴……』

我咬緊了牙關，牙齦梗梗的發酸。火光漸漸熄下去，除了我們的臉罩上一層紅光外，全身陷在黑暗中。

『那天的事，我不接下了。自這夜起，我再也不怕鬼；這活鬼就常常來，每下對我揚揚拳頭，說：『你講出去，哼，要不要一條活命子！』我自然不說出去，倒不是怕他殺我，而是怕別個子人。我不說，只受他猢猻一個子的氣，說了我的氣還受得完？唉！』她撫撫胸口，『可是肚子大起來了呵！我死關住門不見人，想把肚內這塊肉打去！』

『有一天，我還記得是六月初六，我正在燒飯，忽然「嘍」的門踢倒了，衝進四五十個鄉鄰來，首衝一個人崩東跳到我跟前，拍拍兩巴掌，撥散我頭髮，

一把拖出去，把我搗地十八滾的拖着，前前後後跟滿小郎，女人家，向我吐痰，擲石頭，我沒勁兒掙了，祇有讓人擺佈。他們一直拖到我祠堂，又不許我踏進一步，要我跪在門樁上。裏面坐滿了長輩，火煌煌

躲在屋背，可是，我聽聽沒有動靜，聽聽沒有動靜，就想回去睡覺，」他說他還不放心，他說：「我就走到濺弄貨窗外一張，只見那濺弄貨和一個男人坐在一

兩排蠟燭。族長老頭手拍拍桌子，他說：「在祖宗神位

起……」

前，一清二白招來，你幹了麼子事？你說！你說！」

「該死王八！該死王八！」花石山冒了火。

「我木鷄樣呆了，摸進暗地，不懂他。他說：「

「他還說以後每夜子見我和鬼混在一窩。臨末，他

你裝傻，肚子也大了還迷過人眼睛？」四面的人都笑

事，祖宗三代神位牌都哭倒哩！重重罰，重重罰！」

了。你想，我說啥好？梅鈴那活鬼雖害了我，他們祇

「我氣死了，怎不氣？不氣嘛？這活鬼麼子凶！

捉我，我麼想「咬」他出來，我硬着頭不說半句話。

好！我勃的一跳三尺高，指了他罵，還磨出口，就「

「族長又說：「我們還有證人，嚶，你上來，上

不許她開口！不許她開口！」還有人惡狠狠一把揪住

來！」

我跪下。……唉，我想明白了：你對他們說人話，麼

「聽他這麼子說，我倒一呆，是麼子人要死死害

人信你，他們倒要聽梅鈴這猴猴的話，我麼子事偏死

我？我抬起頭一看，只見一個人走到中央，在神位前

說人說的話，幹人幹的事？就跳起來，嘶嘶……把衣

跪下嘆嘆……三個響頭，立起來，回過身，不是別人

碎，面皮抓出血，頭髮一把把拉下來，向他們瘋樣的

，吶！是梅……」

哈哈大笑，又啞啞哭起來，跨着男人的步子，大模大

花石山把烟桿在地上敲得篤篤……響，猛的嘆口

樣走進去，拱拱手，裝男人的口音，說：「我是阿明

氣，我把手掌合在一起用力搓磨。

妮子，去年吊死的，我魂遊過這裏，看她上眼，配爲

「他說：「在祖宗靈前，在諸長輩佬前，我梅鈴

陰陽夫妻，不許害她……」我又說了幾句，把嘴唇咬

爲了保全本村名節，幹了這下功德事，」他說：「半

出血，假裝暈過去！他們見了我這付神氣，還當作真

年前，我還夜夜到這濺弄貨家裏去坐。有夜巴，我走

的嘛，就宏宏……商量了半日子，趕我出鄉！

出來聽見三聲鬼叫！」他說：「我怕她驚嚇不起，就

「我是好好個人嘛！被他們逼着，麼法子，做這

件鬼事。你們奇囉？世上佬子都信菩薩信鬼，我怎不信？是囉？咳，別人哪只聽見菩薩，聽見鬼作祟的事，我吶，我自個子就假扮做過這鬼鬼氣氣的事，不會相信，再信麼子？我說真鬼不害人，害人的倒是人！你信了叻！」

樹柴燒燼了，只幾塊火炭發着紅燄。松花菓燒得遍體焦爛，吐着一裊裊黑煙。花石山用勁的，左手把兩頰捏得深陷入去，腫眼皮眯得極細。

「我一趕就趕到這祠堂來，米，菜由族裏送，我靜心等，等我肚中一塊肉掉下來！」

「麼子人知叻？我產後第二日子——果然是兒子！——天一嘛粉亮，祠堂裏又闖進來四五十個人，把小伢子搶了去。我捨不得，怎捨得叻？立刻追出，那裏走得快哦，一步拖一步，等我走到村裏——噢！他們已把這小伢子吊在樹上活活的燒死囉！」

「我瘋了，真的瘋了！一把拖住族長老頭，把頭撞他要和他拚命，他急了說出來是梅鈴猞猯出的主！我恨入了骨，撲上去，緊緊拖住他想三見六面把這事出來，讓大家都知道，他發急了向我胸口一拳，我吐口血，昏了去！」

「死他祖宗的忘八屌！那梅鈴現在還活着不？啊？」花石山勃的跳出來，一步跨過篝火，逼近老婆子

，問。

「老大哥，啥啦？你要爲我報仇嗎？我靡說完囉！」她把手心向下按呀按的要花石山坐下去，「我靡讓他搥死，咳，他老老想找日子害死我，好多次子險遭他害了！唉，實在，在他強姦我的一夜，我早就活活死了嘛！」

「你說，你說，梅鈴這羔子……我哼！」

「去歲子，他做鬼去囉！」

沉寂……

我眼望着火，花石山頹然坐倒下去，老是搖頭。那老婆子嘆口氣站起來，拍拍膝上的柴灰：「不早囉，你哥兒明日子還得趕路呢！」她看我們一眼，「你們替我難過叻？唉，我這陣煙就快飄走囉，你們自個子好好的飄吧！」她指指後面，「我攪條被子來你們蓋，你們快鋪草！」她把手搥搥背，一擺一擺走向暗中去。

我拉把花石山的袖子，向他做付臉嘴，要他一起去攪草，他懶懶地立了起來。

當我捧了兩大束草細回來時，只見他依舊頹然地坐在那裏，兩手支了下頰，眼睛像死魚眼珠樣，睜得很大……

七月十八日改作



情感以外的悲哀

勞神

母親周年忌，讓眼淚流盡了悲哀之後，理智一的疲乏。又冷靜地跨上了他的座位。

死，這生命之終，也是愚昧之始，人，始終不能克服死，甚至不能克服死之神秘。一切宗教都起源於死；至今，當宗教漸漸失去其人生的重要性時，但在送死與慰靈則仍有其不可動搖的支配性。世界上種種關於死人的事情，還是人類一切行爲中最保守而愚昧的。在中國，當然更是如此。正如一個西方學者所表示過的，在中國多種宗教並存是一樁奇事，在中國的喪禮中似乎儒釋道三教都有其地位，因此構成了喪禮的龐大場面。這種形式上極度的鋪張是可驚的，一次大規模的喪事僅僅憑其無比的重量，已足使人生增加不尋常的經驗。然而這過度的凶厲，沉重，緊張，對於一個在精神已受重大打擊的不幸人，是否承受得起？個人的經驗則是疲乏，疲乏，神經麻木

一的疲乏。

居喪之初，遵父親之命讀了『禮記』。這部儒教的經典，詳載着喪禮與祭禮，比較最容易招引惡感。但我們倘能拂除其神聖的尊嚴性，與反面的『吃人的』等偏見，那麼也未見得不可以接受，而在居喪期中更是一種不能再好的讀物。如胡適之先生所說：六經不過是一些歷史的材料；把它當一部歷史讀，則禮記正是一部可愛的歷史。它告訴我們古代盛世的文物制度，使人想像起初民的雍容高雅的氣度，而這種雍容高雅終是可羨慕的。至於文字上措辭的精微，如『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則充份表現出中國古文特有的美點。但我們並不像一班懷古者與復古者一樣，感慨於明堂威儀之不能重見於今日，竟歎息世風不古，人心日下。這是

完全錯誤的。試想想三四千年這些時間的距離，想想銅器時代與科學時代之間的『動率』(Tempo)之差。這是最自然的淘汰力量，一點也不會冤枉——不需要革命或什麼主義，這是被決定於生活的速度，而速度之差是無法調和的。

當然，這部書也有十分無理的地方，譬如說，要制定哭聲的標準，這倘若不是荒謬，也當是古聖人最偉大的嘗試吧！

——有一點有趣的發現：愈是屬於精神方面的（如一切宗教），愈是在物質與形式上講究；真正高貴的靈魂，往往只屬於『無信仰』的叛徒。

比較起來，儒教還是最少神秘性，而佛教因其形式的庸俗低級化，反而能抓住最大多數人（商人，小市民，舊式婦女）。在這一次的紀念，我們有意要廓清形式上的庸俗。一個家庭，父親在青年時是一個維新運動的前驅者，老年退守了最純正的儒教徒的本位，而兒子又是最能了解科學，還帶着一點唯物論的傾向，這樣，僅有一羣舊式親戚的包圍，也有毅然抵擋物議的勇氣。加

以時勢的限制，紀念的形式被儘可能的簡單化。但是親戚們也有最低限度的要求：要燒一點錫箔。——多麼無謂的浪費！我們以一笑置之。可是他們說：想想，也許在陰間真的需要錢用呢？這是不可抗的一擊。眼前陡然現出了慈祥的遺容。在這樣情感的壓迫下，任何勇敢的戰士都不免於低頭吧，我們又何必再堅持信仰，或吝惜金錢。結果是焚化了一千枚錫錠。

然而可悲的是，這些『元寶』又明明燒成了一堆氧化錫的黃灰，在化學家的眼中則簡直還看得出其中一個個分子，原子，電子。但是旁邊的唸佛婆婆却又跨說她們的功績，說這黃色是唸過經的證明，不唸經的錫箔燒過了成白色，在陰間不能通用，等於銅的贗洋——在她們的眼中，又到處是神蹟。

這可笑嗎？是的，一個小學生會理直氣壯地斥之爲愚夫愚婦的迷信，但人大了，在這樣做時就不免懷疑。我覺得愚人們自有他們美麗的幻夢，這種美麗是經過科學訓練的人所不能享受的。（試想想一個沒有神話的世界！）

再說一點焚化時的情景：錫箔是放在一只紙紮的「車櫃」中，貼好封條：某地某氏某某收執，陽上男某某敬奉。車的下面也確有四個車輪，有一個車夫推着，這個車夫因為就要趕遠路，先要吃飽飯，於是在焚化之前要供設起一桌飯菜老酒，點起香燭，似乎是重重拜託的樣子。於是用火一點，烈焰昇天，也不管那人是騰雲駕霧或者土遁去的，總之這一筆匯款準會送到無誤，於是寄款人很安心的回去，一場大事做好，心裏非常安慰。我們在旁看了這種做作怎能不好笑，但歸結還是空虛不安，這就是無神論者，唯物論者的悲哀！

——可疑的是，科學是否將永遠的破壞情感，損害「美麗」？

最近在一個音樂家的書信集中奇巧地讀到一段相同的感想。「經過透澈的思考，我現在可以下一個確定的結論，就是所謂來世或死後靈魂的永生是絕不存在的」，在一篇警闢而勇敢的論駁後，他如此向人宣告他的信念，但是，「但是信念是一樁事，情感與天性是另一樁事，這靈魂不

死說的推翻，使我想一個最可怕的念頭了，就是從此以後我將永遠，永遠，不能再看到我的幾個親愛的故人了，不管我的信念如何堅強，我決不能忍受這樣的酷虐，這就是說我的最摯愛的母親是絕對的不存在了，我將永遠沒有機會再親慈顏，向她一吐衷情：雖然有廿五年陰陽異途之隔，我對她的懷戀是無時或歇的啊！」

他自說這是「懷疑論者的悲劇」，而，「每一個智慧的人都不免是一個懷疑論者」。

當然，我們可以有更堅強的信仰，然而這是否能成爲我們的避難之所？

卅二年十二月改作

繪畫人像

西籍畫家，善繪肖像，或照相放大，或寫生，油畫，粉畫，炭畫，鉛畫等都可。爲己留紀念，或爲親友作禮物，均屬意義深長，欲畫者，請電六一六七六，用中英語接洽均可。

勒一人的鎮靜，救了許多人的性命。



個人的力量雖小，但是在緊要關頭，其重要性就完全發揮了出來。這種鎮靜功夫是從日常的修養中得來的。

貪財的水手

在加勒比海上，有一隻船觸礁將沉，大家紛紛攀登救生艇。正當危急之際，有一個水手，看見船艙裏有一大桶的西班牙銀幣，就一把一把抓起，向袋裏亂塞。其他的水手勸他趕快登救生艇去，他捨不得離開這些雪亮的銀幣，置之不理。不一會兒，船往下沉了。他掙扎着要趕出去登救生艇，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就此與大船和銀幣一同葬身海底。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殺人的庸醫

有一個法國的女病人，去看一位外科醫生。醫生

要割破她的靜脈，因爲技術拙劣，却誤割動脈，以致病人因流血過多而死。病人在將死的時候，立下一個遺囑，把一筆終身贍養金贈給這個庸醫，不過附帶一個條件，就是這個醫生不得再在他人身上施行手術。

還有一位波蘭公主，也同樣爲庸醫所誤而死。她在臨終的遺囑上，有這樣的字句：『我這不幸的意外變故，必將使這致我於死的外科醫生，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我衷心地寬恕他的錯誤，並以我的產業擔保，每年贈予贍養費二百金幣。我希望這可以補償他因我的奇禍所致的名譽上的損失。』



真的愛心，衷心的寬恕的精神！還有比這更偉大的嗎？

心死與身死

在英國，有個醫生把一個犯人放在手術桌上，告訴他說要處以死刑，使他的血流盡。接着用手巾把犯人的眼睛紮起來，用小刀把他的手臂輕輕地劃一下，並未把皮刮破，騙他說血已經流出來了；同時拿溫水沿他的臂上流下，地上有一個盛器在承接溫水，告訴他說流下的是血液。犯人信以爲真，逐漸因恐懼而暈

厥，不久就死了。這個犯人身尚未死而心先死，因心已死而身隨之而死。要是在未死之前，把他紮住的眼睛解開，讓他看見流下的是溫水而不是血液，他一定不會死的。



哀莫大於心死！

受傷的象

是在印度發生的事情。

有一次，一個人去探望朋友。這朋友養了許多象在爲他做工。其中有一隻象，腿上受傷，不良於行。這個人知道應該怎麼處置，便替那隻象醫愈了那個傷。幾年以後，有一天，這個人去看馬戲。當象羣出來表演的時候，突然有一隻象離開象羣，跑到這個人的座位前，用象鼻把那個人從三等座位搬到頭等座位上去。

這隻象原來就是數年前受傷的那隻象。



受恩圖報，連蠢笨的象都懂得這樣做。

斷腿的老婦

八一三滬戰爆發，八月十四日愛多亞路大世界門外橫禍飛來，有炸彈自空中墜下，死傷極衆。當天全上海每個醫院裏的醫師，全體動員，急救傷者。有些醫師甚至飲食俱廢，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因爲受傷的源源不絕而來，實在難於應付。

這天有個老婦走過大世界，被炸彈炸去一腿，由救護隊送到某醫院，由醫師和看護加以洗滌傷口，割除廢肉，予以包紮。一切都做完，送回病房的時候，這老婦還是痛哭不已，掙扎着要爬起來。醫師和看護叫她安臥靜養，可是她還是痛哭如故，掙扎如故。最後醫生問她想起來做甚麼，她說，在炸掉那一脚的鞋子裏，藏着三十塊錢，一定要去找它回來，說完又很傷心地痛哭了一番。醫生沒有法子想，祇好特別派人去找那炸斷的脚。最後終於找到那一隻金蓮小脚，而在那小鞋底下，真的藏着這老婦所寶貝的三十塊錢。

這老婦一直到錢找到了，才安靜下來。



價值的標準隨環境與教養而異。在極端窮苦者的眼中，金錢可能比自己的肢體還重要。

美國的扒手



幽素

上星期有一回我明知有人要摸我的袋子，而竟給他摸去了，這真是一種大開眼界的經驗。

紐約警察局裏的著名扒手偵探金盤 (Campion)，由我左面的後袋摸去我的鈔票夾子，由右面的褲袋摸去我的手帕，由裏面的衣袋摸去幾封信。假使在事前我不知道這是他玩的把戲，則我肯發誓這些東西的遺失，都因自己不慎，與人無關。

這次盜竊的演出地點是紐約警察總局，我和一羣探員站在一起，金盤由後面在我的右肩上輕輕的推了一下——正和任何人在擁擠時所受到的一樣；但是等他叫我察看我褲子左面的後袋時，我才發覺鈕子已經解開，而我的鈔票夾子也露

出袋口外面。後來他再把我輕推一下，皮夾子已在他的手裏了。除了那兩次輕推外，其他我絕無所覺。

在第二幕表演時，金盤叫我留意他怎樣「捲取」我的右面褲袋。他把兩個指頭伸入袋口，動作十分敏捷，我絲毫不覺得裏面有什麼動靜。然而在數捲之下，我的手帕已給他的指頭帶了出來，我以為如果他要偷取他種東西，也一樣地容易。

最後他臂上搭着大衣朝我走來，當經過我時，把手臂連大衣抬高，向我胸前一攔——這是當一個人要通過人羣時一種很自然的動作，而他已經在我不知不覺中取去了我放在衣衫裏面袋中的幾封信了。二

我在這裏所遇着的，正是每星

期中有數千市民遇着的事情。一個普通人對於扒手們的技巧和大胆是意想不到的。他們不應該與搶錢袋的和專偷商店貨物的小賊們等量齊觀。扒手們很看不起這些「下流的東西」，因為一個扒手實是一個享受着很可觀的收入的技術人員。一個高等的職業扒手每星期獲得一千元並非希罕的事。以紐約中西區為地盤的傑克遜 (Eddie Jackson) 的平均收入約每星期一千五百元。他們橫行無忌，猖獗異常，使得警察們束手無策；唯有一面發散標語，警告大眾「提防扒手」；一面將「臭盤」的趕離人烟稠密的地方而已。

扒手們用他們的術語自稱為「大砲」。「大砲」們工作時，是三五成羣，各司其事的。也許一個以大學生的姿態出現，另一個則是工人，第三個却是一個到商店裏買東西的美貌女子。普通在人羣中無端生事的「眼線」多數是污穢可憎的

莽漢。他們常踏痛電車乘客的腳趾，把有大蒜臭味的氣息向他迎面噴去；幾乎碰了他的帽子，使他不得不舉手戴好。總而言之，他們的責任是製造機會，至於實行動手扒錢的「鋼絲」，則通常是衣冠楚楚，禮貌彬彬的人，儼然是一個富商。

足球場，跑馬場，火車站，及一切集會的場所都是他們大展鴻圖的地方。他們有時也光顧到小市鎮的賽會，和地方性的慶祝。但不過偶一為之而已。為安全起見，他們是常住在大城市裏的。每到週末，他們的工作便緊張起來。他們也注意着報紙上社會聞人的訃告，因為知道出喪時參加執紼的定必擁擠。

當他們第一步選定了一個羣衆之後，第二步便是選擇目標。一個法子注意漲起的口袋；另一法是在「提防扒手」的標語附近徘徊，身上有錢的人看見了這個標語時，多數是會摸摸自己的口袋的，錢越

多的摸得也越急。這種舉動簡直等於向扒手們招手說：「在這裏！」

當地如沒有集合的人羣，也沒

有警告標語的話，扒手們也會自己去製造出來的。下面的故事便是一個好例：有一回甘沙士市（*St. Louis*）的警局破獲一宗盜案，原來

扒手們在繁盛的馬路旁設立一個大攤頭，以不近人情的賤價出賣領帶。等到人們擁擠着圍觀時，那個賣貨員便好意地勸告各人把手按住袋子裏面的皮夾子，不要給可惡的扒手們偷了去。於是他的雜在人羣中的同黨便從容地擇肥而噬了。

上了年紀的人是很受扒手們歡迎的，因為他們多數但求舒適，而穿着寬闊的衣服，下手很便。帶着小孩子的人也是很好的目的物。不過最好的還是一個穿着寬大的褲子，而把皮夾子放在臀部袋子裏的腦滿腸肥的闊佬。

認定了一個人做目標後，他們

的拿手好戲便開幕了。譬如這個人正在上電車；則當他正踏上第一級時，前面一個人會突然停步，把他攔住，另外一個人從後面伸出一隻手來，擦過他的臉，而拉住旁的鐵梗，一面大驚小叫地和前面的人說話。總之，他們的第一步辦法便是把被害人騷擾，和引誘他的注意。不過他們的演出常是很自然，而不會引起他人的疑心的。

不久以前，一個人由芝加哥銀行裏提出二千元，當時一個雜在取款人裏的「眼線」發出暗號給站在行人道上等候着的兩個「大砲」後，他們便跟了他去。後來這人在電車裏站着看報，忽然給人由後面推了一把，於是站在他前面的「鋼絲」便乘機下手，把他藏着二千元的皮夾子扒去了。幸虧在銀行裏便有一個偵探看破了他們的行藏，便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般跟了來，當場人贓並獲。但是那個失主

還是莫明其妙，後來偵探命他檢查自己的袋子，才知道那二千元已經過了他人的手呢。

扒手們的詭計層出不窮，實在防不勝防。聖路易（St. Louis）車站上有一個賣輕氣球的小販，忽然失手，數十個輕氣球在空中飛舞上昇，站在候車的人們都好奇地仰面看着，於是「鋼絲」們便開始工作了。

一個人走出密爾和奇（Milwaukee）一間銀行的迴旋門時，忽然有一個人匆匆跑來，和他擠在同一格裏，後來這人發覺被竊九百元。

當秩吐魯熱州（Detroit）開汽車展覽會時，有兩個穿禮服的「大砲」混在會場裏。一個裝着爛醉的樣子，在人叢中東跌西撞；另一個則在旁扶持着，一面很有禮貌地向被他撞着的人道歉，於是他們便左右逢源地搜集了不少皮夾子。

如果做「眼線」的是女子，那更花樣百出了。有時她看中一個人

認為「可取」時，她便和他兜搭談話，後來突然高聲叫喊，說這人侵犯她。於是在追隨着她的黨羽便裝着路見不平的俠士，跑來仗義執言，把他訓斥幾句，然後保護她「

出險」。那位好色的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還不知道自己的錢包已經給人家和那個女子一同帶去了。

有時一個女「眼線」會裝飾得很時髦地牽着一條狗在路上走。那條狗是經過訓練的，祇要她發出暗號，牠便會繞着人家團團地跑。這個人給牽狗的皮帶絆住了，跌了一交。這時便有一個見義勇為的「鋼絲」跑來，代他解開皮帶，扶他起來，還替他減少了袋裏的東西。

有錢的太太們在戲院裏看戲時，多數把手提包放在隔壁的椅子上，然後把大衣壓在上面，以保萬全。不過若給扒手們看見時，便正是

投其所好了。他們祇要派一個「鋼絲」坐在她後一排的位子上，等到

劇情達到最高潮，大家全神貫注的時候，他便用脚尖把放東西的椅子的坐板輕輕地頂起，那手提包便會無聲無息地滑進他的手裏了。

在擁擠的電影院裏，常有一個「鋼絲」和一個女「眼線」並坐在中央的位子上。若有一個衣冠楚楚的人在張望着尋位子時，那個「鋼絲」便立起來往外面走。那個看客看見一個美貌的女子旁邊有個空位子，當然便望這裏走來。不過這位女子是一排的當中，當他還沒有走到時，那個「鋼絲」已經走回來，像是遺下了什麼東西似的，也跟着他往裏面走，同時那個女的也立起來要走出外面。於是他們三個人便一同擠在狹狹的兩排椅子中間，坐在那裏的人當然覺得討厭而嘖有煩言，在紛擾中，這個「鋼絲」便容易施展他的手段了。

要由一個人的外衣裏袋偷取東西，則以他的手高舉時最為便當。

因此在電車和公共汽車裏面站着，和吊在「拉手」上的乘客們，最爲扒手所歡迎。

在現代的社會上，「扒手」這種害羣之馬是無法絕滅的。警察們祇管盡力緝捕，但是新加入的黨徒也源源而來的補充其缺額。那些無拘無束地終日在街頭浪蕩着的野孩子們有時碰着好機會，便會見獵心喜而小施其技。一經得手，便覺得不費資本勞工而獲厚利，世界上那裏還有別種生意可以比得它上？所以從此以後，他便肯不再營他種事業，而專心一志的向這方面走。不久，經驗日富，技巧日精，遂成「扒手專家」，而爲該黨所羅致了。最奇怪的是在紐約至舊金山之間，竟有四個著名的扒手家庭，所有父親，母親和孩子們都是摸袋高手。

因爲他們工作時用「聯攜」組織，使警察們更難應付。「鋼絲」們在偷東西後，立刻把贓物轉交站在他

後面的黨羽，使他先行離去，所以萬一被人疑及，也因沒有證據而莫奈他何。他們摸得皮夾子後，一有機會，立刻將鈔票取出而棄去皮夾子。

所有的扒手黨都把他們的收入劃出一部份作準備金，以供萬一失手時聘請辯護律師和其他訴訟費用。有時雖被破獲，他們也可以把贓物送回失主——或者甚至加上一點利息，逼他撤回訴訟，或不出庭作證；如此他們便可以逍遙法外了。

不過警察方面也防範得日趨嚴密了。現在美國的「職業扒手」已比十年前減少了一半。各州多特制法律來應付他們。即以非喇地爾非亞州 (Philadelphia) 而言，現在凡會在他處犯過案而有「警察紀錄」的人，入境後必須於六十小時內向警察局登記。如超過法定時間尙未登記者，一經捉獲，即受九十天勞役監禁的處分，可見其嚴厲了。

至於偵探方面，現在也尋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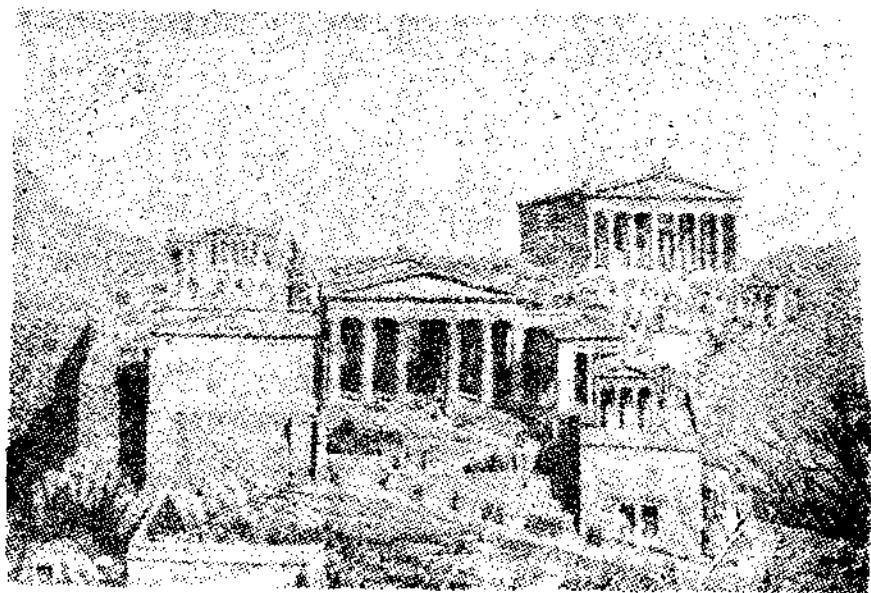
種有效的辦法。「扒手偵探」們不再等候案件發生，祇要看見積犯們向人家作可疑的擠碰時，即行拘捕起訴。另一個善法是「專門的扒手偵探」，常被他州借用，從事於清除扒手的工作。所以無論何處舉行各種大會時，都可以得到全國最好的「扒手偵探」的保護了。

警察方面對於教導民衆怎樣保護自己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如：不要把手提包掛於腕下，把你的手穿過帶子，而執着手提包開口處的鈕扣。祇把剛剛够用的錢帶在身上，不要把錢放在外面袋子裏——內面的背心袋子是較爲安全的。在人羣中要機警；如被人擠住時，立即移動。如果有人把張開的報紙伸到你的胸前，你便要當心。提防有人向你借火，而讓你拿着自來火等他躬着腰來吸他的香烟。總之，在人羣中你不會太疑心的——如果你珍重你的財物。

希臘神話瑣談

方克勤

一 緒論



·希臘女神廟·

說起希臘神話，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最值得寶貴的遺產。古代希臘人關於開闢天地，以及衆神因戀愛及性的關係以繁衍的傳說，真不知供給了文學藝術以多少珍奇的材料，不但這些神話在極簡單的形式下表現得非常完整，和諧，和統一，而且它的措詞的美麗，幻想的多彩，就是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人們，讀之亦禁不住要頌讚它樸實的抒述，原始民族的生活用神和英雄的故事的形式，如實地反映在這些神話中，而且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地將那些故事的形式和內容更加橫直鋪張，用那麼一種新鮮，生動的語言來描繪，真不愧爲世界原始文化的結晶。我們看古來多少詩人騷客都從這些神話中汲取他們的題材——古希臘的詩人荷馬，阿斯基里斯，索福克里斯，幼里比特斯，亞里斯多芬和品特爾；古羅馬的詩人維琪爾，奧維德和何賴斯；中世紀的但丁，莎士比亞，以及以後英國的密爾頓，拜倫，雪萊，基茨，和德國的歌德席勒等等都從希臘神話中選取適合他們的主題思想的神和英雄的事蹟來加以歌頌，其中以密爾頓的「失樂園」，雪萊的「普羅米修斯」，拜倫的「基爾特·哈羅而特」和歌德的「浮士德」更爲著名，這些著作之成爲萬世不朽至少有一半應該歸功於題材之爲人熟知，因爲正是由於題材之能家喻戶曉，那些天才作家們才能將新的內容（新的主題）很自然地灌輸進讀者的腦海，以引起感情的衝動，使他們不再把那些作品當作舊的傳說來看待。

卻用另一種眼光來欣賞這新的「創作」。希臘神話對於文學的功蹟即此可見一斑，至於其對藝術上其他部門的影響，可以從偉大的雕刻家和畫家如密開朗基羅，達文西，和拉飛爾等的不朽作品之大部採用神話題材這一點窺其梗概，至於說到這些神話對於音樂的影響，雖乏直接例子可舉，但如一讀大音樂家們如悲多汶，許勃脫等的傳記，亦可看出他們許多作品正是由神話的啓示和影響而寫出的，我寫到這裏，不禁要停筆凝思，並且興奮地拍案振起，那些天才的偉大的文藝家們好像都立在我的面前向我訴說，希臘神話之偉大和美麗，文學家們譬之以綺麗明快的牧歌，美術家們譬之以色彩炫奇的壁繪和神采生動的雕塑，音樂家們則說希臘神話有如一齣偉大的交響樂，充滿了光怪陸離的音符；我累次耽讀時所經歷到的激情重又回到胸襟上來，因之我擔心在寫關於這些神話的小品文字時，怕要因我的笨拙的文筆無法引起讀者的興趣，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最好請讀者設法把下面二本書找來看看，一本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戀愛的故事」（關於神們的戀愛的故事）一本是生活書店出版的「希臘神話」（關於英雄的事蹟）二書的作者都是文壇上鼎鼎大名的鄭振鐸先生，那至少比我的拙劣的文章要高明得多了。

二 第一個神是誰？

在中國的神話中，盤古是第一個神，開天闢地的亦就是他，徐整的「三五歷記」有云：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又任昉「述異記」云：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喜爲晴，怒爲陰。關於始造人類的的神，據「太平御覽」所云，即女媧氏：

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給，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引風俗通）

在希臘亦有類似的神話，而且內容較我國所傳者更爲豐富，（因我國神話大部失傳）

相對於中國的盤古，希臘的第一個神叫做卻奧司（原義渾沌），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無形的物質，正像他的名字所含的原義一樣，是渾沌的一片，陸地，海水，空氣，三者混在一起。（當此之時，陸地並不是固體的，海水還不是流質，而空氣亦不是透明的東西），他有一妻叫做諾克司（原義爲「夜」），生子愛萊蒲司（原義爲「黑暗」），後來愛萊蒲司把父親趕走而與母親同居。這時卻奧司的身體分裂，最輕的一部分上昇爲天，空氣居中，陸地因重量下墜，水亦因重量而沉至下層，浮於地面。此後愛萊蒲司與諾克斯生一雞子，愛洛司（原義爲「愛」）即由此雞卵破殼而出，愛洛司將生命箭射入地的冷胸，於是遂生草木百花與鳥獸，而地面上開始有生命和歡樂的存在了。

這位給與地面以生命和歡樂的神愛洛司就是後來巨人太且族的始祖，他的後嗣幾阿（原義爲「地」）嫁與尤蘭納斯（太且巨人族始祖之一），生了許多兒女，另一後嗣旁杜司（原義爲「海」）與其姊妹幾阿同居，亦養了許多兒女，與尤蘭納斯分土而居。（後來成爲海神族）尤蘭納斯的兒子中有一個撒吐思的與其姊妹里阿同居而生三男三女，其中最小的兒子周必特即爲希臘神話中最重要的角色。（周必特爲衆神之主）尤蘭納斯另一個兒子伊阿辟特士即爲人類的恩人及始祖普羅米修士，伊辟米修士兄弟的父親。尤蘭納斯的第三個兒子奧西阿納士養了許多兒女（其中有二千個女兒後來都成海神，此外的兒女亦都成爲海，江，河，的男女神），後來他把神位讓與撒吐思的兒子納普頓，後者即繼位爲海神，尤蘭納斯的第四個兒子遞潑昂有一個時期權爲日神，他養了三個兒女，即黎明，太陽，和月亮，後來他亦把神位讓與神必特的兒子愛普羅和女兒狄愛羅，後二者即繼位而爲日神和月神，尤蘭納斯的兒子中以撒吐思最爲兇悍，他把父親趕走而統治衆神，後來又把自己所養的兒女吞食，及至周必特長大以後（周必特爲撒吐思與里阿最小的兒子，生出後爲里阿藏匿於伊達山洞內，山羊阿麥爾脫亞担任乳母的職務）他自己被周必特趕走，並被逼衆神已經吞食在肚內的兒女們，於是他的二個兒子潑魯多和納普頓以及三個女兒約諾（後爲周必特之妻，爲衆神之后）西拉斯（後亦爲周必特之妻）和凡斯泰（曾爲撒吐思生一女即其姊妹西拉斯）才得復生，周必特把父親趕走以後同他的二位兄長劃分疆土，納普頓所得的爲「海」，因成海神；潑魯多所得爲「冥土」，因成冥土之神。周必特自己則統治「天」，而爲衆神之主。

其上祖還要遠溯到很早很早，從卻奧司到周必特，中間真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年呢！

註：

(1) 後爲宙斯之妻

(2) 全上

(3) 全上

(4) 爲海神，其數約二千

(5) 其兄弟均爲江神

(6) 約諾之神使爲女面長翼飛鷹

(7) 約諾之神使

(8) 卽奧西河納士之女

(9) 卽荷馬著名史詩「伊里亞特」中之勇士

(10) 爲一極有權威之海神

(11) 亦爲一極有權威之海神，且富於智力，其父納普頓賜與預言之能力。

三 衆神之主和關於他的風流韻事

宙斯（卽周必特）成爲衆神之主後，他的威權懾伏了天上的衆神，他初與他的姊妹約諾生了梵而干，後者生下地時，卽不爲他母親所喜，後且爲其父逐出天國，墜於萊姆諾斯島而成跛子，梵而干天性聰慧，譜工藝，累次精製飾物奉獻約諾。宙斯身上穿着的盔甲亦出於他的手工，那盔甲叫做愛極司，宙斯穿上了這盔甲，更加威儀，於是梵而干亦就被赦重回天國，而爲宙斯所寵。

宙斯和約諾又生了海培和馬斯，前者爲司青春的女神，後者就是使世界多變的戰神。

宙斯和他的另一姊妹西拉斯生了一女名叫普羅司品娜，由於邱必特（愛神維納斯之子，亦卽周必特之孫）的作弄爲潑魯多（冥神）所愛上，後者並將普羅司品娜帶走，西拉斯四出尋訪，毫無着落，最後訴苦於周

必特，周必特答應如某普羅司品娜在下界不會進食，則可重回天堂，否則命運之神即不能允其所請，不幸，普羅司品娜卻吃了一只石榴，於是宙斯爲威權起見，不得不將自己的女兒處法，但西拉斯苦苦哀求，宙斯又不忍於心，最後判定普羅司品娜每年得回天堂與其母親同居半載，其餘半年須回冥界與其夫潑魯多同居，試看這小小的愛神（邱必特）的箭究竟有多麼厲害啊！

周必特同伊辟米修士的女兒狄奧斯養了一個女兒叫做維納神，爲司美麗之神，她有一條腰帶，叫做西斯安司，能够使神人對她所指定的事物發生愛戀之情。周必特因爲兒子梵而干替他製了一副盔甲，滿心歡喜，因之把最寶貴的女兒嫁與他，希拉（卽約諾）雖然不歡喜她的兒子，但對美麗的媳婦維納斯，卻愛護倍至，維納斯後來養了一個兒子就是邱必特，據說邱必特生下來一直不會長大（直到後來維納斯養了第二個孩子他才立地長大成入）他的身子完全像一個嬰兒，不過卻長上二個翼翅，他一只手裏拿一把弓，一只手裏拿一支箭，他不射這箭便罷，如果一把這箭放射，百發百中地射進了神或人們的心底，那麼這個神或人就立刻會沉入戀愛的深淵，一定要等找到邱必特的另一支箭所射到的他的愛人才肯罷休，正由於這強力的箭，世上多少的男女被他作弄，甚至天上的神們亦難以脫逃，只要看上面所說出其冥之神潑魯多尙且被他作弄，他的神力豈不是深到幽冥了嗎？

周必特同阿特拉士的女兒馬伊阿養了一個兒子叫做麥考萊，麥考萊是天上諸神的使者，尤其是宙斯所最得寵的神使，他戴的帽子神有二個翼翅，他穿的鞋子亦有二個翼翅，他手裏持着一根棒，上面有二條蛇縛纏着，他不但是商人，演說家的始祖，同時還是賊爺爺的爺爺，他生下來就能偷盜，他手裏拿着的那條棒，就是當他偷盜愛普羅所看管的羊羣時用烏龜殼製成的豎琴向愛普羅掉換來的。

周必特的妻子還有五位亦是神。一個是底美斯，她說起來還是他父親的姊妹呢，尤蘭納斯和幾阿生了她，她是司公理和法律的女神，常常在宙斯的同座邊，替他解決法律上的問題，周必特同她養了好幾個女兒，其中有三個是司時節的女神，一個司春，一個司夏，一個司冬。（爲什麼沒有秋呢？這要問希臘人自己了）三個是司命運的女神，還有一個女兒叫做愛司脫里亞的是司正直的女神。

周必特同底美斯的姊妹（說來亦是他父親的姊妹）姆尼莫撒尼養了九個女兒卽爲司文藝的女神，（卽穆

司)，因為她們對詩歌，音樂，舞蹈，能有啓示，真不知有多少詩人把他們所得的靈感，譽爲繆司所賜的呢。

周必特同底美斯的另一姊妹幼雷諾美養了三個女兒，後來成爲司文雅的女神。

周必特和伊納古斯的女兒伊奧的戀愛充分地表現了約諾的妒忌心，從這裏，凡間的女子們，有了根據可以援引先例，卽像衆神之假如約諾者，對他丈夫的愛亦是看得多麼重啊！她看見周必特幾天來心神不定，就察知內中有變，有一日周必特把自己和伊奧籠罩在一重煙霧裏以逃避約諾的銳利的眼光，約諾知道了他的詭計，把煙霧撥開來張望，周必特來不及把伊奧藏過，就把她變成了一只牝犢，約諾向周必特把她要了來，交給生有一千只眼睛的阿古斯去看，周必特無法，差麥考萊去設計，麥考萊變成一個牧童，用豎琴彈奏出悅耳的音樂來，阿古斯把一千只眼睛閉得一只也不曠地傾聽着，卻不防麥克萊就此把牝犢形的伊奧偷了出去（他不是一個賊爺爺嗎？）交給周必特，約諾得知此事，遂作法遣一大牛蠅迫苦伊奧，後者無法，只得逃亡，越過山，橫過海，來到尼羅河畔，她禱求周必特把她還成原形，周必特答應了，等到她回復成女子的形體時，她替周必特養了一個兒子叫做愛帕夫士。

還有一樁周必特和女神的戀愛亦極饒興味，這一回對手的女神是寇士和菲皮（尤蘭納斯和幾阿的兒女，見前表）的女兒拉湯娜。周必特和她相戀，事爲約諾所知，遣潘松（巨蛇之神）迫害於她，拉湯娜到處逃避，周必特之兄納普頓（卽海神普西頓）見之不忍，當她在海中漂浮的時候，從海底昇起一塊土地成一海島（卽台陸島）拉湯娜在海島上養了她的孿生子女卽愛普羅和狄愛娜，前者爲日神，後者爲月神，周必特愛愛普羅而使其能預言預知，愛普羅一生下地卽能用箭射死潘松（巨蛇），因之以後他終是手執金箭，這金箭的光彩亦卽是太陽的光彩，他常乘着一騎駿馬逡巡天宇，他同時又是音樂和工藝之神，他的在台爾飛地方的神廟是希臘人最崇拜的聖地，希臘人養子求神以及祈福等都要祈求愛普羅的預言，狄愛娜爲聖潔之處女，不慣於神的社會生活而喜率領女侍遊獵於林中，因之日久養成怕羞的習慣，與其作爲月的女神的身分相吻合。

周必特在女神中有了這許多妻子還不肯罷休，他還要在凡人中間尋找愛偶，這裏稍爲將他的不勝枚舉的風流韻事中擇其有興趣的來說一說。

周必特曾經愛過亞克狄亞地方的處女卡力絲托，她是月神狄愛娜的侍女，周必特變了狄愛娜的形體和她



狄愛娜的出獄：

周必特後來亦會變了牛與歐羅巴相戀，歐羅巴就愛上了她，變成一只可愛的牛，跑到歐羅巴的身邊，歐羅巴騎上了他，周必特就把他帶到海的對岸，她在那裏爲他養了一個孩子，後來那地方就被叫做歐羅巴了。當歐羅巴被周必特帶走的時候，她的父親迫令她的兄弟卡特莫斯去尋她回來，卡特莫斯四出奔走，毫無音訊，後來因在台爾飛得愛普羅的神示，就中止尋訪，而創造了一個新城底比斯。

相親，並且沾污了她，事爲狄愛娜所悉，把她驅逐，而當約諾聽說卡力絲托替周必特養了一個孩子（即奧克斯），她就大發雷霆，用手握住她的頭髮，把她拉到地上，卡力絲托伸出雙手哀求，但她的白臂卻長出鬚鬚的黑毛來，她的手成爲尖爪，她的可愛的紅唇成爲血盆似的大口，約諾又怕她的禱告終於會給周必特聽見，因之便將說話的能力亦給剝奪了，代替清脆的語音，只能發出粗厲的號叫，可憐地變成了一隻黑熊，後來她的兒子長大了，亦認不得他自己的母親，要在行獵時將她刺死，事爲周必特所知，就把她們母子都帶到天上成爲星座，據說天上的大熊小熊兩星座就是原來的卡力絲托和她的兒子奧克斯。

周必特曾經變成鵝的形體和聖潔的處女麗達相交，麗達在不知不覺中感受了身孕，一只通常的鵝使她感到了超越一切的舒適，甜蜜，軟癱，酥融，她愛上了他，讓他混身上下撫摸摩擦，卻不知這只鵝竟爲風流的主神所化，後來她生了一個蛋，這個蛋裏包孕了兩個孿生兄妹即包羅克斯和海崙，而這海崙，這絕世的美人，希臘女子的偶像，誰知卻爲後來的特洛依十年大戰的起因，原因是爲了她原嫁斯巴達王麥尼羅斯而後爲特洛依王子巴里司所拐，使二國釀成大戰禍，這又同我國的西施有些相近，海崙的美麗定亦不亞於西施的「傾國傾城」吧！

周必特不但與歐羅巴養了一個小孩，後來還同她弟弟卡特莫斯的女兒西米兒養了一個兒子巴枯斯，西米兒在臨產時爲雷電所殺，巴枯斯則幸未傷身，他的姑姑伊諾把他養大成人，當他年青時，在納索斯島上被航海家所囚，後來他把那些航海家全都變成海豚，只有一個對他表示同情的水手，伴着他遊歷東方，他在那裏教他們耕稼和利用葡萄以製酒，因之被尊爲酒神，他還有一個名字叫做狄奧尼索斯。希臘古時對酒神狄奧尼索斯極爲崇敬，春祭秋祭時常常歌舞演劇以禮祀，古希臘的詩人們阿斯基里斯，索福克里斯，幼里比特斯和亞里斯多芬都是在編寫敬神用的詩劇時出名的，所以說狄奧尼索斯是古代文藝的最高顧問，那是該沒有什麼問題的吧！

周必特和馬西尼王愛力克脫雷翁的女兒愛爾克米娜戀愛而養了一個兒子赫克里斯，赫克里斯初爲希臘著名英雄，後爲其父周必特拔昇爲天神，他剛誕生時，約諾因妒遣二蛇迫害於他，卻不料在搖籃中的赫克里斯克已能用兩手將毒蛇攔住而把它們壓死，後來他長大了，由於周必特的意願必須服從猶里司丟斯（其後爲馬西尼王）的命令，後者令赫克里斯完成艱難的工作，赫克里斯不從，約諾遂罰其將己子殺戮，（誤以爲猶里司丟斯之子）後來求神示於台爾飛的愛普羅廟，愛普羅告以必須完成猶里司丟斯所指定的十二難事，而這十二難事完成以後，就能昇格爲神，後來赫克里斯果然將猶里司丟斯所指定的十二難事一一完成，其父周必特遂將其昇格爲神。（關於他所完成的十二難事的傳說，實際上已較以前所有的神話更富於聯想，因之亦更近於小說的體裁，這時希臘的文化已經較前發達，社會亦已經較原始神話時代前進一步）關於赫克里斯的種種神話，在鄭振鐸先生所著「希臘神話」一書中有極詳盡的敘說，讀者可以參看，這裏因篇幅關係，不再將著名的十二難事一一加以複述了。

周必特除了這些妻子和愛人外還有數不盡的風流韻事。他和他的妻子和愛人們養的孩子大都成神，從他的頭中生育出來的他的女兒（這樣生育法真是奇怪得很，那個女兒當然是沒有母親的了）名叫密甫娃（就是雅典娜）爲司智慧之神，她所愛的動物是貓頭鷹，她所愛的植物是橄欖樹，她能幫助人們發明工藝品，因之亦極爲古希臘人民所崇敬。

關於周必特和他的兒女的事跡，說到此處爲止，下面我們要說到人類的誕生和與中國神話中女媧造人相

似的傳說，但在繼續下文以前，卻要提醒讀者，不要以為周必特這樣風流的一位天神，定是一個個儻不羣的人物，不是的，他的形相十分可怕，他的性格亦極嚴厲，他的武器「雷矢」常常在他的愛禽兀鷹的爪上掌握着，現在意大利內潑而斯地方的博物館裏還藏着一個雕像，長髮披肩，鬚髯蜷曲如虬龍，兩眼深凹，炯炯發神光，這樣的一副神相，實在足以懾服天上衆神，作爲他們的主宰，他在神位上的威儀，和他在戀愛故事中的風流個儻的行爲亦可用來相互補充，說明他的性格的兩面，雖然天上衆神未始不知道他的尋花問柳的弱點，但是由於他的英明的政績，和賢臣的輔弼，（大都是他的妻妾子女）他的神位真是牢不可動，況且天上的神技手梵而干還替他製就了一副神盔，使他穿上了它，更是增加了尊嚴，又加他的神使麥考萊無事不曉，好比他的第五縱隊，他的愛禽兀鷹手中掌握着他的武器「雷矢」，他逢要處刑神人時，只要一啓神口，就能將他們雷殛致死，他又能隨心所欲地將神或人變形，常常將他們罰爲下等動物或從下等動物把他們恢復成爲人形，他的威權真是無微不至。只是到後來希臘人的文化程度較爲發達，理智較爲提高的時候，神話中的宙斯才亦略爲受些限制，例如上面所說的關於普羅司品娜的故事，宙斯就會聽取命運女神的勸告，正直地處罰了自己的女兒。

我想現在把衆神和宙斯的子嗣們所司的神權一一加以綜述，也許讀者會比較清醒一些，不致被混亂的敘說所攪昏，當然，我們還是得從宙斯開始說起：

宙斯（即周必特）爲衆神之主。

納普頓（宙斯的兄長）爲海神。

潑魯多（宙斯的兄長）爲幽冥之神（等於中國的閻羅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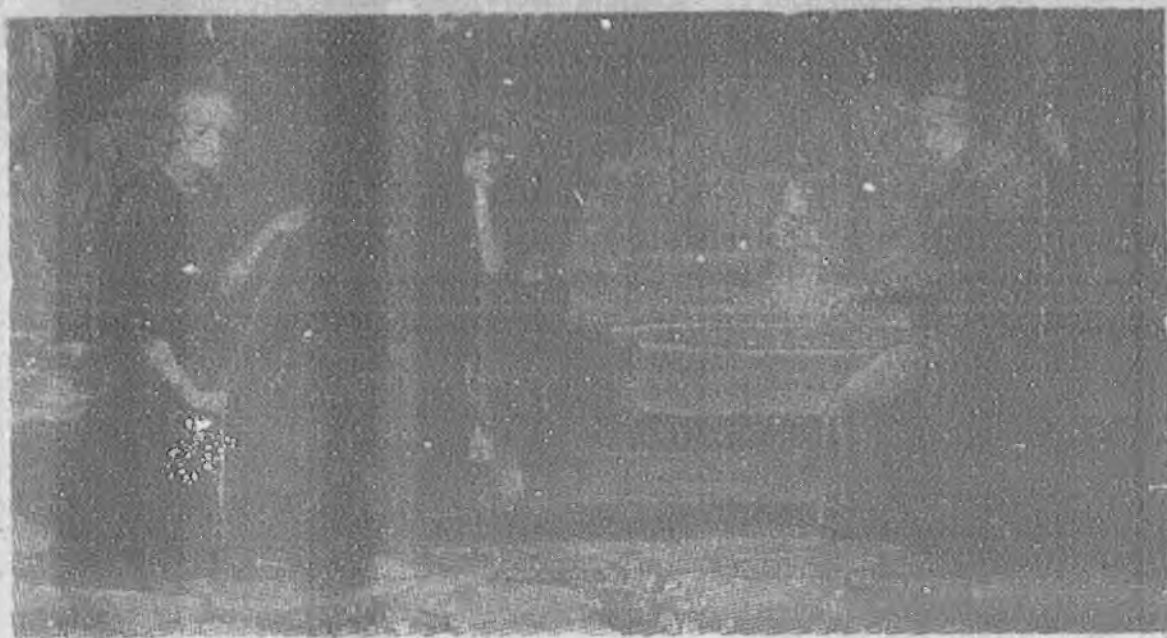
約諾（宙斯的正妻）爲衆神之后。

梵而干（宙斯與約諾所生之子）爲火神及工藝之神。

馬斯（梵而干的兄弟）爲戰神。

海培（梵而干的姊妹）爲司青春的女神。

西拉斯（宙斯的姊妹）爲司五穀及農事的女神。



•• 索綫的運命類人織紡夜日 ••

普羅司品娜(宙斯與西拉斯所生之女)為地獄之后，冥神澤魯多之妻。

維納斯(宙斯與狄奧妮所生之女，後嫁與梵而干為妻)，為司美麗的女神。

邱必特(維納斯與馬斯所生之子)為司戀愛之神。

麥考萊(宙斯與馬伊阿所生之子)為經商角鬪體育竊盜之神，同時又是衆神(尤其是宙斯)的使者。

底美斯(宙斯的妻)為司公理和法律的女神。

但司 愛琳 幼諾米安(宙斯和底美斯所生之女) 司時季的女神，分司春，夏，冬三季節。

克羅沙 拉其西斯 阿脫羅坡斯(宙斯和底美斯所生之女)為司命運的女

神，她們的職務是日夜紡績人類命運的線索，如果遇到她們不高興的時候，就會拿起剪刀，把那些線索剪斷，這樣，使人們受到命運的主宰。

愛司脫里亞(亦為宙斯和底美斯所生之女)為司正直的女神。

姆尼莫撒尼(宙斯的妻)為司記憶的女神。

開里奧泊 克里奧 幼脫泊 曼兒坡明 脫拍西珂 愛蘭多 坡來海尼

亞 幼蘭尼亞 沙里亞(宙斯與姆尼莫撒尼所生的女兒)為司文藝的女神，

開里奧泊司史詩，克里奧司歷史，幼脫泊司抒情詩，曼兒坡明司悲劇，脫拍西珂司歌舞，愛蘭多司情歌，坡來海尼亞司頌詩，幼蘭尼亞司天文，沙里亞司喜劇。

幼發羅新 阿格來伊阿 沙里亞(宙斯與幼雷諾美所生之女)為司文維的女神，專理酒宴，歡舞，等雅興。

愛普羅(宙斯與拉湯娜所生之子)為太陽神，能預言及音樂，因之亦被尊為預言及音樂之神。

狄愛娜(宙斯與拉湯娜所生之女，愛普羅的孿生姊妹)為月神。

巴枯斯(宙斯與西米兒所生之子，又名狄奧尼索斯)為司種植葡萄及釀酒

之神。

密南娃（從宙斯頭中生出來的女兒，她是沒有母親的）爲司智慧的女神，又名雅典娜。

除了這些宙斯的親屬以外，尚有一些神，他們的神權如下：

阿來克托 鐵西風 米加拉爲復讎女神，形相極爲可怕，她們的頭髮，全是長蛇，神或人犯了有背公益的罪過，她們就要用神祕的針刺來懲罰他們。

納米西斯亦爲一復讎女神，遇到觸怒衆神的時候，納米西斯就代表他們來懲罰，那些驕狂和傲慢衆神的人們，尤其是納米西斯的對象。

潘恩是牧神。

薩第兒們是森林之神，他們的頭髮和剛毛一般，頭上還長着短而尖的角，他們的脚則像山羊脚。

莫麥司爲笑謔之神。

泊路脫司爲財神。

這樣就結束了一個簡明的神位表，根據這表上所示的神的「名」和「位」，我們可以想到：爲什麼西洋人常常當提起無惡不作的人時，總說「觸犯宙斯，宙斯就會降罪於他」；當稱贊技工的精巧時，總歡喜把來和梵而干相比；當形容一個女郎的美麗時，總要形容得像一個「維納斯」；當說到一個人墮入戀愛時，就道「他被邱必特的箭射中了！」……如此這般，來歷都在於此。

四 人類的創造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根據中國的神話傳說，創造人類的神是女媧氏，同樣，在希臘神話裏，亦有類似的傳說，和女媧氏相對，他們的神是巨人普羅米修士。

自從卻奧司的身體分裂爲天地，他的兒子愛洛司將生命箭射入地的冷胸，因而創造了草木鳥獸以後，地面上還沒有高出一切動物的人類存在，直到後來太且族巨人普羅米修士和他的兄弟伊辟米修士把泥土和以清泉揉成天神們的形體，他們使這些泥人兩脚直立，兩手可以自由掌握，本來他們兄弟倆還打算給泥人一些賞

賜，好像他們給鳥獸以羽毛使能高飛，給走獸以捷足使能奔馳，此外爬虫之類，他們亦會給予甲殼爪牙，使能保衛自身以及攫取食物，但是當他們揉製泥人的時候，可以賞賜的東西，已經用完，他們沒有東西可給，就給那些泥人以高出萬物的智慧，因為他們知道，只要泥人有了智慧，就能自己設法獲得一切，不致受苦，這樣，人類就很快樂的開始生活了！

普羅米修斯和他的兄弟創造了人類以後，心裏非常高興，但是眼看人類蠢蠢的生活在地面上，互相以爭奪自然界的食物爲滿足，不知將環境改良，又不禁悲憫起來，於是顧不得觸犯宙斯而偷偷的用一支空的蘆管，把天神們獨有的火偷到人間，這一個火種不知給予人類以多大的影響，自從人類得到了它，生活環境就大大的改善了，因爲火是一切技術之母，一切安慰娛樂人類的東西的泉源，人類有了火，便有了工具，有了武器，文明教化亦從此開始，然而亦正爲這個火種的得傳入人間，宙斯大大的震怒，他吩咐火神梵而干（又名海泛斯托士）把普羅米修斯縛在史克西亞的荒岩上，讓一只鷲鷹啄食他的肝腸，人類的恩人和朋友普羅米修斯就這樣受苦了不知多少年，直到後來人類的英雄赫克里斯將那只鷲鷹用箭射死，普羅米修斯才脫離苦境。

爲了普羅米修斯的盜火與人類，宙斯創造了世間第一個女人潘陀拉，把她送給普羅米修斯的弟弟伊辟米修士，她的嫁奩是一只箱子，裏面藏了無數的小魔鬼，宙斯準備用來懲罰人類的，伊辟米修士惑於潘陀拉的百美皆備——因爲她來人間的時候，幾乎每一個天神送給她一件禮物，維納斯給她以美麗，密南娃給她以智慧，麥考萊給她以機警，愛普羅又使她能够唱歌彈琴，把他哥哥慎防宙斯作詐的吩咐完全忘懷，冒冒失失的承受了她，他們生活了一些時候，潘陀拉偶然把那只箱子打開，小魔鬼們全都跑了出來作惡，她見了驚恐非常，趕緊把箱蓋闔上，已經只剩得一個「希望」的小魔鬼了，其餘病魔，仇魔等等……不利於人類的小鬼全都逃得無蹤無影，從這一天起，人類就開始有了災禍，但是還幸虧希望還不會逃卻，否則人類的厄運，真不知要到什麼程度。

伊辟米修士和潘陀拉後來養了一對兒女，名叫豆卡龍和辟拉，他們長大了以後就同居，他們生活當時，人類因爲不敬天神，觸怒了宙斯，被宙斯懲罰，他叫海神納普頓放出洪水，納普頓用三股叉在地上連連頓擊，大地就立刻送出一道水流來，淹沒了房屋，森林，高山把人類全都淹斃，只有豆卡龍和辟拉兩個人因早得

神示避居，巴那索斯山頂，宙斯由於體念他們的正直無罪，讓他們依舊活着，後來他吩咐納普頓的兒子特里頓把海水招回，又親自把烏雲撥開，這樣才逐漸恢復了平靜，豆卡龍和他的妻擁抱着哭泣了許多時候，後來禱求天神，得到啓示說：「由此處走去，一邊走，一邊向你們身後拋棄你們偉大的母親的骨。」起初辟拉不肯遵從神示，後來豆卡龍想到「偉大的母親」是指的「大地」，「骨」是指的石塊，於是兩人就拾了許多石塊，一邊走，一邊向他們身後拋擲，果然神示應驗，豆卡龍所拋的都成了男人，辟拉所拋的都成了女人，這樣，世間就重新有了人類了。

在世界各國的神話中，像這樣關於人類創造的傳說都是極富興趣，例如南非洲有一個土人族以爲人類的始祖是蚱蜢，澳洲有一個土人族則說人類是從蜥蜴生化出來的，有一個天神造了許多小蜥蜴，把它們的腳分作手指和腳指，給它們鼻子，脣，把它們的尾巴砍掉，使它們直立起來，於是就成爲人……諸如此類光怪陸離，富於色彩的傳說，並不亞於希臘的神話，但是要在這些神話中找出那樣完美，那樣富於聯想，那樣複雜多變的，卻不多見，這恐怕是由於希臘文化的特別發達，思想較有系統的關係吧！

五 尾聲

從上面幾段文字裏，我已經用盡心力把希臘神話壓縮在極簡短的形式下介紹給讀者，差不多重要一些的事蹟，都已約略有所叙及，讀者之中如有能讀英文的，不妨去到圖書館裏借一部奧惟德（希臘詩人）的「變形記」（Ovid: Metamorphoses）來看看，據我所知，工部局圖書館裏有一部三卷的「奧惟德集」（Ovid: Works Translated）其中第二卷裏，就包括「變形記」一書，我上面提起過的鄭振鐸先生的著作，亦是大都根據奧惟德書中所述，再廣求參考而成的，對於不能讀英文的讀者們，有機會讀到鄭先生的神話集和他的創作小說「取火者的逮捕」（讀者想想，這位取火者該是何人，不是普羅米修士是誰呢？）那亦是已經够有興趣的了。

同時，我這裏還要附帶說及一句世界各國各民族關於開天闢地，創造人類的神話和傳說，我有一位朋友久以前已在收集和整理，想來讀者不久定能讀到一篇有趣的文章，你們等着看吧！

再話作家書法

賈兆明



客有詢余以作家中究以誰之書法最佳者，余不敢答。蓋諸家所作，各有千秋，余鑑賞力弱，何敢妄施雌黃，強加軒輊？又詢余以誰氏最劣者，則不覺脫口而出曰，創造社之段可憐也。段氏所書奇劣，直類小學一二年孩童之作，不但筆力稚嫩，結構尤支離可笑。

創造社之巨子，郭沫若與郁達夫，書法均絕佳，郭氏潑刺倔強，郁氏落拓不羈，各顯其橫溢之才，且與其文章及人格相符合。字之以氣魄勝者，當推兩公。

爲郭沫若氏所盛稱之川人李劫人氏，所寫文稿最細小，幾與五號鉛字相髣髴，繩頭小字，秀麗清晰，他人弗能及也。

嘗讀「文心」，謂陳望道之文章最緊嚴，在文法上絕無瑕疵可言，然讀之則難免有晦澀之感。余謂不特其文章爲然，卽其所書之字，亦未嘗不有類於此；筆筆沉着，然去美秀則遠甚。

陳氏之至友劉大白氏，文章質實無華，所書字亦拙樸少書卷氣。

科舉制之廢止已近五十年，新文學家之會得科第者恐祇一二人而已，會孟樸氏其一也。凡與考者對於書法必有相當之練習，曾氏小楷端正遒勁，確有練習者也。其子虛白，卽拙劣草率，一望而知爲疏於臨池者。

文壇上有父子作家，亦有所謂兄弟作家。曾氏爲父子作家，孫伏園與孫福熙以兄弟作家蜚聲於時。孫氏昆仲均擅書法，渾厚挺拔，蓋亦有素養者也。伏園具晉唐人風度，福熙筆力尤雄健。

徐志摩死於墮機，文壇惜之。其字亦似可飛者，用筆略嫌纖佻，無壽者相，此其為朕兆歟。

哲學家李石岑，字學康有為。惟懂得貌似，筆力單弱，去康氏雄肆凝渾之姿遠甚。

錢君匄氏，初僅知其為裝飾畫作家，近年來始知其復精篆刻，有印譜兩冊刊行，而更能作擘窠大字，隸書行楷均擅。會見其所書楹帖，隸摹史晨碑，行楷法閣帖，工力或有未逮，要亦難能矣。

聞一多以新詩名，而近來則轉致力於古文學之研究，而於金甲文字更深用功，以是其書法頗饒金石味。

一代曲學宗師吳瞿安氏，人格高尚，眾所共仰，所書字瘦健剛勁，彌肖其人。冀野盧前，最能傳其學之弟子也，軀幹癡肥，其書筆畫粗碩，亦現臃腫狀。

南社詩人柳亞子氏為人豪爽，其字跌宕縱逸，豪邁絕倫。殊令人喜愛不置。

清娛漫札

鄭逸梅



輩，啓後承先作曙星。「惟過蒙推重，愧不敢當耳。」。然唐李青蓮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白鵝，」實則

石聖老人鄧春澍作畫之餘，就

於吟詠。蒙以詩寄懷云：「白雲溪

上老吟身，一笑年華已六旬，我慣

清遊常作客，君懷絕藝竟忘貧，留

心翰墨還今古，浪跡滬蘇秋復春，

塵世浮華同飽閱，盡情俯仰作勞人

。」又一首云：「睥睨乾坤雙眼白

，消磨歲月一甌青，保存國粹惟吾

世谷謂奉承勢位者，輒以馬屁

稱之，此二字實不可解。或曰：「

馬屁者，馬幣也。韓昌黎送石處士

序有云：「撰書詞，具馬幣，」蓋

馬與幣帛，所以為餽遺也。」說頗

近理，姑錄之以資研討。

晉書王羲之傳：「山陰一道士

，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道

士曰：「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

。」。然唐李青蓮詩云：「山陰道士

換鵝乃道德經，青蓮誤之而為黃庭

經也。宋拓黃庭內景經，為彭尺木

所珍度，淨雲庵僧牧石詢尺本現狀

，曰與羣人名士為緣，問為誰？曰

名士圍南老樹，美人黃庭內景經，

色香俱絕也。牧石因有詩云：「古

色古香不礙癡，本來面知出塵姿，

瞎僧雙眼無完福，轉斷秋波臨去時

。」當時傳為佳話。

長篇
連載

雙雙

鴻蒙

十三



夏天的雨陣來去無準。當天氣悶熱得十分難耐，鬱蒸如焚，空中像張了一把巨大火傘，可是說不定午後晚間，幾片雲彩迅速地疊起來，接着漫空沈黑，那上天的奇觀，——偉大神奇的瀑布便一個勁兒向地面沖落。雖然急雨不會連續過久，可是那樣痛快淋漓的光景真够得上一個「驟」字。自然中一切氣象的變化，除却大漠中的暴風，巨洋上的怒濤之外，難有其他現象可與盛夏大雨作比的。

笑倩，（不，現在她已被她的義父改名喚作竹青了。）在這一季中她纔知道欣賞這樣驟雨的意境。以前，悶在小小的院落裏，無時不忙着打扮，見客，說話的技巧，飲食的酬對，一直到夜深客去，又忙着打發睡魔；就是能稍稍感到春夏秋冬的轉變，也不過是由於衣裝脫換與口味不同罷了。除此之外，她連雲雀歡唱，小鴨兒浮水，各種市上應時花朵的售賣；甚至冷的冰激凌，熱的八寶粥等等最易使人由味感上向時季着意的事，都十分模糊。這是她的物質享受太過從容？還是客人太多，言思太亂呢？她無從加以分析。偶然閒一會，不是同姊妹們「頂牛」「擲色」，便學學人家人做做十字挑紗手工，對於氣候鮮有觸感。至於晴霞，細雨，沙風，密雪，那些最平凡不過的現象，更難惹起她與那一般籠中少女的注意。其實，笑倩既有靈敏性格，又是富於感應力的青年女子，應分像大觀園裏那些多愁善病的姑娘們一樣，可是環境能够增多，也能够消滅人性中的某幾部分；若環境的力量過大，個人的智力無能，真的會把原是活潑潑地生人漸漸變成被裝置的機械。這個道理，直待幾年以後她纔能略略明瞭。

這一夏期的雨量特別多，像那樣驟雨，往往三天兩次降落。好在過去得很快，幾十分鐘後，雨歇雲消，依然一輪當空，發揮悶熱的大力。笑倩住在靠大運河支流不遠的菜園裏，到處是層層碧綠的色彩；到處有知了與青蛙的叫鬧，又常常看着空中傾盆，白珠急灑的光景，以及各種花木葉子的搖曳姿勢。雖說是她獨個兒在那兩間茅草頂的木閣上面時居多，可並不覺寂寞。她有她的暑期習課；每天按着定時工作，總感到日子過的太快。何況有好多生機旺盛的動植物，無時不對她表送出悅目的形色與諧耳的樂音。

因為驟雨太多，菜畦中的積水溢出，時時會漫過碎磚砌的通道。前十多天園主人吩咐在木閣與下面菜畦間搭成一座斜度的「板橋」。材料是舊門板反過來橫釘上木棒，一端搭在閣上竹欄旁邊，一端向下斜插到幾塊石頭縫中，以便她與別人上下利便。閣子雖不很高，離開濕潤地面也有四尺。周圍藉木椿架起，鋪上十分平貼的木板，長方形的牆壁是把松桿木片釘好，裏外掛上蘆蓆，中置紙糊的五折小屏隔作兩間。這裏原是每年夏季，園主人——那又古怪又平淡的老人避暑佳地，現在却變成笑倩的臥房。

名目上是菜園，其實水閣後面便種着三分多地的玉蜀黍，還夾雜着十幾行方在秀穗的高粱。沿東面已頽塌了一半的土牆，全是果子樹：水蜜桃，大青梨，沙果子，柿子樹；最多的是棗樹，一共二十多顆，差不多有半抱粗細的樹幹，每到棗熟時候，青紅雜綴，遠遠看去，真像多少色彩鮮明的寶石密掛枝頭。通往房的角門口雖也有十多根小竹子，却不見旺相，怎麼施肥培護，若干年來不加多，也不向粗裏生長。據說是這一帶土性含沙的關係，宜於栽植肉質的漿果，却不宜於培養歡喜水分與嬌媚香豔的花卉。所以這一簇細竹不是園主人的當心愛護，怕也不易存在呢。

幫傭的錢大娘，除却早起夜眠之外，園中不見她的身影，因為她要幫着園主人的兒媳燒飯，推磨，洗衣等等雜事。就是那位比笑倩還年輕的媳婦，要主持一家內務，又有不滿週歲的嬰孩，自然也沒工夫到這清幽所在。獨有跛腳種園的，只是不落雨，他總在菜畦中分秧，加料；好在雨多不用打水，那兩隻大圓木管一直懶懶地歪在井邊的草棚下面。

園主人，——這一心一意幹着「抱甕」營生的隱士，一天總有個把鐘頭到園裏躍達。向例，天天吃的青菜都是他親自摘拔，不許別人動手。至於督導着跛脚，如何翻土，耨溝；如何撒種，培土；如何軋苗，剪葉；如何薅淨，收子，彷彿他的經驗比一般老手種園的還要豐富。所以這約有一畝半的園地，每年出產，儘够他一家吃用之外，還可挑到鎮集上出售；園主人的板烟，香茶，以及跛脚的身工都從這些菜蔬上開銷出來。

笑倩住在這裏是從上年秋初，不過以木閣做她的臥室纔有兩個多月，以前是住在老人兒媳的隔壁房間裏。已近七十歲的老人，對於這突降的義女有說不出的愛護心思。自己向沒兒女，只有一個過房姪子在大城裏學銀樓生意，雖然感到這樣家庭的清寂，却爲甚麼不向親戚隣居家收留乾女兒？偏等着這位從風塵中走來的姑娘呢？他自己難於解釋，惟有「緣分」二字可做話把。一樣是年青的女孩子，他對那瓜蔓親的表姪女宜紅，爲甚麼總不投「緣」？却因宜紅的引進檢拾起這一顆「掌珠」。

笑倩現在是他的義女，也是他的女學生，——尤其是對於種樹養菜等等知識的授予，比起讀方塊字寫做格還要看重。

對她，這裏的一切全是新鮮，清潔，又全是和平，幽靜，與往日的混沌複雜生活恰成對比。在無從意想中，她像是飛入美麗的夢境；而最感親切，向所未知的「親子」之情，居然初次嘗到。那不是做作，又無其他動機的體貼，關懷，她雖够聰明，從戲劇故事，說書，小說中也略略見過，或者聽人述說，但，真摯肫切的至情，無論如何，不是身經總難想像。

至於對自然力的奇偉變化，一切有生物的生趣洋溢，她只有驚奇，同情，如一個貧兒步入珍寶徧布的皇宮。這在人生青春期間突現的智性，與情感上幻變，比起從幼小時接觸慣了，慢慢增大的，迥乎不同。就這半年多的人生嘗味，已將她的心理默化到另一方向去。

時令距出伏期沒有幾天，悶熱，在正午與午後已達到一年中最高的度數。木閣上雖有四面綠蔭遮繞，却依然是熱不可耐。白木欄杆，用手摸摸，皮膚都覺得燙熱。笑倩在早上，趁風涼便把這一天的案頭工作擱

着汗趕出來。楸木油案上放着一疊大小正楷的做字，還有溫讀的孟子，與用硃紅筆圈點過的史鑑節要。這都是老人的例定功課，從上歲初秋認方圖字，讀三字經起首，經過十個月的習讀，她已記下且會書寫幾千生字，對於粗淺文理也大概了解。頂得過幾年私塾學生的用功。她的義父專心費力，想在兩年以內造成她能够自己讀書的基礎。好在自己除了園中工作與鄉鄰老輩談談閒話，下餘的工夫，他可盡力給這位天賦聰明的女孩子開蒙，施教。夏季太熱，午後便不許她再弄筆翻書，可以隨時休息，做做針黹，或者隨着老人在園地裏消閑。恰值這日極熱，笑倩從一早曼聲低誦：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到這一章的末句。雖然額髮邊的汗珠向下直滴，她却一面擦着白布手絹，一面迴環誦讀，直到合起書本暗誦不差，方纔停聲。出於自動的追求知識的熱誠，又加上老人的講解明晰，她雖然是初學，却已深知好書的真味。句子中自然有不很了然的文辭，而每段大意略能通曉。雖從那種陳舊小學教科書三字經上，她頭一回明白歷代的繼續，興亡，也多少了解點舊倫理的觀念，可是從讀孟子起，她方感到真知的寶貴與道理的分析。尤其是近讀的一章，當中有不少說志，說氣，與許多擴大想像力的比喻，雖不全個明白却使她更感興趣。孟子引證的古詩句，她認為真是聖賢設辭，說得那末恰切，那末真實。關於徹桑土，補葺牖戶的經驗，她早在吳家莊後「歸寧」時就有動於中了。那狹巷外，半傾映壁上的螞蟻與各種昆蟲的生活情態，她會像天真兒童細心觀察。當中秋節或初冬時候，她從班子退回那小小「家屋」中去，謝絕了虛假酬對，又不願同別的姊妹沒白天夜裏往戲園子裏瞎坐，便強拉住宜紅在那片略有生機的映壁旁邊，打絨線手工，看蟲蟻排陣。所以早就曉得他們怎麼防備陰雨，怎麼貯藏食物，怎麼修補穴窟。她從這些小小昆蟲身上，無意中懂得有生的競爭，與爲存在而有的準備。想不到幾千年前的古聖先賢，也一樣取用這等材料，給多難的人間做出榜樣。

她雖是將書背熟放在一邊，心頭上却忘不了秋風起時，那些小小蟲蟻拖着飯粒，死蠅，成羣逐隊，紛紛忙忙；以及銜土，抬草，預備蟄伏的綢繆工作。因此，腦中的聯想也愈擴愈多，向過去生活史上，東一點，西一段地起伏尋思。想到蟲蟻的閑事，吳家莊的歸寧故迹；更禁不住引起密藏在記憶深處的姑娘生活，與各種做作態度。這種種聯想的集中，由於情感的連貫，自然會將那個健爽有爲的青年身影兜上心頭。已經一個多年頭了！他往何處去？他可還能在忙勞中念想着會遇到自己這麼一個女子？他又那能猜到自己居然另換了一種生活……她爲的安心，爲的努力學業，平常時總不肯使心中動此妄念，可是這一上午的讀書餘閒，無謂的尋思依然落到這位「天涯人近」的身上！

午飯後，她並沒睡中覺，只是斜凭着木欄對着扁豆架呆看。太陽光射過來，手背上映出晶明的汗粒。她一直有半個鐘頭沒會移動身體。

高樹上的鳴蟬，天天聽慣了，更不覺得聒噪，惟有小巧的青蠅像聞着她那圓髻上的油香，飛來飛去，略略使她感到煩人。這時正當熱倦易眠的中晌，跛脚赤着上身倒在井台邊的涼棚下，鼾聲洪大，隔着一片菜畦還聽得清楚。木閣背陰面的草簷下，掛着紅下頷與百靈的兩個鳥籠，那跳躍不停好嘯好叫的靈透鳥兒，也爲熱浪所襲，蹲在橫棍與木片小台上半合起眼睛，像在做夢。一點點風絲不動，扁豆的紫尖白瓣的小花，靜靜地，如蜜蠟捏就的一般，捱着夏午的熱晒。地上，土塊爆裂，雖有前兩次的雨勢沖過，但沒有半天，早已變成乾硬。看樣，再有一天沒雨，跛脚應該要用力打水，從細溝內向菜畦引灌了。

一切都在暑熱下的穩靜之中，像等候再一場的驟雨。

時候久了，笑倩，沈落在回憶的心思也敵不過午後體倦，恰值欄前柳陰偏移，給她擋住陽光，她漸漸覺出眼皮無力，將汗濕的腮頰攔手臂上面，恍惚間，想去尋覓她那遺失的珍寶。

依然在那間陳設華麗的大房間的鏤銅床上，自己脫去長衣，放下半邊羅帳，預備睡覺，一返身，却突然出現那個似頑皮又似真實的面容。他一隻有力的臂膀擁着自己的左肩，不許將那半邊帳子放下，意思自然明

顯，他以無言的柔笑向自己作「在這兒」的請求。自己正在無法表示，似要推去他的手部，陡覺一陣震動。啊！木欄被熱汗濕潤了一大片，而立身旁的却是這園子的本主，——那留着花白下鬚拖着草鞋的老者。

她怕是說過甚麼夢語，臉上突現出兩片紅暈，緩緩地扶着木欄將身立起。

「你怎麼不向牀上睡中覺？這兒，不說太陽晒，你看又有雲彩，一會落一陣大雨，你受得了？……」

老頭兒將右手中的竹製手杖橫攔在欄杆上，從黃葛布肥袖短衫下抽出烟管與皮烟袋，趁勢坐在木橙上，

從容地裝捏旱烟。

「沒帶洋火吧，裏間有，我取來給你點上。」

笑倩順口說過，便跑到屏風後面，先對着牆上的小掛鏡看看自己的面色，隨手攏攏鬢髮，拾起洋火匣子轉身走出。

不錯，她這時方覺得精神恢復，從柳陰一邊斜看上去，有幾片白中顯暗的雲片蕩來蕩去。

「不，這時候我也不過剛剛睡醒呀，怎會到園裏來？可巧七月十五日，這兒年年有的盂蘭會，今年，左近莊子上的首事因為咱這帶雨水足，又沒冲壞莊稼，地方上一季沒過兵，大眾都願意湊錢唱一台神戲。……大晌午，遮着蒲扇來了四五位找我商量，方纔吃過菜豆湯散了。我也不再睡午覺，想給鳥洗個澡，却看見你爬在杆欄上睡着了。……看你這橫肱睡法，我倒記起當年讀書的習慣，睡中覺，一例是這樣老法子，往往醒後唾液口沫一大堆，把書本子沾透。……」

「啊！爸，真的？七月十五唱戲，叫了班子沒有？」

「瞧，倒是你年輕有興頭。商量有定規了，班子還沒定。左不過近幾縣裏走來回的草台班，自然不上你在大城裏常看的甚麼京角兒呀……」

「說，你老人家也許不大信，我在那邊一共呆過五年，上戲園子去的次數真數得出來。京角兒，像老三旦，還有甚麼幾個名旦，人家化大錢定座兒，我不是沒去聽過，可惜我在班子裏不是真學過唱工，所以分

不出高低好壞來。」笑倩有意坦白地表示她已往的生活，接着老人的話根便連串說出這一段。

老人用白銅烟斗的背面微微敲着木欄上的鐵釘，像贊歎也像追懷。搖搖頭道：

「你那會說假話！一來，我早看得出你的舉動，真不像風塵中人。你不愛熱鬧，性情有點冷裏熱，我完全明白。不過，你不會唱兩口京腔，不會幾聲小嗓，我倒覺得真怪！不是？你以前告訴過我，從十一二歲就在那些可惡女人手下過活？難道她們不想把你弄成個色藝雙全的姑娘？……」

「是呀，爸，你說的與她們原來想的一個樣。」她深深吐出一口熱氣，彷彿勾起多年的鬱懷，趁此發散一下。「怎麼不哩！化錢請師傅，背戲文，調嗓子，這些功課一步差不了。我那時記性又好，直到現在，還記得長篇唱辭，小姊妹誰都比不過我學戲的進步。……可是，也許我不應該在男人們面前丟這份臉，學過三個月，忽然生了場凶險的傷寒，有十多天簡直發熱得人事不省，每天，她們強用羹匙給我順進幾口米湯，藥也是這麼吃的，不知一共化過多少費用。——後來我聽說會到幾百里外的地方，爲我專請有名醫生來開方診治，整整三個半月纔能下床。那時，不但學戲的事沒法提起，就是頭髮也脫下一大半，全身褪過一層厚皮，飯只吃兩三口，還得按着忌口的規矩不敢動葷。……人呢，也不一律，那些女人們不是沒有好心的，自然，她們對我特別看重，怎麼化銷都肯。又調養了將近半年，因此，我還種下一份病根子，每到秋初便容易傷風，乾噎，冬天老是得吃消痰補益的藥劑。不記得那位醫生對管理我的假母說：我這次大病過後，不要過於勞碌，若再累着，再發起來是沒法下藥的。這句好話纔把我從小學戲的功課取消！她們爲保留我的身子，便不能顧到甚麼清唱的本領了。……」

笑倩輕易不肯提的舊話，爲了聽戲談起，便有點激昂，又有點兒高興地，把自己不會唱皮簧的原因訴出。

「啊！啊！」老人猛力吸着旱烟，又急急地噴出。「對了，對了，怪不得孝圖媳婦常同隣居的小姑娘們談家常，說幾次請你小聲唱點京戲給大家解悶，你總是說不會。不要說年輕的孩子們，就連我也以爲你不願再玩這種賣藝的聲調，我還把媳婦說過一頓，別的不管人家是甚麼想法，強去纏擾。……原來如此！……當

日會幾口倒也自己解悶，不會呢，那些時候自然少累身體。我不反對女人們哼小曲，歌詞，只是情願；音樂不也是調和性情的要事？『以鳥鳴春，以蟲鳴秋，』自然之感誰能沒有？古來把歌詠看做年輕人的一份學課，爲甚麼後代便連男人除了說話，唸書，在私塾裏唱詩之外，便不准他隨時喊兩聲舒散舒散？女人，更是話也不許多說。……』

他還要往下續說他的教育原理，笑倩因爲這些話跑得野馬太遠了，急於把牠扯回，便插問一句：

「唱草台戲我倒沒見識過，這兒都在那個莊子上搭台子？」

「噯！我說話就是好爬蔓子，不是你提到演戲，我不知會說到那裏去。你沒經過，咱這一帶從前照例是一年兩台大戲，春秋二季，但這是民國以前的老話了。從民國二年鬧二次革命以來，雖說這僻遠地方沒受影響，可是不懂，怎樣一來，鄉下人的心思漸漸轉變，大家都不高興，凡事總要向省力處辦理。又接着三年秋天的大水災——那故事談起來就得一整天——連食糧都不够用，那能演戲！以後，便是一年只有莊稼收成後的一台秋戲了。再經過民國五年，又是甚麼討袁，甚麼護國，隔這兒幾百里的地處便有人據起，招兵買馬，有時開火。好，……好容易挨過半個年頭，這一帶還好，只出過幾個明搶大案，算是平靜下去。後來，凡是年紀略大的男女誰也不願提倡唱戲，聽書，這些閒中取樂的舊事了。到處有搶匪，到處是亂人，那好與十年前相比！幸虧咱這窮苦縣份不靠鐵路，偏在一方，又沒多少闊氣人家，年輕的老實人居多，連當兵的也少，所以還算有點『治安』。聽說有幾府這幾年來鬧得夜不安枕，鄉村裏的土炮，快鎗，常常像放過年的鞭炮。土匪多，勦兵也多，你來我去，那一帶的老百姓怎麼過法？……』

他的話頭又從演戲上向外又出，說了這套地方變亂小史，可仍然沒提出七月十五搭戲台的地方。笑倩與老人處久了，曉得他的脾氣，正說到興頭上不好打斷，一定得從帶出感歎或詛恨的話頭上插語。

「呀！」她笑得小嘴都沒合上，「爸，你又說到那兒去了！到底在那個莊頭上豎木柱呀？」

老人把油光紅亮的湘妃竹烟管連皮烟袋向斜垂的柳枝上一撇，自己禁不住露出僅存的上門牙，多皺摺的

眼角分外鼓起，用手拍着欄柱道：

「老脾氣，老脾氣！從年輕時我一向這麼說話，你知道人家不是把話葫蘆的綽號送我？也對，人要明白自己，誰也有一份改不了的慣性。……啊！啊！先說搭台子的地點，這是老規矩，有名的鴨兒灣。——你沒去過，就是沿東河汊下去，過了那一大片蘆葦蕩，有塊下坡的土地，西面緊靠着周圍種着白楊樹的義地。這是有來源的：以前——又是以前的事了！運河河面寬大的時候，現在河汊子的所在，正是一個小小碼頭。直到現在，那灣地裏的磚石，瓦塊特別多，有時還從耕田裏檢出古董玩物。那多熱鬧，我記得清清楚楚！每到秋季，天天過往的米船，貨船，前後緊接，大多在碼頭上打中尖。別瞧不起河汊的蘆蕩，那兒，當年是一片好的市集。飯館，茶座，客棧，就連說書唱小曲的男女，靠着那碼頭過活的，也有幾十個。爲的來往客商都是化錢不在乎的南北行子，還有搭糧船上京會試的舉人，小官宦的家眷，一到中尖辰光，真够得上滿桌魚肉，叫本地的鄉下人乾瞪着歎氣。可也因此養活了好多做小本營生的人家。……話說回來，叫鴨兒灣，便爲的那些飯館，客棧，每天在這個土坡下收買各種食用的家禽，左近鄉村，每年靠養鷄鴨，賣雞蛋，松花，維持生活的，差不多一早都到這集場，與碼頭上的買主打交道。鴨子，本處儘管有水塘，有河汊，容易放養，鄉下人誰捨得自個吃用。過路人貪圖這兒的肥鴨便宜，一條船上，十隻二十隻地買去，不算希奇。所以，真是本處的實情。……以前，一年兩次的戲台搭在灣下，算來，快兩年沒會聽過戲了。……你頭一回在我家過夏，却趕得上。……不過！」

老人這一段的野馬還沒跑出本題，而且笑倩聽到過去運河碼頭的情形，自比剛纔說的兩套富有興趣。她靜坐在小竹床上，十分注意地聽他追述。不意老人的詞源驀地截住，她揣測那以下的話意，以爲他是在說鄉間的草台班子沒有好角兒，不值自己聽賞的謙詞，便急於分割地道：

「聽戲是看熱鬧，江湖班子一樣另有工夫。」

「不過！……」老人的口氣從緊張落下來，彷彿已失去描摹的氣力。「不過，咱不管戲的好歹，只要有

鑼，鼓，生，旦就行，唱得好誰又懂得。這不是在大地方，有閒人閒工夫請人教戲，學票，莊稼人要看的，不在乎聽。不過，我想的另一回事。……」

「甚麼？」她纔明白猜測得錯誤。

「你想想，爲嗎快兩年連一台酬神戲都演不成？」

「……是收成得差色，不就是大家不肯化費？」

「對，都有一份。」老人說了多時，一直忘了酷熱，這時纔掏出胸前掛的一條本處木機織的粗布面巾，抹抹額上與多斑點的手背。

「收成，三四年來頂好的只有八成，上流幾乎年年出水，雖然不是黃河，却也一樣開災。自從有了輪船，停了運米以來，這條從北到南的水道像沒人理會的棄兒，任憑他飢寒，叫喚；淤的淤了，水大的地方便冲成湖泊，兩岸上自然是牆倒屋塌。靠河吃飯的生意人，莊稼漢，各顧各的另尋生路，從此後，收成縱然好，也不像舊日的繁盛。其只咱這一帶，……地方愈來愈苦，又沒有多少在外經商的，習手藝的，淨靠着田地過日。運河興旺的時候，誰的手頭都像寬綽，慢慢地，河道廢了，也像破了這一帶的『風水』，不懂得甚麼原因，就是不十分荒年，大家也都緊束。還有，——還有，自從上年又一次的打仗，散兵，亂匪，趁火打劫，就連這河西面的幾縣都受過他們的擾亂。到現在，聽說東縣還有好些雜牌隊伍沒有解決。……找樂，這纔叫做勉強！我拗不過諸位的面子，入鄉隨鄉，再在那邊響響傢伙也好。論起來，我那有這等閒情。」

這菜園主人二十年來早已甘心過着隱士生活，把功名，事業，甚至譽望，是非，都願拋却。有過房姪子爲他繼續「香烟」；又給那年輕人找到一件正規行業，娶妻生子，自己更覺得無牽無礙，樂得與魚鳥，花蔬，終天接近。論年紀與鄉品，他原具有這一帶的「出頭人物」，或是「鄉長」，「小紳士」的資格，但他一概請讓他人，不願問聞家園外的俗務。因爲究竟這些小村莊還沒被外面的汹涌新潮完全冲捲，一般人仍然保持着遠代相傳的「尊齒尚德」的老風氣，所以，凡是有關地方上的大事，總要得他同意；即使他無不應允，

可必須同他說知。他這份「人緣」的價值在歲月磨鍊之中愈久愈高。鄉下人如果聽說某一件大事，高大先生沒有贊同，大家便認爲不很妥善，無形中布滿疑慮，事情便不十分順手。就如這次秋季演酬神戲的預計，雖然首事們一致同意，仍然聚攏來求他作最後的決定。

他從幼小時候受過正經的老式教育，近二十歲恰遇到大變動後的轉變時期。雖然南方的「太平天國」已逐漸化成故事的傳說，但是「稔子」方盛，在幾省邊界上殘破了若干州縣，他的鄉邑因爲緊靠運河，也受過一時的蹂躪。爲了時代與情感的迫要，他也如許多青年子弟一樣，拋掉書本，投身行伍，在淮軍部下的一位哨官營裏幹着司書兼管軍餉。這期間，他學會騎馬，耍大刀，使長木桿的武藝，又早早見過洋式火器的精巧。五六年中，他隨着剽疾追逐的步兵奔馳過好多地方，對於黃淮兩岸縣分，地形，以及風俗，人情，都有豐富的經驗。「稔子」事件平定以後，他已擇得一份前程，可以打點上任，有管領千把人的軍營職位。可是在「打點」上，便不是他的力量所及，只好捧着硃紅官印的銜紙，牽着馬匹，重回故里。……以後纔能安定下來整理田園，把從小訂定的老處女娶到己家。……武官既然不能赴任，他想再從科舉的階路上「徼幸」一下，可是，混過十年，僅僅踏進了上升的初級，便不能再從秋闈的榜上望到榮名。經過兩次試驗，他懷着空想，每次白白地費上個把月的時間，與欠下親眷湊集的功名債息，想想已經快過中年，便決意連文的科分，也像武的空銜一樣，一概讓與他人。

但，沒料到二十年來灌園種田的歲月，却給他享受了不少的幽閒趣味，而且物質上的收入居然年有增加。從去年又遇到笑倩流轉至此的機緣，他情願收養這顆潔美的野花，認爲義女；比起當時過房姪子的心思還要高興。因此，凡知道這段事由的，也都稱贊高大先生雖然沒生過男花女花，却有一子一女的命宮注定。

爲了商量演戲，在熱午後打消了他那睡中覺的慣例，逛到園子裏，無意中與笑倩談起過往的地方情況。當他重復說過：「響響傢伙也好」這幾個字，像是包含了他的感喟，他的設想；不過，他是在強烈生活內混過的，有他的人生看法，這樣像是興頭又像感慨的落句，却與一般鄉老的嘆氣不一樣，而那份意味，卽是聽

慧的笑倩，也不容易分清。

究竟年紀不同，她在這個隱士家中縱然身安心足地消磨歲月；縱然有書本上的知識給她改變精神上的需求，但，太幽靜了，太平淡了！一聽見不久就有草台戲的演出，她也有一般鄉村婦女的同一感觸，心中洋溢盼望熱情，從眼角腮膀上現出笑意。

高大先生體諒出這美麗的小鳥雖然不愛吵噪，可是在安逸的籠中過得太久，也應該使她的青春心靈活散一下。

「論理，鄉下戲原有興味，酬神，會親，這是爲叫鄉下人鬆散，鬆散。一年到頭，風吹雨淋，忙得頭毛，汗出，誰說不該來下樂子？！……」

「可惜！」他立起身來指着這時空間的雲陣。「可惜時候不甚對，像近來的大雨，三天兩夜地落一陣。這年頭，湊錢演戲，說不定會招惹亂子，所以近來不會有人提倡，就爲這個。……你瞧，今兒準又有一場好雨，別的不說，倒給跛脚省了氣力用不着澆菜。快過夏了，一交秋可不要像夏季是的儘着落……再開水災，秋糧便沒了指望，……還演戲哩。」

他踱了幾步丟下樹枝上的烟管，轉到木閣後面調弄百靈鳥去了。笑倩覺得這時熱力略減，像微有風絲，看看密葉上面，果然雲頭漸黑，她想，晚半天又得下一回驟雨吧？



燕 子 張 七

石 琪

張七在北京城是一個很叫得響的人物，雖然說不上十八般武藝件件皆通，可是一對飛抓使得確是够得上溜利，在前清的時候給人家保過鏢，護過院，借路的賊人聽見張七的名字，連大氣也不敢哼一聲的就得繞道而過。可是後來時興了洋槍，這一對飛抓竟落在土地上。我和張七曾經像朋友般的攀談過，那時候他也已經是五十八歲的人了，在天橋賣藝場的大板檯上，用手撫着他那花白鬍子，不勝感慨的談着往事：



「老弟，老了，好漢不提當年勇，洋槍興了時，張七的飛抓就祇好落在土地上了。祇要一桿洋槍就可以走遍天下，誰還要什麼保鏢護院的？……」

聽見他這種傷感的語調，我總是安慰他：

「張七哥，不是老兄弟的瞎白話，武藝雖然落了地，咱們可也不是白手求人，憑藝換錢並不算丟臉，再說誰不知道咱們張七哥使的一手好飛抓。」

張七聽了這段話沉重的嘆一口氣：

「唉，老了！」

之後，我們常是相對默然，我發現他的眼裏沉着陰鬱，有時候還轉着淚水。

我在張七場子的大板檯上坐過三年，我也在那裏練過幾次張七教給我的幾趟潭腿，算是給張七哥幫幫場子，可是我從來不知道他還有過「燕子張七」的綽號。

燕子張七這個名字喧嚷在人口還不過是三五年前的事，那時候我正在山東的沿海流浪

着，在那些閉塞不通的小村鎮裏，難得聽見外面傳來的
新聞，荷鋤的老農還有的在計算着今年是宣統幾年了。

當我提着我的小行篋回踱北京的時候，我聽見沿
路的人都在盛談着「燕子張七」飛行絕跡的本領，使
我多年浪跡江湖的人也不能不驚訝，在現在這種年頭
竟還會有這種飛簷走壁的高人，我們那流落在天橋賣
藝場上的張七哥也該自嘆不如了。

我提着我的小行篋由東便門進城，不先近到自己
的家去探望一下，竟抄着遠路趕到天橋去看張七哥。

多年的闊別，天橋仍然是那副老樣子，大金牙還
在拉着洋片，雲裏飛也還戴着他那洋煙盒糊成的帽
子，在那裏做着稀奇古怪的樣子逗人鬨笑，胡老道則
在場子的一隅不嫌煩厭的練着他那「鏢打十二金錢」
，我找到了張七的場子，却換了幾個小女孩子在那裏
唱着「姐兒大鼓」。

我徘徊在天橋的四周，沈三的彈子還是那老套，
寶三摔的跤也不見起色，天橋這藏龍臥虎之區，把張
七藏到那裏去了呢？

我信步踱到一座賣藝場的近傍，茫然的望着那些
咧開嘴蠢笑的觀衆；我忽然聽見：

「諸位您上眼，這就是當年張七的飛抓……」
我矍然的一驚，拋下了我的小行篋踉蹌的跑進場

子去：

「辛苦，老師傅！」

賣藝的人彷彿嚇了一跳，他打量着我那被滿風塵
的臉，不襯和的配着一套卸了架的破西裝，勉強的抱
了一下拳：

「辛苦！」

「勞您駕，跟您打聽張七那裏去了？」

賣藝人更吃驚的張望着我，我不知道他拿我當做
了幹什麼的人，他吞吞吐吐的反問我：

「燕子張七？」

「不是，就是從前在天橋練飛抓的張七哥！」

賣藝人這纔恍然悟了，他用他那幹練的眼仔細的
釘視了我一下，帶着一點悲切的扯住我的手：

「您，您是……？」

我點點頭，我告訴他我從前在張七場子的大板凳
上和張七哥談過多麼長的時候。

賣藝的也不顧場子的觀衆，爬在地上給我磕了一
個頭，悲切的向我叫着：

「師叔，您來晚了！」

「怎麼？」

「七爺就是我們老師。他……」
我想起那從前在開場的時候不時練一套花拳的小

孩子，幾年不見已經這麼大了。

「他呢？」

賣藝人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迸出一句話來：

「老師幹了。」

我悲愴的掩着淚眼踱出了場子，保鏢，護院，賣藝，死，張七的飛抓竟由落地而入土了。

我垂着淚眼提起我的小行篋，賣藝人突然由背後趕了來：

「師叔，師叔。」

我茫然的回過頭去，我的淚眼對着他的淚眼。

「師叔，您……」

我無力的回答他：「我走了！」

「師叔，我叫凌霄，是我們老師的大徒弟，您有工夫到我家裏去坐？」

我無目的點了點頭。

「一準，師叔，今天晚上在我那裏吃麵條，北下

窪子六號。」

「一準，晚上見。」

我想我是多麼荒唐的結識了一個師哥，又多麼荒唐的得了一個師姪。

把小行篋放在家裏的床角下，已經沒有氣力和家裏的人描繪流浪中的古話了。

天快黑的時候，我費了很大的力氣纔找到北下窪子，這胡同藏在一堆比大森里還要破舊的小胡同裏，胡同兩傍人家的門首都堆滿了垃圾和糞便，小孩子們在垃圾堆上玩着捉迷藏，有時候也學着大人的口吻大聲的罵着別人的娘。

從前我也到過張七哥的家裏就不是這樣，張七哥說過，「人雖然窮，我們總得落個乾淨，清白。」張七哥的家就和他的人一樣，乾淨，俐落。

北下窪子六號是一個大雜院，從大門口的拉鈴牌子看來就有七八家，我弄不清我應該扯那一個牌子，我站在堆滿了鍋碗盆灶和垃圾的院子當中嚷：

「凌霄老師傅在家嗎？」

由東廂房的破門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忽然整個的竄出了身子：

「喔，師叔來了，您請裏面坐吧！」

我看出來凌霄身上所穿的比在賣藝場上更寒酸了，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們張七哥，我握住凌霄的手，眼眶中滾下了淚水。

凌霄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他扯住我的手不住的讓：

「師叔，您屋裏吧，師娘在裏面呢。」

我滿目悽涼的踱進屋子，看見暗間裏的坑上堆着一團東西，但彷彿還在蠕動。

可是凌霄却對着這堆東西說：

「師娘，我們師叔來了。」

「那個？」

我仔細的看，我發現那正是我們的張七嫂，但是老得不成樣子，而且癱瘓在那裏了。我趕上一步去：

「七嫂，是我。」

「喔，大兄弟，多年不見你到那裏去了，可惜你張七哥來不及看見你了。」

我看見七嫂的枯澀的老眼裏濕潤了，我背過頭來又看見凌霄也抹着眼淚。

我再把頭背向別處，張七的飛抓熟悉地掛在暗黃了的紙牆上，對着飛抓，我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老人看見了我的眼淚，也看見了飛抓，她努力的抑制住自己的傷感，硬着嗓子叫着凌霄：

「凌霄，讓你師叔外間屋坐吧！」又向着我：

「大兄弟您外間屋坐吧，這裏太髒了。」

我坐到明間裏來，低低的向凌霄詢問：

「七哥怎麼過去的？」

「師叔，這事提起來話長，您喝碗茶，我和您慢慢的說。」

捧着凌霄斟給我的一杯茶，我聽到了這麼一個平凡的凡的故事：

「師叔，您知道燕子張七是誰？」喝了一口茶之後，凌霄突然問我。

「在路上我會聽見別人盛談着，那是一個大飛賊，並且已經伏法了。」

「伏法了，師叔，那就是我師傅。」凌霄不勝悲愴的說。

「可是七哥並不會飛。」

「是的，這事不過是您知道我知道，別人都說老師會飛，師叔，老師是老實人，憑老師的本領要是不安分守己的話，多了不用說，一輩子的吃穿總不用發愁！」

我默默的點了點頭。

「可是人家說他會飛，說他是飛賊，綁在菜市口斃了，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師叔……」

凌霄忍不住的悲愴，竟號咷大哭起來。

我放下捧在手中的茶杯，極力的撫慰住他，然後命令他吃一口茶。

我明白張七哥，我相信凌霄的話，雖然我的悲憤並不比他的難過來得輕，但爲了緩和這屋子裏的空氣，我不能不重拾回我做師叔的身份來，我吩咐凌霄不准再哭，並且壓低嗓子把張七哥的冤枉講給我聽：

算時候，那時我正流浪在山東沿海的一帶，我走

過福山縣的時候那裏的積雪已經有二尺多厚了。

這天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在北京城裏的天空上起了一陣巨風捲上來漫天的黑雲，沒有多大功夫雪花就鋪滿了地，天橋的場子上簡直就找不着一個看客，大金牙和雲裏飛早已就收了攤，寶三和夥計們在場子上擰着跋也不過爲的是取暖。

數一數在場子上斂來的錢將就着够這一天的嚼穀了，張七就用手抹了一下他的鬍子，擦去凝在上面的雪花，然後把一對飛抓纏在腰裏，向凌霄苦笑着：

「凌霄，咱們收了吧！」

爺倆個背着沉重的兵器，冒着刺人的寒風，走在積雪的路上，這使張七想起了從前在關外走鏢時候的盛況，不免慨然了：

「凌霄，這就是一輩了呵！」

凌霄知道老師平常的脾氣，祇不過是順口搭音的答應一聲，他知道下面一定還有一套：

「人哪，凌霄，活在世界上總要乾淨清白，老師從前雖然也結交過綠林，那也不過是保鏢的本行本等，咱們有咱們清白的名聲，不能和他們趟那渾水，凌霄，老天爺有眼，吃一碗飽飯不容易呀！」

凌霄是一個好徒弟，聽了老師的話從來沒有煩膩過，他祇是沉默的隨着老師一步一步的走，聽着雪被

踐踏着：「吱，吱，吱。」

冬天天黑得早，還沒有到家，店舖裏就都掌上燈了。

張七保鏢的時候爲了趕站頭時常走黑路，凌霄自上賣藝場子以來也時常走過荒涼的路，從來誰也沒有害怕過。

可是這次他們又走在荒涼的野路上了，遠遠的已經可以看見家中屋裏透出來的燈光。忽然張七輕輕的扯了凌霄一下：

「凌霄，什麼？」

凌霄早就聽見老遠的有一股子聲音，像是悲切，又像是沉痛，又像是苦惱，他不能分辨出這是什麼聲音，他冒然的斷定這是鬼嚎，走黑路的人不怕別的，怕的就是鬼打牆，碰見了這黑路一夜也走不完。凌霄有一點發毛。

老師這輕輕的一扯嚇了凌霄一大跳：

「鬼，老師，那是鬼嚎。」

「不要瞎說，我走南闖北的幾十年就沒有看見過鬼是什麼樣子，這大冷的天八成是有了倒臥了，見死不能不救，凌霄，跟我來。」

凌霄隨着老師順着聲音綴了下來，黑暗中在不慣的野地上摸索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是：



凌霄聽老師的話：「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果然走不多遠的雪地里臥着一個人，劃一隻洋火看看，不知道由什麼地方流出來的鮮血染得渾身都是，另外一條，像小河一樣的流到地面上，把白雪染上一片鮮紅，但不少的已經凝在那裏變成凍子了。連傷帶凍，活人祇賸了半口氣。

把沉重的兵器交在凌霄的肩上，張七一聲不語的把人背了起來。

凌霄看見那鮮血，聽見那垂死的呻吟，他直覺的喊了出來：

「老師，這是一個受傷的。」

張七沒有言語，背起人來已經往前走了。凌霄就不敢再言語，他在黑暗中彷彿已經看見老師沉下了臉來，把肩上沉重的兵器提了一提，想起了老師的教訓，解嘲似的：

「可也是，丟在這裏誰管呢？」

第二天張七和凌霄把兵器丟在賣藝場子上的時候，人們看見張七今天換上了一套很體面的假小棉褲襖。

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誰都知道，這套衣服還是張七走鏢的時候用的，自從落在天橋就沒有上過身，張七說過：「咱們不能給保鏢的現那個眼。」

於是：場子的四周忽喇的就圍滿了人，以為今天張七一定要表演什麼絕招了。

在西邊的角落裏，一個穿着黑大褂，戴着黑呢帽的人，分開衆人走了進來：

「早哇，張七爺。」

張七立刻謙遜的哈了哈腰：

「您早，李五爺，您這邊喝碗茶。」

「七爺今天換了新行頭了。」

「昨天在城外摔了一跤，把衣服弄髒了，大冷天沒有辦法，穿上這套衣服給鏢行現這個眼！」

「七爺太客氣了，我看您換上套夜行衣靠更襯！」

「那個說完了冷冷的一笑就分開衆人又走了。」

把張七乾在場子上了，他搭訕的摸了摸自己的鬍子，向凌霄白了一眼：

「咱們練起來吧！」

四周的人都鬨聲的喊起好來。

這一天並沒有少賺錢。

夜晚措起兵器回家的時候聽見街上賣晚報的小孩喊：

「看塔兒胡同周宅鬧飛賊的新聞，看飛賊刀傷事主打死護院的新聞。」

這種事許久沒有傳到張七的耳朵裏了，江湖上什麼人又出來做案爲什麼自己也沒有個耳聞呢？

他禁不住自己的慨嘆：

「唉，什麼護院的，一桿洋槍能有多大的本事！真是做死。」

這件事也就擱下了。

但聽說後來又有好幾件案子，都是門窗未動丟了不少貴重的東西。

在大家的腦子裏都摹擬着一個飛行絕跡的好漢，或者是像朱光祖楊香武一類的俠義英雄。

張七却在家裏納悶，誰都知道自己是老鏢行，這種事情自己怎麼能一點也不知道？

報紙上一味的在傳佈着飛賊的消息，官方假如要不交出一個飛賊來……

於是：

彷彿是在臘八纔過的一天晚上，張七和凌霄措着兵器走進家門的時候，後面就綴進三四個穿黑衣裳的漢子來：

「張七哥發財！」

「託福，託福，總算弄得一碗飯吃。」

「七哥您聽說地面上出了飛賊？」

「報紙上寫着過，有點頭緒嗎？」

有一個忽然跑過來摸了摸張七的衣服：

「七哥您這一程子總穿這件？」

「嗯，舊衣服弄髒了，倒不過來，真是給鏢行丟臉。」

那幾個就互相的看看，有的還點了點頭。

「聽說您那套衣服沾了點，沾了點，嘻，……沾了點血，是嗎？七哥？」賊恣恣的。

張七知道有點黏手，可是怎麼辦呢？

「那是咱們的本等，江湖人不能見死不救。」

緊跟着就有一个人挑起大拇指來：

「那是，前清的時候誰不知道張七哥是條行俠仗義的好漢。」

「豈敢！」張七看出來這事得應酬一下，他張羅着幾個人坐下，又瞪了凌霄一眼：

「凌霄，給大叔們倒茶。」

大家都很客氣，死命的按住凌霄別去倒，他們說：

「七哥，您別和我們客氣，小兄弟們的來意您大半也知道，按說您七哥是一個朋友，事情要是不在我們地面上，我們天胆也不敢，沒說的，您辛苦一趟吧。」

張七羞得脖子都紅了，他早料到這不幸，但他仍不能不問。

「甚麼事？諸位。」

「七哥，您別和我們小兄弟爲難，您衣服弄髒的那天正巧塔兒胡同周家出了事，周家爲富不仁我們做兄弟的也早就有個耳聞，可是，可是，您想，一下子扔給我們兩條人命，七哥，您祇當體恤我們，照您的本事我們再添上三五十也不用想逮您，誰讓您是七哥呢？」

七哥看了看凌霄，看了看七嫂。

凌霄突然撲過去抱住老師的腿。

「老師！……」便哽咽住了。

張七撫着凌霄的頭：

「凌霄，祇有你知道老師的冤枉。」他再看看七嫂：

「你多照顧你師娘。」

他看了看坐在坐的黑衣漢子們：

「咱們走吧！」

沒有幾天的工夫，可九城裏便都傳揚着「燕子張七」的故事了，在「燕子張七」槍斃的那天，他們看見那憔悴了的老者的臉上佈滿了悽惶。

凌霄把故事講到這裏他已忍不住他的悲憤：

「師叔，您看，這就是老師的清白！」

麵條捧上來的時候我已經吃不下去了，我在想。

「這飛賊是誰呢？」

凌霄把麵碗向桌上一摔：

「師叔，您猜這飛賊是誰？」

「誰？」

「甚麼不要臉的事都做的出來，姦殺案硬報是鬧賊，那家大公館的聽差不趁着這機會撈一點？反正有人替他們背案！」

我嘆了一口氣。

「要不是有師娘在，我非替老師報仇不可！」

我極力的撫慰住了凌霄。

把半碗吃贖了的麵條放在桌子上，我走出了破爛的北下窪子，我彷彿聽見張七哥在和我說：

「老弟，咱們江湖人也總要講究乾淨，清白！」回到家裏，再背起我的小行篋流浪去吧！

天堂哀歌

高岑

——蘇州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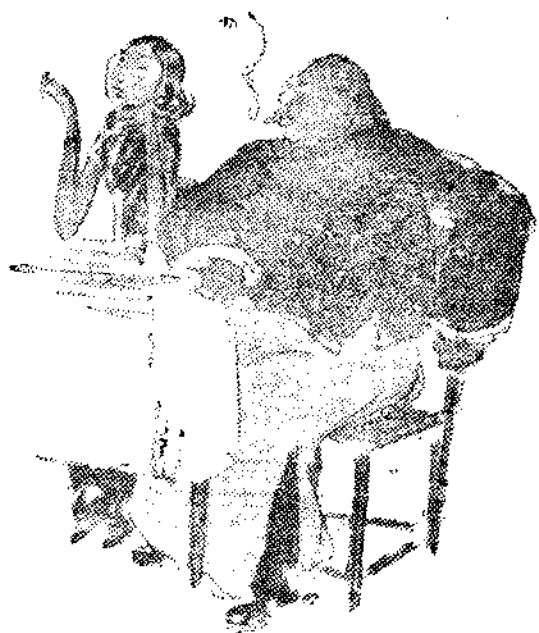
自從來到這個被稱爲天堂的城市後，你們曾一再的要我說些這裏的形形式式，我却始終很躊躇：天堂的氣質正在急劇地變易，一時難以捉摸，雜亂的談些聽書品茗或音樂咖啡座之類，我又不歡喜，便只有不說了。但是下個月我就要搬到鄉下去住，以後大概懶得進城，自然更要懶得去說它。故而這回算是勉力還債，告給你們一件小事，一座大廈裏的一粒塵芥。——其實這事不一定在天堂裏才會發生，近幾年來江南幾個比較「繁榮」的大小城市中都會有類似這樣的事。我在這裏偶然遇到，便算是這裏的事了。

那是一個冬日的下午，斜陽淡淡的，風很是勁厲。我信步在街上走着，有點兒寒冷也有點兒寂寞。不加思索的，恍恍惚忽的，我走進了一家專售熱酒的店。

一個寂寞的人是歡喜孤獨的，我揀定一方僻靜的角落，在一隻小桌子旁坐下，要了一壺「善釀」。還沒到時候，堂子裏疏疏落落的坐着些顧客。小販們却已經上市了：他們有賣醬牛肉的；有賣熱排骨的；有賣醬鷄醬鴨的；有賣蔥蛋蔥腦子的；也有頭上頂一隻大

籐籃，賣脆梅，五香豆，腌金花菜，油杓花生和嘉興蘿蔔的；也有婦人小孩，挽着一隻發黑殘破的籃，籃是盛着稀少的幾包長生菓或是香瓜子。……他們紛紛的在桌子與桌子間走動着，兜攬着生意，正如烏雀投林，在這條樞枝上逗留了一下，又飛向另一棵葉子濃密的樹去。

我坐得太僻一點，小販們不大上我那兒來。招呼了兩次，才買到一些醬鷄醬鴨。我告給自己說：居然鬧中取靜哩。慢慢的啜着酒，看人漸漸的增多，不禁落入了沉思，其實也不能算是沉思，只是一種恍惚的默想而已。



朦朧中，彷彿有什麼東西觸着我的衣袖。我回過頭來：一件褪色的藍布旗袍倚在我的桌邊，旗袍的上面是一個十三歲模樣的女孩子的臉，十分稚氣也十分老成。

「先生，你買一包長生菓吧！」
我愕然的搖搖頭。

「你替我開開號，發個利市。——你先生鷄和鴨都吃得起，爲什麼不捨得一包長生菓的錢呢？」也不等我回答，她逕自把一包花生打開，非常珍惜的把那張紙藏到自己籃底下；接着又動手解第二包。

「我不要。」
「不要？你這位先生真壞，上一回在×××，你同你的女朋友在一起，就買了我五包，你今天一個人你就不要了。我一定要你買兩包！」她媚笑着，順手又把那張紙藏到了籃底裏。

她底謊言把我弄得很窘；而且她還在故意撇着嘴唇，頻頻的向我投送秋波。只有那些被男子玩弄厭後丟棄的婦人，發覺青春已逝，亡命的抓取她所認爲靠得住的男人時，臉上才有那樣的笑和媚眼，身上才有那股勁兒。如今生活的鞭韃却使這樣的女孩子學會了那一套！天真和無智又使她以此自傲。以爲這是她的機靈過人處，正應該多多運用。面對着這樣一個賣弄

着她所沒有的風情的女孩子，我心中說不出的難受，沒頭沒腦的道：

「算了吧，算了吧！」

「啊，先生！」她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爲這樁交易十九是不成功的了，不禁失聲叫了出來。叫了出來，却又馬上感到自己的失措，連忙使臉上擠出笑容，說道：「我曉得了，先生，你是在嫌我的東西貴哩。——現在四塊錢連四個銅板也不及啊！……先生，你就不不要嫌少，行行善買了吧，我叫聲你寄爺，好寄爺，我替你剝殼，馬上剝！」

我的心異常沉重，搖手叫她別剝了。「就放在這裏吧。」我說。可是她不放心，拼命的剝着殼，剝到第五篋時，看見我不加阻止，這才恢復了稚氣的活潑



。後來趁我吃酒時，她偷吃了幾粒菓肉，臉上却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我笑了，笑着道：「不成，你偷吃了我的菓肉。——我不要了。」她一時很窘，紅着臉說不出話來。就在這當兒，有人叫她買長生菓，像逢到大赦似的，她連忙旋轉身子，大聲應着「來了！」跳跳蹦蹦奔過去了。

她去了好些時候，在那邊鬧得震天價響。及至她回到我那裏來時，我已經另外向堂倌要了一副杯筷了。這一回她滿臉高興，炫耀地把籃子往桌上一丟，（那丟法，就跟粗率而任性的嬌小姐一式一樣，）大聲嚷道：

「先生，你看我今天運道好不好，叫了他們幾聲寄爺，他們把我的長生菓統統買去了！這一包是他們買來送給我吃的！」說罷便把那紙包取出來，往上丟得高高的，雙手接住，又擲進籃子裏去了。

「爲什麼不吃呢？」

「不是還好賣錢嗎？」她說，「哦，先生，你這兩包到底要不要呢，我倒有點不放心哩。」

「要的，」我遞給她一張紅票紙。「你看桌上多了點什麼東西？」

「一副杯筷。——先生你當真有女朋友，不是給我猜中了嗎！」

「沒有。」

「沒有，那末請誰？」

「請一位小客人。」

「誰？」

「你。」

「我？」

「真的！」

「先生你不要尋我的開心了！——你們這些先生呀寄爺呀，老是騙人的，我現在不像以前那樣呆了，才不會上當呢！」

直到我誠誠懇懇的說了好些話，她才敢坐下。一坐下，却又非常担心的問道：「先生，你總不見得當我是不受人抬舉的吧？……沒有客人叫我們這種人一同吃酒的，擰我們的面頰肉的人倒不少。」說時下意識地撫摩着自己的面龐。

她起初只是喝酒，不吃菜，現得非常拘束。與她相彷彿的賣東西的女孩子都走過來看她，有的笑，有的還扮着鬼臉，害得她只是坐在那裏呆看。可是當第一杯酒喝完時，她自己動手給自己酌酒了，並且還對我提出要求：

「先生，那隻鷄腿讓我吃了吧。」
聲音極低，說時面孔漲得通紅，反而把筷子也放

下了。我把醬鷄醬鴨推近她的身旁，告給她儘管挑中意的吃。她用手擎起鷄腿，非常捨不得地吃着。吃了一半，忽然丟下鷄腿，從籃子裏取出那紙包，遞給我：

「我這包長生菓送給你，——同你調！」

一時兩人全笑開了。

其後我又買了些牛肉。她說過這是她最中意的東西，也不怕我說她饞嘴，連吃了好幾塊。這之際，一點酒力使她卸脫了種種做作的腔調，完全還原成另一個女孩子的模樣。她把我當做知己，咕咕喳喳的講給我聽許多事情。甚至告訴我她賣的長生菓特別少，凡是這兒的老顧客，除了那些愛同她胡鬧的「寄爺」外，很少人要買；今天她一進來就看出我不是常來喝酒的人，便決定纏得我沒法不買她的東西。……看見我微笑，她越發說得高興，話題却永不固定，一刻兒跳到這裏一刻兒跳到那裏，叫人幾乎摸不着頭腦。鄰桌上的兩個中年人，喝得有點醺醺然，不禁動了心境，在大發牢騷：「養了兒子不養爺，養了孫子吃阿爹，總之是做了一輩子的牛馬！……」這話給她聽見了，她就丟掉正在述說的事，發表議論道：

「有什麼爺和兒子，有什麼娘和女兒，都是假的！只有錢才是真的！你不要看我年紀小，我是什麼都看穿了的，哼！」

怕我不懂得她的「哼！」她絮絮的解釋給我聽，並且舉她自己做箇實例：上半年她生天泡瘡，滿頭滿面的又癢又痛，連眼睛也幾乎睜不開。她母親非但不替她找人醫治，反而日夜不停的咒她罵她，罵她不應該自己不當心，弄得生出這樣的瘡來，既不能出去賣香瓜子花生米，還要在家裏費娘的手腳，就攔她替人家洗衣的功夫和時間。

「她罵我討債鬼，倒說都是我害了她，你想想，天下竟有這樣狠心的娘！」她氣咻咻的道，「而且她只有我這一個女兒呢！」

「你父親呢？」

「不知道——我娘從來沒對我提起過我的爺。」

「你也沒問？」

「我爲什麼要問？我也不管爺和娘，現在我只巴望自己早點長大，快點長大，長大了好去做嚮導社去！」我一怔。

「你看你！」她倏的跳了起來，掙圓了眼睛：「我只有這一件包衫呀！」但見她拼命的掀動着旗袍。我這才知道自己碰翻了酒杯，連忙掏出手帕；然而——

然而酒並沒流下桌子，根本沒沾濕她的衣衫，這只是她的神經過敏而已。我笑着把手帕丟在桌子上，重新拾起斷了的話頭：

「你說做什麼？」

「做嚮導社去！」回答的，正是她。「你看那邊兩個不是嚮導嗎？在豁拳哩，多開心！做了嚮導可以吃得穿得好，跟了客人到處玩，自己不必用掉一個錢。說不定給什麼發財的大老闆看中了，娶去做個姨太太。……先生，你看我的面貌和身段還好嗎？」

她站起身來，在我面前轉了一個圈子，又重複坐下。

這些年來，女孩子們打扮得嚮導姑娘一般，我是看見過的；因為看見得多了，也不以為奇，只是感到厭惡而已。如今却聽見一個尚未發育的女孩子，說是立志要做嚮導姑娘去！而且把前途看得那末美好，竟把她的全靈魂傾注在這樣一個希望上，這孩子！

「先生，你為什麼不說話？……你不贊成？……我知道的，你一定不贊成，咳，你哪裏會明白我們的事啊！我明白，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就是你，你有什麼辦法？」

「我說……」

「我不要你說。」她打斷我的話。「我知道的，你是在可憐我。然而可憐不是錢也不是米啊！……我這個月來一直想着這件事情，一直想着啊……先生，我問你：我再隔兩年總可以長得很大了吧？」

我點點頭，默默地。

「能够長得很大就好了，就好了，那時候——」她望着樓板，夢幻似的說道：「……那時候……那時候……」她掄着手指，算着，她的手有點顫抖。顫抖得更厲害了。突然，失聲叫道：「啊！啊啊！」

「怎麼？」

「算呀，噢，你算好了。」她怪我不明白似的，嚷道：「他們說的，舊年這裏米價三百塊一石，上海一千；今年這裏一千，上海兩千多；明年這裏要兩千多，上海至少五千；後年不是輪到這裏五千塊一石米嗎？——我長得再快也追不上這個米價啊！」說罷便倒在桌上啜泣，再也顧不到什麼油漬和酒漬了。

一個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的女孩子，怨恨着她的生母，却懷着美好的憧憬，決心去作男子的玩物；突然看見生活猙獰的面目，擔心連玩物也作不成。稚氣地傷心地哭了，對着她的簡直可以觸摩得到的哀痛，我該怎麼辦呢？事實上我是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只是慌亂地把手帕遞給她。當人家哭了，把手帕遞過去，就是把手帕遞過去而已？……

可是話得說回來，這個天堂原是以「女人」聞名，一個立志作「女人」的女孩子的眼淚，又值得什麼大驚小怪？這時堂子裏正熱鬧，大家喝得酒酣耳熱，

就根本沒人注意到這種掃興的事。但這樣也好，她倒在豁拳調笑聲中哭了個暢快。

孩子的心是易變的，同我分吃着一盆炒麵時，她又是笑嘻嘻的了。她甚至同我談起自己的哭。

「先生，你不笑我太小因脾氣嗎？像我這樣的年紀是不應該哭的了。——可是我忍不住啊！」

停了一會兒，又道：

「我自以為是很硬氣的，可是一個不得法，就要哭了。……你一定要說我胆小，以為我怕了。其實我怕倒一點也不怕。有什麼怕的呢？總不見得有人吃人的事，是不是？」

……付過賬，看見她已經變得很快活，我便立起身來想走。

「先生，你的手巾！」

她嘆道，便把它硬塞到我的衣袋裏，一揮手，逃也似的溜走了。回到家裏，弟妹們來搜我的袋子，發見那塊手帕中包有一包長生菓，大家紛紛的搶着。二妹最細心，她問我：

「噢，大哥，你的手帕怎會濕漉漉的？你又不傷風。」

我自然沒告訴她。今天日間聽見米價又漲了，竟超過了一千元的大關！此刻萬籟俱寂，寒氣凜然，燈下彷彿又看見了那十分稚氣也十分老成的臉，久久不能去懷，便禁不住用筆告給你們了。

十二月十六日燈下

藜照小錄

鄭逸梅

嘗見某君作一對，「孤子哀子孤哀子」「活人死人活死人」，歎為巧妙無倫，按活死人三字雖為俗語，却有來歷：留溪外傳，鄭元祐集，有活死人高歌，為番陽胡道元賦；又明季蜀人江本實，自號活死人，陳鼎為作傳。

予於書畫，不喜枯筆，不意陳子定山與予適際合。定山詩所謂「乾嘉老輩風流盡，寫得江南墨也無」，蓋指黃尊古之徒，倡枯筆乾皴，畫壞古法也。至於書法，或謂年事高，筆意隨之而枯，其實亦不盡然。曾見伊岐齋喻長霖諸書家，畫畫所作，仍具腴潤雅健之致，絕無乾枯之病也。

燕爾之喜，往往有特製煙捲以饗客，上標「美滿姻緣」四字以為禱頌者，或謂此為大不祥，蓋美滿姻緣，頃刻化為灰燼也。此與帝制時代，貢呈萬壽無疆墨無異，蓋墨須磨用，及磨去疆字，上對萬壽無三字，認為朕兆不佳，即廢去之，此殆所謂弄巧反成拙者非歟？

仲祐丈於典籍中見載白芨之功用，乃向藥舖購白芨末與黃豆粉拌食之，試之累月，效大著。蓋食不乾燥，兩手腴潤，而精神煥發，治事不倦，認為最適宜之補劑，非參芪可及也。

在快船上

慈東通訊



葉風

從甯波到鄉下，水路上最出風頭的該是「快船」了。

「快船」的外形跟烏篷船差不多。一共有四支櫓；可是使船前進，單靠搖櫓未免太呆板了。於是遇順風張篷；遇岸沿有路就拉繹——有這些自然和人力的利用，船才更「快」，出入於甯波鄉下的才把它當作代步的「利器」哩。

「開船啦！」

稅警已經帶着滿意的步子走上岸去了。「老大」們——那撐船的——脫去布衫，露出一臂膀的肌肉，開始靈活地使用他們的篙和櫓。

和S下船的時候，船上已經擠得難以插足了；只好縮縮在後艙近搖櫓的地方。初次乘這種船，異樣地感到不舒服。地方小，腳只能老屈着，伸不直。隨着船篷的拱形，背又不得不彎下來。如果你的倔強的頭定要往上頂，你的頭髮立刻會給蓋上一層厚厚的煤灰，多少年月中船夫在那兒生火煮飯所積留下的成績。船客是「各色人等」都有的：老翁；少婦；農夫；教書匠。他們大多不相識，但在「同船同路」的條件下，不久他們就東拉西扯地攀談起來，成了暫時的知己。

因為所佔的位置的「優越」，我們也跟「老大」談上了。

我們談起了他們的收入。

「甬說了，先生。戲他娘，要是我們有這大筆進賬，早好啦！」對話的是個歪頭，他在夥伴中算是年紀最大的一個。他一聽我們說他們的收入好，船客多，就像受了冤似地急急辯白。「船錢不是我們的，是船局里的。我們只拿了一百塊「新幣」一個月！」

「辦是誰的？」

「鎮上的幾個「大頭寸」辦的。他們都是股東呢。」

「老大」原不過是他們的僱傭。

船漸漸地行近一座橋。因為橋下面沒有通路，第一個拉絳的便奔到橋上，把絳輓（那輓是一塊給絳繩繫於兩端的木板，絳繩因此形成一個三角形的圈子，可以套在身上）從橋這邊穿過橋洞丟到橋那邊；接在手里，又拉向前去了。

「現在船局里一共只有六只快船。」歪頭「老大」繼續他的訴述，「從甯波到鄉下，從鄉下到甯波，一天來去就各有三班。我們每天五十里，不是搖櫓，便是拉絳，從不落空的。可是，這麼賣命似的每月才掙它一百元！戲他娘，一百塊錢够什麼用，家里還有妻小……」

「所以，你們不得不在行李錢上多撈些外快了。」S臉上無表情地插上一句。

「有什麼辦法呢？」「老大」吐出一絲沒奈何的淺笑。

我也記起剛才他們跟S爭論行李錢的情景來了：爲了沒有滿足他們的慾望，他們甚至惡狠狠地把S和我的行李放回岸上來，準備使我們落空。當初，我的

確很氣，出了錢還要受人家擺佈！可是現在，我有些躊躇了。這完全是他們的錯嗎，他們自己給剝削得走頭無路了，而生活的鞭子逼他們再去剝削別人！

「有什麼辦法呢？」……

×××××「×」，××××××××。

「唉，出門難，撐船也難啊！」歪頭「老大」又參加了船客們的慨嘆。「這响算安定些了，只要搜查搜查，多多手脚。有一回，×部跟土匪在我們頭上隔着河開鎗的時候，才真嚇煞——只聽得呼嘯呼嘯嘯子彈飛的聲音，船又不敢開動。頭一抬起來，就有截洞的危險……」

他還想說下去，可是拉絳的已經準備和他換班了。他於是攔好櫓，拿起旁邊一只儲着「天落水」的鬚狀的壺，咕嚕嚕喝上一大口，用手拭一把汗，跳上岸去。待他把絳輓套進身子，我才發現他的畸形剛適合拉絳的姿勢。

是在這樣刻板又單調的生活下他們過去了一生。

姚江上已有小輪船拖的駁船代替他們用篙、櫓、篷、篷的「快船」了，他們的前途將怎樣呢？然而，他們似乎沒有功夫想到這些。瞧，船一到目的地，他們無心無事地去喝茶，喝老酒，閒聊天去了。

理，每次跳舞總帶些胭脂回來，也許是我人長的太高的緣故。我上一次，特地做了一件『保護色』的上裝，我想這總要好點吧，嘿，頭幾次的確好點，現在這秘密給我老婆發現了，她連那件上裝都不讓我穿了，你想要命不要命。可是，這是不是管得住呢，她管她的，我還是照樣跳我的。你看，我只要仔細一點，跳完之後檢查一下，洗一洗還不是完了？」

「那末，這樣說起來，你老兄對於太太的確有點怕。」密司脫王笑着拎着褲子看徐秋風的衣服。「這裏還要用力擦一擦。」

徐秋風很尊重他的意見：

「你要說我怕老婆，也可以這樣說。不過怕老婆這句話，其實是一種維持夫婦間感情的手段，所謂『免淘氣』就是這句話，我在沒有結婚以前，對於這問題也不甚了了，現在結婚之後，確乎知道這完全是一種手段。」

「結婚是愛情的墳墓這句話，也一定要結婚之後才能了解，像你這種沒有結過婚的人，就無法了解。」

「不過，我要勸你，我們江浙人千萬不要同廣東人結婚，我現在發現廣東女人的脾氣是有點特別。我同老婆結婚以來……噯！密司脫王，你看這裏還看得出，看不出？……」

「還要擦擦！」

「我結婚，你吃我的喜酒的囉？結婚到現在快一年了。這一年中間憑良心說，不無一些美滿的小家庭生活，但是，痛苦比幸福多得太多了。」

「有什麼痛苦？大家都說你老婆長得很漂亮。」

「此中痛苦，局外人不得而知，也不足爲外人道，所以，你們不結婚的人是幸福的。」

「你不要倚老賣老。」

「不，我倒不是這個意思。人家說我的老婆長得還算漂亮，有時候看起來，的確還有幾分漂亮，憑良心說：我跳的舞女不見得個個都比自己的老婆來得漂亮。不過，一個女人做了你的老婆，單就漂亮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一種靈魂的美，一種內在的善。」

「那大概你同你的老婆的性生活有點問題，是嗎？」密司脫王說着笑起來。

「不，不，你不要以爲我……我這個人是完全講究靈的，不講究肉的。憑良心說：女人應當有點所謂女性的溫情，一個女人沒有了這種溫情，就失掉了她的美點，當然，這種溫情可以用種種方法表現出來，不過最高的表現方法是女人的淚珠，——當然這不是碰一碰就哭的意思，或者是號啕大哭的意思，我的意思：女人在必要的時候應該哭一下，這一種哭哭得恰

當就是一種說不出的美。可是，我的老婆就從來沒有哭過。我要跳舞，其實我可以不跳舞的，再說一句，我跳舞完全是一種苦悶的發洩，家庭生活不滿意，因此就需要發洩，說跳舞是最高享受這只能說說吧了。

「可是，我的老婆就是那種廣東脾氣——硬梆梆！你怎麼對付她，她也不哭的，你就是打死她，她也不會哭的——當然，我從來沒有打過她。她牙齒一咬，一句話都不說，她就是那種硬梆梆的廣東脾氣。……」

徐秋風的太太的確是種硬梆梆的脾氣。

今天是月底，月底是電報局領薪的日子。關於這一層，不但徐秋風本人記得很牢，就是徐秋風的太太也總不會忘記。

徐秋風把一雙皮鞋擱在桌子上，想找皮鞋油和擦皮鞋的布，把來好好擦一下，可是，皮鞋油和擦皮鞋的布放在梳粧檯的抽屜裏。徐秋風的太太拿着一份報坐在一張靠背椅子上，靠背椅子的背擋住了抽屜，必須太太站起來把靠背椅子端開，才能拿到。徐秋風把房門拉開，叫娘姨。

二房東的小兒子放學回來，搶在娘姨的前頭奔向三層樓去。

「什麼事？少爺。」娘姨問徐秋風。

徐秋風的太太從椅子上站起來換到沙發上。

徐秋風對他的老婆看了一眼，說：

「皮鞋油。」

娘姨把椅子端開，拿皮鞋油。徐秋風問她：

「十二點多了，飯怎麼還不好？人家放飯學的都回來了。」

「就要好了，少爺！菜已經下鍋了。」

吃飯的時候，先端上來的當然是菜。二只菜，一只蝦醬牛肉絲，一只炒菠菜。飯沒有裝好，徐秋風先吃起菜來。他問娘姨：

「今天爲什麼只有二只菜？」

「今天奶奶只給我四毛錢呀，二毛錢牛肉絲，一毛二分錢菠菜，八分錢油，醬油……」

「算了，算了，說話不要多，你頂嚕哩嚕囉了。」

娘姨把二碗飯放在桌子上，一方面請奶奶吃飯。

徐秋風偷偷地看了奶奶一眼。

奶奶吃一筷菠菜，徐秋風吃一筷牛肉絲，奶奶吃一筷牛肉絲，徐秋風吃一筷菠菜。徐秋風添第二碗的時候，一筷下去，原意想挾牛肉絲，恰巧奶奶的一筷先下在牛肉絲裏，徐秋風的筷走到半路上就繞進了菠菜碗。

徐秋風吃飯照例是二碗再添一點，今天沒有湯，嚥不下去，吃了兩碗就算了，娘姨要給他添飯，他搖搖頭，叫娘姨打洗臉水。

拿出刀片來光鬚髭，徐秋風從鏡子裏看見奶奶在換皮鞋。

「呵！到什麼地方去？」他心裏想。「也許是她姊姊那裏去。」

徐秋風塗了一點雪花膏，打了一條格子花毛織領帶。把『保護色』的上裝穿好，取出鑰匙來打開廚房的門，拾出一件夾大衣，再把廚門關起，鎖好。

奶奶照着鏡子梳了二梳子頭髮，從皮包裏取出一串鑰匙來，把衣廚門打開，拾出一件黃駱駝絨的大衣來。

徐秋風怔了怔，他心裏想：

「真的出去嗎？硬脾氣，這種女人掉起眼淚來，也不見得有什麼趣味。」

他用刷子刷刷大衣；奶奶把大衣穿在身上了。他用刷子刷刷褲腿；可是奶奶拿着皮包坐在沙發上，像坐在公園裏的椅子上。

「怎麼？又出去了？」徐秋風心裏懷疑起來。

「我不一定要你先出去，我才能出去，我照樣可以先出去的。」

徐秋風剛走到衙堂口，聽得背後有皮鞋聲，回頭一看原來是奶奶，他也不去管她，顧自己到公共汽車站等汽車，豈知奶奶也到公共汽車站等汽車。這樣一來，徐秋風可不耐煩了。

徐秋風把奶奶帶回家來。娘姨說：奶奶，少爺不出去了嗎？奶奶，少爺也不去理她。

少爺替奶奶解大衣的扣子；替奶奶脫大衣；把奶奶的皮鞋打開；取出奶奶的鑰匙來；開了廚門，把奶奶的大衣掛進衣廚裏；把奶奶的皮包也擱在衣廚裏；把廚門鎖好；把奶奶的一串鑰匙放在自己的口袋裏，他出去了。

一輛公共汽車剛剛開走，他趕不上，只得等第二輛。可是奶奶穿了大衣，拿了皮包又從衙口出來了。

「唉？廚門裏到底有幾把鑰匙？他媽的！今天我一定要跟她鬥一鬥。」徐秋風下了決定。

他又把奶奶帶回家來，替奶奶脫大衣，把大衣拋在桌上；替奶奶脫旗袍，把旗袍也拋在桌子上；請奶奶坐在靠背椅子上，替奶奶脫皮鞋；奶奶把牙齒咬得緊緊的，由他排佈；他從床底下找出一條麻繩來，打算把奶奶的手細在椅子的靠背上。

這一下，奶奶忍不住了，她：

「哇——」的高叫了一聲。

徐秋風一想：不對，萬一有個人進來，還以為他在謀奶奶的命。

他取出鑰匙來，把房門鎖了；把自己的大衣，西旁。

裝，及皮鞋也一概脫掉，換了一雙拖鞋，讓襯衫和領帶依然穿着。往床上一躺，蓋了被子。「老子今天不出去了！」

不一回，奶奶在床沿上也躺下。

徐秋風把兩條被子一起蓋在自己身上。「凍死她！」他這樣希望。

一只鐘：滴搭，滴搭地響着。

晒台上一根涼衣裳竹掉下去了，有人嘩啦，嘩啦地在叫喊。

姑娘從扶梯上走上來，敲房門。

「不要來！」少爺高聲說。

姑娘下樓去了。

「她真的不怕冷嗎？他媽的！」少爺從床上直起來；穿了拖鞋；到桌子上找到一把茶壺，一摸，滿壺冷開水，他把茶壺拿到奶奶的頸子上，把冷開水慢慢的澆上她的胸口。

澆了半壺，奶奶不響，再澆半壺，奶奶依然不響。

徐秋風拎着茶壺在房裏轉了一圈，想再找一壺冷

開水，却是找不到。

奶奶從床上起來，把那一把靠背椅子端到桌子

開口。請你坐在這裏。」她請徐秋風坐在椅子上。

徐秋風勝利地想道：二天不開口，你終究還是要開口的。他就在椅子上坐下，兩肘靠在桌面上。

奶奶也在桌子旁坐下，彷彿吃午飯時一樣。

「這樣，我們是過不下去的。」奶奶先開口。「我看我們還是離婚吧！」

徐秋風嚇了一大跳。什麼？離婚！他希望有一種力量可以把時間拉回二個鐘頭——甚至一個鐘頭。

但是，奶奶一定要他答覆：

「你看怎麼樣？」

「離婚就離婚。」

「噢，你答應了。」

「怎麼答應了，是你提出要離婚，又不是我提出要離婚。」

「離婚二字是我提出的，不過，離婚是你要離，不是我要離。」

「我幾時向你提出過要離婚？」

「不是提出不提出的問題，你的種種行動，都叫我非離婚不可。」

「那末，還是你要離婚。」

「是的，我要離婚，你答應不答應呢？」

「……」

「我要求你離婚，並不想要你一個錢的贍養費。」

我說我們離婚，是無條件離婚。」

「離就離！」

「好。明天去找律師，律師費你出，……」

「爲什麼？」

「這房間裏傢俱留給你用。」

「好，好！」

「不過，我另外有一個附帶的要求，不知道你能

不能答應我。」

「什麼要求？」

「我們明天離婚，從離婚書簽好以後起，我們過

三天最幸福的生活，就是我們像剛結婚的時候那樣，

這三天裏邊，大家不要吵架，你到局裏去請三天假。

三天之後男婚女嫁，各聽其便。」

「好！」

這是一個深秋的下午，外面在下雨。

徐秋風的太太把一只皮箱放在地下，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裝進皮箱裏。

徐秋風從梳粧檯的抽屜裏找到一雙長統絲襪。

「這也是你的。」他給太太看。

太太笑着說：

「不要了，這襪子已經抽絲了。」

徐秋風把每一只抽屜都找遍了，找到半包藥水棉花，一瓶沒有用完的寇丹，一瓶新的雪花膏。

太太說：「這瓶雪花膏你留着用吧。」

徐秋風不肯，硬要把它塞在皮箱裏。太太說：皮箱蓋不住了。徐秋風使勁一蓋，終於還是蓋了起來。

太太說：

「謝謝你！」太太看見了自己的照片。「喔！這我要收回的。」她走到梳粧檯前去拿照片。

「這留給我做一個紀念吧！」徐秋風把太太的手拉住了。

「也好，你不要的時候就把她撕掉好了。」

「我永遠不把她撕。」

「爲什麼呢？你有一天不需要她的時候，倒不如撕了的好。」

「反正你已經送給我了，撕掉不撕掉是我的事

三天功夫，有時候顯得很長遠；但，有時候就顯得特別短促。比如：徐秋風和他的太太約定過三天幸福的生活，一下就到了第三天了。

了。」

「也好，隨便你吧。」

這一天的晚飯比平時要吃得遲些，八點三刻。娘姨把菜端在桌子上，徐秋風請太太吃飯，替太太端椅子，太太說：謝謝。徐秋風替太太鞠了一躬，把飯端在太太的面前。

「最後的晚餐。」太太說。

一起是五樣菜，再加一個碟子：中間一碗清蒸雞；一碗紅燒肉加蛋；一碗茄藍菜炒尤魚，一碗炒菠菜，一碗青魚，再加一碟鹹魚。

徐秋風對娘姨說：這隻雞還沒有燒蘇。太太的筷幫徐秋風挾雞腿，還是挾不下來，太太叫他用手吧。

徐秋風看看手，又看看太太，他把一隻雞腿撕下來放在太太碗裏。

「喔！我吃不下這麼多。」太太把雞腿送到徐秋風的飯碗裏，徐秋風非要太太吃雞腿不可，太太說：那末一人一半吧。徐秋風沒法只得分了一半放在自己碗裏。

「那末，你多吃點雞湯吧。」徐秋風叫娘姨另外拿一只碗來盛雞湯。

徐秋風問太太：

「那末你明天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我今天晚上就要走的。」

「怎麼又是今天晚上就要走呢？你剛才不是答應我明天早上走嗎？」

「我那裏答應你明天早上走——娘姨，你下去吧，我等一下要你的時候會叫你的。」太太吩咐娘姨到樓下去。

「今天下雨你何必走呢！」

「下雪也要走的，我同你講好三天，今天就是第三天。」

「稍為超過一點有什麼關係呢！」

「那不書，這只好請你原諒了。」

「那末，你今後到什麼地方去呢？」徐秋風見執意不肯，也只得罷了。

「還沒有一定。」

「這替我講講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朋友還是朋友。」

「當然，不過我自己還沒有決定。」

「你是不是想到你父親那裏去？」

「也不一定。」

「這你無論如何要對我講的。」

「我真的沒有決定。」

「你是不是到你姊姊那裏去？」

「總而言之，我還沒有決定。」

一直到吃完晚飯，洗了臉，叫娘姨去叫一輛汽車，汽車來了，把皮箱搬上汽車，她還沒有決定。

娘姨問：「奶奶到什麼地方去？」

少爺代奶奶回答說：

「幾天就回來。」

奶奶對少爺笑了一笑。少爺說：

「要不要我送你去？」

「不要了，不要客氣。」奶奶伸出手跟少爺握手。

奶奶上了汽車跟娘姨說：再會！

汽車開出去了，開出衙堂了，不見了。

雨依舊下着。

請了三天假，第四天徐秋風到局裏去了。一方面

辦公，一方面同密司脫王講這次離婚的故事。

「徐先生，電話。」茶房請徐先生聽電話。

徐先生忽然靈機一動：也許這電話他「老婆」打

來的。

果然，是他「老婆」打來的。

「是的，我是秋風，你現在在什麼地方？……怎

麼你決定到你父親那裏去？你現在在什麼地方？……俄

羅斯皇后號？……經濟二等一百廿五號？……好好！

我馬上去看你，再會，再會！」

他叫密司脫王，替他請一請假，他一定要去看一看「老婆」。

俄羅斯皇后拋在楊樹浦江心，徐秋風叫一只小舢板搖上去。

太太在一間小房間裏，一起有四個搭客，三個女的一個男，男的是女的中間一個的丈夫。

徐秋風一進門就說：

「怎麼？你決定到你父親那裏去？」

「我想換一換環境。」

可是，說了這二句話以後，大家都沒有話說了。

「以後，我們可以通通信？」太太說。

徐秋風點點頭。

「我的意思，你跳舞還是要少跳幾次。」

徐秋風又點點頭。

「我路上怕錢不够用，你能不能借五十塊錢給

我？」

徐秋風說：

「我這裏沒有五十塊了，你拿十五塊錢吧！」

「也好。」太太把十五塊收了。

秋天的雨一下就是三四天。徐秋風感到空虛，無

聊。他叫了一輛汽車到安樂舞廳。

大概是下雨的關係影響跳舞場的營業，舞廳裏的人稀稀落落，十分淒涼。

從徐秋風的眼睛裏看出去，每一個舞女都裝扮得魔鬼似的，祇是看不順眼。

他跟一個熟舞女跳了一次舞，的確，這些舞女不見比自己的『老婆』漂亮，——無論是外型，或者是靈魂的美，一種內在的美。徐秋風把一杯咖啡喝完了。

一輛汽車趕回家裏去，準備回去睡覺。

房間裏一只床，一只衣廚，一只桌子，一只沙發，一只梳粧檯，四把靠背椅子，一只鐘，二張照片：……這一切東西一樣不多，一樣不少。平時回家的時候也見這些東西，但，總覺得多了一樣，那就是他的

老婆，今天回家也是這些東西，却少了一樣，那就是他的『老婆』。

他把衣服脫了，躺在床上，滾來滾去，睡不熟，他從新又把衣服穿上。

一輛汽車趕到楊樹浦碼頭。要了一只小舢板給送到俄羅斯皇后號去。

經濟二等一百廿五號，他一進門他的『太太』就對他說：

「我知道你還要來一次的。」

徐秋風心裏怔了怔。把口袋裏所有的錢都交給他

的『太太』，自己留下五塊做車錢：

「你路上的錢怕會不夠的。」

他就走了。

清娛漫札

鄭逸梅

喜飲酒而酒值奇昂，喜購書而

書價甚貴，均非窮措大所能勝任。憶先彥有云：「草茅富貴，惟有百城書；煙火神仙，無如千日酒。」百城書，千日酒，亦談何容易哉！

兒子鶴臥病，欲予講故事，予

乃爲述國策語：「蚌方出曝，而鷸

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

』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

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

得而並擒。」鷸曰：「鷸喙被箝，

烏能發言？蚌而作答，鷸何不乘隙

而脫其箝？」予無以對。

東海屠隆畫箋謂：「古畫無名

款者，多畫院進呈卷軸，皆有名大

家，迺御府畫也。世以無名人畫，

即填某人款字深爲可笑。」予殊疑

之。舍間有一仕女立幅，絹本，衣

着狀態，備極工緻，設色又復古麗

，某畫家鑑賞，斷爲明代藍田叔筆

，願爲予填款字。予婉謝之，至今

猶完璧也。



長篇創作小說

羅洪

一眼。

「你說過投機是靠一種瘋狂的態度來支持的，我覺得你這話有理，真想不到你偷偷地拋出了，連一句話也不向我提——」

「我給你一提，那又怎麼會拋出去？」

「你慢着呀！」慧珠不讓大成說下去，忿恨得將身子一縱，沙發墊上的彈簧將她拋得高高的，然後又落了下去。「有一次你也說過做投機的一定要潑，才能够發大財，這句話當然也有理；可是你只知道說，就不知道做！人家住大洋房，汽車一隊三四輛，當差一喚幾十個的大財主，那裏會像你這樣從小處着眼！你平時常常說一個人對於事業，總要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大成，我真不明白你這些話是怎樣個意思！」

大成是笑了，他笑得很侷促不安，走到她旁邊拍拍她肩頭，好像要拂去她一股心頭之火似的，柔聲說道：「這一點，你確確實實是誤會了我！我是說過對於事業要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的，可是我也說過投機不能稱為事業，我是想從投機裏周轉我的手面，幫助發動我的事業。戰事之前，我本來想在青島那個公司的事務之外，約幾個朋友做一點造林的計劃，或者開辦長途汽車公司，不幸只計劃一半，戰事發生，當然也擱就置；前天我對你談起的想在家鄉辦點事情，可說是一時權宜之計，當然說不上從大處着想。慧珠，自

「我實在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她說。「這個時候，人家都把現款搶着去做投機，你爲什麼一定要撈它回來？」

「慧珠，你看時局這樣動盪，我總覺得有一個大風暴會來，到底怎樣來法我當然不能說，不過暫時觀望一下，把這賺進的四十萬躲過一個風波，未嘗不是很好的辦法。」

慧珠很不耐煩，大成說這些話，她看也沒有看上

從我們遷到上海之後，看着家鄉在變亂中又慢慢掙扎起來，我就有辦點事業的意思，可是環境有牽制，我只能挑這幾件比較必要而沒有妨礙的先着手起來。」

大成說到末了這幾句，詞意都極感慨，但氣憤很深的慧珠一點也不能體會，只不耐煩地轉過身子，閃着一雙眼睛叫他說話不用繞圈子；他所以這樣的「斷然處置」，到底有什麼「先見之明」？

「當然無所謂先見之明，這不過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現在這時候，到手的錢才可以當做自己的錢，我們一個多星期淨得四十萬，我認爲是可以告一段落了。觀望一下再行打算，那最妥當！即使過兩天就可賺到八十萬，也不後悔，那才算是能投機而不找煩惱！」

「你是越說越不像話了！」她跳了起來。「你最不應該的就是不先告訴我！要是徵求我的意思啊，那才不讓你這樣亂來，我還要等幾天，我要在最高峯的時候才拋出去！好吧，你既然把條子拋出了，那麼我們換換口味，做外股怎麼樣？本來這幾天外股最紅了！」

「靜靜吧，慧珠！我已經把棧單做了押款，另外買進一批顏料，前天就想告訴你，因爲你那時火氣太高，一定又反對我，所以我臨時又覺得不讓你生氣的好。可是只三四天光景，已經漲高一倍了。昨天我定了幾種藥品，大概二十多萬，我們手頭幾萬現款當然不够……」

「所以你就把條子拋出了？」她搶着說。

「那當然不是全部的原因，慧珠，我希望你平平氣，這種時候實在多變，我們還是穩健一點的好，我總覺得一個大風暴就要來，風到底往那個方向吹，那就很難說定了！」

慧珠看着他。她那雙閃亮的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來，是恨，是怒，是一個人要去擒住什麼東西時候的神情。這樣經過了三數分鐘，她突然淒涼地把眼皮沉下了，等它們再睜開的時候，大成看見她那股火氣已經消散，却變得那麼的淒惋；她向大成身邊撲了過來，捏住他一隻手。那樣的炎熱，有一種膩膩的強烈感覺從她手掌裏通到全身，不由得使他震了一震。

「大成，我對於你這種不瞭解我的態度，實在很傷心！這種年頭，是一個再好沒有的發財機會，我要一所大洋房，窗前有假山樹木，我要屋子裏陳設名貴的古玩，我要幾十個當差女僕可以使喚，大成，可是

你總這樣講究穩健，講究從小處着手，你是這樣不瞭解我！像你這樣的辦法，實在不够有潑力去發大財！我希望雍容華貴，我希望發大財，一個人不能有別的企圖，能够這樣享享樂，也不算白活一世了。」

大成低下頭看看她，說道：「你想得太古怪了。這年頭固然可以發大財，但也可以傾家蕩產！」

這幾句話的溫柔，是慧珠難得聽到的。她心裏有難言的苦楚，很想在大成面前痛痛快快發作一下，却又覺得他的說話也有道理，然而她對於生活上的高度慾望又在心頭不住的翻騰，便從他身邊跳起來說：

「那麼我們一定做點外股來試試。」

「那不成，慧珠，觀望幾天吧！過幾天再說怎麼樣？」

「我不！」她斬釘截鐵地說。

「一個人負了氣，做事情決不會順手，投機也不能例外。慧珠，我看你這十多天來心情很不安甯，靜幾天再說。你身子本來單弱，何苦在這方面化那麼大的心思！」大成在她肩頭輕輕撫摩一下，頭也不回，到樓下去了。這一去，她就沒有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再上來的；大成的話正觸她着的隱痛，這隱痛拌着那一腔憤恨，揉得她只管躺在沙發裏生氣。今天醒來，還是躺在這沙發榻裏，只是身上已經蓋了被，頭底下也枕着枕頭了。

屋面上一隻喜鵲明快地叫了兩聲，把她的思緒剪斷。

太陽很溫煦，浴着她全身，迎面又吹來一陣溫軟的風，她看見對面園子裏垂柳飄動，兩棵虞美人也嬌嬈婷婷，她不由的吐一口氣。假如她有這樣一所大宅子，有這樣一個花園，那一定要在左邊的空地上設置一座假山，闢一個小小的池子，那池裏有噴水泉的裝置，以便推開窗來，就可以聽到潺潺的噴水聲音。假如她是這樣一所大洋房的主人，她一定要每一間佈置成一種獨特的風韻，各有特殊的情調。也惟有這樣一所大的宅子，才可以發揮她藝術的手腕。朋友們都說這座小小的洋房安排得很精緻，但她一向就並不滿足，不用把再富麗再宏大的大公館來比擬，就把對面這一所來比較，已經是小巫對大巫，相形見絀得厲害了。

這時，一個響亮的笑聲，又把她的思緒攔斷，她猛一抬頭，才看見鍾成已靠在窗口，手裏有幾張紙片

。在這絢爛的晨光裏面，他臉色何等煥發，那件單薄的睡衣，掩不住那堅實壯健的體格，男性的剛強的美，她覺得是集中在鍾成一身了。她這樣坐着，一顆心不能自主地砰砰大跳，同時有一股熱流通過她全身，她渴望鍾成能低下頭來，跟她的視線相接觸；然而他說了一句什麼，就離開這個窗口。

突然地，她那砰然大跳的心，跟着鍾成的消失沉落下去；這一剎時，她簡直萬念俱寂，彷彿一個孩子眼看他的心愛玩具破碎了，猛地裏怔住一般。

六月到來，法國單獨講和的消息傳來了；歐洲戰事，顯然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大家想到現代戰爭是這樣神速，這樣出乎意想！對於戰爭的觀感，歐洲情勢的觀感，以及整個世界局勢的觀感，一般人都發生了震撼！上海這個都市，本來具有國際性，一向敏感得很，所以人們震動得格外厲害！有的人是興奮，有的人是感懷傷時，有些人不大懂得外國情形的，聽到這個戰爭竟動用那麼多的兵士，那麼多的飛機坦克車，也不免咋舌了。然而普遍給予這個都市的震動，還是因為市場上所受的影響！上海市場全部引起了騷擾，一切投機買賣都來了個反動——一致傾跌！

所以這個變動，對於有政治興趣的人是一個大霹靂，對於投機狂的人也是一個大霹靂。自從五月初物價激漲之後，半個月光景已經有過一次反動，投機市場遭受風浪，黃金慘跌，外股更加慘跌！那時候，外股的投機最熱鬧瘋狂，所以跌得傾家蕩產的人委實不少，有些受不住這個打擊的，便尋覓短見，枉送了性命。

慧珠的條子，幸而給大成在風浪之前的兩天拋了出去。這兩天中間，她還是躍躍欲試的要去買外股。她的外股沒有成交，跌風便突如其來，才使她放棄了這個主意。當大成笑着問她，他的穩健是否有用的時候，她笑着不肯回答，過了好半晌才說：

「也許有這麼一次的用處，不過投機還是需要瘋狂來發大財。」

她說得那麼的倔強，武斷。

這三四星期以來，市面已經慢慢平穩了；因為歐局緊張，市場人心都存觀望，如今消息既證實歐局有這樣一個轉變，市場便受到深重的影響，人心十分疲軟，一切都是傾瀉。這多少表示人們有點兒悲觀，有

點兒悵鬱，尤其因爲法國講和，對於遠東戰局也有直接影響——中國經由越南的國際路線眼見將要斷絕，所以這遠東大市場的上海，難免受到深切的動盪！

這種悵鬱的氣氛籠罩得不久，人心又振奮起來；戰爭是堅持下去的——整個世界的戰爭堅持下去的！這振奮的情緒刺激到市場上，投機者又狂熱起來，他們要在世界正苦難的期間，建築自己黃金的美夢。本來以爲恰赤再會下瀉的，又冉冉上升了，外匯再要放長的，立刻又緊縮了。投機者們又到處是扒，現貨又到處被人吸收。有幾文錢的，大家搜羅現貨，海外交通一定會日見困難，戰爭堅持下去，貨物消耗之後就無從補進；所以有一個觀念在人們心上流傳：誰手裏貨物最多，發的財也就最大。

在這個大風浪裏，傾覆了不少投機者的美夢，投機最狂熱的外股，跌得最慘，而且也不像現貨恰赤這類東西，跟着戰爭的持久下去而又冉冉上升。外股是跌得一發不可收拾的，因爲有洋商在後台活動，這些失敗者的游資，總數達幾萬萬，一去不再復返，永遠流了出去。

這些失敗者之中，唐鴻達也是傾覆得很厲害的一個。他的外股損失一百五十萬以上，雖然恰赤方面有幾十萬淨利，實在也無補於事。他需要一百二十萬的籌碼解出去，以他的手面，這個數目還不至於調度不來，可是也有點捉襟見肘。原先預備瞞住太太的，也無法隱瞞了；因爲他要把太太的幾千元美金票以及百個金磅也暫時充一充數。

那一天天氣有點悶熱，端午節左右的季節風，就這麼挾着點潮氣，撲上身來有一種膩膩的感覺，叫人怪不舒服。天空有些灰白的雲壓得很低，百無聊賴地一忽兒浮向東邊，一忽兒又往北爬去。唐鴻達的汽車在階前停了下來，他鑽出車門，向天空的灰色浮雲橫了一眼，不由得從衣袋裏摸出一方細花白麻紗手帕，抹去額角上幾排細細的汗珠，便飛步跑上樓去。

唐太太看見他這副匆忙的樣子，也暗暗吃驚，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聽來了意外的消息。前天她知道市場情形不穩，就問鴻達外股做得怎樣，鴻達却支吾其詞，說是已經在兩天之前交割了。其實當太太詰問的時候，他已經是欲拋不得，一顆心正像一塊石頭那樣地，只管一起一落，許多數目字跟着這種起落的韻節絞得他苦楚萬分！

這風暴來得太突然；不，不是太突然，是他獲得的消息遲了一點，他暗暗抱怨自己，也只有悶聲不響的分兒。風暴已經排山倒海地到了跟前，隻手不能挽起狂瀾，他只能面對着現實，去跨過當前這個難關了。

「唉，要來的事，到底來了！」唐鴻達劈頭就這麼說。

唐太太一時很有點摸不着頭腦。她想起來所謂要來的事，一定指的是市場裏面，可是她記起鴻達前天才說過已經交割，所以這到底來了的事，一定是什麼特殊的消息，與己無干的了。然而她一看鴻達滿臉緊張的神色，便覺得事情有點奧妙。在這寂靜的一剎時，隔壁小起坐室裏傳來笑語的聲音，唐鴻達立刻低聲問道：

「有客？」

「還不是走動慣的幾個！一星期不打牌了，剛才三姑太太來，我就打電話找了兩個人。」

唐鴻達沒有心緒把這些話聽完，就隨手把一扇半開的門關上了，這時才看清楚太太手裏正拿着一副眼鏡，太太的眼鏡只有上戲院或者打牌的時候才用，眼睛雖不能說是近視，但多用目光就覺得不舒服，才驗了幾次光，配一副最精緻，光度最準確的眼鏡。當唐鴻達關上門又轉過身來的時候，他幾乎是一字一頓的說：

「我的外股交割沒有做成，這一跌看來無法挽回了。」

「什麼？前天我問過你，你說已經交割的？」唐太太簡直是瞪着眼睛。

「那是我怕你就心，才這樣說說而已，其實前天已經跌去不少，昨天今天，更跌得無可收拾。我實在沒有防到會碰這樣一個釘子！一星期前，同時有利多利空的謠言，我想索性往多頭的一邊跑，即使跌也損失不了多少，那裏知道竟跌得這樣的慘！這樣的慘！」唐鴻達說到這末了的兩句，一個個字都咬着，然後一個個地吐出來。

唐太太全身打一個寒慄，悶熱的天氣立刻又遞給她一陣躁熱，以她兩腋爲起點，細細的汗珠便到處都滲了出來，「唉，要來的事，到底來了！」剛才鴻達這句話，古怪地迴繞在她的耳朵裏，又從耳朵裏潛蝕

到她心底去。這一句話，正是近來蟄伏在她心裏的一個可怕的意識，現在終於成爲事實，這事已經清清楚楚楚擺在眼前，而且清清楚楚由鴻達一手造成！

這一忽兒，動盪在唐太太心上的感覺確是非常複雜。第一下在她心頭激起的，就是鴻達這句「要來的事到底來了」的意念，所以在這一個極短的頃刻，她心靈上反而十分平靜，可是這平靜的頃刻過去之後，就有好幾個感念一齊在心頭湧了起來。失望，恐懼，憤恨，把她的心絞得發痛。

唐鴻達似乎不讓太太的思緒整理出一個端倪來，便又說道：

「我想你那邊的美金票跟金磅暫時借用一用。」

「這算起來也不過十幾萬，而且也犯不上動用這些東西，短少幾十萬，向幾個朋友挪一挪不是很乾脆？」

「我的好太太，你現在要一百二十萬的現款解出去，而且事情要做得乾淨漂亮，讓人家看不出我們底細——一百二十萬決不能使我叫饒！爲我預備找機會再來一手！」

那一百二十萬幾個字，好像一聲響雷在唐太太心上爆炸開來，其他的話，她乾脆沒有一個字聽着進去。現在紙幣價值雖然只抵戰前三分之一，但一百二十萬這數目，也是相當可觀了。同時使她憤恨的是鴻達的兩個小公館至今沒有澈底解決，這些日子他常常心神不甯，想許多計劃來向自己支吾敷衍，那當然會有這樣大的差池了。本來她就有些看得出來，現在她更能斷定是因爲兩個婊子迷着他，才這樣的神志不清，這樣的亂了手法，而且向自己隱隱瞞瞞，躲躲閃閃，以致遭到這未曾有過的失敗。她心裏一股憤怒的火直升上來，乾乾脆脆地說道：

「那不能，這一點兒東西不能動用了，你調度不轉，囤在棧房裏的五十萬貨色你去打發，——」

「你難道忘記了這些貨色已經做了押款，而且沒有到期，這種原料不久就要斷絕，價值一定飛漲，脫手也實在可惜。」他打斷了太太的話，那修得精光的鬚髯，好像一根根都從毛孔裏突然長了出來，他的焦急似乎達到了飽和點。

「那只有把去年買進的地產湊上去。」她有點生氣。

「一筆已經算在裏面了。」

唐太太跳了起來，不提防他竟然有這一着。從窗口吹來悶熱的風，打在她臉上，又使她滲出許多細小的汗珠。「真好辦法！」她說。「你已經算在裏面，還向我要什麼？缺幾十萬，挪動挪動總有路徑，爲什麼這一點金票金磅要計算進去？你是給婊子迷昏了，我早對你說過有了兩個漏洞，平日已經難填，說不定還會鬧出別的亂子來！現在可不是？對啊，你說得好——要來的事到底來了！」

「怎麼你又拉扯到這上頭去？投機事業，風浪當然不能避免。」現在唐鴻達的臉色變得鐵青，那碩大的軀幹彷彿是鋼鐵鑄成的架子，要擋住向他衝來的那陣大風浪。「你不要生氣，以後機會正多，我們也得重整旗鼓！」

唐太太吐了一口氣，那薄綢旗袍裹着的胖胖身子，正在顫抖的樣子。「別「我們」「我們」了吧！這一次，你就完全撤下我，鬼鬼祟祟的，前天問你就含含糊糊！」

「這些話我們以後再談，金票金磅你借給我，暫時湊一湊數！」他的聲音那麼堅定，一個個字碰擊在她心上。

她心裏的一團憤怒簡直要炸裂開來，有無數憤怒的話從她心頭裏往上衝，她想找一句最最痛快最最惡毒的話去報復他，可是她神經過分緊張，只覺得四肢都癱軟，半晌說不出一個字來。

「你別疼這一點兒，等我把這件事情料理清楚，找機會好好幹一幹，包你一下子又到手幾百萬！」唐鴻達那些像雪茄一般粗壯的手指擊着沙發的靠手，說得那麼輕鬆。

太太聽得他這樣滿不在乎，心頭的憤怒又直衝上來了。

「好，你倒說得輕鬆！再這樣來一手，我們就要給擠出這所房子了！洋房、汽車、婊子，都要從你手裏溜得乾乾淨淨！」她用盡了平生氣力，喊出這兩句話。同時她因爲神經緊張，出力過度，全身一時失去平衡，眼前只見有幾個金星飛舞，便倒在沙發裏。



愛普羅羅之戀

李宗善

我深愛這古舊的畫室，雖然滿室塵封，耗子不時來回奔馳，我依然愛留在這兒。溫暖的陽光自天窗上射進來，壁爐中放射出微弱的火花。瓦牆上掛着白色的貝多芬石像，美麗的維納斯，屋角佇立着一具骷髏架，但我一點也不害怕，她像是我一個最熟悉的朋友似的。令人神往的油畫香充溢在四周……我常拿些油泥捏成小人小鴨，有時也用一方畫紙畫些圖畫，可是最有趣的却是去翻閱那些厚厚的大書，其中滿是些美麗的畫和石像，都是這畫室中所沒有的，有十字架上的受難的基督聖像，半人半獸的怪物，以及追着達芬妮的愛普羅羅……我不能看懂那些密密滿滿的英文字，但我却熟悉了許多神話故事，因為每當爸爸在工作時，常是不倦地告訴我許多可愛的古代傳說。

「日神愛普羅羅，曾經視過小愛神的弓箭，但他終於爲它所射中了，他熱烈地愛上了河神的女兒達芬妮。不幸她是個愛好獨身的姑娘，任是日神如何追求，她依然冷若冰霜，像拒絕其他追求者似地拒絕了他，愛普羅羅實在忍受不住了，她的美麗和智慧，在他的心中燒燃，他瘋狂地追逐着她，她却飛快地奔逃……最後，當愛普羅羅將要擁抱着她時，在萬分窘迫間，她竟變成了一株終年常青的樹……可憐的少年祇得將它簪在髮上，琴上，箭袋上作爲綴飾，永久地懷戀着。」

我深愛這動人的故事，我更愛那愛普羅羅的希臘式的鼻子，是那樣的高貴，堅忍，我夢想自己的鼻子可以變成和他的一樣，但出現在鏡中的永遠是我那小圓鼻子，雖然我時常默禱祈求，神績却永不出現，我常常凝視着愛普羅羅的鼻子，久久不願離去……

冬天的黃昏，雪落得很大，學校中正預備着聖誕節的慶祝會，一放學便幫着級任先生佈置禮堂，回家時街上已上了燈。到了家，去了圍頸和帽子，拿着一個圓麵包，我就直向樓上的畫室中跑，那兒的火一定很暖，爸也早該回來了……推門走進畫室，我臉上立刻感着一陣熱氣。爸正坐在桌邊，一個陌生的客人和他悠然相對。我正不知怎樣應付，爸已在叫我了：

「小鴻！過來見見高叔叔！」我走過去，發覺手中還拿着已經咬了一口的圓麵包，倉猝間我偷偷丟進了茶几上那個大口花瓶裏面，那陌生的客人不等我叫他早已伸出雙手來攙着我，說：

「小鴻！還認識我嗎？記得抱你騎馬的時候嗎？」
爸和他都笑了。

「真快！小鴻該是十二歲了，七年就像七天一樣！在巴黎這許久，總記掛着小鴻呢！」他接着說。

這個可親的面容，我一點兒不感到陌生。

畫室中更暖和了，雖然窗外正刮着北風，雪花不斷地打在玻璃窗上。我坐在大畫凳上，靜聽着爸和高叔的談話，幽暗的燈光，照着他頰長的身材，他實在是很可愛的，深色的長臉上，配着一雙灼灼有神的眼，帶着笑意的薄薄的嘴唇，正在講述他七年來的經歷。當我注視他的鼻子時，啊！我驚喜得幾乎叫出來，這正是個希臘式的愛普羅的鼻子……

臨睡時，我感謝上帝所賜，雖然我的鼻子依然如故，真的愛普羅却來了，一宵我爲那美麗的鼻子顛倒着。

聖誕節終於來了，慶祝會過後，就是三天假期，每個同學都滿心歡喜，互交換着賀年片與有趣的禮品。聖誕夜，高叔送給我一個梳三條小辮子的黑洋娃

妹，和一付紫紅的手套，他說這與我的白圍頸很相配，我真又歡喜又感激，當我問他需要什麼禮品時，他却和藹地在我的額上吻了一下，輕輕地說：「就是這樣一個最好的禮物罷！」自此我每天戴着紅手套，夜間便讓那黑妹妹和我同睡。他時常來我家，我已和他很熟悉了，每當他來我總替他將帽子放在衣架上，他老是彎下身子，讓我把他黑絨領上的雪花拂去……

當爸媽到上海去吃大表哥的喜酒時，臨行將我交託給高叔，請他住在我家裏。這一星期中我們相處得很快樂，放了學，他總替我溫習功課，其餘的時間，我便陪伴他在畫室中，他也和爸一樣，作畫時總不停地告訴我許多故事……

星期六的下午，他爲我畫了一幅肖像，整整的三個鐘頭我一點也不動，他稱讚我是個最好的模特兒，並且說我的眼睛很美麗……畫中的我確很動人，因爲他叫我將辮子散開，束上了一條淡藍色的髮帶……

傍晚，我們一塊在古台城上散步，遠眺玄武湖的景色，彷彿置身畫境，夕陽照在他樸實的黑外衣上，和我們的臉上，覺着十分和諧舒適，西風不能減低我們的快樂……

爸媽回來的前夜，我突然病了，高叔非常焦急，

給我吃了點酒藥，便一直陪伴着我不肯離去，他叫小李媽先去睡，自己却留在我的身邊，朗讀『茵夢湖』，又一句句翻譯給我聽……直到我沉沉睡去。

高叔極愛唱歌，常常吹着口哨。他曾教過我一個很有趣的歌，名字叫『夢』，半小時內我便學會了，能熟背那可愛的歌詞：『我變了一只鳥，飛翔在碧天空，飛到了銀月宮，遇見那嫦娥仙，她邀我同舞，步伐輕盈，舞姿婆婆，原來是南柯一夢！我在花叢裏發見那嫦娥就是你，我問你我倆何時重相逢？你說：明天，原來這祇是南柯一夢！』以後每當道別時，他總會笑問我倆何時重相逢？然後同聲地說：『明天！』

整個的冬天在快樂溫暖的圈子裏渡過，我像登了天堂一般快樂，我雖然年紀小，却絕不會像達芬妮那樣傻，我深深的愛我的愛普羅……然而，春天畢竟來了！一切都開始覺醒了！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採了一束野花，預備供在畫室中。我匆匆走進畫室，除了爸和高叔外，窗前還立着一位綠衣的美麗姑娘，我正不知怎樣應付，爸又叫我了：『小鴻！過來見見梅姑姑！』我走過去，發覺手中還拿着一束野花，在一瞬間，我又將它插入那茶

几上的大口花瓶中，不等我走向前，那位姑娘已笑盈盈地迎了過來，攙着我的手說：『可愛的孩子！』

『可不是？梅！她是我的小情人呢！』高叔說得大家都笑了！

『小鴻！後天別上學了，替高叔叔梅姑姑做小嬪相去，有個很大的花籃給你提……』爸接着說。他倆都笑嘻嘻地向着我。

許久我沒再上畫室，我怕走進去，怕見那本厚厚的書，更怕想起愛普羅的鼻子……一天，媽叫我去畫室取一把丟在那兒的剪刀，我不得不又進去了，那大口花瓶中插着的那束野花早已枯萎了，我禁不住想起愛普羅的鼻子，竟伏在那兒哭起來！什麼也沒有了！愛普羅呢？達芬妮不是我，我祇是個傻小子，原來這祇是南柯一夢啊！……畫室中靜靜的，陽光自天窗射進來，爐中的火早已熄滅了！那本大書上積着厚厚的灰塵，窗外洋溢着明媚的春光，杜鵑在叫了……

光陰箭似地飛過！至今那三條小辮子的黑洋娃娃還留在我身邊，它時時喚起我天真的童年記憶。想起那愛普羅的鼻子，我真好笑，然而，幼時我會爲它痛哭呢！我不禁又唱起『我倆何時重相逢？』來。

兒童教育？

君 黛



譯自 For Adults only 原著者 Beverley Nichols

- 女：媽，怎樣才叫節儉？
- 母：節儉是省吃，省用，和省穿。
- 女：那麼你為什麼要穿上這件衣裳呢？
- 母：不可以這樣沒有禮貌！
- 女：媽，你為什麼要穿上這件衣裳？
- 母：因為我將和張先生出去吃晚飯。
- 女：張先生也注重節儉嗎？
- 母：我想他一定是很節儉的。
- 女：那麼——那麼他會不會歡喜你穿上這衣裳呢？
- 母：（很不快樂地）張先生從來也不注意女人的衣裳。
- 女：如果張先生……
- 母：不准多說，去將飯廳裏的電燈關掉，不關掉真是白白的損失。
- 女：（關好電燈後回來）媽，我們應該省電嗎？
- 母：當然應該啦！
- 女：所以每當張先生晚上來的時候，你總將電燈關掉，是不是？
- 母：（發怒地）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 女：不過，只剩下沙發旁邊的那一盞紅的檯燈亮着。
- 母：你真是一個愚笨和好奇的孩子，一切你都不懂。
- 女：我不懂什麼？
- 母：張先生每天做事做得很疲倦，所以當他到我們家裏來的時候，無疑的，他需要一個清靜的環境。
- 女：媽，你安慰張先生嗎？
- 母：是的……不是的……我說……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 女：媽，電燈是你關的還是張先生關的呢？
- 母：（粗聲地）如果你再這個樣子的吃糖，我會將你的糖搶掉。
- 女：我們還有方法可以節儉嗎？
- 母：譬如在吃的方面，我們就吃得太多，而應該節儉些。
- 女：媽，因為要節儉，所以，你只吃一點點雀肉當你的中飯嗎？
- 母：……是的……
- 女：所以，中飯後你只喝一杯黃色的汁水嗎？
- 母：……是的……
- 女：你吃那黃色的汁水是因為別人都不喜歡吃它的原故嗎？
- 母：（迅速地）如果你說的那黃色汁水是指一八七〇年的白蘭地的話，那是醫生給我規定的飲食。
- 女：那麼為什麼爸爸說你吃按照醫生所規定的食料，比人家住在最高等旅

館的費用還要貴呢？

母：你爸爸根本不知道怎樣節儉。

女：怎樣才是真正的節儉呢？

母：對於女人方面，節儉是要在最低的

費用中，能夠照料她自己的身體，

她的家庭，和她自己的外表。

女：媽，一個人的外表，要化許多錢去

照料嗎？

母：（堅決地）那要看經濟能力了。（

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當然，我只化

很少的錢在我的外表上。

女：怎樣呢？

母：我開常才有一次按摩……用很少的

冷膏。

女：（忽然地）媽，唇膏很貴嗎？

母：（懷疑地）你問這個做什麼？

女：我不過懷疑你爲什麼那樣的不安，

當你以爲你的唇膏遺落在張先生的

家裏。

母：（急忙地）你怎麼知道我的唇膏是

遺……（少停）……我說你怎麼——

怎麼……：你可不可以不要咬手指！

女：我們還可以怎樣節儉呢？

母：我們應該買最需要和適用的東西。

女：所以，你送爸爸的生日禮物——

母：什麼生日禮物？

女：那個放在你睡房裏的毛地氈。

母：（迅速地）那塊毛地氈放在你爸爸

的睡房裏太大。

女：那麼你爲什麼不買一塊小點的呢？

母：因爲這塊地氈非常的便宜。

女：你買給誰的呢？

母：當然是買了送給你爸爸的，這地氈

真便宜呀！大得可以做二塊小的。

女：那麼你爲什麼不剪成二塊，放一塊

在爸爸的睡房裏呢？

母：你爸爸頂不喜歡毛地氈。

女：那麼你爲什麼要買毛地氈送給他，

做他的生日禮物呢？

母：你將糖汁都掉到地氈上了！

女：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節儉呢？

母：許許多多，譬如我的圖書館借書證

到期後，我也沒有再去重定。

女：媽，你現在還在借書嗎？

母：沒有，（嘆一口氣）我們每個人都

不得不犧牲有些物質上的享受。

女：（拿起一本書）怎麼這本書會有劉

太太的名字呢？

母：（很快地）那裏……：啊……：給我……

（少停）這是劉太太借給我的。

女：她知道你借了嗎？

母：當然她是知道的。

女：（又拿起一本書）劉太太知道她借

了這本書給你嗎？

母：請你不要翻我的圖書架！

女：媽，她知道嗎？

母：她不知道，因爲上星期六我和她住

在一處，她的女僕錯放在我的衣箱

裏，那女僕真是一個馱子。

女：吳太太的女僕也是一個馱子嗎？

母：不是，爲什麼？

女：（又拿起一本書）這本書上有吳太

太的名字。

母：（冷淡地）真的嗎？

女：媽，難道上星期六你又和吳太太住

在一處嗎？

母：這不過是巧合，因爲這本書是我從

舊書店裏買來的，（假笑）我真應

該將這事告訴吳太太。

女：媽，我去告訴她，好嗎？

母：（很快地）用不着你去告訴，這根本不是你的事。

女：張先生的女……

母：張先生的什麼呀？

女：女僕。

母：他只有一個男管家。

女：那麼是這男管家將這放在你的衣箱裏嗎？（拿着一張張先生的照片）

母：（很快的搶了照片）這照片你從什麼地方拿來的？

女：媽，在你的箱子裏，你是不是和張先生過着上星期……

母：噓！噓！

女：媽，如果你不是和張先生過着上星期……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女：媽，如果你是的，我可不可以再吃十顆糖呢？

母：（怨恨地）你可以儘量的去吃吧！

藜照小錄

鄭逸梅

予慕哈密瓜，願以未得一快朵頤為憾。誦袁簡齋書札，一再述及是瓜，此老口福，畢竟勝人一等，安得不令饕餮之予為之垂涎三尺耶！如答陳舒軒云：

『蒙惠哈密瓜，八達杏等物，邵平老矣，猶分塞外之甘；小宋依然，重嘆瓊林之果』。又與奇麗川云：『見賜哈密瓜一枚，重封疊裹，冬月如新，劈以金刀，現綠衣黃裳之色；盛於碧碗，勝瓊漿玉露之供。路重萬里而來，恩比三山之

重』。哈密瓜之名貴可知。李伯琦丈為合肥相國之後，席豐履厚，四方珍錯無不嘗，却亦祇聞哈密瓜之名，謂是瓜人祇得啖一二片，不能飽進，甜過甚也。其汁流出，須臾凝結如白霜，含糖質之厚有如此。

靜思廬之曇花應時而放，主人夏石齋囑代邀畫家陶冷月，詩人范君博往賞。

冷月寫生成一冊子，萼瓣紛披，鬚茸茸而自然秀逸，傅色又造其妙。宣和畫譜稱趙昌作畫，『不特取其形似，真與花傳神者』，予於此畫亦云然。君博成三絕句云：『為向南天賞此花，論情不比鼠姑奢；難忘留贖催人意，鄰巷應驅

薄笨車』。『似笑羈栖久別家，敢將晚節向人誇；聊拈妙相空空句，寵此塵天頃刻花』。『應謐南禪掌故花，玲瓏萬玉絕無瑕；風流未合揚州死，莫問天家問梵家』。予則謬草一文，則陋劣不稱意，殊自愧慙也。

同事吳子歸舫謂吾國之書冊，輒面縑裝，卷舒自如，平臥於架，甚為熨貼；西洋書則不然，皮面堅挺，書脊澱金，森然直列於櫥桌間。觀此可見民族性之各異，而吾國人之好閒適，西洋人之常振奮，亦昭然若揭也。予為之首肯。

愛儂園

海上的迷宮

(續)

凡鳥

二六 諮議老爺的幸與不幸

愛儂園中的人與「官」是特特有緣的，而且他們大多數人本身自己也是一個「官」。姬覺彌是大總統顧問，有兩位少爺都是簡任官，羅迦陵當然是一品夫人，不消說，地位都是相當的高了。在何豐林做淞滬護軍使，和許世英做安徽省長的時代，都送了大批的空白諮議委任狀給園裏。不論看門的，當差的，只要姬覺彌高興，都得填上一張，使他們一躍而變為諮議老爺。而且甚至於有推辭都推辭不掉的。張硯孫在前清本來是二榜出身，小京官也做到「主政」。現在要為了一個諮議的虛銜，失去遺老的地位，似乎有點不合算。但他究竟不好說出原因來，再三推辭不脫，不得已說道，既然這樣，給我兒子吧！一總計算起來，愛儂園中的諮議老爺，至少有兩三打。不過有人說：「官」從來不是用打計算的。那麼我得改說二三十「員」也行。自然，看門的，當差的，只要有委任狀的都算一「員」。

實在這個「諮議」還是有用的。有一位諮議老爺，在火車上帶了一點不很重要的違禁品，給憲兵查出了。憲兵馬上不客氣，要帶他到憲兵部去。結果，終算靠了一張印着諮議銜頭的卡片，度過了這個難關。

不過，事情也有幸有不幸。別一位諮議老爺，爲了他太太做生日。發了一個請酒帖，給他認爲「同僚」的護軍使何豐林。自然帖子外面少不了印着一行字是「愛儂園代發」。他的本意到也不想何豐林真

會「闔第光臨」，也不想何豐林送他一筆隆重的壽禮。最好何豐林送一軸幛子，或者一副對子，至少一個斗方也行。爲的是當時上海唯一最高現任官的禮物，掛在客堂中間，多少體面。但是何豐林的秘書真不行，實在記性太壞了！對這位「同僚」的諮議老爺，在他腦子裏連影兒都沒有。爲了要明瞭請酒人的地位，好斟酌着送禮。於是打了一個電話問姬覺彌。姬覺彌這時也不再記得這個人是淞滬護軍使署的諮議老爺，只感覺着他會借園裏的名頭，發帖子給何豐林，簡直是招搖衝騙。於是不得已再在電話裏回明這個人的地位，說是：「小孩子，有神經病的，——不要理他。」接着還說一句「對不起」的道歉話。然而姬覺彌終於對這位諮議老爺大光其火了，甚至於要叫他滾出去。諮議老爺當然不能說明他們是「同僚」的關係，只有苦苦地哀求。好得到他太太做壽的日期還早，否則也許會與綴索然！不過客堂中間預先留着掛護軍使的隆禮地位，沒奈何只得用旁的東西來補滿了！

二七 愛儂園的第二大富翁

愛儂園主人歐司愛哈同是一位大富翁，這是誰都曉得的。現在要提起第二位大富翁來，也許有人會說是姬覺彌，其實這是大錯特錯了。姬覺彌在萬里長征之後，隻身進園。做了四十年的繁華春夢，到現在一覺醒來，依然是孑然一身，清風兩袖。這是實在的情形，我們到用不着「處膏潤寡」這一類好聽話，來稱頌他的廉潔。乾脆地說，他以前所處的地位，要用多少錢，都可以向他主人開支，至少是總隨時有法子可想。所以他根本用不着自己有錢，他也從來沒想到有一天別人的錢會不再供給他用，所以他用去的錢雖然很多很多，但他自己却沒有錢積蓄。從前有許多人猜疑牆上有「佛」字的房子，是姬覺彌的私產，其實却全不相干。他自從環境改變之後，連生活都成問題，將來也許更有「不堪回首」的一日！我所說的第二位富翁，是旁一個人。他是愛儂園裏的一位總賬房先生阿楊。自然，他的大名也許有一部分讀者是熟悉的。不過總還够不到姬覺彌那樣名聲大。天下事本來名實相副的是很少的，上海地方

愛儂園主角之一：歐司愛哈同（七一歲）



愛儂園主角之二：羅迦陵（五十歲）



過去像鹽商周夢坡，銀行家張澹如，都是平日被人目爲大富的。到財產清理的一日，總數雖然仍然有偌大的一串數字，但數字前面需得加上一個負號。反之，到是不大出名的，實際上纔是真真的殷戶。而且這位富翁阿楊和他主人相較，究竟還是渺乎其小。一方面被哈同的實名，姬覺彌的虛名壓下去了！他方面則自己也有點顧忌，不肯把名頭大大顯揚出來。

在事變的十年前，英領事署估計哈同的財產，爲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他們收十分之一的遺產稅，是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近年因爲紙幣的跌值，而使地產飛漲，假使照普通比率，用一百倍計算。則哈同羅迦陵的遺產爲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換一句話說，是七十萬萬元，或者其實的數目僅僅五十萬萬元，或者達到一百萬萬元，因爲沒有精密的統計，連主人自己也算不起來。阿楊的財產向來是與哈同一與二十之比，照以上的估計，也該在二萬五千萬到五萬萬之間。自然，這些數字都只有相對的真確。而且在這幾個年頭中，因爲各人對於投資手腕的不同，更多一點或更少一點都是可能的。不比得哈同的財產全是地產，估計比較容易近於事實。

阿楊的家世，祖上到够得上「高門清望，世代華貴」這幾個字。不過到他父親晚年也是早經式微了

。所以他現在故鄉所有的幾百幢房屋，千餘畝良田，都是他手裏自己置辦起來。不過大概因為他故鄉向他糾纏的人太多了，所以這些房屋田產，都是託別人出面置辦。記得他有一次還做過一回噱頭，他要別人相信他沒有錢，挽出一個人來，假意和他打錢債官司，讓法院把他故鄉的住宅發封。

他在上海的財產，自然和主人一樣，一部分是地產。不過地點却恰恰相反，哈同的地產可以說全部都在舊英租界，阿楊的地產却大部分在舊法租界，在舊英租界的僅僅康腦脫路和福熙路十幾幢不很值錢的住宅房子。而這幾條路又是哈同從來不會有過地產的。這大概可以證明他的財產完全是自己的，與哈同一點沒有關係，或者他的用意也恰恰如此。爲了避嫌遠疑，所以，哈同別墅的新造房子，價錢再便宜點兒給他，他也是不要的。

他在上海開設的字號店，大概在石路和雲南路一帶，有幾處簡直比戶皆是。因為他喜歡做生意，所以電料公司，匹頭莊，衣莊，南貨鋪子，洋貨鋪子，甚至於香燭鋪子，他都有幾處。實際上他獨資經營的店鋪，在他商業投資的總數中，還只是一個小數。因為他喜歡和人合股，這大概依然是爲了「人怕出名豬怕壯」的緣故。合股生意自然不容易會使人注意到是他的資產

。不過笑話也在這裏，有一次他和人合開一處「機油公司」。股本交出了之後，他向來對於合股經營的事業是不大問聞的。經過了很久的日子，偶然碰到「機油公司」的經理，他問公司怎樣了？經理回答說完了！他問怎麼就完了呢？經理回答說「天火燒了三次」。他是生性大量的，既然天火燒了，完了就算了！

此外，他還喜歡做各種囤積生意，大概金條和他特特有緣。大煙和金子的價值差不多。公債和股票却只有少數。

說了一大篇，似乎有點超出題目「愛儂園」的範圍之外，其實



愛儂園第三主角：彌覺。卅歲攝影。

不是的。因為他是愛儷園中的一位總賬房先生，而且還是羅迦陵的快婿。羅迦陵把二位小姐嫁給他，可想而知對於這位姑爺賞識的程度了。我們記起古人娥皇女英同時降於舜的話，羅迦陵對阿楊，正和堯對舜一樣，不但「事以二女」，也有「臣以十男」的氣概。因為園裏的少爺們，素來要仰他的鼻息的。甚至於羅迦陵或者還爲了「丹朱不肖」的緣故更有「推位讓國」，「北面而朝之」的意思。

阿楊大概是倉聖明智大學中的一個學生，因為他幼年家庭景况不大好，倉聖明智大學是不收學膳費的，所以他在此中讀書，也就因爲這個機會，會得到羅迦陵的知遇。他在大學裏畢業之後，羅迦陵就請他在園裏做一點事，以後又升他到總賬房的職位。自然，有一個時期，他需要靠園裏的薪水維持生活，但後來他却自立也綽有餘裕。不過羅迦陵既倚之如左右手，他也君子不忘其舊，或者還有一些旁的關係，所以仍然擔任這總房的職務。雖然他自己的企業忙得不可開交，他還每天撥出一些時間來園裏辦公和對羅迦陵承歡。但在羅迦陵死後，她的嗣子們分了陳線，××××××××××，和十個依拉克哈同。雖然各方面都盡力拉攏他，他却感到自己有舉足輕重的關係，老實不客氣，撒手不顧，坐作壁上觀了！

他喜歡接交朋友，尤其喜歡接交闊客朋友。雖然僅僅在會場上或者酒席上和他有一面之雅的人，假使這個人忖量到自己的地位够闊，有意拉攏阿楊做朋友，他都非常歡迎。次一等存心和他接近的朋友，需得每天每天陪他談一二小時的話。時間是他大便和吸煙的時候。因為他是吸大煙的，所以大便總得費去一小時以上的工夫。這時陪他談話是最好的機會。不過有錢的人總有一點脾氣，假使和他纏熟了的朋友，他逐漸會不客氣起來。或者替他經營事業的朋友，他更時常給這朋友吃排頭。但是也要到了這個地步，纔算和他的交誼相當密切和真實。所以他所信用的人，都是有耐心肯忍辱的。不過有時朋友在銀錢上拆了他爛污，他却一笑置之，從不計較。

有錢的人大都富於自尊心的，阿楊對於朋友，他喜歡纏得很熟而毫不客氣。假使朋友向他要吃要喝，要他請客，甚至於向他要錢，他都滿不在乎。假使朋友請他或者送一點禮給他，他馬上覺得這位朋友

太小覷他了，也有因此疎淡的。除非那朋友確實地位比他高，他纔能諒解。

虛名和實名總同樣是累人的，姬覺彌爲了虛名，幾次有被綁票的危險。阿楊雖然極力裝窮，但是「水到渠成，實至名歸」，這是免不了的。所以他雖然沒有被綁過票，但也曾接到過恐嚇信。在近時他因爲了他主人的特殊關係，他更常常裝窮。有時故意把開出去的支票止付，裝做存款不足而退票。有時甚至於拿一些道契或支票向朋友押錢。假使那朋友認爲他真實需錢用，允許了他的要求。他又心裏感覺老大不快，覺着那朋友不了解他，小覷了他。最好是這個朋友回答他沒辦法，同時再替他宣傳一下，說「楊某人近來光景也不很好」，這纔是成了他真真的知己，人是矛盾的動物，我想現代存着這樣心理的富翁，當然不僅阿楊一個人。

阿楊家裏收藏的東西，比哈同園裏所有最好的，還高一層。不論首飾，器具，古玩，書畫，一切日用品，都是這樣。缺少的只是一個搬不動的不動產花園。大概收藏也需要緣的。他這個緣，與羅迦陵對他知遇的緣，是同樣得天獨厚，源遠流長。

阿楊偌大的家私那裏來的呢？不消說，是他自己手裏掙來的。因爲他是愛儷園裏的總賬房先生，所以我特地借重他作爲這篇東西裏的資料。讀者假使能够細細咀嚼，當然不會覺得我寫到題目外面去，否則筆者也不過是「如是我聞」，讀者更不妨「妄言妄聽」！



昨日和今日



梓園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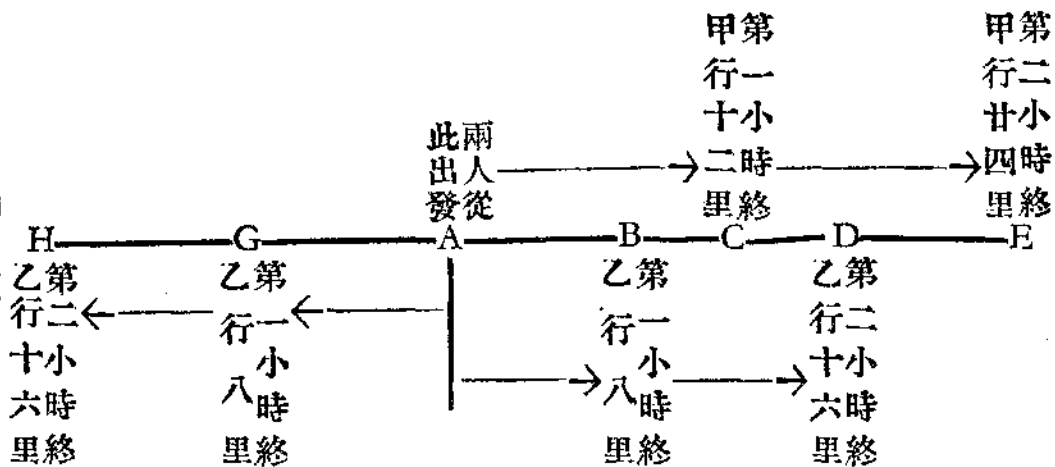
亂我心者今日之多日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做這首詩的地點是宣州，就是現在的安徽省宣城縣，在長江流域，秋天多西風；假定當日正是西風。太陽從東方冉冉上昇；鴻雁乘西風向東方飛去。雁飛的方向正和太陽行走的方向相反；那麼飛雁望見太陽行走的速度，比較李太白坐在謝朓樓上望見太陽行走的速度要快多了！倘若李太白是鴻雁，豈不可以將多煩

憂的今日快快的度過嗎！於是乎今日變成了昨日，明日變成了今日；附着雁尾向東疾飛，太陽的時輪向西疾轉，一天一天飛快的度過，天變成了昨日，不會再有煩憂了。

李太白對着東飛的鴻雁想出了神，一杯一杯的酒喝過去，幾乎把那個快將遠別還要趕路的老朋友忘掉了！當時也許是下弦前後，早晨月亮尚未全隱；叔雲先生正在那裏舉頭呆望着月亮，李太白回過頭來看見這個樣子，不免調弄他兩句：「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蔚藍色的天空嵌着月亮，當然不及夜月的明亮，所以有要上天觀覽的神情。事隔千年，當時李太白心裏的話，誰也不知，免不得杜撰幾句！

假定上面所說的是當時的實情，那麼李太白所想的真實不錯。我們在算學和物理學裏學過，二物體同向並行，他們彼此互望的相對速

度是他們自己的原來速度之差；倘若相背而行，他們彼此互望的相對速度是他們自己原來速度之和。譬如甲的速度每小時十二里，乙的速度每小時八里。兩人同從A點出發



，相並而行；第一小時終，甲行十二里到C，乙僅行八里到B，兩人相差四里；第二小時終，甲行二十四里到E，乙行十六里到D，兩人相差八里。乙望甲的相對速度是每小時前進四里；甲望乙的相對速度是每小時後退四里。倘若兩人從A點出發，相背而行；第一小時終，甲行十二里到C，乙行八里到G，兩人相隔二十里；第二小時終，甲行廿四里到E，乙行十六里到H，兩人相隔四十里。乙望甲的相對速度是每小時向東二十里；甲望乙的相對速度是每小時向西二十里。當時鴻雁向東飛，太陽向西行，他們行動的方向恰恰相反；所以鴻雁望見太陽視動的相對速度，是他們自己原來速度之和。

他們各自的速度是多少呢？先談談鴻雁的飛行速度。最奇怪的是鳥的飛行速度，比較我們由上海到南京的特別快車還要快，比最猛烈

的颶風的速度稍許差點。最猛烈的颶風每秒鐘行一百四十六英尺；燕子的飛行，每秒鐘行一百三十四英尺；特別快車每秒鐘行一百另二英尺。李太白所說的長風當然不是颶風，也不會是拔樹毀屋的狂風，也不會是迫使漁舟拋錨停泊的疾風，恐怕是一種能使枝葉扶疏的小樹搖擺的強風，或者是帆船能張滿帆的和風清風罷！因為風太大了，不利於旅行；風太小了，和雁飛的速度相差懸遠，又不合當時「長風萬里送秋雁」的情景。鴻雁乘風疾飛，自己省力，不必鼓翼，彷彿是風伯伯送他遠行。那麼當時風的速度大約是在每小時十五英里到三十英里之間，現在假定它的速度是每小時三十英里吧！鴻雁的飛行速度假定是和燕子差不多，每小時能飛九十九英里。鴻雁張着兩翼，御風而行，它用的力量，一方面要防風伯伯吹翻它的兩翼，一方面要使用氣力向

前推進。但是它的速度比風快，當心它吹翻兩翼，實在是我的過慮。它乘着長風，破開萬里的空氣浪，恐怕比我們坐汽車還要舒服。那麼當時鴻雁的飛行速度，將不祇是每小時九十英里，而要加上長風相送的速度每小時三十英里，總共是每小時一百二十英里。

鴻雁飛行的速度推度好了，再求太陽視動的速度。太陽東出西沒，就是告訴我們，地球的自轉，自西徂東。太陽視動的速度就是地球自轉的速度，地球二十四小時自轉一周，每小時轉十五度，所以太陽東出西落的視動速度就是每小時十五度。太陽的視動速度既然要用每小時幾多度數計算，那麼鴻雁的飛行速度也要改用每小時幾多度數計算，纔能互相比較。於是我們第二步，要將每小時幾多英里的雁飛速度，化成每小時幾多度數。在赤道圈上每一度經度的距離，有六十九

英里又百分之十六英里。宣城在北緯三十一度之南。查看武昌亞新地學社的中華民國析類分省圖，其中安徽省圖的比例尺是一百八十萬分之一；在圖上測算，宣城大約是在北緯三十度五十八分，用這角度的餘弦做因數，求得在北緯三十度五十八分的緯度圈上，每一度經度有五十九英里又十分之三英里。那麼這緯度圈上的一百二十英里相當於經度二度又百分之二度強。由是求得鴻雁一直向東飛的飛行速度是每小時二度。鴻雁望見太陽的視動速度是他們各自速度之和，就是每小時十七度，用十七度除三百六十度得二十一小時十分三十五秒。這樣算來，當時東飛的鴻雁，祇要二十小時十分半鐘，就度過了一天，比我們度過的一天差不多要少三個鐘頭。

當時李太白倘若能這樣的計算，恐怕他仍舊覺得這辰光度過的太

慢了！倘若改乘每小時飛行四百十五英里的飛機，由宣城起飛，一直向東，不偏不倚，那麼飛機速度化成經度度數計算，就是每小時七度了。七度加十五度等於二十二；二十二度除三百六十度，得十六小時二十一分四十九秒鐘。不到十六個半鐘頭，就度過了一天，八個多鐘頭爲晝，八個多鐘頭爲夜（假定是在秋分前後），一天一天疾速的度過，這是多麼爽心愜意的一件事呵！

假定在金風頻拂的秋天，夏歷八月二十二日，這天正是上弦，我們在宣城謝眺樓上吃過早點，喝過老酒，走到飛機場（假定的），搭上那個每小時行四百十五英里的飛機，對準了錶，正是八點鐘，就馬上起飛沿着北緯三十度五十八分的緯度圈，一直向東飛去，路上毫不停留地環繞地球一周。那麼八點六分過廣德，八點十一分過太湖的南端

，正望見吳興，八點二十分半過松江，八點二十四分半過南匯，出東海。還未到九點，在八點三刻的辰光，經過日本九州島之南的一個海峽；到了太平洋上，一片汪洋，漫無邊際。仍舊沿着北緯三十度五十八分之緯度圈，一直東飛，不偏不倚。太平洋遼闊無比，用這樣快的速度，每小時飛行四百十五英里，離開九州島以後，還要經過七個鐘頭，在錶上第二圈四點以前天快要黑的時候纔經過 Marshall 島；黑夜裏五點鐘才過中途島。此後在這茫茫無際涯的太平洋中還要度過六個鐘頭，到第二天（八月二十三日）早起，日上三竿，錶上還祇第三圈一點半的時候才飛入墨西哥的北部；離開九州島以後，在太平洋中總共飛行了十六個半鐘頭。

我們仍舊不下降着陸，也不稍許停留，沿着北緯三十度五十八分的緯度圈，一直向東飛去，在八月

二十三日早餐之後，在錶上看來還只兩點鐘前後飛過加利福尼亞灣；三點四分飛入美國的領空，通過美國的 Texas, Louisiana, Mississippi, Alabama 和 Georgia 諸省，在七點十四分天又將黑的時候，飛過聖瑪利城到了大西洋。大西洋像太平洋一樣的汪洋無際，但是沒有太平洋的廣闊，只費九個半鐘頭的時光，就過完了。在錶上第四圈四點三刻早已天亮了，是八月二十四日的早晨，飛進了北非洲，經過摩洛哥，阿爾幾尼亞，突尼西亞，特黎波里；九點二分飛過班加齊，十點二十五分過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十點三刻過蘇彝士運河，就飛進了亞洲。在亞洲阿刺伯的北部飛了三個鐘頭，在伊蘭的中部飛了一個多鐘頭，在阿富汗的南部飛了半個鐘頭，在俾路芝的東北隅飛了半個鐘頭，在印度的北部飛了一個半鐘頭，飛進了中國境內的阿里，正是八月二十五日早

晨，天沒有亮，錶上第五圈正是五點半鐘；在西藏飛了兩個半鐘頭，在西康飛了一個鐘頭。九點鐘飛進四川省，九點二十分過成都，十點鐘過萬縣，十點十分過巫峽；飛進湖北省，十點十三分過巴東，十點三十八分過孝感，十一點鐘飛進安徽省。快了快了！快到家了！十一點十二分過銅陵，十一點廿二分過南陵，十一點廿六分回到了宣城。下降着地，走下飛機，意氣洋洋，好像人猿之王的泰山，戰勝了獅子之後，大吼三聲。這次環繞地球一周，從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八點鐘起飛，到今天——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六分，僅僅有三天三小時又二十六分，這是多麼的迅速呵！

這位只費三天多的時光就環繞地球一周的飛行家，倘若就是李太白的朋友叔雲先生，那麼這時候李太白也許會從人叢中鑽出來，向

叔雲先生拱拱手，哈哈大笑，道：「你身邊沒有帶時憲通書，今天還只是八月二十四呵！」「奇哉！怪哉！你們還只過到二十四日，我却過到了二十五日，我過的日子比你們要多一天！路上過的辰光迅速，很是爽快！但是環繞地球一周回來，仍舊要拉我回頭，再過昨天，這未免使人氣悶呵！」李太白笑逐顏開，道：「拋棄多煩憂的今天！重過不可留的昨天！哈哈！……哈哈！……」



連環套

張愛玲

梅臘妮師太路過雅赫雅的綢緞店，順腳走進來拜訪。霓喜背上繫着兜，駝着孩子，正在廚下操作。寒天臘月，一雙紅手插在冷水裏洗那銅吊子，銅釘的四周膩着雪白的豬油。兩個說了些心腹話。霓喜只因手上髒，低下頭去，抬起肩膀來，胡亂將眼淚在衣衫上搵了一搵，嗚咽道：「我還有什麼指望哩？如今他沒有別人，尚且不肯要我，等他有了人了，他家還有我站腳的地方麼？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我這才知道他的心了。」梅臘妮勸道：「凡事都得往寬處想。你這些年怎麼過來？也不急在這一時。你現守着個兒子，把得家定，怕怎的？」霓喜道：「梅師父你不知道，賊強人一輩子不發跡，少不得守着個現成的老婆，將就着點。偏他這兩年做生意順手，不是我的幫夫運就是我這孩子脚硬——可是他哪裏肯認賬？你看他在外頭轟轟烈烈，爲人做人的，就不許我出頭露面，唯恐人家知道他

有女人。你說他安的是什麼心？若說我天生的是這塊料，不配見人，他又是什麼好出身？提起他那點根基來，笑掉人大牙罷了！」梅臘妮忙道：「我的好奶奶，你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場面上的太太小姐，我見過無其數，論相貌，論言談，哪個及得上你一半？想是你人緣太好了，沾着點就黏上了，他只怕你讓人撕了塊肉去。」霓喜也不由得撲嗤一笑。

雅赫雅當初買霓喜進門，無非因爲家裏需要這麼個女人，乾脆買一個，既省錢，又省麻煩，對於她的身份問題並沒有加以考慮。後來見她人才出衆，也想把她作正頭妻看待，又因她脾氣不好，只怕越扶越醉，仗着他太太，上頭上臉的，便不敢透出這層意思。久而久之，看穿了霓喜的爲人，更把這心來淡了。

霓喜小時候受了太多的折磨，初來的幾年還覺形容憔悴，個子也瘦小，漸漸的越發出落得長大美艷，臉上的顏色，紅的紅，黃的黃，像搗了寶石粉似的，分外鮮煥。閒時在店門口一站，把裏裏外外的人都招得七顛八倒。惟有雅赫雅並不會對她刮目相看。她受了雅赫雅的氣，唯一的維持她的自尊心的方法便是隨時隨地的調情——在色情的圈子裏她是個強者，一出了那範圍，她便是人家腳底下的泥。

雅赫雅如何容得她由着性兒鬧，又不便公然爲那些事打她，怕她那張嘴，淮洪似的，嚷得盡人皆知；只得有的沒的另找碴兒。雅赫雅在外面和一個姓子的青年寡婦有些不清不楚，被霓喜打聽出來了，也不敢點破了他，只因雅赫雅早就說在前：「你管家，管孩子，只不准你管我！」霓喜沒奈何，也借着旁的題目跟他嘔氣。兩人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只是不得寧靜。

霓喜二十四歲那年又添了個女兒，抱到天主教修道院去領了洗，取名瑟梨塔，連那大些的男孩也一併帶去受了洗禮。這時雅赫雅的營業蒸蒸日上，各方面都有他一手兒，綢緞莊不過是個幌子。梅臘妮師太固然來得更勤了，長川流水上門走動的也不止梅臘妮一個。霓喜懷胎的時候，家裏找了個女傭幫忙，生產後便長期僱下了，霓喜嫌店堂樓上狹窄，要另找房子，雅赫雅不肯，只把三房客攆了，騰出一間房來，叫了工匠來油漆門窗，粉刷牆壁，全宅煥然一新。收拾屋子那兩天，雅赫雅自己避到朋友家去住，霓喜待要住到小姊妹家去，他却又不放心。霓喜賭氣帶了兩個孩子到修道院去找梅臘妮師太，就在尼僧主辦的育嬰堂裏宿了一晚，雖然冷靜些，也是齊整洋房，海風吹着，比鬧市中的綢緞鋪涼爽百倍。梅臘妮却沒口子嚷熱，道：「待我稟明了院長，帶兩個師妹上山避暑去。」霓喜道：「山上你們也造了別墅麼？好闊！」梅臘妮笑道：「那兒呀？就是米耳先生送我的那幢房子。」霓喜咋舌道：「房子也是送得的？」梅臘妮笑道：「我沒告訴過你麼？真是個大笑話，我也是同他鬧着玩，說：『米耳先生，你有這麼些房子，送我一幢罷！』誰知我輕輕一句話，弄假成真，他竟把他住宅隔壁新蓋的那一所施捨與我，說：『不嫌棄，我們做個鄰居！』」霓喜嘖嘖道：「你不說與我聽也罷了。下次再化個緣，叫我們這出手小的，越發拿不出來了。」當下一力攬掇梅臘妮到新房子裏逛去，又道：「

務必帶攜我去走走。」梅臘妮正要存心賣弄，便到老尼跟前請了示，次日清早，一行七八個人，霓喜兩個孩子由女傭領着，乘了竹椅，上山遊玩。

轎子經過新築的一段平坦大道，一路上鳳尾森森，香塵細細，只是人烟稀少，林子裏一座棕黑色的小木屋，是警察局分所，窗裏伸出一隻竹竿，弔在樹上，晾着印度巡捕的紅色頭巾。那滿坑滿谷的淵淵綠樹，深一叢，淺一叢，太陽底下，鴉雀無聲，偶而撥刺作響，是採柴的人鑽過了。從樵夫頭上望下去，有那蝦灰色的小小的香港城，有海又有天，青山綠水，觀之不足，看之有餘。霓喜却把一方素綢手帕搭在臉上，擋住了眼睛，道：「把臉曬的黑炭似的，回去人家不認的我了。」又聞樹枝子抓亂了頭髮，嗔那轎夫不看着點兒走，又把鬢邊掖着的花摘了下來道：「好烈的日頭，曬了這麼會子，就乾的像茶裏的茉莉。」梅臘妮道：「你急什麼？到了那兒，要一籃也有。」另一個姑子插嘴道：「我們那兒的怕是日本茉莉罷？黃的，沒這個香。」又一個姑子道：「我們便沒有，木耳先生那邊有，也是一樣。」梅臘妮道：「多半他們家沒人在，說是上莫千山避暑去了。」霓喜伸直了兩條腿，偏着頭端詳她自己的脚，道：「一雙新鞋，才上脚，就給蹂躪了。育嬰堂裏那些孩子，一個個野馬似的，你們也不管管他！」又道：「下回做鞋，鞋口上不鑲這金瓣子了，怪刺刺的！」

木耳先生這座房子，歸了梅臘妮，便成了廟產，因此修道院裏撥了兩個姑子在此看守，聽見梅臘妮一衆人等來到，迎了出來，笑道：「把轎子打發回去罷，今兒個就在這兒住一宿，沒什麼吃的，雞蛋乳酪却都是現成。」梅臘妮道：「我們也帶了火腿臘肉，吃雖够吃了，還是回去的好，明兒一早有神甫來做禮拜，聖壇上是我輪值呢，只怕趕不及。」姑子們道：「夜晚下山，恐有不便。」霓喜道：「路上有巡警，還怕什麼？」姑子們笑道：「奶奶你不知道，爲了防強盜，住紮了些印度巡捕，這現在我們又得防着印度巡捕了！」

衆人把一個年紀最大的英國尼姑鐵烈絲往裏攙。鐵烈絲個子小而肥，白包頭底下露出一張燥紅臉，一對實心的藍眼珠子。如果洋娃娃也有老的一天，老了之後便是那模樣。別墅裏養的狗躡到人身上來，鐵烈絲是英國人，却用法文叱喝道：「走開！走開！」那狗並不理會，鐵烈絲使用法文咒罵起來

。有個年輕的姑子笑道：「您老是跟它說法文！」鐵烈絲直着眼望着她道：「它又不通人性，它怎麼懂的英國話？」花匠與花匠抿着嘴笑，被梅臘妮瞅了一眼，方才不敢出聲。

那鐵烈絲已是不中用了，梅臘妮笑正在壯年有爲的時候，胖大身材，刁眉笑眼，八面玲瓏。領着霓喜看房子，果然精緻，一色方磚鋪地，綠粉牆，金花雪地磁罩洋燈，竹屏竹榻，也有兩副仿古劈竹對聯匾額；傢俱雖是雜湊的，却也齊全。霓喜贊不絕口。

鐵烈絲一到便催開飯，幾個中國姑子上灶去了，外國姑子們便坐在廳堂裏等候。吃過了，鐵烈絲睡午覺去了，梅臘妮取出一副紙牌來，大家門牌消遣，霓喜却鬧着要到園子裏去看看。梅臘妮笑道：「也沒見你——路上怕曬黑，這又不怕了。」霓喜站在通花園的玻璃門口，取出一面銅腳鏡子，斜倚着門框，籠籠頭髮，摘摘眉毛，別別牙齒，左照右照，鏡子上反映出的白閃閃的陽光，只在隔壁人家的玻璃窗上霍霍轉。轉的沒意思了，把孩子抱過來刁着嘴和他說話，扮着鬼臉，一聲呼哨，把孩子嚇的哭了，又道：「莫哭，莫哭，唱齣戲你聽！」曼聲唱起廣東戲來。姑子們笑道：「你家奶奶倒真是難得，吹彈歌唱，當家立計，樣樣都精。」梅臘妮問道：「你有個乾妹妹在九如坊新戲院。是跟她學的罷？聽這聲口，就像個內行。」霓喜帶笑只管唱下去，並不答理。唱完了一節，把那陰涼的鏡子合在孩子嘴上，彎下腰去叫道：「啵啵啵啵啵，」教那孩子向鏡子上吐唾沫，又道：「冷罷？好冷，好冷，凍壞我的乖寶寶了！」說着，混身大大的哆嗦了一陣。孩子笑了，她也笑了，丟下了孩子，混到人叢裏來玩牌。

玩到日色西斜，鐵烈絲起身，又催着吃點心，吃了整整一個時辰，看看黑上來了，衆人方才到花園裏換一換空氣。一衆尼僧都是黑衣黑裙，頭戴白翅飛鷲帽，在黃昏中像一朵朵巨大的白蝴蝶花，花心露出一點臉來。惟有霓喜一人梳着時式的鬚頭，用一把梳子高高捲起頂心的頭髮，下面垂着月牙式的前溜海，連着長長的水髮；身穿粉紅杭紡衫袴，滾着金辮子；雖不會纏過腳，一似站不穩，只往人身上靠。勾肩搭背走過一棵蛋黃花樹——那蛋黃花白瓣黃心，酷肖剝了殼的雞子，以此得名——霓喜見一朵採一朵，聚了一大把，順手便向草窠裏一拋。見了木瓜樹，又要吃木瓜。梅臘妮雙手護住那赤

地飛霜的癭癭似的果子，笑道：「還早呢。等熟了，一定請你吃。」

霓喜扯下一片葉子在自己下頷上蘇蘇搔着，斜着眼笑道：「一年四季滿街賣的東西，什麼希罕？我看它，熟是沒熟，大也不會再大了。」

正說着，牆上一個人探了一探頭，是隔壁的花匠，向這邊的花匠招呼道：「阿金哥，勞駕接一接，我們米耳先生給梅臘妮師太送了一罐子雞湯來。」梅臘妮忙道：「折死我了，又勞米耳先生費心。早知你們老爺在家，早就來拜訪了。」那堵牆是沿着土岡子砌的，綠纍纍滿披着爬籐。那邊的花匠立在高處，投過一隻洋磁罐，阿全搬梯子上去接過來。牆頭築着矮矮的一帶黃粉欄干，米耳先生背倚着欄干，正在指揮着小廝們搬花盆子。梅臘妮先沒看見他，及至看清楚了，連忙招呼。米耳先生掉轉身向這邊遙遙的點了個頭道：「你好呀，梅臘妮師太？」那米耳先生是個官，更兼是個中國地方的外國官，自是氣度不凡。鬚鬚像一隻小黃鳥，張開翅膀托住了鼻子，鼻子便像一座山似的隔開了雙目，唯恐左右兩眼瞪人瞪慣了，對翻白眼，有傷和氣。頭頂已是禿了，然而要知道他是禿頭，必得繞到他後面去方才得知，只因他下頷仰得太高了。

當下梅臘妮笑道：「米耳太太跟兩位小姐都避暑去了？」米耳先生應了一聲。梅臘妮笑道：「米耳先生，真虧你，一個人在家，也不出去逛逛。」米耳先生道：「衙門裏沒放假。」梅臘妮道：「衙門裏沒放假，太太跟前放了假啊！」米耳先生微微一笑道：「梅師父，原來你這麼壞！」霓喜忍不住，大着胆子插嘴道：「你以為尼姑都是好的麼？你去的一年尼姑試試，就知道了。」她這兩句英文，雖是文法比衆不同一點，而且攪雜着廣東話，米耳先生却聽懂了，便道：「我不是女人，怎麼能做尼姑呢？」霓喜笑道：「做一年的和尚，也是一樣。做了神甫，就免不了要常常的向修道院裏跑。」米耳先生哈哈大笑起來，架着鼻子的黃鬚子向上一聳一聳，差點兒把鼻子掀到腦後去了。從此也就忘了翻白眼，和顏悅色的向梅臘妮道：「這一位的英文說得真不錯。」梅臘妮道：「她家現開着香港數一數二的綢緞店，專做上等人的生意，怎不說的一口的好英文？」米耳先生道：「哦，怪道呢！」梅臘妮便介紹道：「米耳先生，倫姆健太太。」米耳先生背負着手，略略彎了彎腰。霓喜到了這個時候，

却又扭過身去，不甚理會，只顧摘下一片檸檬葉，揉搓出汁來，窩在手心裏，湊上去深深嗅着。

只聽那米耳先生向梅臘妮說道：「我要央你一件事。」梅臘妮問什麼事。米耳先生道：「我太太不在家，廚子沒了管頭，菜做的一天不如一天。你過來指點指點他，行不行？」梅臘妮一心要逞能，便道：「有什麼不行的？米耳先生，你沒吃過我做的葡萄牙雜燴罷？管教你換換口味。」米耳先生道：「好極了。時候也不早了，就請過來罷，就在我這兒吃晚飯。沒的請你的，你自己款待自己罷。」又道：「還有倫姆健太太，也請過來。你也沒吃過梅臘妮師太做的葡萄牙雜燴罷？不能不嘗嘗。」說着，有僕歐過來回話，米耳先生向這邊點了個頭，背過身去，說話間便走開了。

梅臘妮自是胸中雪亮。若是尋常的老爺太太有點私情事，讓她分担點干係，她倒也不甚介意。覓喜若能與雅赫雅白頭到老，梅臘妮手裏捏着她這把柄，以後告幫起來，不怕她不有求必應，要一奉十。可是看情形，雅赫雅與覓喜是決不會長久的。一旦拆散了，雅赫雅總難免有幾分割捨不下，那時尋根究底，將往事盡情抖擻出來，不說覓喜的不是，却怪到牽線人身上來，也是人之常情。梅臘妮是斷不肯得罪雅赫雅的，因此大費躊躇。看覓喜時，只是笑吟吟的，扯扯衣襟，扭過身去看看鞋後根兒，彷彿是決定要踐約的樣子。梅臘妮沒奈何，咳嗽了一聲道：「你也高興去走走？」覓喜笑道：「就知道你還燒得一手的好菜！今兒吃到嘴，還是沾了人的光！」

梅臘妮道：「我們要去就得去了。」當下叮囑衆尼僧一番，便喚花匠點上燈籠相送，三人分花拂柳，繞道向米耳先生家走來。門首早有西恩迎着，在前引導。黑影裏咻咻跑出幾條狼狗，被西恩一頓吆喝，旁邊走出人來將狗拴了去了。米耳先生換了晚餐服在客室裏等候着。一到，便送上三杯雪梨酒來。梅臘妮吃了，自到廚房裏照料去了，這裏米耳先生與覓喜一句生，兩句熟，然而說不上兩句話，梅臘妮却又走了回來，只說廚子一切全都明白，不消在旁監督。米耳先生知道梅臘妮存心防着他們，一時也不便支開她去。

筵席上吃的是葡萄酒。散了席，回到客室裏來喝咖啡，又換上一杯威士忌。覓喜笑道：「怎麼來了這一會兒，就沒斷過酒？」米耳先生道：「我們英國人吃酒是接着時候的，再沒錯。」覓喜笑道：

「那麼，什麼時候你們不吃酒呢？」米耳先生想了一想道：「早飯以前我是立下了規矩，一滴也不入口的。」

他吩咐西崽把鋼琴上古銅燭台上的一排白蠟燭一齊點上了，向梅臘妮笑道：「我們來點音樂罷。好久沒聽見你彈琴，想必比前越發長進了。」梅臘妮少不得謙遜一番。米耳先生道：「別客氣了。我那大女兒就是你一手教出來的。」梅臘妮背向着他們坐在琴凳上彈將起來，米耳先生特地點了一支冗長艱澀的交響樂，自己便與覓喜坐在一張沙發上。那牆上嵌着烏木格子的古英國式的廳堂在燭光中像一幅黯淡的銅圖，只有玻璃瓶裏的幾朵朱紅的康乃馨，彷彿是濃濃的着了色，那紅色在昏黃的照片上直凸出來。

覓喜伸手弄着花，米耳先生便伸過手臂去兜住她的腰，又是捏，又是搯。覓喜躲閃不迭。米耳先生便解釋道：「不然我也不知道你是天生的細腰。西洋女人的腰是用鋼條跟鯨魚骨硬束出來的，細雖細，像鐵打的一般。」覓喜並不理睬他，只將兩臂緊緊環抱着自己的腰。米耳先生便去拉她的手，她將手抄在短襖的衣襟下，他的手也跟過來。覓喜忍着笑正在掙拒，忽然低聲叫道：「噢？我的戒指呢？」米耳先生道：「怎麼？戒指丟了？」覓喜道：「吃了水菓在玻璃盅裏洗手的時候我褪了下來攥在手心裏的，都是你這麼一攪糊，準是溜到沙發墊子底下去了。」便伸手到那寶藍絲絨沙發裏去掏摸。米耳先生道：「讓我來。」他一隻手揪在她這邊的沙發上，一隻手伸到她那邊沙發縫裏，把她扣在他兩臂之間，雖是皺着眉聚精會神的尋戒指，躬着腰，一張酒氣醺醺的臉只管往她臉上湊。覓喜偏過臉去向後讓着，只對他橫眼睛，又朝梅臘妮努嘴兒。

米耳先生道：「找到了。你拿什麼謝我？」覓喜更不多言，劈手奪了過來，一看，不覺阿呀了一聲，輕輕的道：「這算什麼？」她托在手上的戒指，是一隻獨粒的紅寶石，有指甲大。他在一旁坐下，道：「可別再丟了。再丟了可不給你找了。」覓喜小聲道：「我那隻翡翠的。」米耳先生道：「你倒不放大方些，說：以後你在椅子縫裏找到了，你自己留下做個紀念罷。」覓喜瞟了他一眼道：「憑什麼我要跟你換一個戴？再說，也談不上換不換呀，我那一個還不定找得到找不到呢。」米耳先

生道：「只要有，是不會找不到的。只要有。」說着，笑了。他看準了她故意的哄他，霓喜心裏也有數，便撇着嘴把戒指擺了過來道：「不行，我只要我自己的。」米耳先生笑道：「你爲什麼不說你的是金剛鑽的呢？」霓喜恨的咬牙切齒，一時也分辨不過來。這時候恰巧梅臘妮接連的回了兩次頭，米耳先生還待要親手替她戴上戒指，霓喜恐被人看見了，更落了個痕迹，想了一想，還是自己套上了，似有如無的，淡淡將手攔在一邊。

梅臘妮奏完了這支曲子便要告辭，道：「明兒還得一早就趕回去當值呢，倫姆健太太家裏也有事，誤不得的。」米耳先生留不住，只得送了出來，差人打燈籠照路，二人帶着幾分酒意，踏月回來。梅臘妮與霓喜做一房歇宿，一夜也沒睡穩，不時起來看視，疑心生暗鬼，只覺得間壁牆頭上似乎有燈籠影子晃動。次日絕早起身，便風急火急的催着衆人收拾下山。

竹轎經過米耳先生門首，米耳先生帶着兩匹狗立在千尋石級上，吹着口哨同她們打了個招呼，一匹狗潑刺刺跑了下來，又被米耳先生喚了上去。尼姑們在那裏大聲道別，霓喜只將眼皮撩了他一下，甚麼也沒說。黃粉欄干上密密排列着無數的烏藍砌花盆，像一隊甲蟲，順着欄干往上爬。盆裏栽的是西洋種的小紅花。

米耳先生那隻戒指，霓喜不敢戴在手上，用絲絛拴了，吊在頸裏，襯衫底下。轎子一搖晃，那有稜的寶石便在她心窩上一鬆一貼，像個紅指甲，抓得人心裏癢癢的，不由得要笑出來。她現在知道了。做人做了個女人，就得做個規矩的女人。規矩的女人偶而放肆一點，便有尋常的壞女人夢想不到的好處可得。

霓喜立志要成爲一個有身份的太太。嫁丈夫嫁到雅赫雅，年青漂亮，會做生意，還有甚不足處？雖不是正頭夫妻，她替他養了兩個孩子了。是梅臘妮的話：她「把得家定」，他待要往那裏跑？他只說她不是好出身，上不得台盤，他如何知道，連米耳先生那樣會拿架子的一個官，一樣也和她平起平坐，有說有笑的？米耳先生開起玩笑來有些不知輕重，可是當着她丈夫，那是決不至於的。……她既會應酬米耳先生，怎見得她應酬不了雅赫雅結識的那些買賣人？久後他方才知道她也是個膀臂。

寬喜一路尋思，轎子業已下山。梅臘妮吩咐一衆尼僧先回修道院去，自己却待護送寬喜母子回家。寬喜說了聲不勞相送，梅臘妮道：「送送不打緊。你說你孩子做衣裳多下來一塊天藍軟緞，正好與我們的一個小聖母像裁件披風。今兒便尋出來與我帶去罷。」寬喜點頭答應。

轎子看看走入鬧市，傾斜的青石坂上被魚販子桶裏的水冲得又腥又黏又滑。街兩邊夾峙着影沉沉的石柱，頭上是洋台，底下是人行道，來往的都是些短打的黑衣人。窮人是黑色的；窮人的小孩，窮人的糖菓，窮人的紙紮風車與鬢邊的花却是最鮮亮的紅綠——再紅的紅與他們那粉紅一比也失了色，那粉紅裏彷彿下了毒。

雅赫雅的綢緞店在這嘈雜的地方還數它最嘈雜，大鑼大鼓從早敲到晚，招徠顧客。店堂裏掛着彩球，慶祝它這裏的永久的新年。黑洞洞的櫃台裏閃着一疋一疋堆積如山的東印度絲帛的寶光。通內進的小門，門上弔着油污的平金玉色緞大紅裏子的門簾，如同舞台的上場門。門頭上懸着金框鏡子，鏡子上五彩堆花，描出一隻畫眉站在桃花枝上，題着「開張誌喜」幾個水鑽字，還有上下款。

雅赫雅恰巧在櫃台上翻閱新送來的花邊樣本，與梅臘妮寒暄了幾句。寬喜心中未嘗不防着梅臘妮在雅赫雅跟前搬嘴，因有意的在樓下延挨着，無奈兩個孩子一個要溺尿，一個要餵奶，寬喜只得隨同女傭上樓照看，就手給梅臘妮找那塊零頭料子。

寬喜就着洋台上的陰溝，彎腰爲孩子把尿，一抬頭看見欄干上也擱着兩盆枯了的小紅花，花背後襯着寥闊的海，正午的陽光曬着，海的顏色是混沌的鴨蛋青。一樣的一個海，從米耳先生家望出去，就大大的不同。樓下的鑼鼓「親狂親狂」敲個不了，把街上的人聲都壓下去了。

晾着的一條烤綢袴子上滴下一搭水在她臉上。她聳起肩膀用衫子來揩，揩了又揩，揩的却是她自己的兩行眼淚。憑什麼她要把她最熱鬧的幾年糟踐在這月店裏？一個女人，就活到八十歲，也只有這幾年是真正活着的。

孩子撒完了尿，鬧起來了，她方才才知道自己在發楞，摸摸孩子的屁股，已經被風吹得冰涼的。回到房裏，梅臘妮上樓來向她告辭，取了緞子去了。那梅臘妮雖然千叮囑萬叮囑叫雅赫雅不要發作，只

須提防着點，不容覓喜與米耳先生繼續來往，雅赫雅如何按捺得下？梅臘妮去了不多時，他便走上樓來，將花邊的樣本向床上一拋，一疊連聲叫找去年加爾加搭梢來的樣本，不待人動手尋覓便罵將起來，只說這家裏亂得狗窩似的，要什麼沒有什麼。

覓喜見他滿面陰霾，早猜到了來由，蹲在地上翻抽屜，微微側着臉，眼睛也不向他，嘆了口氣道：「你這脾氣呀——我真怕了你了！我正有兩句話說給你聽哩，偏又趕上你不高興的時候。」雅赫雅道：「你又有什麼話？」覓喜道：「我都有點不好意思說的。修道院那些尼姑，當初你叫我遠着她們點，我不聽，如今我豈不是自己打嘴麼？」雅赫雅道：「尼姑怎麼了？」覓喜道：「你不知道，昨兒晚上，要不是拖着兩個孩子，我一個人摸黑也跑下山來了。」雅赫雅道：「怎麼了？」覓喜嘆道：「其實也沒什麼，就是梅臘妮師太有點叫人看不上眼。死死硬硬拉我到她一個外國朋友家吃飯。人家太太不在香港，總得避點嫌疑，她一來就走開了，可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當時我沒跟她翻臉，可是我心裏不痛快，她也看不出來了。」雅赫雅坐在床沿上，雙手按着膝蓋，冷笑道：「原來如此。剛才她在這兒，你怎麼不當面跟她對一對詞兒？」覓喜道：「喲，那成嗎？你要是火上來了，一跳三丈高，真把她得罪了，倒又不好了。她這種人，遠着她點不要緊，可不能得罪。你這霹靂火脾氣……我真怕了你了！」

雅赫雅被她三言兩語堵住了，當場竟發不出話來。過後一想，她的話雖不見得可靠，梅臘妮也不是個好人。再見到梅臘妮的時候，便道：「你們下次有什麼集會，不用招呼我家裏那個了。她糊塗不懂事，外頭壞人又多。」梅臘妮聽出話中有話，情知是覓喜弄的鬼，氣了個掙，從此斷了往來，唧恨於心，不在話下。

三奇遇

祝 啟譯

美 N. Hawthorne 著

我心裏常有一個奇特而沾沾自喜的念頭，想把一連串故事中的神話色彩與日常生活現象混和起來而產生一種新的東西。下面一段小故事中，荒誕的微光照在新英格蘭人物景色的輪廓上，但希望不致抹殺它本來的面目。它不像一只真實性的小說，甯可當它作一個寓言；上一代的老作家或許把它寫成東方故事的形式了吧，但我想竭力多給它一些活生生的溫熱，不要滲進過多的神奇成份。

在夏晚的霞光中，一個高大，黧黑，外表上一望而知跋涉遠鄉的人，走進了一個村子，不是「蓬萊仙國」，而是我們故鄉的境地。這位旅行家所曳的手杖是印度斯坦森林中的產物，他從那邊採來做他的

伴侶；遮在他黑色額上的帽子會遮過西班牙的烈日；他的雙頰被阿拉伯沙漠的熱風所吹黑，也被北極區的酷寒所襲擊。因為長時間寄居在蠻人之中，他的短衣之下依舊掛着匕首——不要看不起它，它殺死過一個韃靼強盜呢。他的新英格蘭特性在各種外國氣候的薰陶下已逐漸消失，而從各種人民間無意地借來一種新的習氣；所以，這個世界流浪者重踏入他的故土時，自然沒有人認識他了，反引起大夥兒的注視與好奇。不過，當他的臂膀偶然碰着一個去做晚課的少婦時，她呆住了，差一點呼喊出來。

「拉爾夫·克蘭斐特！」她低聲叫出了這個名字。

「這是我的兒時遊伴緋司·愛

格頓嗎？」旅人這樣想，打量她一番，匆匆而過。

拉爾夫·克蘭斐特從小覺得他的命運與眾不同。不知怎樣的，說不定是巫術的啓示，預言的托夢，或潛默的幻想，他堅信他一生中三大奇事將符合三個朕兆。

第一個命定，也許是他少年想像所最愛的一個，是發現一個少女，而且，世上少女唯獨她能用她的愛情使他快樂。他必須到世界各處去流浪，直到他找到一個美麗的女人為止；她的胸口一定拌着一個心形的裝飾品，珍珠的，紅玉的，瑪瑙的，石榴石的，閃光石的，或竟



金剛石的，拉爾夫·克蘭斐特全不管賬，只要這樣一種心形的東西就是。一遇見了這可愛的生人後，他一定要如此對她說：「小姐，我帶給你一顆沉重的心了！可以讓它息在你那邊嗎？」那麼，如果他是他註定的新娘——換句話說，他倆的靈魂命定要聯成一體，直至海枯石爛——她一定會指着那心形裝飾品回答：「這飾物，我這樣長久地帶着，便證明你可以的！」

第二，拉爾夫·克蘭斐特深信世上某一處必隱着一個無比的寶藏，它的地點不顯示給任何人而只有他一人。只要他的足一踏上這神秘的地段，他前面必有一手向下指着，至於這只手是大理石彫的，或以巨大的面積刻在壁岩上的，或竟空氣中一種火燄的手，他也不很清楚，但至少限度可以辨別出是一只手，一指向下點着，其下還有一個拉丁字 Ergodic——「掘呀！」向四邊

掘去，金幣呀，金條呀，寶石呀，以及其他一切所藏的寶物，一定會來酬報他的工作。

這位命也不凡的人的第三件異事，是他可以在他的同胞間獲得一種廣大的影響與統治權力。究竟是國王，皇室的建立者，為自由而奮鬥的人民的偉大領袖，復活的宗教的使徒，只得讓未來來表現了。這朕兆的使者是三個專誠來請的老者。三位老者中的領袖，想像起來，大約是一個神聖威嚴的人，穿着古聖的寬衣大袍，握着一杖。用了這杖，或棍，或棒，這耆賢將在空中劃出一些東西，再說明他上天所託的使命，依此而行，將獲得光輝的結果。

懷着這樣驕傲的命運，乘他精強力壯的青年時代，拉爾夫·克蘭斐特出發去尋找少女，寶藏，以及給他王國的耆賢。找到了嗎？唉！說來可憐！瞧他回到他母親的草屋

的神情吧！不是做成了一件高於眾人的偉業的勝利者的志高氣揚，而是不斷向惡運苦鬥的流浪者的顛頓狼狽。他回來了，短時間的，暫歇歇他行者的杖，希望在他初見這三重命運的地點回復青年時代的雄心。

村子裏沒有什麼變化；它不像一個繁榮的城市，一年的發展足抵得上十年的毀滅那樣大變一變；它倒像年青人頭上的白髮，是一個古老的小鎮，充滿了老姑娘，老榆樹，長滿青苔的老屋子。這裏的變化真是太少了！下垂的榆樹，不錯，散得更開了；風吹雨打的屋子裝飾了一層更厚的青苔了；當然囉，坡地上多了幾塊墓碑了，那上面所刻的名字以前是大街小巷所熟悉的。但是，綜括這十年來所發生的事故，同拉爾夫·克蘭斐特滿懷着大夢出去的一天並不見得增多——現在他又回來了。

他的心冷了，因為村子不記得他了，像他記得那村子一樣。

「是我變了呀！」他嘆息，以手拊膺。「這人是誰呀？滿腹思慮，遠行四方，沮喪絕望的？快快活活跑出去的青年人不會回來了！」

現在拉爾夫·克蘭斐特到了他母親的門口了。他的母親，在他出外的久長歲月中，想盡方法勉強度日。他一走進自己的家園，便靠在一枝老樹上喟然追念着以往瑣碎的事件，像一切久別重臨的人一般。他仔細察看他的家——那在天光裏閃爍的窗，鋪了半條磨石作階沿的門，以及曲折前進的羊腸小徑。對於那老樹，他好像重與兒時朋友爲伍了；把他的目光下移到樹幹，他看到一物而淒然苦笑了。原來是個一半剝蝕的拉丁字 *Epode*——他恍然記起，在他第一次幻想到他的不凡命運時，費了一天功夫，把這字兒刻到樹皮上去的。或許是奇怪的

巧遇吧，就在這字的上面，樹皮上生了一個瘻，不是不像一只手的形狀，且有一指斜指着這命運中的字。這，至少地，在昏黯的天光中看來是如此。

「一個輕信的人，」拉爾夫·克蘭斐特不經意地向自己說，「將以爲我走遍天下去找的寶藏就埋在我老家的門口。這簡直是個笑話！」

他不再想這些事了，因為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老太太在門口出現了，用她的老花眼看看在昏暗中闖進她的家園且站在樹蔭下的人是誰。她就是拉爾夫·克蘭斐特的母親。現在姑且略去這母子倆重逢的悲感交集的情景吧。

天又亮了，他起身，覺得頭痛，因為不論在他醒時或睡時都纏滿了夢。往日使他尋找三個神秘命運的熱誠又燃燒起來了。早年的那些夢幻之魔似乎在他母親的屋下等他，熱烈地歡迎他的歸來。在他的舊

房間裏，在他兒時睡過的枕上，他過了一個想入非非的夜，甚於睡在阿拉伯的帳幕中，或鬼出現的森林中。一個影子般的少女躡到他的床邊，手指着她跳躍的心口；一只火燄的手在黑暗中發光，指着地底下的秘密；一個白髮的聖者搖擺他的棒，指示給夢者一個皇座。這些幻象，雖然在白天淡了一些，仍舊在屋子四面跳躍，印在來看他回來或歡迎他的熟人的面上。他們見到他是一個高大，黧黑，端正的人，帶着濃厚的異國氣息，恭敬有禮，言語溫淳，只是兩眼空漠，好像要抓住不可見之物一個樣子。

那位老太太——自己是一個寡婦了——却在屋裏忙個不停，高興得不得了，因為她又有了安慰了，弄點家事來忙忙那裏在乎？那天中午，她看見三個有身份的人冒着烈日穿過榆樹的陰蔭在緩緩走過來。最後，他們到了她的門口，拔了門

栓。

「來呀，拉爾夫！」她帶着母親的囑咐叫，「這位是霍烏德老爺，還有兩位縣裏面的先生，來看你了！把你在外國的事情好好告訴他們吧！」

三位來賓中領頭的一位，即霍烏德老爺，是一位氣派很大但非常良善的老紳士，一切村務的主角與推進者，且被目為世上最聰明的人之一。他的服飾是老式的，帶一頂三角帽，拖一根銀頭的手杖，與其說它來幫助行走，不如說它在空中搖揮的好。他的兩個朋友也都是老鄉紳了，爲了保持傳統的謙讓起見，略居於後。他們走向前來，但拉爾夫·克蘭斐特坐在一隻橡木的圈椅上，如視而非視，朦朧然想像他們的身容在他心靈世界的迷霧中。

他在幻念中笑着思想：「這兒來了三位人物，第一位是個手執杖兒的老者。難道他們是差來告訴我

的命運的嗎？」

霍烏德老爺與他的同僚進來了，拉爾夫從椅上站了起來，向前走幾步，接迎他們；當他彎着身子去見時，他的瘦長的身子與黑色的面容同老爺的岸然道貌形成一個強烈的對照。那位老紳士，依照他不變的習慣，悠然先把他的手杖在空中一舞，然後脫了他的三角帽揩揩他的頭，最後說明了他的使命。

「鄙人的同僚與鄙人都肩負要任的，因俱屬本村的公務人員之故。鄙人等曾考慮三日之久以物色一位適當的人才進行一最重要的工作，如籌自爲之，可與國君元首相互媲美。而足下，本村的公民，久仰學富五車，中西俱精，誠不愧爲少年老成之輩；由此觀之，彼蒼者天實送君來就此急不容緩之事。」

克蘭斐特一面聽着這些宏論，一面凝視着這位發言者，好像從他岸然的身上發現了某種神奇與非人

世的東西，好像這位老先生已穿了一件古代哲人的大袍，而不是方角的外衣，緊身的馬甲，絲絨的褲子，與絲襪。他的驚奇不是毫無理由的，因爲這位老爺的揮杖，姿態，說來奇怪，就同那位叫克蘭斐特走遍世界去尋的夢中使者一模一樣。

「那末，」拉爾夫·克蘭斐特顫着聲音詫問，「到底是怎樣一個與國君元首媲美的職位呢？」

「乃本村校一教師之職也，」霍烏德老爺回答，「此席現因惠鐵格老先生五十年服務後歸天而告缺。」

「且讓兄弟考慮考慮吧，」拉爾夫·克蘭斐特急急回答，「三天之內當有最後決定。」

再敷衍了幾句話後，村董與他的朋友告辭了。但對於克蘭斐特的狂想，他們的容貌還在，漸漸與他夢中或白日幻覺中所見的朦朧人像混和起來。他的心停駐在老紳士的

面上，片刻後，與夢中的耆賢融和了，化成影子一般。就這面容，他想着，曾在金字塔上向他望過，也在阿爾亨勃拉的柱廊中出現過，或在大蓋撒河急湍的水流中顯身過。

盡他記憶之所能，他在這位說大話，多自擾，好自大的村中小偉人身上認出命中使者的幾個痕跡。拉爾夫·克蘭斐特這樣細想着坐了一天，對於他母親問他旅行冒險的不斷的問題，只是茫然聽着，漠然答着。日落的時候，他站起來散個小步，而走過那年老的榆樹時，他的眼睛又看見一只隱約的手點着那一半蝕掉的字。

他在路上緩步而行，西落的日光丟出一個影子在他面前；他的影子在遠方的物體中走，使他幻想到他在以前也這樣走過的。待他走近他高大的影子所照過的物體時，他便想起了他少年時代親切的事來。即使是瞬間的景象也歷歷在目。一

羣牛在路邊草地上吃草，更把草的清香送進他的鼻子裏。他想了：「這比香料島送到我們船上的香味更香。」一個肥小孩從門口滾了下來，在克蘭斐特的腳邊笑。他偻下身子抱那小孩起來，重放入他母親的臂裏。「孩子們呀！」他向他自己說，悲歡交集地，「你們要我來照顧了呀！」他的心田裏湧出了一股天賦的感動，又到了一間他無意進去的屋子。一個婉轉的聲音，好像從一個深而多情的靈魂裏流出來的一樣，在屋內低唱着一支悲沉的短曲。

他低了頭，走過這低矮的門。

當他的腳在門沿上響起來的時候，一個少婦從室內的暗處走了出來了，起先很匆急，然後躊躇了，一直容絕對不同：他，黑而奇特，跟世界戰爭過，經各色陽光射過，各方風雨打過；她，整潔，樸素，平靜

——不錯，就在她驚奇時也平靜的，好像她的脾氣都在平靜的一生中消逝了。但是，儘管他們的臉多麼不同，却有一個很相似的表情，是一道從半死的灰燼中重閃亮出的熱情之光吧！

「歡迎你回國！」緋司·愛格頓說。

但克蘭斐特並不立刻回答，因為他看見緋司胸口上一只心形的裝飾品。它的質料是普通的白石英；他記得是他自己用印第安人的箭頭改造的。它的形式正是夢中少女所掛的！在克蘭斐特出外尋奇遇時，他把這東西送給緋司·愛格頓當作臨別的紀念的。

「緋司，你還保存這心飾啦！」他最後說。

「是的，」她說，不勝嬌羞；接着，愉快地問，「你在海外再帶給我別的什麼呢？」

「緋司，」拉爾夫·克蘭斐特

回答，不自禁地吐出了那命定的話，「沒有別的，只帶給一顆沉重的心呀！可以讓它息在你那邊嗎？」

「這飾物，我這樣長久地帶着，」絳司說，把她顫巍巍的手放在心飾上，「便證明你可以的！」

「絳司！絳司！」克蘭斐特叫着，緊緊握着的手，「你已解釋了我的狂野而厭倦的夢了！」

對了，那大夢者最後是覺醒了。爲了尋找那神奇的寶藏，他必須

去墾他老家四周的泥土，收穫它的作物！本來是司令長官的發令，帝王與教主的統治，他現在去教管村裏的孩子了！而那夢中姑娘也消失了，代替她的，是他兒時的遊伴！

希望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不必遠去，只要在他附近，在他本鄉，便可尋到上帝給他按排了的責任，財富，與幸福了。讀了這謎語後，祝諸君不再跋涉世途，栗六終生了吧！



智識一行

軼明

地球受到太陽的熱量是極大的，燃燒地球上所有的石炭，尙抵不過太陽三天的熱量。

日本據最近的統計，一年內的火災次數，自一萬九千回乃至二萬，損失約在五千萬圓左右。

河馬對人表示好感時，頭揚起，

口大開，因好感的程度，而口的角度乃有大小。

象體大，而能游水，印度地方的象，能溯河而上二百哩。

地球上埋藏的石炭，照現在使用的程度尙可以用數千年，石油則在五十年內即能掘完。

日本文部省調查國內近視眼患者，小學上級生患者佔全部之十分之三，中等學校之上級生佔十分之五以上，高校生則佔全部十分之七。

市區惟一完備藥商

集申大藥房

新藥部 配方部 化粧部

地址：鳳陽路（白克路）七〇至二號 電話：三六三九四



— 聖徒奇案

一個被欺侮的女人

杞德烈斯著

程小青譯

西門·田不烈有時候會這樣說：「你要幹犯罪事件，必得有一個健全的腦子，但我常常相信你還得有幸運才行。」

他也許還要補充一句，這幸運必須有固定性。

例如那位葛司·洛爾夫先生，在某種角度上看，可算是有幸運的。因為當那件偽造立物浦市政公債票的案件發覺的時候，洛爾夫已經在瑞士境內，他從那邊再溜過境界線，而進入他的本國的疆土，原是再簡單沒有的事。所以當他的四個通同犯法的夥伴被送進長期苦役的監牢裏去時，他却很安謐地住在他的賽呂瑪城的屋子裏，絕對不怕法律的長臂來抓他。因為根據國際法的原則，沒有人能從本國的境界裏被吊出去的。洛爾夫幸運地保持著意大利國籍，雖在倫敦幹下了一件巨案，但他既已逃回了本國，倫敦的警察們却奈何他不得。

聖徒從報紙上讀悉了這件案子，也覺得沒法可施。這件案子是金融界上一個軒然巨波，五個罪徒中雖已有四個落網，而且已經判決監禁，但那位洛爾夫先生却仍逍遙法外，社會間當然還感到不滿。聖徒平日在法律軌道外的活動，本是專門彌補法網的缺漏的，但他對於這件事，也感到「鞭長莫及」，沒有辦法。因為他不能同時分身在各處，因此祇能放棄了這不公平事件而幹些其他就近的事了。

可是有一位杜門·奈格羅先生却抱著另一種觀念。

有一天早晨，這個杜門·奈格羅到匹凱迪街去訪問聖徒。他是一個壯健的禿髮人，穿一套深青的衣裳，一件淡藍的背心，一條不大合時的硬領，配着一條深黑色的領帶。他的嘴唇上點綴的黑鬚又是很濃厚的。聖徒驟然間看見這奈格羅，有些詫異，以為他也許

找錯了人，因為他的背心後還跟著一個美貌而憔悴的
少女，手中抱著一個嬰孩，用一條肩巾包裹著。

奈格羅除了下帽子，恭敬地問道：「請問先生是
不是密司脫田不烈？」

聖徒淡淡地應道：「是的。」

奈格羅說：「那末你就是聖徒本人？」

聖徒說「大致不錯。」

奈格羅樂意地說：「那末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這個人好像要表現一切應有的禮貌。他旋轉身子，
鞠了一躬，叫那後面的女子走進來，他自己跟著，
進入了那間憩坐室。西門把門關了，用好奇的眼光瞧
著這兩個來客。

奈格羅又用他的帽子揮揮，先請那女子坐在一隻
椅子上，然後自己也坐下，把那闊邊帽子擱在膝上。

聖徒從桌上的紙烟盒中抽出了一支紙烟，問道：

「朋友，你是誰？有什麼事？」

那意大利人提高了聲浪答道：「唉，我是杜門。

奈格羅！」

聖徒仍安閒地說：「唔！那末這一位是你家屬？」

「他把他的紙烟向著抱嬰孩的少女指了一指。」

奈格羅說：「伊是我的女兒瑪麗。伊手裏抱著的

一個小孩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他的黑眼珠突然閃

動了。

西門說：「唔，伊未免太疏忽了。是不是？」

奈格羅像演戲似地加重語氣說：「這孩子的父親
就是葛司·洛爾夫！」

西門的眉毛突然降落下來，他的藍眼珠所表現的
詼諧色彩也頓時消滅。他把一條腿擱在桌子邊上，讓
一隻腳虛宕著，顯然在深思。

他問道：「怎麼會有這樣一回事？」

奈格羅解釋道：「我在莎花街開一具小酒店。洛
爾夫常常來吃東西。瑪麗本來是坐在帳桌上收錢的。
先生，你總也看得出，伊是很美的。洛爾夫看上了伊
。他在付帳的時候，常站住了跟伊搭訕。有一天他叫
伊一塊兒出去。」

奈格羅掏出一塊大手巾來，在他的眼睛上抹了一
抹。他揮揮手繼續說下去。

「當時我沒有阻擋伊。我以爲洛爾夫是一個規矩
人，他要我的瑪麗一塊兒出去，總沒有壞意思。後來
他們常常出去。我想瑪麗如果喜歡他，儘可以做一對
好夫妻。不料過了多時，我發覺伊懷了孕，要生孩子
了。」

聖徒莊肅地說：「唔，事情鬧大了。」

奈格羅揮動著手臂，大聲說：「我對我的女兒說

：「瑪麗，你怎麼幹這樣的事？」伊還不肯說。後來伊才承認伊受洛爾夫的騙。我就敲著我的胸膛。」

——他真用拳頭擊他自己的胸部——「我說：『我一定要殺死他！但第一步他必須先跟你結婚。』」

奈格羅說到這裏，跳起來揮著拳，做一種準備殺人的姿態。

「從那時以後，洛爾夫不再到我的店裏來吃東西了。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們回答他不在。我到他家裏去，他們又拒絕我。我寫信去，他也不給回信。時間過得很快，我再忍不住。我就寫信去告訴他：『要是你不馬上來看我，我要去報告警察。』這一封信，他給回音了。他說他不久就來看我。可是他到底沒有來。後來他離開英國了。他又寫信給我，說他回來時準來看我。但他至今沒有來。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他是一個罪徒，警察們正要拘捕他。這樣一來，瑪麗的孩子生下來了，這可殺的洛爾夫顯然永遠不會回來了！」

西門點點頭，同情地說：「這真是很可悲的。但你要我做些什麼呀？」

奈格羅抹抹他的額角，藏好了那塊大手巾，重新坐下來。

他懇求地說：「你是個肯幫助窮人的人。不是嗎

？你是聖徒，常常給公道盡力。不是嗎？」

「是的，但是——」

「那就好，事情就這樣定了。你得幫助我。先生，事情都已準備好。我有幾個好朋友，有些在英國，有些在賽呂瑪村。我們大家湊了些錢，一定要把這件事弄妥當。我們打算把洛爾夫綁得來——用飛機把他綁到這兒來。但我們不知道誰會開飛機。先生，你會開飛機的。」奈格羅突然跪在地上，展開了兩隻手臂。「先生，我懇求你，我吻你的腳！我求你幫助我們，不讓瑪麗有一個沒父親的孩子！」

在開頭，聖徒抱著諷諧的態度，準備看看這個有演劇天才的人表演到什麼程度，接著他聽到了一種嚴重的劇情，他的態度就改變了。他聽到這一類的請求並不是第一次。因為聖徒的名字常給兩種人繫念著：一種人是聽了他的名字而寒凜的歹徒，另一種是把他看做俠客救星般的被害人。以前也常有這樣困難的人物，把悽慘的故事來告訴他，例如「神秘丈夫」中密昔司哀爾休，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奈格羅的故事是的確很悽惋而足以引人憤慨的。

他說他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商量過，對於葛司·洛爾夫的卑劣行爲一定要予以報復。他的一個朋友已經

混在賽呂瑪村洛爾夫的家裏充當管家的職役。其他的朋友在外面佈伏著，準備完成這一件綁架計劃。奈格羅自己已在肯脫地方租賃了一宅農舍，預備把洛爾夫送到那邊去，拘禁起來。這農舍外面附連著一塊廣大的空地，儘可以容許一架飛機的降落。飛機也已購置好，停在白燕雷機場中候用。現在全部的計劃祇少一個環子，就是缺少一個會駕駛飛機的人。

至於洛爾夫綁到了那農舍以後，他們用什麼方法強迫他結婚的問題，奈格羅也有堅決的表示。他說：「我們有辦法，不怕他不照辦！」

聖徒接受了這個請求以後，奈格羅再來一次感激萬分的表演，而且表演的工架又超過了以前各次。他曾表示用金錢酬報聖徒，但聖徒認爲這事件的本身的趣味已經足夠做他的酬報，所以乾脆地拒絕了。末了，這個黑鬚的丑角似的傢伙揮著他的闊邊帽子，領了他的女兒和非法孫兒告退出去的時候，聖徒舒了一口氣，慶幸這一次困人的晤談總算已告一個段落。

聖徒參加這一件工作，費去了他的次一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他會到白路雷去視察那架奈格羅設法購買的飛機。那是一架舊式的挨佛陸機，機體都很陳舊，但聖徒認爲如果氣候不太壞，他還可以完成這往返的航程。不過在經過法國境界時，需要一個加油地點

，這一點奈格羅倒沒有預先計劃好。星期五那天，他還沒有報告他已準備好起飛，奈格羅又來討厭地表示他的感激。

他說：「我已打電報給我的朋友，準備在星期日晚上把洛爾夫綁出來。」此外他又說了一大堆感入骨髓的話，連他的上代的祖先和未生出的後嗣都由他代表地祝頌和致謝，這一來又費去了聖徒不少時間。

可是奈格羅這一羣人的表演技術，在實際應用上倒也使聖徒吃驚讚美。當星期日的黃昏，聖徒站在賽呂瑪飛機場的那隻古董飛機旁時，看這一班綁架的行列進入機場的行動，也不覺暗暗地稱讚。這行列的主角是一個渾身給毛毯包裹的病人模樣的人，坐在一隻有輪的椅子上，給穿著護士制服的不幸的瑪麗推動著。伊的可愛的臉上現著些焦急的期望，似在懸慮洛爾夫到達英國以後的命運。這椅子旁邊，隨著一個神情莊重的人，顯然是扮演著醫士的身分。飛機場上的職員們在檢驗過駕駛和乘客們的執照以後，都散在場地的遠處，絕不懷疑到這些人在進行一種私逃出境的工作。

西門幫同那醫士將這渾身包裹的人輕輕地抱進了飛機。

那人低低地向西門說：「先生，在你到達以前，

他準不會醒。」他隨即小心地將毛毯給病人塞得更舒適些。

聖徒嘻了一嘻，又溫柔地將那護士扶進了飛機。他不知道這一齣戲的開端是怎樣的，但也並不想查問。他自己也曾演過這一類戲，現在目睹這幕戲演得如此圓滑，自然不能不欣賞這班人的手腕的高妙。他滿意地呼了一口氣，也就爬上他自己的座位，向那推動發動機的技巧發了一個信號，就將飛機從溟濛的夜色中破空飛升。

順向的南風給予他向北飛行不少便利。因此航程是相當地順利。到了上午兩點半光景，他瞧見了三盞紅燈的加油站信號，就讓飛機降落下來。有兩個奈格羅預先佈置好的人就來充實他的油箱，聖徒却伸直了腿抽一支紙煙。大約停頓了二十分鐘，他再度飛起來。曙光透露時，他已飛過了福克司冬，再前進了數里，便安然到達了目的地。他悄悄地降到地面，不會引起任何驚訝的眼睛。

當聖徒從飛機上跨出來時，奈格羅手舞足蹈地在機旁歡迎。

他問道：「你把他帶來了？」

西門伸一伸腰，應道：「是的。不過你得趕緊把他弄到裏面去。我怕你的同伴們所施行的麻醉手術還

欠充分。剛才我看見他毯子裏蠕蠕動著，好像他也要產生一個孩子哩。」

聖徒一壁卸除他的飛行面罩，一壁瞧著奈格羅一班人卸下他裝來的貨物。洛爾夫的確已經醒過來了，原因是他被施用的麻醉藥或許分量不足，又經著高空的曉風的吹襲，所以蘇醒的時刻比預期的早了一些。聖徒也幫助著這班招待的人——內中有一個給介紹奈格羅的兄弟，挨萊沙。他把飛機推進了一所倉房的棚下，就踱向那農舍來。他剛走到農舍的門前，門忽開了，奈格羅從裏面走出來。

他拍著聖徒的肩，大聲說：「唉！密司脫田不烈，你已經給我辦了這樣一件事，真是太好了。我——我實在不能再開口。不過你是有一輛汽車的。你能不能再給我走一趟？」

西門掀起了眉毛，抗議說：「我不能先看看你們的婚禮嗎？我留在這裏也許對你們有些幫助啊。」

奈格羅說：「那當然。不過婚禮還不能馬上舉行，我們沒有預備好。我們因著太慌張，到這裏來時，竟忘記了一件重要的東西。我們忘記了肥皂！」

西門蒙著眼睛，詫異地問：「肥皂？什麼意思？難道你們不先教他洗一個澡就不能行婚禮嗎？」

奈格羅大聲道：「不，不，不！你不懂。肥皂不

是用來洗澡的，是用來勸逼他的。等一回我做給你看。這是我發明的法子。但是我們可沒有肥皂！先生，謝謝你！你坐了汽車去罷。」

聖徒緊蹙著眉毛向他凝視了一回，然後聳聳肩。

他喃喃地說：「好，朋友，我要看用肥皂的法子！勸這樣一個傢伙結婚，再難些的事我也答應。」

他將飛行面罩塞進了他的飛行衣袋中，走到倉房那邊去。他在出發往賽呂瑪以前，就把他的汽車停在這倉房裏。他將汽車駛上了公路，開始默想了。他生平會聽得過各種方式的強勸威逼的刑具，但像肥皂這樣的家用東西竟也有同樣的功用，他委實不會想像到。奈格羅將怎樣施用它呢？他威嚇那洛爾夫，如果答應結婚，就將給肥皂洗滌一下嗎？還是強迫他把肥皂吞下去呢？他將近開了半哩路，突然斬斷了他的不得要領的默想，想起了另一個更切實際的問題——他沒有拿到買肥皂的錢。

西門·田不烈不是一個吝嗇的人。在人家急需的時候，要他買一盒肥皂，他是絕對不會推却的。現在他爲著要看看奈格羅發明的新法子，解除他的「不得要領」的謎團，就是要他供給一大車肥皂，他也滿不在乎。可是在眼前，他的衣袋中沒有錢。他在出發飛行時，偶然不留意，祇帶了少數現款；目前剩在他的

袋中的，祇有他在賽呂瑪城中吃飯時找出來的兩個意大利輔幣。

他停了汽車，思索了一兩秒鐘。前面和附近都是冷僻的農田，沒有可以兌換的店鋪。他又不高興把汽車在狹窄的小徑上退回去半哩路。從農場裏出發，道路傾斜地逐漸向高，他就站立在車上，瞭望一下野景。希望發見一條烏鴉飛行的直線捷徑，他可以步行回去。不料這一來忽使他瞧見了一種意外的景象。

奈格羅的農舍門前，停著一輛不知從何而來的汽車，他也不會聽得他們提起過它。奈格羅和他的弟弟正在慌忙地把洛爾夫的身體搬進汽車裏去，不過這時候身上又加上了好幾條粗繩，好像一個魔術家正要表現遁逃技巧的一般。那少女瑪麗站在車旁，一等洛爾夫給送進了汽車，伊馬上跟上車，用一條毯子覆蓋在洛爾夫的身上，伊自己就舒適地坐在旁邊的座位上。奈格羅和他的弟弟也都跳上了前面的座位，車子就迅速地朝那相反的方向進行，因爲聖徒出發時曾給指示過走這邊一條路的。

聖徒慢慢地坐下來，靠著駕駛盤，摸著他的紙烟盒來。他寧靖地開了紙烟盒，抽出了一支，穩定地燒著了。又從容地吐了兩口烟，好像他正有一個鐘頭的休息時間。接著，他突然推動那發動機，馬上把汽車

掉轉頭來，開足速率，沿著那狹路駛回在一剎那間，他的前後的神態可稱是一種驚人的突變。

他的車子從農舍的門外掠過，依著奈格羅車子的方向跟隨著急駛。他的目光一直向前面瞭望著。那前面的一輛是轎式車。不多一回，他從樹籬上端，隱約望見了那轎車的車頂。他懷疑前車裏的奈格羅一班人會不會想到他的追蹤。在他們意中，一定以為聖徒正駛向被指示的小鎮去，絕對想不到他們的逃走。在一條岔路口，他失掉了前車的路向，但他的敏銳的眼睛瞧見一條堤岸邊的綠草上，有一縷烟嫋嫋地升起來。那是一簇燒著的雪茄烟尾，却做了一種絕妙的路標。聖徒微微一嘻，就把車子繼續前駛。

又過了數秒鐘，他又看見那轎車了。可是不多一回，他又趕緊將車子煞住。原來前面的車子已經停止了。

停車的所在是支路上的一宅茅屋門前，茅屋的屋頂可以清楚地望見。聖徒跳下車來，悄悄地向著那支路走過去。他走到了支路的轉角，不能再公然地前進了，否則逃不掉前面一羣人的視線。他的運氣還不壞，因為那草屋就建築在路角上，四周圍短籬。他找到了一個樹籬間的空隙，就鑽了進去，像野貓般地溜到了茅屋後面。幸運再眷顧他。屋子後面是個廚房，有

一扇窗開著。

時間是白晝，要在屋子裏找個隱身的所在，事實上不一定容易，但這個機會，他又不肯輕輕地放過。他冒著險把身子竄進了窗口裏去。

洛爾夫和奈格羅一家人都已進了屋子。他蹲著身子，躡着足尖，從一條黝暗的甬道中摸索到屋子前部去時，已經聽得見他們的模糊的談話聲音。一回兒他已走到那間這班人聚集的房間門外，從鑰匙孔中他瞧見了房中的景狀。洛爾夫仍舊給捆綁著，坐在一隻椅子上，奈格羅弟兄倆站在他的面前。那女子瑪麗安閒地坐在一隻長椅上，嘴裏吸著一支紙烟，攔起了一條腿。他們的談話是意大利話，這恰巧是聖徒所熟悉的。一種方言。

洛爾夫說：「你們休想榨我的錢。」他的回絕語調並不太固執。

奈格羅點頭說：「你不答應也好，不過我得指示你不答應的吃虧處。你現在已經在英國境界裏了，英國的警察正渴望著要見見你。你的同黨們已經判了罪拘禁在監牢裏，祇要一句話，你馬上就可以加入他們的集團裏去。他們中間最輕一個的刑期是五年，我想你不會再比這數字短少些。如果我們把你放在這裏，再打一個電話給警署，報告他們到什麼地點來找你，

你立即會送進監裏去。我看兩萬五千鎊的代價，讓你免去這一次刑期，委實是太便宜了你哩。」

洛爾夫惱怒地注視著地板，一回兒他才抬起頭來

。「那末我給你一萬鎊。」

奈格羅說：「這不是討價還價的事。兩萬五千鎊，不然就作罷。」他頓了一頓，又改變些語調說：「喂，葛司，我想你在開始明白了。現在祇要我把我們所要求的給我們，那你在天黑以前就可以離開英國。我們告訴你那傻子田丕烈，說你用不著肥皂的勸逼，就答應了，因此我們在你改變主意以前，急急送你到教堂裏去成婚。他會立即把飛機送你回賽呂瑪去，那

你就不怕什麼了。」

洛爾夫說：「現在我已不怕什麼。」他好像在自

己張膽。「你們把我交給了警察，在你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這一來至少可以讓我們出一口氣。你使我們費了不少時間和錢。」那女子插了這一句。伊的語聲中確含有非報復不可的威脅。

洛爾夫舔他的嘴唇。他的手臂又在被綁的繩索裏面略略牽動。他是個胖子，在捆縛中越顯得他的身體的多肉而豐腴。也許他因著愛惜這一身豐滿的肌肉，捨不得送到監牢中去消蝕掉，所以他的答語的聲調

又變得柔和得多。

他說：「我在英國沒有這許多現款。」

另外一個奈格羅粗魯地說：「你在英國的錢，比這個數目還多得多。我們已經調查明白。你用福欽尼的名義，在本城大陸銀行裏存著一注很大的數目。我們已經給你預備好一張支票。現在祇要你簽一個字，另外用你的親手寫一封介紹信，請銀行裏付現鈔，他就毫無麻煩。快決定你的主意。我們的忍耐已維持不了多久哩！」

就情勢上推測，也許還要爭執一下，不料結果却非常乾脆。支票馬上簽好，信也隨即寫成。杜門·奈格羅拿了這兩件東西交給他的弟弟。

洛爾夫說：「現在你可以放我去了。」

奈格羅說：「我們要等挨萊沙將錢拿了回來，才能放你出去。眼前你還得在這裏等一等。瑪麗可以照顧你。我現在要到農舍裏去招呼那個田丕烈。」

聖徒不需要再聽下去。他仍悄無聲息地回到廚房中去，迅速地從那竄入的窗口竄出去。但他在竄出以前，從水槽上面的架子上拿了一件紀念品。

杜門·奈格羅到達農舍的時候，祇後於聖徒一二分鐘。他瞧見聖徒坐著讀報。

奈格羅得意地說：「洛爾夫已經跟瑪麗結了婚哩

！」他熱烈地吻著聖徒的兩頰。「現在我用不著再施用我的肥皂的小把戲了。好朋友，我真是一百分的感激你。」

西門答道：「唔，別客氣。現在這一對好夫妻在那裏呀？」

「哈！這真是一個浪漫故事。看起來洛爾夫是一直喜歡瑪麗的。他一聽得伊已經生下一個孩子，又看見了伊，他就又真心愛伊了。現在他們已經一塊兒到倫敦去買衣服，預備馬上出去度他們的蜜月。我想在他們回來以前，我們來暢快地喝幾杯。」

奈格羅殷勤地招待聖徒。聖徒卻不會享受到，因為謹慎心強迫他把接到的酒一起都悄悄地傾倒在他的椅子背後。

直到一點半鐘光景，一輛汽車駛到了門前。首先走進來的面色憔悴的洛爾夫，跟隨的是機警高興的挨萊莎和臉上含著微笑的瑪麗。杜門·奈格羅跳起身來。

他問：「一切都妥當了嗎？」

挨萊莎說：「完全妥當。」

這一句話就是聖徒所期待的。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把笑臉向著這一班人。

他懶洋洋地說：「既然如此，我倒要勞動你們一

下哩。對不起，請你們把手舉起來。」

一支自動手槍已在聖徒的手中出現。六隻眼睛都灼灼地瞪視著他。接著杜門·奈格羅又扮出丑角的笑容。

奈格羅問道：「喂，你是不是跟我們鬧著玩？」

聖徒說：「是的，我要玩一下把戲。你們準會看了發笑。」

他把怒紅滿臉的挨萊莎拉到面前，用他的左手在挨萊莎的衣袋中搜索。這班人都喘息地瞧著，等到聖徒的手中帶出一束新鈔票，他們幾乎喊叫起來。但聖徒仍安閒地把鈔票塞在他自己的衣袋中。

西門說：「我這個舉動好像太硬心了些，是嗎？可是我也不是一個人獨享的。你們總也知道我的佣金祇佔十分之一，其他九分是會送到慈善機關裏去的。你們這一家人——如果你們真是家屬——的確有些能耐。你們祇要想到了你們竟能够整整地蒙蔽我十天工夫，你們也儘可以自己安慰了。我一想到我會這樣容易地受你們的蒙蔽，我的脊骨上也會冒上一股冷氣。你們想得出這樣巧妙的計策，真有能耐。」

杜門·奈格羅切齒地說：「豬！下一次你不要碰見我！」

西門應道：「好，我等你。」

他背向著門口，逐步地小心退出，直到他的汽車忙。不過我想你用不著再回去。我正打算留你在這裏面前。這羣人都擁擠在門口睜視他。直到聖徒跳上了。五年並不太長久吧？」

解到這回事的內幕。汽車開動了。前進了一兩碼，他又把車子煞住，從一隻衣袋中摸出一件東西。這是他在那草屋的廚房

他呼叫地說：「可是我怎麼樣呀？我怎樣回到賽，中拿出來的紀念品。他舉起手來，把它擲給杜門奈格

呂瑪去呀？」

聖徒冷淡地答道：「朋友，我不知道。如果你再，他一壁開車，一壁旋轉了頭說：「喂，朋友，很肯拿出兩萬五千磅來，杜門也許會有別的方法幫你的，抱歉，我忘記了肥皂哩！」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素

醫術與戰術

藥也是一樣的。如果你王爺要治好你的病，便須照著惠靈頓公爵在判年瑞拉半島 (Peninsular)——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半島) 的戰術；截斷敵人的給養，則敵人便須立刻退出他的根據地了。」

母牛的處分

美國南北戰爭時，林肯總統為集中事權起見，曾命令前敵諸將領事無鉅細，必須向白宮呈報。當時麥克理倫將軍 (General McClellan) 對此甚為不滿；一天故意和他開玩笑，發出下面一封電報：

「華盛頓林肯總統：俘獲母牛六頭，請示如何處分。」

林肯總統立刻回電：

「頗圖麥軍團 (Potomac) 麥克

理倫將軍：俘獲之六母牛，應予擠乳處分。」

各得其所

愛因斯坦旅居王子城 (Princeton) 時，他的隣居的一個八歲女孩每天下午到他家裏去玩兩三小時才回家。這樣的經過幾個星期後，女孩子的母親去訪問愛因斯坦，為她的女兒的不斷的騷擾道歉。

「呵！沒有這種事，」愛因斯坦說，「我很歡迎她的訪問，而且我們還過得很快活呢！」

「難道你和這樣的一個八歲女孩有合得來的地方麼？」

「多得很，」老數理學家解釋道，「我愛她送給我的凍豆，而她也愛我的算術教授法。」

距今一世紀前的英國名醫亞伯那提博士，(Dr. Abernethy) 素以愛對高貴的病人搭架子，和普遍的叫病人「少吃」著名於世。一天約克親王到他那裏看病，這個博士診過脈後便默後不語，祇對他的病人瞪着眼，一面嘴裏低聲吹着哨子。

最後這個親王終於耐不住而叫了起來：「我想你或者知道我是誰吧？」

「我或者知道，」博士不經意地答道，「可是，不管你是誰，我的



三二：還是走這一條路

談到邵慧珠本人，對於吳局長，實在是樣樣稱心，有錢，有勢，年輕，貌美，無論什麼女子，提高水準來擇丈夫，總不過如此。這裏就是一件窩心的事：他已經有了太太，而且還有兩個孩子，若是嫁了吳局長，怎麼說也是姨太太；至於一子雙祧，兩頭大，那全是姨太太拉了來做面子的話，根本上現在的法律，就不許一夫多妻，妾只認作家屬之一。自己這樣的身分，怎麼好去作那種人？吳局長不離婚，實在是不能嫁他，萬一非嫁他不可，只有一個笨法子：要他陪着出洋，遠走高飛。到了外國，有誰知道是姨太太？那時在外洋鍍金一次，身分就高了，自可以壓着他的正太太去離婚，也有了身分，可以自找出路的。她藏着這樣的一個笨主意在心裏，也就靜等着機會行事，不料今天交涉的結果，吳局長首先把這個謎揭破了，而且看到他那種態度，也好像實在是無法，便道：「你說帶我出洋，打算到那一國去？任何一國的生活程度，也是比中國高的，你預備帶多少錢出洋呢？」

吳局長道：「盡我所有，完全帶了走。我也想穿了，必定這樣做才可以把那個人制服，那時她找不着錢，又找不着人，還不離婚等什麼了呢？」慧珠想了一想道：「照你這種說法，你暫時是沒有法子和她離婚的了，我就只好乾耗着！」說着話，她的臉色，自然也有一點紅。吳局長道：「你看，我們說話說得好好兒的，你又生氣起來了。」慧珠道：「並非生氣，你看，你和我談到這件事，說來說去，總是拖泥帶水，不能讓我痛快一下！」吳局長躊躇了一會子道：「并非我不能痛快表示，你要知道你的環境不好應付，我的環境也有不容應付之處。今天我這個表示，已經算是到了盡頭的話，你要逼我，那除非拿枝手槍回家去把她打死，那麼我犯了法，你不是一樣的不得了嗎？」他口裏說着，兩只脚，只管是在地面上頓。慧珠見他已經發了急，倒不便怎樣的再逼他，免得逼出事來，只好低了頭默然的坐着。吳局長也和她一樣，兩手按了膝蓋，只是歎氣。

兩個人默然坐了許久，還是慧珠道：「你不用發愁了，局子裏公事要緊，你還是辦公，法子雖然要想，今天一天想不起，還有明天後天，也不能今天把你逼死來。」吳局長聽了這話，就不由得嘆噓一聲，笑了起來，因道：「總算你開了大恩，也不必在一天逼出我的主意來了。不過你這樣說了，在最近的將來，我倒不免要想出法子來，要不然，你不分晝夜的這樣焦思苦慮，真會想出病來的。」慧珠道：「目前偶然害一場病，那真算不了什麼，你若是體諒我的話，就和我的前途着想罷，再過些日子，沒有辦法，恐怕我不能再活着了。」說到這裏，突然把話哽咽住，就垂下眼淚來了。吳局長見她動不動就哭，雖然有些煩膩，然而看到她那種萬般無奈的樣子，可又替她可憐，便道：「我這話說到這裏，也總算對得住你了，你只是哭，也有點兒誠心糟踏身子。不必發愁了，今天晚上，程豔秋又唱梅妃，我去包好一個廂，晚上來接你聽戲去。」慧珠道：「戲倒不必聽，晚上你到這兒來和我談談就是了。」吳局長看了她這萬般無奈的神氣，怎好過拂，只得答應着去了。慧珠到了這時，越想是越沒有辦法，除了更將就吳局長一些，路路不通。自己坐在家裏，只是懶懶的躺着，在長椅子上看書報，自己心裏原也是這樣想着，悶就悶上一陣子罷，到了晚上，和他一路看戲去，總可以混過今天的。她如此想着，連公寓裏的晚飯都沒有吃，意思是等着吳局長來，必定會請去吃館子的，不料等了一小時，又等了一小時，一直到晚十點鐘，不但人沒有來，連電話也不會通上一次！上午彼此說得那樣肯定，怎麼到了晚上忘個乾淨？無論他是不是有意的，這種人太沒有誠意待人，明天見了他，必定要給他一個教訓！也許他一刻兒功夫會想起來，說不定今天晚上還會來，那就早一點兒關門睡，來了，先就讓他碰一個釘子！主意拿定，立刻把房門關上，便上床去輪着。爲的是把他的念頭斷個乾乾淨淨，連電燈也該熄滅了，可是時間太早了，不容易睡着，加之滿腹的心事，也不容人睡着，先在枕上靜一會神。好像有了幾十分鐘之久，聽到一種橐橐的皮鞋聲，由外面走近，暗中哼了一聲：你只管叫門，我死也不睬你的！然而那皮鞋聲由遠而近，可是又由近而遠，分明猜錯了。過了一會，又聽着茶房叫着電話，這回必是他的電話了，這倒要起來，預備在電話裏，很嚴重的質問他兩句；可是送電話的茶房，一直送到後面去，原來是別人的電話呢。慧珠這才知道一切都成了幻想，吳局長今天決不會來的。這不會來的原因，也許是他家裏的太太，把他關住了，

也許是他的朋友拉到窩子裏去了，他忘記了一切了。這只好是睡着，等他明日見了面，再問他一個所以然。主意想定了時，隨着也就是十二點鐘，由外邊掛廳裏的掛鐘，一下一下，報告給她，她這就完全死了心了，定着神睡覺。到了次日，預定着到了局長上辦公的時間，就給他去一個電話，看他怎麼解釋，不想日報送來了，展開報一看，今日是一個假期。他公館裏雖有電話，向來沒有通過話，萬一讓他太太接着了，雖然不怕她，却是免不了和老吳加上一層困難，自己是要和老吳合作的，就不能好端端的給他加上一層困難。料着今日假期，過了正午十二點，無論如何，他也是會來的，殊不料她這一種揣測，究竟是不可靠，直到下午兩點鐘，也不見老吳一些影子！慧珠想着：這決不是偶然，必定有什麼原故在其中。若說到有什麼裂痕，那又不至於，因為昨日分手的時候，彼此全是歡歡喜喜的，而且是他自動約了晚上聽戲呢；若說他或者有什麼要公，忙得連電話都來不及打，可是今天又是假期呢！假設了許多問題來揣想着，那都不是，只有他忽然在家裏生了病，無法向外通消息，是比較的可通的一個說法，這倒不得不隨着這個不幸的揣測，也跟着發愁起來。這樣胡思亂想，在公寓裏又消磨了一天，絕對沒有得着吳局長一點消息。既而又想着：不管局子裏是不是見笑，明天早上，一定到局子裏去，看看這裏面究竟有什麼原故。在這種想法之下，也就心神稍爲安定了一點，以爲什麼疑團，到了明晨便可解決了的。可是次日早上，還沒有起床，茶房敲着門，說是有信。慧珠連忙披了睡衣，就開門來接信。這倒讓她猜猜看了，正是局子裏的信封。拆開信來看時，並不是老吳寫的，乃是由主任秘書轉來的一張局長條諭，上寫：「秘書邵慧珠呈請辭職，情誠意切，准予辭職，年月日局長吳。」另外有一張八行，是主任秘書的，寥寥的幾句話，說是自即日起，請毋庸來局。慧珠捧了這書信，倒增加了無限的疑惑：做官吏的人，已經辭去了職務，當然不會到衙門裏來的，他還要這樣叮囑一遍，不是多餘的嗎？揣測了許久，也想不起所以然。過了一會，便打了個電話給局長去，這裏接電話的茶房是熟人，只要一接電話，他就要問是邵秘書嗎；今天也變了，他把姓名問清楚了，倒說是局長來了，坐不多久已經走了。慧珠在電話裏，就改請主任秘書說話，他來接話，却是很客氣，他說：「局長已經走了，我想在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可以來和你談談。」慧珠聽他也是說局長走了，不能再問他什麼，說了一聲再見，也就完了。無論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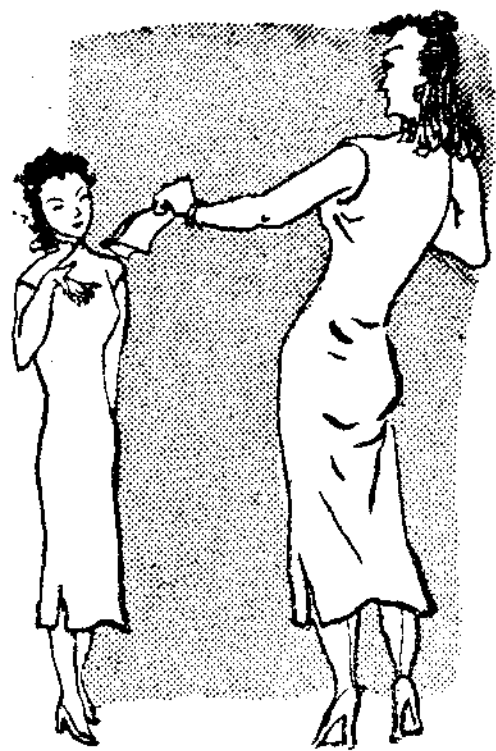
，這是按不住心頭的忿恨了，回得房去，文不加點的就寫了一封信，爲了免去老吳狡猾起見，這封信爲了求得着一個證據起見，乃是雙掛號發出去的；信到了局子裏，有那蓋了印的回執，老吳決不能賴，說是沒有收到這書信，他不是個傻子，自己做了這個圈套，他心裏一定很明白的。如此想着，便又靜等着老吳的答復。不料掛號信的回執，雖然照樣的寄回，然而老吳依然不理。慧珠這就知道他是有心躲避的了，便又寫了一書快信，直接寄到他家裏去，信上說彼此並無絲毫意見，何以你突然回避？就是有什麼不對，也應當說明了，等我的答復，爲什麼這樣無原無故的變起臉來呢？這一封快信寄去之後，索興不等他的回信，第二次又追了一封快信去，意思很簡單，說是你再要不回信，我不是親到你府上來拜會，我就要登報等你的回信了。全信算起來還不到二百個字，這倒很盡力量，當日晚上，那位孫秘書主任，就給她來了個電話，約着明天早晨來談話。慧珠想着，也不在乎一天，就再等一天罷，不想到了次日早上，自己起來以後，茶房就送進一封信，一張名片來，說是早上七點鐘不到，孫秘書來了，他聽說邵小姐沒起來，他就說不必驚動，丟下了一張名片和這一封信。慧珠聽了這個報告，半天作聲不得。接着那書信看時，字跡並不潦草，分明是寫好了，帶着來的，這也就可以知道是預定不等自己就跑了的。於是懶懶的將信拆開，裏面有一張信紙和一張支票，支票是二百四十元，是一個月的薪水，信上寥寥的寫了幾行字：

局長近日興致欠佳，聞既鬧家務，而公事亦感棘手，此數日中不能出面相見，務請原諒。茲送上本月份薪水支票一紙，敬請查收，本當面呈一切困難，因時間太早，恐驚好夢，故只暫留一信，以慰尊念，更詳細情形，當於日內面爲報告也……

慧珠看了兩遍，鼻子裏哼了兩聲，一陣火氣上湧，三把兩把，就把那張信紙，扯得粉碎，全扔在地上！看信的時候，那張支票揣在口袋裏的，看完了信，也就把支票掏了出來，兩手中平分着捏住，就想撕去，可是到了這時，力氣自然的小了，竟不能把這張支票撕斷。自己坐在一邊，拿了這張支票，只管發呆展弄，心想：若說老吳和我斷續關係了，不能夠還叫人送了本月份的薪水給我，這封信上，說是老吳公事不順手，又鬧家務，這大概都是真的。第一，他這回到天津去，惹了不少的閑話；第二，他家裏太太，也許已知道了這事，

必在和老吳大鬧，老吳趁了這個機會，一定會和她大起衝突的。在這個時候，我應當竭力的將就着他，讓他歡喜，那末他越愛我，就越要和他太太反臉了。在這時我若也去擠他，他想到我並也不能體諒他，那就不能十分逼迫他太太了。三角戀愛，也是和國際戰鬥一般，甲乙鬥爭，丙和甲同情，乙就更更要失敗得快些，若不同情于甲，反要和甲爲難，那末，甲也許對乙丙無好惡之分，就要和乙合作了。這樣看起來，自己還是忍耐兩三天，看看究竟，好在兩三天之內，老吳也不會飛上天去。在慧珠忍耐的狀況之下，又這樣的過了三天，那一張支票上的錢，自然是拿着了，但是吳局長的回信，却始終沒有答復過來，便是其他的消息局方也沒有相傳一些達到。慧珠想着：就算是鬧家務，也沒有鬧上七八天不完結的，至于說到公事棘手，這也不能相信，因爲如果真是公事有大不了的情形，報紙上多少要露一些消息，如今一個字消息都沒有，決沒有大事，何況他這個小財政機關，除了收錢進去，解款出來，那裏還有其他的事？這樣的想着，於是又根據了這一層意思，發了一封第四號的信，向吳公館裏寄去。到了當日晚上，居然接着老吳專人送來的這一封信，信上說：『這幾天實在是公私交迫，務請原諒，明後日當避居西山而解煩悶，那時，一定派汽車前來接你，你已經等了這些日子了，又何在乎再等兩三天呢？』這雖是幾句話，似乎有一點實情。慧珠將信塞在枕頭底下，自己又躺在床上，去揣摩這信裏的曲折。到了半夜裏，她又省悟了：這分明是一種延宕手段，能拖延一日就拖延一日，等過了兩三日，並不上山，再有信去給他，他又可以再推諉兩句話了。心裏一變，便是連次日早上也等不及，立刻坐了起來到燈下去寫信。這一封信，由半夜寫到大天亮，方才完畢，索興不睡覺了，到了七點鐘，郵局已經開門，也不叫茶房，自己帶着信去，加快發出了。然而信雖發了，兀自不能解除胸中的悶氣，叫了一輛人力車子，一直就到財政管理局去。沒到了局子門口，自己又躊躇起來，這有點冒昧吧；偏是局子門口，今天是換了兩個新來的警士，當慧珠下了車，作出那不進不退的樣子，他們就注了意，睜大了眼望着。慧珠想着：不要上前去罷，分明是碰釘子的，於是只當走錯了路，抬頭向兩方看看，竟自走了。可是這樣一走，她又添了無限感慨，往日是大大模大樣的走着，於今却自己心虛起來，連大門都不敢進了！這又趕着坐了車子回公寓去，痛哭了一陣。最後無可奈何，還只有給老吳寫信的這一個法子。自這日起，就接連寫

了三四封信去，最後一封信，便是第十封信了，在這信裏，另附了一張登報的啓事，共有一千多字，把老吳幾個月來引誘的經過，一點兒也不隱瞞，全寫了出來；在信上又通知老吳，說是在三十六小時以內，沒有回信，就把這啓事去登報，明知道這樣登出來，自己是要受犧牲的，可是勢逼處此也顧慮不得許多了，假使老吳要不與自己干休，就請他拿手槍來罷。這封信，實在是够厲害，果然不出二十四個鐘頭，他就派了一個女代表來說和。當她到公寓之時，就讓茶房送進一張名片來，慧珠一看是孫鄧玉瀾，她就想起來了，這是秘書主任的太太，在交際場上，彼此也會過二次面的。料着她這次來，負有重大的使命，於是迎了出來，攜着孫太太的手一直走了進來，笑道：「這是你想不到的人事，今天什麼大風，把孫太太給吹來了？」孫太太笑道：「邵小姐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我來是什麼用意，你還不知道嗎？」慧珠聽她的口音，簡直是單刀直入，便抿着嘴，由鼻子裏哼出了一聲，點點頭道：「那也好，我願聽聽孫太太的言語，請坐罷。」孫太太笑着坐下，慧珠就把烟筒子提過去，接着也擦根火柴，走到孫太太面前去點烟，孫太太笑道：「邵小姐爲什麼這樣客氣？」慧珠道：「自然，今天我對於孫太太，是要特別客氣的，因爲我的生命，都握在孫太太手裏，孫太太一動惻隱之心，我就可以活了。」說着，在她面前椅子上坐下，板着面孔，一點笑容也沒有。孫太太道：「邵小姐言重呵，教我的話，怎麼向下說？」慧珠道：「孫太太是代表吳局長來和我說話的，吳局長說的，你自然是要說出來。我只希望你把話實說，也不必怕我難受，把話說得和緩些，也不必因爲我是個沒有抵抗力的，把語氣特別加重。」說着，她把兩只手抱了膝蓋，向孫太太望着。孫太太笑道：「這很好，我說一個痛快，邵小姐也答復我一個痛快。我代表吳局長，那是不够資格。」說着，勉強笑了一聲，來和緩她自己的語氣。慧珠依然兩手抱了膝蓋，斜側了身體，瞪着眼睛，向她望着。孫太太接着皺了眉道：「吳局長的家庭問題，那是很複雜的，我想邵小姐也一定會知道？」慧珠笑着搖了兩搖手頭：「他的家庭問題，我怎麼會知道呢？」孫太太被她這樣用話一頂，把那轉彎的話，却又頂直過來，便沉住了氣，強笑道：「好罷，我也不說這些虛帽子了，吳局長開了兩張支票，讓我帶了來，一張是四千元錢，一張是六千元錢，他說……」她說到這裏，又把話頓住了。慧珠淡笑道：「呵，給我一萬元錢，這數目不爲不大了，什麼用意？」孫太太笑道：



，吳局長一樣不能認爲是我的意思。他說：邵小姐常常表示假若有錢的話，一定到外國去念兩年書，吳局長根據了這個意思，送這筆款子來。至於邵小姐願意受不受，受了是不是出洋，這個我全不管，我就是送這兩張支票和傳達這兩句話。」慧珠聽她的話，倒是很乾脆，到了這種地步，就不能再用話去逼人家了，於是取了一支烟捲，慢慢的抽了起來。約莫抽了大半支烟之久，才把烟在烟缸子沿上，慢慢的敲着灰，淡笑一聲道：「雖然這一筆錢，很可以驚人一下子，但是我也見過錢的，請你帶了回去。」孫太太道：「這個錢，我只能送來，我不能帶了回去，因爲我沒有得着將原數帶回的命令。假使邵小姐不願意收下這筆款子，請叫別人送回給吳局長罷！」慧珠把手上那支烟捲丟了，又來拿第二支烟捲吸着。孫太太道：「邵小姐有什麼意見，請告訴我，我要告辭了。」說着，把身子起了一起，好像是要走的樣子。慧珠緩緩的拖着聲音道：「我看……這兩張支票，還是帶了回去吧。」孫太太一看她這樣子，似乎有些動心，便笑道：「邵小姐，你仔細考量吧，我想，一個讀書的人，能混到出洋，這是最好不過的事，若失了這個機會，也許要後悔的。」說着，便站起來，向慧珠勾了兩勾頭。慧珠將兩個指頭，夾了一支烟捲抽着，向烟缸子上彈了兩彈灰，尖着嘴唇皮子，噴出一口烟來，一枝箭似的，向對面噴了出去；右腿架在左腿上，將左腳尖在地板上點了一陣，微笑道：「好

「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嗎？」慧珠將兩張支票向茶几上一放，把香烟灰缸子壓住，似乎不怎樣注意的神氣；將身子向後靠住，兩手環抱在胸前，嘴角上帶着微笑，身子抖顫了一下，鼻子接着哼了一聲道：「孫太太帶了這樣重的禮來，又對我說些好話，教我真受不了。不過在吳局長一方面，多少有點誤會，他以為我是敲他的竹槓來了，在孫太太的意思，也許以為吳局長這種作法是對的？」孫太太道：「邵小姐，你不能怪我，我不過是和兩方面傳話的，譬如邵小姐有什麼話，要我傳達到吳局長那裏，是好的壞

罷，我不爲難你，我自然會把這兩張支票交還給老吳的。」說罷，突然的站了起來，伸着手和孫太太握了一握。孫太太笑道：「我們隔一天再談罷，你有了啓程的日子，請告訴我，我要和你餞行。」兩個人說着話，就同路的向院子外走了去。慧珠一面走着，一面笑道：「餞行嗎？也許是……」說着，連連的搖了兩下頭道：「不必向下談了，後事再說罷。」孫太太站定了腳，向她望着，似乎有一句話要說，但是沒有說出，笑着，一鞠躬走了。慧珠走回屋子去，坐在沙發上，把那兩張支票拿起，兩手展着，看了一眼，便仰着頭，望了屋頂，只管出神，不知不覺的，把支票向袋裏一揣，便站起來在屋子裏來住的溜着；溜了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數，然後手扶了椅子靠站住，心想：有一萬元錢，什麼事不好做，倒要嫁定了老吳，去受他的挾制！能够好好的用，在歐洲準可以過活兩三年，那個時候回來，就什麼人的眼色也不必去看了，至少可以在大學裏去當一個教授，或者到什麼機關裏去當一名委員，也未可知。手裏按住了衣袋，心裏在那裏默念着：這裏面有一萬元錢，若是不用鈔票，搬着用現洋的話，那有好幾大箱子了，假如不要這筆款子，還給老吳，就算嫁他嫁得成，知道要混多少年月，才可以混到一萬元錢，爲什麼不撈這一筆現的？至于這條身子，雖然上了老吳的當，也不能完全怪他，自己明知道他特別優待，那是有用意的，當了人家在那開始包圍的時候，爲什麼不躲閃開去？男女關係，決不是片面的，若說女子受了人家的引誘，爲什女子願意去受人家的引誘呢？說到自己，那是更不必提了，自己本來就知道他是個玩弄女子的人，而且他家裏有個年數嫁來很久的太太，自己被他的甜言蜜語迷惑了，一切都認爲沒有問題，就接受了他的要求，這能完全怪人嗎？慧珠對於吳局長，始終是不會這樣退一步想的，今天大澈大悟起來，便感到自己一味的執拗，那實在不是辦法，現在有了一萬元錢，倒是實在的玩意，這應該踏了這步實地，好好的去找一條出路，另作新人的了。這樣一想，自己是完全對了，這就坐到桌子邊，拿了紙筆，寫起這萬元資本的新計劃來。第一次是川費了，第二次是學費，第三次是在外國的費用。然而這一篇帳寫過之後，便覺得什麼都是空虛的：第一是自己沒有到過外國，也沒有確定到那一國，各國的費用不同，那裏可以糊裏糊塗定起計劃來？再說到歐洲來往的川費，總在二千元上下，先是第一項就去了五分之一，別的就就不必怎麼去想，七八千元，做不出什麼事來。於是把筆丟開，又靜靜的想了一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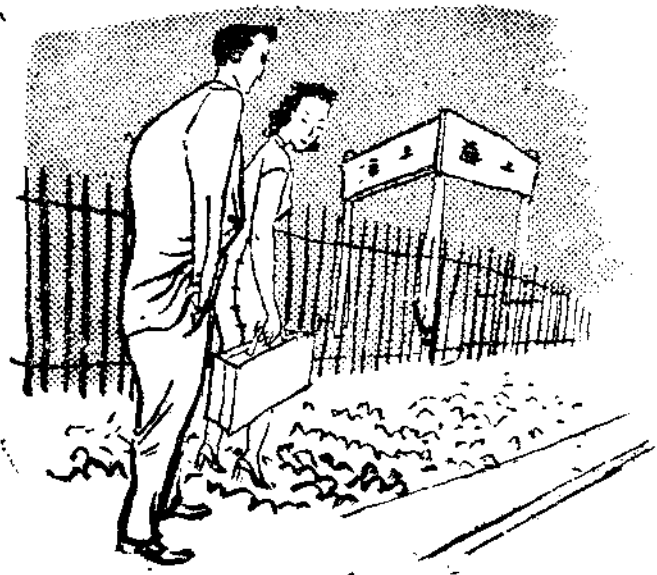
她覺着以經驗而論，還是田玉文見的多，聽的多，還是去把她請來問一問吧。於是把茶房叫了來，吩咐去請田小姐來，這裏有話和她商量。茶房知道她們感情是很好的，就答應着去了。茶房剛是出了那小院子門，立刻想到不妥，一萬元錢，這不是一個小數目，玉文什麼朋友都有，若是把這個秘密告訴了她，她要從中肥起來，那如何去抵制她？立刻跑到房門口，連連喊着茶房，等茶房回轉身來，她喘過了一口氣，向茶房笑道：『我一會兒自會去找田小姐的，你不必去驚動她了。』說畢，還怕茶房多事，在等望到他轉回茶房屋子裏去了，自己才走回房來坐着。這就警戒了自己，有了這些錢，凡事總要考量才做，幸是把茶房叫回來了，要不，明天玉文就要開口向我借錢，這幾天，她不正也鬧着飢荒嗎？這樣一筆大款子，關係自己一生的事業，自己總要好好的支配着。她自己亂過一陣子之後，定了一定神，覺着慌張得無味；自己也是大家人家的小姐，難道就沒有看見過一萬元錢嗎？爲了這點兒數目何必就弄得這樣神魂顛倒？再說這兩張支票，還沒有兌現，究竟能不能夠算數，還不知道，爲什麼就瘋了似的？是呵，支票上開的是什麼日子，還沒有留意，且拿來看看。於是便到書桌上去拿支票，然而書桌上只有剛才開預算單子的筆墨，那裏有一點紙角。似乎是放在床上枕頭底下的了，就跑到床邊去掀起枕頭來，枕頭下沒有，就去掀開被褥，再去打開桌子抽屜，但是這些地方，全沒有支票；那末，在箱子裏吧？但是並不會打開箱子。自己有個毛病，喜歡把鈔票夾在書頁裏，莫不是也放到書架子上書頁裏面去了？架子上書多了，自己偶然的把支票向書裏一塞，在那一頁書裏？若是把一本一本的書，全翻開來查查，那就不勝其麻煩了。於是躺到床上，慢慢去想着，這支票究竟放在那裏的；可是今天的心思太亂了，忽然的查出自己那一番不經意的動作，實在無從想起。想了一小時之久，偶然的伸手到衣袋裏去，要掏出手絹來擦汗，手裏觸到一些紙條，這算心裏大白，原來支票放在衣袋裏呢！掏出來一看，這支票上的日期，正是明日的日子，心裏想着：暫且不管一切什麼大問題，都等到明日拿到了錢，再作計較罷，假若這兩張支票是空頭的，今天豈不是白白想了一天？主意平安了，她就將支票收到箱子裏去，到了次日早上，一到銀行開門的時候，立刻坐了一輛汽車到銀行裏去。這家銀行，她每月拿支票來取薪水的，櫃上人自認得她，雖然有這麼一筆大數目款子，也並不留難，問她是現金呢，還是轉帳？這一層是她老早想好

了的，便在身上取出存款摺子，交給銀行裏入帳，由銀行裏再回來，便覺心頭空洞了許多。一會兒功夫，孫太太就打了電話來，問款子收得了嗎？她答應取得了，孫太太在電話裏笑道：『那末，這個問題解決了。』說着，就把電話掛上，渺無聲音。慧珠手裏拿了話筒，倒有許久說不出話來，只管發呆。茶房過來問道：『邵小姐，電話斷了嗎？我給你再叫。』慧珠搖頭說『不用了』，自回房去，心裏想着：連孫太太都強硬起來，怎能去找老吳？錢是得了，事情可也就完了，於是睡到床上去想着從今以後的一條出路，腦筋裏的幻影子，時而是海船上，時而是在火車上，時而又在高大樓房的街上，因為在電影上，看過這種景緻的，就疑心這是到了外國。一會子又來七八個穿短衣服的人，拿了手杖，逼着拿出錢來，嚇得自己心房亂跳，睜開眼來向前看去，望到了屋頂，原來是躺在床上，做了一場惡夢！雖然是醒過來了，心裏還在砰砰亂跳。再看到房門，還是虛掩的，更是着急，立刻跳了起來，將門關着，插上一門，然後坐在沙發上，抱了兩只腿，再去出神。約莫是上午十一點鐘時候，茶房來說，有位女太太打電話來了。慧珠以為是孫太太的話，一點也不考慮，立刻就去接電話，一接電話，倒讓她一怔，電話那邊道：『妹妹，你猜我是誰呀？』慧珠聽清楚了，是家裏大嫂，便道：『我聽不出來。』那邊笑道：『你真是貴人多忘了，連你自己大嫂都不記得了？恭喜你呀，說你要出洋了！只是你捨得丟開你的老娘嗎？』慧珠道：『哦，是大嫂，你倒記起？我，是誰給你這消息的？』那邊道：『你不必在電話裏問，你等一等，我當面來和你談罷。』慧珠含糊着將電話掛上，回到房裏一想，遲也不通電話，早也不通電話，我有了錢了，電話就來了！我自己的主意還沒有打定呢，家裏人一來，這倒不好應付，不如躲開她罷，這樣一想，就叫了茶房來叮囑道：『我有點事，要出城去走一趟，假如有人來找我，你教他不必等。』把話說完，另一個茶房迎着跑了進來，低聲道：『邵小姐，從前常來的那位毛先生他來了，你不是說過，以後不見他嗎？我攔住他，告訴說，你出去了，你打後門出去罷，他還在前面等着你呢。』有了這一萬元錢，慧珠的胆子那是格外的小了，嚇得掉轉身子，匆匆的，就由後面走了出去，身後却聽到田玉文叫着：『邵，你忙呀？來，我有話和你說。』慧珠只當沒有聽到，揚了後腦勺子，皮鞋得的響着，可就走出公寓後門了。到了後門外，一面走着，一面暗想：這事可怪呀，所有這些人，今天和我特別要好起來

了！慧珠雖是心裏暗忖着，可是這些人，何以知道自己有了錢？莫非是老吳故意發出消息來讓大家知道的？果然如此，倒不能不防備一點，鬧得不好，這一萬元錢會讓他們瓜分了去的。照自己的預算，他們始而必是開口來借，到了後來，他們借不到錢，說不定會使出手段來硬搶。這麼想着，步子行得緩了，方向也分不清楚，糊裏糊塗却走錯了一段路。本來自己爲躲避別人尋訪，沒有決定到什麼地方去，但是這公寓後門的路，却是有一定的，到熱鬧的地方，是向東走，到冷靜的地方，是向西走；現在竟是照向來不去的冷靜地方走了。這就想着：那條路的盡頭，有一幢古廟，到那裏去坐一會子，先把心事安定一下，那也好。於是決定了主意，直向那古廟走去。不想剛到廟門口，只見兩棵老槐樹綠陰之下，一堵紅牆邊，站了有四個人，有的短衣，有的穿西服袴，上身却穿着襯衫，有的雖穿了長衣，把一只腳踏着石頭，衣服又撩着搭在大腿上，都有些不是好人的樣子。心裏一怔，在冷僻的地方，有這樣不三不四的人，幹得出什麼好事？現時在胡同裏走那還不怕他們，若是走進廟去，他們把廟門一堵，把人綁去了當財神爺，那才是真冤！如此一轉念頭，立刻縮住了脚，轉身再向公寓裏走來。先是在公寓後門口站了站，心裏在那裏想着：還是進去呢，不進去呢？她這樣躊躇，公寓裏出來了一個人，不免對她週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她心裏立刻想着：現在已經有人在注意了，街上胡亂走不得，於是匆匆的向公寓裏走。又聽得有人哈哈大笑，這又想着：他們莫非是笑我的？於是又放緩了脚步，從從容容的走回房去。可是到了房裏之後，心裏又想着：說不定毛正義會來，家裏的嫂嫂，也向着別人打攪，憑着自己一個人，決應付不了許多需索錢財的人，爲了免受人家保圍起見，還是逃出旅館去罷。她一個轉念，沙發椅上還沒有坐得安穩，又拿起手提包，走公寓前門出去了。這一會，算是她遇着了一位熟朋友，實在無法可以閃躲了，便飛紅了臉，站在路的一邊，目光一直向前，只當沒有看到這人，以便含混着走過去。可是那個人，已是迎面把路攔住，叫道：『密斯邵又要出門嗎？可不可以給我五分鐘的時候，讓我和你說幾句話？』祝長春手上拿了帽子，向她微鞠着躬。慧珠道：『久違了，你還記得我這個朋友？』長春向四周看看，低聲道：『我不來看你，也完全是善意。』慧珠道：『那麼，今天爲什麼又來看我呢？』長春笑道，『今天來看你，也可以說是善意。昨天晚上，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你發了上萬銀子的財了。』

慧珠聽了這話，不由得一怔，站着望了他道：『什麼，你也得有這樣消息？謠言散佈得真快。』長春道：『我想着也是謠言，所以特意來看你，總想把這謠言證實一下。』慧珠聽到最後一句話，有些不願意，不肯站着了，一面說道：『既知道是謠言，何必還要證實呢？』長春道：『不過來說這話的人，說得太切實了，假如真有這樣一件事的話，我希望你允許我盡幾句最後的忠告。』慧珠突然站住了腳，掉轉頭來問道：『誰？』長春道：『是毛正義告訴我的。』慧珠鼻子裏哼了一聲，又繼續的走着道：『他？』長春道：『他的話也不是平空捏造出來的，他說財政管理局有人打電話給他，他也是很爲詫異，就把這話來告訴我。』慧珠道：『他特意把這話來告訴你，這也是太多事了！』長春道：『倒不是特意來告訴我的，我們現在是常常見面，他隨便提到的。』慧珠道：『是呵，你們現在是親戚，當然常見面。』長春笑道：『那倒不爲此，朋友總是有朋友。』慧珠又走起來了，因問道：『你來問我這話，什麼意思？就算我發了一萬銀子財，北京城裏，有一萬銀子的人，數目點也點不清吧，何以到我這裏，就大爲注意呢？』長春道：『我也是這樣說，唯其是這樣，我覺着這許多人都注意你，那是很奇怪的。依着我的意思，你最好是能回到家庭去，如其不能，應當避開此地。無論什麼人，一到成了衆矢之的，這就是很討厭的。』慧珠笑道：『憑我這麼一個人，也够成爲衆矢之的嗎？』長春道：『這話是難說的，話我是說了，信不信由你，你可以相信我，不是敲詐人的脚色吧？』說畢，也笑了一笑。慧珠道：『你倒不要誤會，我對於你並沒有什麼疑心，不過……』說着，又站住了腳，兩手緊抱住夾在左脅下的皮色，向長春注視了一會，笑道：『你的話，我接受了，明天上午，你有功夫到公寓來和我談談。』長春道：『幾點鐘呢？』慧珠又頓了一頓，笑道：『在我起床以後，九點鐘到十一二點鐘，隨便什麼時候可以的。』慧珠說完了這話，立刻向長春點了個頭，作個告別的樣子。長春見她只管藏藏躲躲，便住了腳望着她上車而去。慧珠到了這時，已不是早上一樣無辦法，便坐了車先到銀行裏去打了個招呼，再到公園去溜了幾個圈子，也不回公寓，在館子裏去吃午飯，却坐了車子到戲館去聽戲。一直混到黑夜，又吃過了夜飯，向公寓裏打了一個電話，問明了茶房，實在沒有人打攪，這就匆匆的跑回去，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吩咐茶房算帳。正忙碌了兩小時，當時鐘的響聲，敲過了十一下之後，這花園公寓有一輛汽車，載

着一個妙齡女郎和幾件行李，悄悄的向東車站去了。汽車門開了，慧珠提着一只小提包下來，後面隨着搬運夫扶了行李網籃，紛紛的走進車站去。到了車站裏，慧珠昂着頭，不由向天上噓了一口氣，心裏想着：這些包圍的人羣，總算是讓我閃開了，以後我遷了這一萬元錢，或者到日本，或者到西洋，……這念頭還沒有想完，身邊却有人輕輕的叫了一聲蜜斯邵，回頭看時，却是祝長春。慧珠雖明知道，他不是一個壞人，却也心裏碎碎亂跳，站住了脚，却強笑問道：『你怎麼知道我今晚要走？我爲了環境逼迫，不得不提早離開這裏了，這也完全是遵從你的意思。』長春笑道：『是的，我會悄悄的到你公寓去，要告訴你一點消息，知道你在收拾行李，我就沒有去驚動了。我們究竟交朋友一場，你就這樣不聲不響的，離開北京了，我心裏說不出來有一種難過之處，所以要來看看你上車。到底有這麼一個朋友送你，我想你心裏是比較安慰一點了。』這樣兩句輕描淡寫的話，倒讓慧珠聽着心裏不能不一定便呆呆的站定了，向長春看了一看。這天，正是下着小雨，西北風吹着，滿天亂飛，那雨烟子被風送着，直撲進站門天棚下來，天棚下的電燈，似乎都由白光裏面，帶一分青色，透出那慘淡的景象。這兩人回想到過去，真有說不出的萬分難過。慧珠背轉身去，已是抬起手來，揩着眼睛好次，那些搬行李的人，也在旁邊圍住。這一次夜車，上車的人，是非常之少，只把幾個零落的客人，拖緩着脚步，踏了月台，唏噓唏噓的作響。搬運夫道：『小姐，你不上車嗎？』慧珠這才答道：『怎不上車，你搬到二等臥車上，辛小姐定的舖位去！』於是大家向車上走着，在一間門上有辛女士紙片的屋子裏進去。屋子裏兩張床舖位，還不會打開，並不見有第二位女客。搬運夫將東西安置好了走開，屋子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對面對在下舖上坐下，誰也不作聲。慧珠兩行眼淚却又流了下來。長春道：『你這樣忽忽一走，打算上那裏去呢？還需要我帮你什麼忙嗎？』慧珠兩行眼淚越是像湧泉似的流着，兩手將手絹揩着眼睛，伏在茶几上哽咽着一串，分不出個聲音高低來。長春道：『你也不必傷心，錯誤一個人總是覺不了的，只要錯誤以後，立刻覺得不對，另去找一個新生命的基礎，那才是正理。現在你正是這樣做，那很對，我很替你歡喜，你自己爲什麼倒傷心？走過了的路，平坦大路也好，崎嶇不平的山路也好，爛泥溝也好，反正是已經走過去了；現在你踏上新人的路途，前途遠大，你不要再下爛泥溝了，要看清楚一條石板大路走去。』慧



珠忍住了眼淚，抬起頭來，向他點了兩點，那意思是表示贊成的樣子。默然了一會，她道：『你不恨我嗎？』長春道：『我恨你作什麼？我們雖在愛情的路上沒有走通，彼此的友誼，還是保存着的。你這樣一個遭遇不幸的朋友，我是要幫忙的。』慧珠道：『人家都說我發了財了，怎麼你倒說我不幸？』長春道：『發財也不見得是幸事呀！』這句話，又觸動了慧珠的心事，兩行眼淚，復又流下來。長春兩手撐了自己的膝蓋，兩只脚不住的顫動着，低了頭，沉思着，沒有作聲。這時，車上噹噹一陣電鈴響，那是要開車了。長春就站起來道：『我走了，前途珍重！』慧珠兩行眼淚，潑水似的在胸前流着，伸了手，握住長春的手，哽咽道：『我還沒有答復你的話呢，我到南京去。』長春握住了她的手，覺得是冷冰冰的，再看她兩只肩膀都有些顫動，實在可憐；順看到窗子外，人又是紛紛的向車上揮手，車子似乎開了，只得撒開了手，口裏又說着一句前途保重，忽忽的跑下車去。當他的腳踏上月台上時，車子已經移動了，回轉過來，見慧珠頭伸出窗子外來，依然流着淚，却把拭淚的手絹在那裏揮動。長春站着等了，他心裏想着，她只說到南京去，到南京去幹什麼，却不會知道。他只管想着，等他醒悟過來，車子已經走遠了，車站上寥寥的十來個送客的人，站在寒冷的空氣裏，天棚下的電燈，格外的白，白得像空氣裏一種寒氣逼人，越顯得偌大一個車站，帶了二分淒涼的意味，只看那些送行的，無精帶彩，緩步向站外走去，說話的聲音，却微細了許多。遠遠聽到汽笛嗚嗚一聲，去的車子已遙遙的過了永定門，斜風細雨裏，奔着她的前程去了。

ASHOURAH

椽葉 一齣阿拉伯的聖難劇

根據 Watson Dickerman 原著 An Arab Passion-play

敘利亞流行着許多回教劇，這是其中演來最離奇最恐怖最殘忍的一齣。它的劇名，土人稱做「阿魯拉」(Ashourah)——一個聖者黑仙(Hussein)的蒙難故事。

劇情是極單調，簡直寫不出一份「本事」。可是，這一段的前因後果在阿拉伯的盛衰史上却占着很顯著的地位。

： 歷史背景：

還該從穆罕默德說起。

誰都知道穆罕默德是回教的始祖。他不但創立回教，靠着一柄劍和一本可蘭經，更爭得了一幅很大的橫跨亞非的回教領域。他莫明其妙地替後輩留了一筆多事的產業——他的後輩確是如此

一句，竟引起他的後裔和門徒間的不斷的「遺產紛爭」，阿拉伯史於是更不平凡了。

是公元六八〇年卡利發六世即位前後的事。

事。

卡利發五世，名叫冒未亞(Maowiyah)，有一個兒子雅齊(Yazid)。他們不是穆罕默德的後裔。憑「父與子」的密接關係，雅齊非常可能繼承父位；但同時，穆氏的嫡孫黑聖(Hassan)

想，雖然他自己也許並不會把版圖當產業。就爲此，只少他臨終時沒有囑咐一句誰是卡利發(Caliphate)回教王的合理繼承者，這麼輕輕的

，是出名的賢者，繼承卡利發王的權利和可能比他更大，便成了他的强有力的「政敵」。野心喉使他蓄意謀害黑聖，毒藥最後遂了他的願望。雅齊畢竟成了卡利發六世。

然而，非法得來的王位總不大容易安穩，



不久，黑聖的兄弟黑仙便發動反叛。經過相當時期的討伐，黑仙才給打敗，帶同七十個親信逃離麥加 (Mecca)，越過杳無人跡的馬沙爾沙漠 (Shammur Desert)。以後，雅齊的王位仍沒有安穩多久。這邊黑仙，剛脫離一個險境，也不幸給世仇烏馬雅族 (Beni Umayya) 所截獲，仍舊死於非命。

「阿囂拉」就只表演了這里最末的一段：黑仙的勇敢的小衛隊對烏馬雅族的抵抗和黑仙的遭害。

：出演前的動態：

凡是宗教劇，總不單爲了供人觀賞，多少含着紀念的意思。「阿囂拉」的紀念氣息特別濃厚，戲劇差不多成了一串儀式。

它一年一度在黎巴嫩 (Lebanon) 山區一個餒巴底葉 (Nebatiyeh) 村的祝敬典禮里「隆重演出」，籌備處是鄰近的西登鎮 (Sidon) —— 1

座許久許久之前的鬧市，底陀女皇 (Queen Dido) 會從這里出發航行，建立阿非利加王國；黃皮膚的火神摩洛 (Moloch) 也會在這里受過鼎盛香火，吞食過呈獻上來的美味的嬰孩。而現在，它只成了個汗濁、厭倦、衰頹的小鎮了。兩個十字軍時代的城堡，無聊地高聳在嘈雜的市場和乾燥的果園上面。背後一條黃色小徑，彎彎曲曲小蛇般地徐行在帶形海岸平原的穀田間，是直通黎巴嫩山麓的餒巴底葉的。

雖然只消幾小時就可把「阿囂拉」演完，事先的準備可得化上整整十天的早晨，籌備者須沐浴淨身以示鄭重。這似乎是他們族里特具的天才，委實使西方人迷惑不解的：阿拉伯人能把真摯的悲戚跟歡笑融合成一個非常適切動人的曲調。例如，演出前，每家私人住屋里總得舉行一次儀式，座間年老的族長便向衆來賓敘述這聖者殉難的慘烈

故事。這裏，祈禱、流淚可以與閒談、宴宴交流，溫和的招呼賣糖果的聲音可以與紀念儀式中粗野的詩歌聲打成一片。古劍和東塔西湊的甲冑給找出來刷新了，在戲里有用。駿馬給小心地照料着。理髮匠忙着替市民剃頭，準備參加血淋淋的「自斫典禮」——「阿囂拉」劇中最精采最奇突的一個場面。

第九天黃昏，各鄰鎮的代表都到齊了，莊嚴的旗幟在每一隊人馬中飄舞。等到第十天早晨，一大羣人已麪集在駱駝買賣場，鎮的盡頭一個方廣約三百碼的曠場上。這是餒巴底葉的劇場。平野作舞台，周圍是觀衆席，附近的平屋頂的民房是包廂和樓廳。廣場中央張了幾個帷幕，算作黑仙在沙漠中的營帳：這該是全舞台唯一的佈景道具了。

：序幕：

沒有幕；但一看見土黃色制服

，頂着耀眼的頭盔的憲兵，便知道是戲開場的時候了。他們用木棒把在團團轉的觀衆趕到邊沿去，清理了一下舞台。於是，一條晦暗的小街里蜿蜒走出一隊駱駝、馬和從者來。先是五匹駱駝，都裝飾得很美觀，披着華麗的毯子。其中四匹駱駝峯上負了搖幌的象椅，給婦女和小孩擠坐着。第五匹上則坐一個黑法衣、綠頭巾、被細縛着的罪犯。跟着幾匹罩着紅色斑爛的布的馬，上面附有投鎗。隨後是兩個騎師，頭戴被劍穿過的頭盔，象徵被斬了首的。最後一乘轎，「血汗」的布帘下輪着一個扮黑仙的演員。他們行進到營房，便歇了下來。

從另一條小街——「舞台出入口」，發出一聲吶喊和馬蹄的得得聲，也衝出一支全身披甲的人馬。這便是世代傳稱的「鐵騎團」。他們揮動閃爍的彎月刀，策馬直向營前，自任黑仙的保護者。

：緊張的場面：

舞台上的形勢佈置就緒了。有預感的激動的觀衆的竊竊私議聲也開始在異樣的沉靜中活動起來。悲劇即將開展了！九天的準備，十三個世紀來的哀悼，已使演員和觀衆同樣地沉湎在宗教熱狂里。

驀地，一片挑戰聲從對面的舞台口發出來！這里營中也報復地回敬一吼聲！這樣，但聽着一陣轟雷似的馬蹄聲和劍出鞘的聲音，紅袍飄忽的烏馬雅人便策馬來到營前，跟「鐵騎團」激鬪起來。

阿拉伯詩人最愛記述戰爭一類的事實：選手間的格鬪，粗野的駱駝衝鋒，凶相的英雄主義，和淒厲的悲劇等等。現在，該是這羣「鐵騎團」獻身手的時候了。他們總要武士般地大戰一場，顯得「殺人如麻」的樣子。鬪着，鬪着；倒了，激動的馬匹棄了它們的騎師。兒童

們倉惶地在這些養馴了的牲畜的後腿縫里假裝逃生。空氣里充滿了捲起的塵埃和起火的營帳上的黑烟，間夾着鐵器的擊磨聲，鬪士的叱罵聲，和婦孺的哀號聲。

可是，無論鬪士怎樣賣力，却只能有一個結局：衆多的烏馬雅人終於勝過了自衛軍的剛勇，黑仙在觀衆的無可奈何的怒吼和詛咒聲中被斬了。

倖免於死的婦女小孩重新給帶上駱駝，勝利者準備分贓了。但同時，觀衆的注意力也從後邊給分散了開去。

：恐怖的場面：

另有幾百個白禮服、剃了髮的成人兒童在平野上出現了。他們排一字形，每人左手搭在鄰旁一人的右肩上，另一只手舞動劍和刀。

「哈呀！啊啦！黑聖！黑仙！」隨着這有節拍的歌聲，他們開始

了一種典型的阿拉伯舞：「德普基」(Dopp)。他們先向右一步；一獨

地啦啦助威。日光輝惡地在一上一下的刀子上眨眼。窒息的塵埃捲起

行「自斫者」，使滿是塵土的圓石道上遺下一條紅痕。他們還在繼續擺動，人一個個少下去。儀式終於

那樣循環着擺動。主要的其實是往後那一步，這時候每個熱狂者都要把

：不了而了的結局：

完了，這批「行屍」使用染紅了的圍裙包裹四分五裂的頭，亮上一支

燦亮的刀往自己的禿頭上砍。待他們從市場的這邊走到了那邊——德

這時候，原先勝利的烏馬雅人隊伍已經班師，走進回教堂或其他

捲烟，偶然還漫步出去喝一杯茶了。支撐不住倒下的人給送到了附近的回教堂去，以為進了那兒創口就

普基舞中步伐是老向右後方的——他們的臉早已成了殷紅的面具，禮

服也染得跟屠夫的圍裙差不多了。多數「自斫者」身旁隨有副手

會神奇地給治愈的。假如有因自斫而死亡，他準是馬上進了天國，跟

，用吶喊或吹喇叭鼓勵他們的主角。他們讚美一個赤誠的創傷，而輕

於是顯著起來。象椅上的小俘虜，本是尖聲地哭泣的，早在高興地談

「黑眼睛的姑娘」見面了。參預「自斫合唱團」的，本只

視那些只把刀平面在頭上微掠一下的虛招勢，因為這是莊嚴的儀式之

中人，本是可憐地吼叫的，已在詛咒氣悶的布帛。兩個刺穿了腦袋的

上，假使真是遵照了限例辦的話，餒巴底葉早會給罪徒們鬧翻了天了

一。主角衰頹了，支持他們；暈厥了，便勝利地把他們帶出去。四周

「鬼」，也早活了轉來，在吞食一手把從一個看客那兒丟過來的海棗

，因為儘有着許多鎮民，把「自斫」當作「年常舊規」，年復一年地

還有無數的附和團導誘着這帶有恐怖性的囂叫似的歌曲——

地讀可蘭經，他吐出感動的字句，淚橫了一臉；可又時常會半路里停

參加在行列里，直至他們的頭頂滿佈了蛛網似的創痕。

「哈呀！啊啦！黑聖！黑仙！」

這羣瘋子就那末不斷地跳着舞

「阿囂拉」這樣就結束，這在文明人目光中也許不像戲，而當地

着，白沫翻飛地嚷。副手們也不斷

就在他們背後，蹣跚着那一長

人却發動於由衷的敬意的回教劇。

編輯室

首先我們得向讀者諸君道歉的，就是上一期本刊的草率。因為檢查和印刷等種種問題，弄得錯誤百出，連更正也不勝更正。這種不得已的過失，希望讀者能加以原諒。

連載的「胭脂淚」和「飄」都結束了。小說方面上期已增刊了「連環套」。作者張愛玲女士半年來發表的短篇頗不少，但長篇這似乎還是第一種，這兩期中所刊的雖然不多，已可以看出它的工力。劇本方面，下期將開始發表李健吾先生的「蝶戀花」，這是一個歌劇，在中國劇作界似乎還是創見，其間婉而多調，妙受可喜。全劇兩幕，預計三四期可刊畢。

沈寂和石琪兩先生是近頃頗受創作界注目的作者，本期又發表了他們的「鬼」和「燕子張七」。這依然是很動人的兩篇。覺得遺憾的是——創作者最大的磨難是文字造成定型，兩位似乎很有走到這條路上去的危險。

「雙石驛」謹嚴有力。「芭蕉院」的悲哀，情思深摯，文字尤有可觀。編者願意鄭重推荐。

「曹禺論」，「希臘神話瑣談」諸作，因為篇幅較長，擱置久者半年，暫者四月，本期始得刊出，謹希作者鑒諒。

外埠經銷處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南通 | 泰州 | 徐州 | 杭州 | 嘉興 | 嘉善 | 平湖 | 松江 | 如皋 | 崑山 |
| 中央書報社 | 鋼筆公司 | 中國書局 | 日新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 南京書局 | 新蘇書局 | 新國民書局 | 日升山房書局 | 復興書局 | 新新書局 | 大公書局 | 中央書報社 | 開通書局 | 陳恆和書社 | 萬眾書局 | 舟山書局 | 中國書局 | 世界書局 | 舟山書局 | 舟山書局 |
| 南京書局 | 新蘇書局 | 新國民書局 | 日升山房書局 | 復興書局 | 新新書局 | 大公書局 | 中央書報社 | 開通書局 | 陳恆和書社 | 萬眾書局 | 舟山書局 | 中國書局 | 世界書局 | 舟山書局 | 舟山書局 |
| 南京書局 | 新蘇書局 | 新國民書局 | 日升山房書局 | 復興書局 | 新新書局 | 大公書局 | 中央書報社 | 開通書局 | 陳恆和書社 | 萬眾書局 | 舟山書局 | 中國書局 | 世界書局 | 舟山書局 | 舟山書局 |



二月號

第三年第八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人：柯靈
 發行人：平襟亞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者：中央書店
 (電話) 九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五洲書報社、百新書報社、陸開記書報社

南京總批發處：中央書店
 (南京：復興路中央公園口)
 北京總批發處：華文書局
 (北京琉璃廠)

定價：每冊五十元
 (全年定戶，八折優待)
 (預繳五百元按期)
 (照定價八折扣除合算)
 (外埠郵費另加)

- | | | | | | | | |
|------|------|--------|-------|------|------|-------|------|
| 寧波 | 杭州 | 嘉興 | 嘉善 | 平湖 | 松江 | 如皋 | 崑山 |
| 開明書店 | 文化書店 | 勵學文具商店 | 大德堂書局 | 新新書局 | 開明書店 | 勵力出版社 | 金剛書社 |
| 開明書店 | 文化書店 | 勵學文具商店 | 大德堂書局 | 新新書局 | 開明書店 | 勵力出版社 | 金剛書社 |
| 開明書店 | 文化書店 | 勵學文具商店 | 大德堂書局 | 新新書局 | 開明書店 | 勵力出版社 | 金剛書社 |

· 編 主 境 另 孔 ·

事盛壇藝 | 匯總本劇

收勝不美 | 林如作名

刊叢本劇

法辦待優

◆第一集十冊已出

顧仲彝	魯思	楊絳	姚克	周貽白	李健吾	石華父	方君逸	孔另境	王文顯
：三千	：十字街頭	：稱心如	：清宮怨	：綠窗紅	：花信風	：晚宴	：銀星夢	：李太白	：夢裏京
金四〇〇〇	三五〇〇	三五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三五〇〇	四〇〇〇	三五〇〇	三五〇〇

- 一、合購第一集十冊特價九折計算
卅三年三月底截止上海本局門市部為限
- 二、憑第一集發票購買第二集全集
可享八五折優待

世界書局

最新出版

讀名劇，觀名劇。

人生快事也！

◆第二集十冊即出

顧仲彝	魏于潛	魯思	鄧昭暉	姚克	周貽白	李健吾	朱端鈞	方君逸	孔另境
：重見光明	：釵頭風	：狂歡之夜	：妻	：楚霸王	：金絲雀	：喜相逢	：圓謊記	：滿庭芳	：沉箱記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六七號
第一區特警處登記證中字第九三三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第三三五號
第八區特警處登記證 A 三九二九號



凡購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百創獨步驅風寒熱特效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唯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效著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瘡濕疹痒癢等皮膚病
- **海而密受** HELMITOL 泌尿器消毒劑
- **靈兒杜方** ELDOFORM 治療泄瀉之最佳良藥